

書叢本基學國

志雜書讀

(上)

著孫念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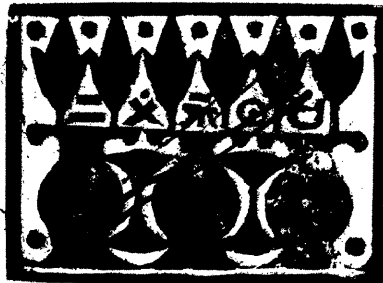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77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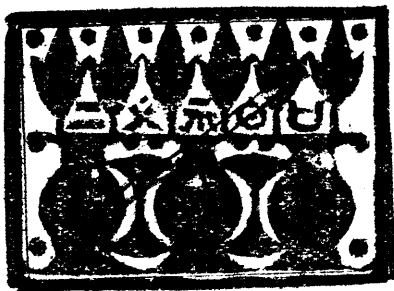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志 雜 書 讀

(上)

著 孫 念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7650416~~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十六冊每
冊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
三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讀書雜誌目錄

第一冊

逸周書第一

逸周書第二

逸周書第三

逸周書第四

戰國策第一

戰國策第二

戰國策第三

第二冊

史記序

讀書雜誌目錄

第三冊

史記第一

史記第二

史記第三

史記第四

史記第五

史記第六

漢書第一

漢書第二

第四冊

漢書第三

漢書第四

漢書第五

漢書第六

第五册

漢書第七

漢書第八

漢書第九

漢書第十

第六册

漢書第十一

漢書第十二

漢書第十三

漢書第十四

第七册

漢書第十五

漢書第十六

管子序

管子第一

管子第二

管子第三

管子第四

管子第五

管子第六

第八冊

管子第七

管子第八

管子第九

管子第十

管子第十一

管子第十二

晏子春秋序

晏子春秋第一

第九冊

晏子春秋第二

墨子序

墨子第一

墨子第二

墨子第三

墨子第四

第十冊

墨子第五

墨子第六

荀子第一

荀子第二

第十一冊

荀子第三

荀子第四

荀子第五

荀子第六

荀子第七

第十二册

荀子第八

荀子補遺

淮南內篇第一

淮南內篇第二

淮南內篇第三

第十三册

淮南內篇第四

淮南內篇第五

淮南內篇第六

淮南內篇第七

淮南內篇第八

淮南內篇第九

淮南內篇第十

淮南內篇第十一

第十四册

淮南內篇第十二

淮南內篇第十三

淮南內篇第十四

淮南內篇第十五

淮南內篇第十六

淮南內篇第十七

淮南內篇第十八

第十五册

淮南內篇第十九

淮南內篇第二十

淮南內篇第二十一

淮南內篇第二十二

淮南內篇補

漢隸拾遺

第十六册

餘編上

餘編下

讀書雜誌

逸周書第一

政

度訓篇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念孫案。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力征。謂以力相爭伐。吳語曰。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皆是也。又大武篇。武有七制。政。攻。侵。伐。陳。戰。鬪。今本七誤作六。陳誤作搏。又脫鬪字。辨見本篇。政亦與征同。故與攻。侵。伐。陳。戰。鬪。並列而爲七。而孔注云。政者征伐之政。則誤讀爲政事之政矣。

力竟

揚舉力竟。盧氏抱經曰。力竟。疑力競之訛。競。盛也。強也。念孫案。競古通作竟。不煩改字。史記篇。竟進爭權。盧改竟爲競。墨子旗幟篇。竟士爲虎旗。皆以竟爲競。

賞多則乏

罰多則困。賞多則乏。引之曰。賞多則乏。當爲賞少則乏。困與乏。皆謂民也。民衆而罰多。則民必困。民衆而賞少。則民必乏。故上文云。人衆罰多。賞少。政之惡也。不得言賞多則乏。明矣。此多字。卽涉上句。罰多而誤。

成而生

長幼成而生曰順極。念孫案：此當作長幼成而生義曰順極。故孔注曰：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今本蓋脫義字。

惠而不忍人

命訓篇：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念孫案：惠而不忍人，當作惠而忍人。此反言之，以申明上文也。上文言惠而不忍人，故此言惠而忍人，則人不勝害。下文均一則不和云云，皆是反言，以申明上文也。今本作惠而不忍人，不字即涉上文惠而不忍人而衍。

六極不羸

常訓篇：六極不羸，八政和平。念孫案：羸與羸同。羸者過也。言六極不過其度，則八政和平也。廣雅：羸，過也。開元占經：順逆略例篇引七曜曰：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宿，以上謂之羸，退舍以下謂之縮。班固幽通賦：作羸縮，項岱亦曰：羸，過也。縮，不及也。考工記：弓人橋榦，欲孰於火而無羸。鄭注曰：羸，過孰也。皆其證。孔注以羸爲無常，失之。

一人

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念孫案：一下不當有人字，蓋衍文也。

績功皆成也。爾雅功績成也。說見經義述聞。明王奉法以成其治。幽王奉幽以成其亂。皆有所奉。而其成也。不同。故曰奉則一也。而績功不同。

正民

文酌篇發滯以正民。趙氏敬夫曰。正疑當作振。念孫案振正古不同聲。則正非振之誤。正疑當作匡。字形相似而誤也。匡民謂救民也。後序曰。文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是也。本書中言匡者多矣。大聚篇曰。秋發實蔬。冬發薪蒸。以匡窮困。卽此所謂發滯以匡民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美女破舌

武稱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盧曰。今戰國秦策引此。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念孫案美女破舌於義亦不可通。舌當爲后。美男破老。美女破后。猶左傳言內寵並后。外寵二政也。見閔二年傳。政非政。事之政。當讀爲正。謂正卿也。說見經義述聞。隸書后字。或作舌。與舌相似而誤。東魏敬史君碑。女若稱制卽后字。段氏若膺說文注曰。舌后字。有互譌者。如左傳。舌庸譌后庸。周書美女破后譌破舌是也。

舉旗以號令 無取侵曩

旣勝人。案自此以下皆四字爲句。此句內疑脫一字。舉旗以號令。命吏禁略。無取侵曩。念孫案取字文義不明。取當爲敢。字之

誤也。無敢侵曩，卽所謂禁掠也。若柴誓之言無敢寇攘矣。

引之曰：舉旗以號下，疑衍令字。號卽令也。下句又有令字，則令爲贅文矣。且此以號曩爲韻，下文以虧化爲韻。虧古讀若科化古讀呼禾反說見唐韻正若號下有令字，則失其韻矣。

收武釋賄

允文篇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念孫案收武二字文義不明，武當爲戎字之誤也。收戎釋賄者，謂勝敵之後收其兵器。古謂兵器爲戎，月令以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戛矛戈戟也。毋取財賄也。據孔注云：收其戎器，則本作收戎明矣。

用損憂恥

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引之曰：損當爲捐字之誤也。捐者除也。謂捐除其憂恥，非徒損之而已也。孔注損除憂恥，亦是捐除之誤。

遷同氏姓

遷同氏姓，位之宗子，念孫案遷本作選，言選其同氏姓之賢者而立以爲宗子也。今本選作遷，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無遷厥里而誤。玉海五十引此正作選。

武有六制至後動燃之

大武篇武有六制，政與征同說見度訓篇攻，侵，伐，搏，戰，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政有四

戚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厲。五。衛。六。庠。五。虞。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卻。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政。之。因。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圍。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祇。人。死。祇字義見下條此。七。者。侵。之。酌。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此。七。者。伐。之。機。也。三。哀。一。要。不。贏。二。喪。人。三。擯。厥。親。四。赦。一。勝。人。必。贏。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此。七。者。搏。之。來。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五。衛。一。明。仁。懷。恕。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燃。之。

念孫案此篇文多譌脫。又經後人刪改。而諸家皆不能釐正。今據鈔本北堂書鈔所引。正之如左。

武有六制。六本作七。政。攻。侵。伐。搏。戰。本作一曰政。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鬪。祇因下文說鬪之事。已脫落不全。後人遂妄加刪改矣。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本作善伐不陳。善陳不戰。俗書陳字而爲搏。善搏不戰則義不可通。莊八年。下。有善戰不鬪。善鬪不敗八字。亦經後人刪去。書鈔武功部一所。穀梁傳亦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下有善戰不鬪。善鬪不敗八字。亦經後人刪去。書鈔武功部一所。引皆不誤。

政有四戚五和本作政有九因因有四戚四和合四與五而為九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政之因也今本無

攻有四攻五良本作攻有九開開有四凶五良凶與良對文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攻之開也今本無九開開有

四攻攻有四攻則文不成義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改

侵有四聚三斂本作侵有七酌酌有四聚三斂合四與三而為七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侵之酌也此條未

引然以上下文相比亦必有七酌酌有四字而後人刪之

伐有四時三興本作伐有七機機有四時三興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伐之機也今本無七機機有四字書

刪

搏有三哀四赦本作陳有七來來有三哀四赦故下文云凡此七者陳之來也今本兩陳字皆誤作搏又

功部五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改陳為搏而七來來有四字尙未刪

戰有六厲五衛本作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今本無十一振振有五字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刪合六與五而為十一故下

文云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今本無此九字辨見下六庠五虞本作鬪有十一客客有六廣五虞今本無鬪有十一

作六庠則義不可通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改故下文云凡此十一者鬪之客也今本無此九字辨見下

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書鈔武功部引此一二三四下皆有曰字凡篇內之一二三四五曰

四曰五曰六曰。同里作同盟。陳依今本改。皆於義爲長。此九者。政之因也。書鈔此上有凡字。篇內兩言此九者。三言此七者。書鈔

此上皆有凡字。陳皆依今本刪。亦於義爲長。

四攻本作四凶。辨已見上。書鈔武功部六。所引不誤。陳依今本改。凶下本無者字。上下文皆無此例。書鈔亦無。陳依今本增。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

人德。四攻行利。書鈔行利作兵利。陳依今本改。亦於義爲長。

三哀一要不贏。今本贏誤作贏。梁氏處素已辯之。二喪人三擯厥親。喪人本作喪民人。今本脫民字。則句法參差。書鈔武功部五有民字。陳未刪。

明藝攝官。案此下有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九字。而今本脫之。有陳依今本刪。書鈔武功部六。

五虞。案此上有六廣。一曰明令。二曰明醜。明醜即明恥。故僖二十二年左傳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祭公厚顏忍醜。即忍恥。高注。呂覽節喪篇及秦策並云。醜恥也。又

注呂覽不侵篇云。醜或作恥。恥醜聲近。而義同。故古多通用。說見漢書賈誼傳。三曰明賞。四曰明罰。五曰利兵。六曰競竟。凡二十六字。而今本皆

脫之。依今本刪。書鈔有陳。又後動燃之下。有凡此十一者鬪之客也九字。而今本亦脫之。依今本刪。書鈔有陳。

案上文云。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故此說六厲五衛既畢。而總言之曰。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若六

廣五虞。乃鬪之事。非戰之事故曰。凡此十一者。鬪之客也。客字之義未詳。祇因脫文甚多。遂致混戰鬪爲一事。後

人不知五虞爲鬪之事。非戰之事。遂據後以刪前。存戰而去鬪。去鬪則七制缺其一。於是改爲六制矣。其

餘以意刪改者甚多。幸賴書鈔所引不誤。可以逐段校正。而陳禹謨不曉文義。又依俗本周書刪改。故具

論之。

祗人死 祗民之死

祗人死。孔注曰。祗敬。又文政篇。祗民之死。注曰。敬死勸葬也。念孫案。祗之言振也。振。救也。見說文及月令

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言救人之死。救民之死。非敬死之謂也。楚辭離騷。既干進而誤入兮。又何芳之能祗。祗。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也。王注亦云。祗。敬也。辯見楚辭。祗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

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祗作振。桀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祗見孺子。

鄭注曰。祗或作振。

有功無敗

念孫案爾雅。功勝也。周官大司馬。若師有功。若師不功。鄭注與爾雅同。燕策亦云。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

強轉

大明武篇。藝因伐用。是謂強轉。念孫案。強轉二字。於義無取。且轉字與下文之暑處賈女下韻。不相應。轉當為輔。字之誤也。藝。卽上文十藝也。輔。助也。言用此十藝以伐人。則戰必勝。攻必取。實為我軍之強助也。

代興

小明武篇。五教允中。枝葉代興。盧曰。代興當是代舉。方與上下韻協。念孫案。舉字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因

小

明

武

篇。五教允中。枝葉代興。盧曰。代興當是代舉。方與上下韻協。念孫案。舉字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因

譌而爲興。

不賓祭

大匡篇。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孔注曰。不賓。殺禮。引之曰。不賓祭。當作不祭。羅匡篇云。大荒有禱無祭。正所謂祈而不祭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亦云。大侵之禮。鬼神禱而不祀。祈而不祭爲句。服漱不制爲句。今本作不賓祭者。賓字涉下文。非公卿不賓而衍。祈與不賓。義不相屬。且下文云。賓不過具。則不得言不賓明矣。孔注亦當作不祭。殺禮。周官荒敗有眚禮。卽孔所云殺禮也。今本不祭作不賓者。亦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

登

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念孫案。登降一等。義不可通。登疑祭字之誤。自哭不留日以下三句。皆指喪事而言。言有喪事。則哭不留日。而其祭亦降一等。所謂凶荒殺禮也。故孔注曰。降一等。爲荒廢之。

津不行火

程典篇。津不行火。藪林不伐。引之曰。津非行火之地。津疑當爲澤。草書相似而誤也。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燒。句。火光照堂下。尹知章曰。獵而行火曰燒。是澤爲行火之地。

六容

鄭保篇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下文云六容一游言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亡困本或作困作事應時時乃喪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念孫案四蠹五落六容七惡皆用之於敵國也然容

字義無所取疑是客字之誤自游言以下六事皆謂散游客於敵國以陰取之也故曰六客客與蠹落惡為韻客古讀若格說見唐韻正蠹古音當各反故說文蠹作蠹從虫囊聲周官翦氏掌除蠹物故書蠹作木之折也必通若作容則失其韻矣上文之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亦以衛厲敗葛為韻蠹與隙為韻

適無見過過適

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念孫案此文本作無見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三句各四字而以適益迹為韻適讀為謫無見過謫者無見責於人也廣雅謫過責也商頌殷武篇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為教而過不謫數為令而非不從高注曰過責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適過猶過適也今本無見過上衍一適字過下又衍一過字則文不成義

兆墓

大開篇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念孫案兆墓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兆基之誤九開當為大開九大字相似周大司樂九馨之舞鄭注九馨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管子四時篇大暑乃至今本大字亦誤作九又涉前九開篇而誤也大開二字即指本篇篇名而言兆基大開開厥後人者兆始也爾雅肇始也通作兆哀元年左傳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杜注兆始也言始基此大開之謀以開後人也後序

云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是其證。

禱無愛玉

引之曰憂字義不可通當是愛字之誤愛吝惜也禱神必用玉無或吝惜其玉而不用故曰禱無愛玉哀二年左傳衛大子禱曰佩玉不敢愛杜注不敢愛故以祈禱是也。

時維暮春

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念孫案時維暮春周書文無此例時字必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所引已與今本同見盧泰誓正義引作惟暮春大雅文王正義引作惟暮之春之字蓋後人依周頌臣工篇加之皆無時字。

脫文十五 至無日矣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念孫案此下有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十五字而今本脫之上文云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是專指有國者而言故此引夏箴以明家國一理之意若無此十五字則但言家而不及國與上文不合矣據孔注云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此正釋國無兼年之食以下十五字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注不合矣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即是約舉此篇之文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墨子不合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時序部

二十文部四玉海三十一所引皆有此十五字。

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案羣書治要作禍至無日矣今本脫禍字則義不可通。

脫文十二 其如天下何

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念孫案不明上有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而今本脫之其注文有變化之頃謂其疾七字而今本亦脫之明開塞禁舍者二句正對下不明者而言今脫此二句則語意不完矣下文其如天下何本作其失天下如化祇因上文及注皆已脫去後人遂不解如化二字之意而以意改之曰其如天下何不知如化者言其速也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取天下必速故曰取天下如化不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失天下亦速故曰失天下如化兩如化上下相應今改爲其如天下何則失其旨矣小稱篇曰民服如化小明武篇曰勝國若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皆言其速也故孔注曰變化之頃謂其疾羣書治要作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下引孔注變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今據以補正。

王始

令行禁止王始也盧曰王始疑是王治念孫案王始也本作王之始也王讀王天下之王令行禁止則可以王天下故曰令行禁止王之始也上文曰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卽是此意今本脫之字則文義

不明羣書治要正作王之始也。

成

柔武篇以信為動以成為心。盧曰：以成趙疑是以誠。念孫案誠古通作成。不煩改字。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非誠質者也。周書誠作成。小戴記經解篇銜誠縣注誠或作成。墨子貴義篇子之言則成善矣。成即誠字。

以匡辛苦

和均口里以匡辛苦。孔注曰：匡正也。念孫案：匡救也。說見文酌篇。

靡適無口

靡適與敵同無口。念孫案：闕文當是下字。靡適無下者無猶不也。見薛綜東京賦注。餘詳釋詞。此承上以德為本云云而言。言如此則靡適不下也。下與序苦鼓武下為韻。允文篇靡適不下亦與語武所戶字輔土為韻。以是明之。

告

大開武篇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念孫案：歲之有秋云云乃取譬以明之。則告當為若。下文若農之服田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即其證。若與告字相似而誤。

騰上

寶典篇。倫不騰上。上乃不崩。孔注曰。不騰不越。念孫案。騰上當爲上騰。騰與崩爲韻。九德皆用韻之文。

由禱

鄭謀篇。由禱不德。不德不成。念孫案。由禱不德。當爲曲禱不德。故孔注曰。曲爲非義。神不德之。曲與由字相似而誤。

天下不虞周

寤傲篇。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念孫案。下與不字形相似。不字蓋涉下字而誤衍也。天下虞周。驚以寤王者。孔注曰。虞。度言唯天下度周。故驚以寤王也。上文曰。今朕寤有商驚子。若作天下不虞周。則義不可通。

無虎傅翼

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念孫案。韓子難勢篇引此。虎上有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李善注東京賦。引此亦有爲字。

逸周書第二

比

武順篇。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引之曰。比。彖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爲

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不得言比則不順。比當爲北字之誤也。北古背字。說見漢書高紀。故曰北則不順。孔注比者比同也。失之。

惟風行賄

和寤篇。后降惠於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念孫案。惟風行賄。文不成義。行下當有草字。而今本脫之。言民之歸惠如草之應風也。其賄賄無成事五字上。仍有脫文。大意謂賄不可以致民。若用賄則必無成事也。孔注曰。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是其證。

合於四海

武寤篇。王克配天。合於四海。孔注曰。德合四表。引之曰。配。合。皆對也。爾雅曰。妃。與配同。合對也。合於四海。猶大雅言對於天下耳。合與蒼古同義。宣二年左傳注。合猶蒼也。蒼亦對也。

右擊之

克殷篇。乃右擊之以輕呂。念孫案。持劍必以右手。無須言右擊之。上文擊之以輕呂。不言右。史記周本紀亦無右字。蓋衍文也。或以右爲又之誤。亦非。上文已言王又射之三發。則無庸更言又。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二引此無右字。

乃出場於厥軍

念孫案此下當有明日修社及宮之事。而今本脫之。孔注曰：治社以及宮，是其證。史記曰：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帝王世紀曰：明日王命除道修社，皆本於周書也。又案孔注：治社以及宮下，又云：徹宜去者，宜居者，居遷也。注有脫文則此處脫文尚多，然皆不可考矣。

奏王

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念孫案：奏王當依史記作衛王。上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孔注曰：二公夾衛王也。則此泰顛闕天，亦是執劍以衛王，不當言奏王也。奏字蓋涉上文叔振奏拜假而誤。注云：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失之。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

念孫案：此本作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故孔注曰：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錢作財，乃後人以晚出古文，尙書改之，又脫去散字。太平御覽資產部錢類引此作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史記作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而今本史記亦改錢爲財矣。辯見史記。

路徑

文政篇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不令路徑。孔注曰：刑法也，不令，不宣令也。念孫案：大禁不令下，不當有路徑二字。路徑當爲徑路。乃注文非正文也。徑路是釋徑字，刑法也是釋刑字，不令，不宣令也。是

釋不令二字。

遠慎而近貺

念孫案爾雅慎誠也。小雅白駒篇慎爾優遊。巧言篇予慎無罪。毛傳並與爾雅同。禮器說禮之以少爲貴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曰少其牲物致誠慤。是古謂誠爲慎也。貺卽貌字也。史記商君傳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孔注周祝篇曰。貌謂無實。是貌與慎意正相反。遠慎而近貺者。遠誠慤之士。而近虛誕之人也。盧謂貺與貌同。失之。

位長

位長以遵之。念孫案位長本作伍長。下文什長以行之。什長與伍長文正相對。大聚篇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此之謂也。今本伍長作位長。則文義不明。蓋以伍位字形相似而誤。玉海六十七引此正作伍長。

土地之宜

大聚篇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趙曰。土地之宜。土字疑衍。以下句言水土之便故也。念孫案趙說非也。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土地之宜。與水土之便對文。刪去一字。則句法參差矣。且注文有土地二字。則正文本作土地之宜甚明。

關關修道

念孫案。關關修道。文不成義。開本作關。關關修道。皆所以來遠人。故下文言遠旅來至。關人易資也。俗書關字作關。關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說見史記西南夷傳。玉海二十四六十。引此並作關關。

畜五味以備百草

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念孫案。下句當作畜百草以備五味。百草與百藥對文。今本百草與五味互易。則義不可通。

有生而不失其宜 天不失其時

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念孫案。有生而不失其宜。本作土不失其宜。上文曰。因其土宜。以爲民資。文傳篇曰。土不失宜。皆其證。今本土誤作生。又衍有而二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下三句不類矣。天不失其時。本作天下不失其時。王者因時布令。故天下不失其時。若云天不失其時。則非其旨矣。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則天之不失時。非因王政而致然也。藝文類聚帝王部二。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並作土不失其宜。天下不失其時。

農民

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念孫案。此本作水性歸下。民性歸利。漢書食貨志。民趨利如水走下。民性與水性對文。民字總承上

利。文士農商賈而言。非專指農民而言。今本作農民者。卽涉上農民歸之而誤。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歸

求

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念孫案求當爲來。字之誤也。隸書來求相似。故書傳中來字多誤作求。辯見楚策。來如修文德以來之之來。下句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至與來正相應。又下文不召而民自來。尤其明證也。今本來作求。則非其旨矣。玉海二十六引此並作來。又周祝篇觀彼萬物。且何爲求。求亦來之誤。盧已辯之。

舊玉億有百萬

世俘篇。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念孫案。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億有八萬。乃佩玉之數。非舊寶玉之數。今本舊上脫得字。舊下脫寶玉萬四千。佩六字。八萬又誤作百萬。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三並同。今本類聚佩下脫玉億二字。初學記器物部佩下。亦引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

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

度邑篇。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雒。盧本依史記周本紀。改丕爲鄙。改願爲顧。念孫案。史記作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則此亦當作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徐廣史記

音義引此亦云北詹望于有河。今本有字誤入上句嶽字上。則與史記及徐廣所引皆不合。

曰

其曰茲曰度邑。念孫案。上曰字義不可通。玉海十五引作其名茲曰度邑。是也。度邑卽本篇之篇名。故曰名茲曰度邑。

建蔡叔霍叔 三叔 囚蔡叔

作雒篇。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又下文云。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汪氏容甫述學曰。略疑當作畔。又云降辟三叔。又云。乃囚蔡叔於郭凌。引之曰。蔡叔二字。乃後人依東晉古文尙書加之。下文三叔本作二叔。囚蔡叔本作囚霍叔。說見經義述聞三監下。

九畢

俘殷獻民。遷於九畢。念孫案。書傳皆言畢。無言九畢者。玉海十五引此作九里。據孔注。以爲成周之地。近王化。則作九里者是也。蓋里畢字相似。又涉上文葬武王於畢而誤。

同室克追

予畏同室克追。孔注曰。周公追畏尊王也。謝氏金圃曰。同室克追。當是周室克造之譌。注追畏尊王之語。殊不明。案注文蓋有脫誤。念孫案。初學記居處部引此。本作予畏周室不延。延誤爲追。後人因改爲克追耳。謝以

同爲周之誤是也。而改克追爲克造。則與畏字義不相屬。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鄂方七十里

盧曰。水經注水。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据。鄂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念孫案。城方七百二十丈。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玉海百七十三。引此城上皆有立字。蓋古本也。七百皆作六百。與水經注異。未知孰是。沈改七爲六。蓋本於此。鄂方七十里。類聚初學記。御覽。玉海。皆作七十二里。與宋本同。當據以訂正。

國西土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盧云。水經注。國作因。念孫案。水經注是也。上注云。因連接也。謂連宗周爲方千里也。漢書地理志曰。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爲千里。是其證。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亦作因。

立城

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盧曰。立字疑衍。前編大縣下。亦作立城。念孫案。玉海十五引此。大縣小縣下。皆作立城。正與通鑑前編同。且上文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城上原有立字。辯見與此文同一例。則是今本大縣下脫立字。非小縣下衍立字。

日月星辰

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念孫案日月星辰四字。本作農星二字。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則靈星之祀自古有之。張晏曰。龍星左角為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靈星。蓋即周書所謂農星也。後人不解農星。而改為日月星辰。謬矣。藝文類聚禮部上。兩引此文。並作農星先王皆與食。太平御覽禮儀部六及十一。玉海九十九所引。並與類聚同。

以為土封

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盧曰。以為土封。一本作以土封之。念孫案一本是也。以土封之。謂各以一方之土封之。故下句云。受列土於周室也。若云以為土封。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禮儀部八。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二。禮儀部十一。玉海九十九。並引作以土封之。

復格

復格藻稅。孔注曰。復格。累芝栢也。惠氏半農曰。復格即復笮。引之曰。諸書無謂笮為格者。格當為栢。音字。或作棗。或作節。謂柱上方木也。說文。栢。構櫨也。櫨。柱上枿也。倉頡篇曰。枿。柱上方木也。見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爾雅。栢。謂之棗。李巡曰。栢。今構盧也。見明堂位正義。明堂位。山節藻稅。鄭注曰。山節。刻構盧為山也。栢。或謂之芝栢。魯靈光殿賦。芝栢攢羅。以戢香。張載曰。芝栢。柱上節。方小木為之。長三尺。故孔云。復格。累芝栢也。栢。笮一聲之轉。故廣雅云。栢。謂之笮。然則笮也。栢也。栢也。芝栢也。枿也。構櫨也。六者一物也。栢為柱上方木。稅為梁

上短柱。故以復櫓藻稅連文。猶禮記論語之以山節藻稅連文也。櫓與格字相似。世人多見格。少見櫓。故櫓誤爲格矣。

會羣門

皇門篇。周公格于左闕門。今本脫于字。據玉海補。會羣門。念孫案。會羣門三字。義不可通。當爲會羣臣。後序云。周公會羣臣於闕門。以輔主之格言。以上疑脫語字。作皇門。是其證。今本臣作門者。涉上句左闕門而誤。玉海九十二百六十九。引此並作會羣臣。

開告於予嘉德之說

維其開告於予嘉德之說。引之曰。此本作維其開告予於嘉德之說。故孔注曰。開告我於善德之說也。般庚曰。予告女於難。彼以告女於連文。猶此以告予於連文也。下文資告予元。亦以告予連文。今本予字在於字下。則義不可通。

之不綏於卹

我聞在昔有國。誓與哲同。王之不綏於卹。引之曰。哲王之不綏於卹。文義不明。之疑當作亡。亡與罔同。綏安也。卹憂也。始於憂勤者。終於佚樂。哲王之憂。乃其所以得安也。故曰在昔有國。哲王罔不綏於卹。下文言罔不者多矣。罔與亡古同聲而通用。亾。隸或作亡。其草書與之字相似。因誤而爲之。晏子春秋雜篇。播亾。

在於四方。今本亾誤作之。是其證。

先用有勸

引之曰。先字於義無取。疑克字之誤。克用有勸者。克用有勸於羣臣也。多方曰。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文義並與此同。上文曰。用克和有成。下文曰。戎兵克慎。軍用克多。亦與此克字同義。克與先草書相似。故克誤爲先。

遠土

王用奄有四鄰遠土。盧曰。遠土。卜本何本作遠土。念孫案作遠土者是也。上言奄有。故下言遠土。魯頌闕宮篇。奄有下土。是也。玉海百六十九。引此正作遠土。

維時及

至於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於非夷。趙云。及疑是反字。引之曰。及當爲乃。言後嗣不見先王之明法。於是乃相學於非常也。乃字不須訓釋。若及字則費解矣。孔注但云。爲是相學於非常。而不及。故知及爲乃之誤。

以昏求臣。至俾無依無助。

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亂。注。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也。亂是羞於王。注。言進不順辭於王。趙曰。或是王

卓良乃惟不順之言。於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惟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注：卓大良善也。王求善而念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念孫案此文顛倒錯誤。今改訂如左。

以昏臣昏臣二字連讀下文。譬若匹夫之有昏妻。注：昏臣三字上有脫文。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辭。乃惟不順之辭。是羞

於王。乃惟不順之五字。本在辭是羞于王。王求良言。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據此則卓良二字之間原有求字。明於王上。故注曰：言進不順辭於王。

王卓求良言。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據此則卓良二字之間原有求字。明於王上。故注曰：言進不順辭於王。

矣。於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今本求字誤入上文昏臣二字之間。兩辭字皆誤作亂。乃惟不順之五字。又誤入下文良言二字之間。則義不可通。盧改併上下文。又改下亂字爲辭。而

以亂辭二字連讀。則愈不可通。

婚妻 自露厥家

是人斯乃讒賊媚嫉。以不利於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念孫案婚妻本作昏妻。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據孔注云。喻昏臣也。則本作昏妻明矣。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閉澗底以露其體。謂敗其體也。莊子漁父篇。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田疇穢都邑露。齊策。其百姓罷言讒而城郭露。露皆謂敗也。字或作路。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謂國家敗也。解者多失之。賊媚嫉之人。專權以誤國。亦若昏妻之專寵以敗家也。孔云。言自露於家。謂美好。蓋未解露字之義。

媚夫 食蓋

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於王所。引之曰。媚當爲娟。字之誤也。下媚夫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

自愛姬。生於妒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云。妬夫媚婦。益知媚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賁赫耳。不得言媚。案五宗世家。索隱亦云。媚。鄒氏作媚。潛夫論賢難篇。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今本媚字。亦誤作媚。爾雅釋宮。楣謂之梁。釋文。楣。或作媚。蓋隸書眉字。或作媚。與冒相似。故從冒從眉之字。傳寫往。往。鄭注大學曰。媚。妬也。此媚。夫二字。正承上文。讒賊媚嫉言之。非謂其佞媚也。不當作媚。明矣。食蓋二字。義不相屬。食當為弁。爾雅。弁。蓋也。字通作掩。孔注曰。掩。蓋善夫。是其明證矣。弁。蓋善夫。俾莫通在於王所。亦稱上文媚嫉言之。大學引秦誓曰。媚嫉以惡之。又曰。而違之。俾不通。正此謂也。弁與食字相似。故弁誤為食。盧云。食猶日月食之食。失之。

兆厥工

大戒篇。朕聞維時兆厥工。念孫案。兆厥工三字。文義未明。孔注曰。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據此則正文。兆下當有正字。

匿

克禁淫謀。衆匿乃雍。念孫案。匿。古隱字。說見管子七法篇。隱。惡也。言能禁淫謀。則衆惡皆塞也。

無□其信

無□其信。雖危不動。念孫案。闕文是轉字。轉者移也。上守信而不移。則下親其上。雖危而不可動矣。故曰無轉其信。雖危不動。孔注曰。轉移。是釋正文轉字也。下文曰。上危而轉。下乃不親。正與此文相應。

□□以昭

□□以昭。其乃得人。念孫案闕文是貞信二字。此承上文無轉其信而言。信不轉。故曰貞信以與已同。上之貞信已昭。則下莫不爲上用。故曰貞信已昭。其乃得人也。孔注曰。貞信如此。得其用也。是其證。

逸周書第三

有春夏秋冬

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念孫案。歲下更有歲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正作歲。有春夏秋冬。

中氣

中氣以著時應。念孫案中氣上有月有二字。而今本脫之。月有中氣以著時應。與上文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文同一例。下文十二月中氣。皆承此月有二字言之。文選顏延之讌曲水詩注。及太平御覽。並作月有中氣。

嬖奪后

時訓篇。螻蝻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念孫案。嬖奪后。下少一字。則文義不明。且韻與上下不協。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此作嬖奪后命。是也。命與漫。姓爲韻。命字古音本在鎮部。自周秦間始轉入諍部。後

字古音在顛部。顛部之字古或與諄部通。故漫與命姓為韻。管子內業篇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淮南原道篇曰：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要略曰：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太玄聚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嘻嘻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皆其例矣。

腐草化為螢

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引之曰：螢本作蛙。後人習聞月令之腐草為螢，故改蛙為螢耳。蛙即蠲之借字。說文：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為蠲。蛙從圭聲。圭蠲古同聲。故小雅天保吉蠲，惟饁之蠲。釋文：蠲，古元反。舊音圭。鄭注周官蜡氏：土虞禮記並引作圭。腐草為蠲之蠲，作蛙亦猶是也。唐段公路北戶錄引周書正作腐草為蛙。公路誤解為蛙，蛙之蛙，蓋不知為蠲之借字。是其明證。乃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七並引作螢。蓋本作蛙字，後人以月令改之也。呂氏春秋夏季夏篇：腐草化為蜉，高注：蜉，馬蚊也。蜉，讀如蹊徑之蹊，聲與圭亦相近。已辯。獨有公路所引，尙足見周書之舊，亦考古者之幸矣。

邪病

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念孫案邪病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疾病部六並引作民多效病。是也。鈔本御覽時序部十作効病。明是效病之誤，而刻本御覽乃改為疾病，謬矣。

下臣

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念孫案下臣本作臣下。謂羣臣也。燕義曰：臣下竭力盡能，是也。若倒言之，則文義

不明。士相見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非此之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並作臣下驕慢。

雷始收聲 雷不始收聲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引之曰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此後人依俗本月令改之也下文雷不始收聲亦本作雷不始收說見經義述聞月令

淫佚 甲蟲

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盧云御覽佚作汰或泆字之譌念孫案盧說非也汰賴害三字於古音屬祭部轉入聲則入月部佚字屬質部轉去聲則入至部至與祭質與月古音皆不相通見段氏六書音均表此唯精於周秦之音者乃能辨之下文母后淫佚自與一嫉爲韻不得與賴害爲韻也昭元年左傳注曰汰驕也俗作汰非諸侯淫汰猶言諸侯放恣耳今本作淫佚卽涉下文母后淫佚而誤藝文類聚引此亦作淫佚

咎徵之咎

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念孫案咎徵之咎文不成義此後人妄改之以就韻也不知負婦二字古皆讀如否泰之否說見唐韻正不與咎爲韻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作災咎之徵是也徵轉上聲爲宮商角徵羽之徵故徵驗之徵亦轉而與負婦爲韻古人不以兩義分兩音也凡

蒸之二部之字。古音或相通。上去二聲亦然。故洪範之念用庶徵。亦與疑爲韻。文十年左傳。秦伯伐晉。取北徵。釋文徵如字。三蒼云。一音張里反。他若鄭風雜佩以贈之。與來爲韻。宋玉神女賦。復見所夢。夢古音莫登反。說見唐韻正。與喜意記異識。志爲韻。賈子連語篇。其離之若崩。與期爲韻。皆其例也。說文崩從邑。朋聲。讀若陪位。又芄。訛。仍。仍。仍。孕。六字。並從乃聲。又云。鹵。讀若仍。即今之通字。又冰爲古凝字。從水。欠。而凝字則從疑聲。續從曾聲。而籍。文作粹。則從宰。省聲。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注。故書仍作乃。爾雅。鬻孫之子爲仍孫。漢書。惠帝紀。仍作耳。墨子。尙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史記。賈生傳。品庶馮生。漢書。馮作每。司馬相如傳。葢橙若蓀。漢書。橙作持。此皆蒸之二部相通之證。

鳴鳥

大雪之日。鳴鳥不鳴。盧云。鳴鳥。鷓旦也。御覽。鳴作鷓。時序十三。亦可通。本或作鷓。或作鷓。皆誤。引之曰。書傳無謂鷓。且爲鷓鳥者。鷓鳥本作鷓。且。唐月令。避睿宗諱。改鷓。且爲鷓鳥。校逸周書者。依唐月令。亦改爲鷓鳥。御覽所引者是也。藝文類聚。作於睿宗以前。而引月令。案說文。鷓。渴。鷓也。渴。鷓與鷓。且同。又云。鷓似雉。出上黨。是鷓。且與鷓異。唐人改鷓。且爲鷓鳥。則與似雉之鷓無別。校周書者。依唐月令。作鷓鳥。非也。今本作鷓。作鷓。作鷓。則又鷓之譌矣。當從月令原文作鷓。且。然後復周書之舊。

仁義所在

諡法篇。仁義所在曰王。孔注曰。民往歸之。盧曰。在。史記正義作往。非。念孫案。往字是也。後人不解仁義所往之語。故改往爲在。予謂廣雅。歸往也。廷歸也。廷與往同。仁義所往。猶言天下歸仁耳。古者王往同聲而互訓。

莊三年穀梁傳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王也者天下之往也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爲王矣大雅板篇及爾出王毛傳王往也呂氏春秋順說篇桓公則難與往也高注往王也是王與往聲同義通而故曰仁義所往曰王若云仁義所在則非古人同聲互訓之旨天下皆以仁義歸之則天下皆往歸之矣故孔曰民往歸之若云仁義所在則又與孔注不合

長弟

愛民長弟曰恭孔注曰順長接弟念孫案孔言順長接弟則以長弟爲長幼失其旨矣予謂長弟者仁愛之意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章注弟猶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亦失之是長弟爲仁愛之義故曰愛民長弟曰恭倒言之則曰弟長鄉飲酒義曰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焉字屬下讀說見釋詞弟長而無遺言德厚之偏及於衆也正義曰弟少也亦失之說見經義述聞墨子非命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趙策曰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不二

純行不二曰定孔注曰行壹不傷念孫案不傷與不二異義若正文作不二則注不得訓爲不傷今考不二本作不爽爾雅曰爽差也爽忒也衛風氓篇女也不爽小雅蓼蕭篇其德不爽毛傳並云爽差也故曰純行不爽曰定定即不爽之謂而孔以不爽爲不傷者本篇云爽傷也淮南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今本厲爽作爽傷非辯見淮南高注云厲爽病傷滋味也是爽又訓爲傷與此爽字異義孔以不爽爲不傷其誤實由於

此。然據此知正文之本作爽矣。後人改爽爲二。則與孔注不合。史記正義引此。正作純行不爽。後漢書蔡邕傳注。純行不差曰定。差亦爽也。義卽本於周書。

叡圉

叡圉克服曰莊。孔注曰。通邊圉使能服也。念孫案。叡與邊圉。義不相屬。雖叡可訓爲通。而通邊圉不可謂之叡圉也。予謂圉者疆也。下文曰。威德剛武曰圉。大雅烝民篇。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強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注曰。強圉多力也。是圉與疆同義。叡圉克服者。旣叡智而又疆圉能服人也。叡圉二字。兼智勇言之。繫辭傳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楚語曰。謂之睿聖武公。上文曰。威疆叡德曰武。此文曰。叡圉克服曰莊。其義一也。莊之言壯也。兵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五莊字。並與壯同義。故莊壯古字通。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壯。本或作莊。檀弓。衛有壯。與莊語。釋文。莊一本作壯。鄆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莊本又作壯。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從處

恐懼從處曰悼。孔注曰。從處言險圯也。念孫案。險圯二字。與從處義不相近。未解注意云。何從疑當讀爲聳。聳懼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又襄四年傳。邊鄙不聳。昭十九年傳。駟氏聳。杜注並曰。聳懼也。說文。本作懽。或作懽。懽。懽懼聳處者。謂居處不安。聳然而懼也。作從者。借字耳。漢紀。孝武紀。一方有急。四

從爾雅。竦，恐懼也。郭注曰：懼，卽懾也。趙策曰：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彼言懾處，猶此言聳處矣。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莊子山木篇曰：振動悼慄。呂氏春秋論威篇曰：敵人悼懼，慄恐。是悼亦懼也。故曰：恐懼聳處曰悼。

肇敏行成曰直

念孫案：爾雅：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是肇與敏同義。論語曰：敏於行，故曰肇敏行成。孔訓肇爲始，云始疾行成，言不深也，失之。

秉順也

盧曰：順字可疑。念孫案：此釋上文之秉德不回曰孝也。孔彼注曰：順於德而不違，卽用此訓。又上文秉德遵業曰烈，秉德與遵業連文，亦謂順前人之德，遵前人之業，故此並釋之也。

率公卿士

明堂篇：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念孫案：率公卿士，本作羣公卿士，侍於左右，謂侍於周公之左右也。今本作率公卿士者，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耳。上文旣言周公攝政君天下，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則此負扆南面立者，卽周公也。乃又言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則率公卿士者，果何人耶。此理之不可通者也。玉海九十五引此正作羣公卿士。

宗周明堂之位也

念孫案。玉海引宗周上有此字。是也。今本脫此字。則文不足意。明堂位亦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

念孫案。明堂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文選東都賦注引有者字。明堂位亦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之制

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大廟。左爲左介。右爲右介。

右文八十一。今本脫去。盧據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及隋書宇文愷傳補入。然御覽室中方六十尺下。無戶高八尺。廣四尺七字。而隋書有之。其所引與御覽亦互有詳略。又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引室中方六十尺下。亦無戶高八尺云云。而有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九字。亦互有詳略。

涿鹿之河

嘗麥篇。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盧曰。河或當作阿。梁氏處素曰。据史記五帝紀注。涿鹿山名。阪泉一名黃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蓋所謂涿鹿之河。河字似不誤。念孫案。盧說是也。涿鹿山名。涿水名。阪泉至

涿鹿與涿水合不得卽謂之涿鹿之河也。五帝紀曰：黃帝邑於涿鹿之阿。正義曰：涿鹿故城在涿鹿山下，卽黃帝所都之邑。水經灤水注曰：涿水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遷其民於涿鹿之阿，卽於是處也。則河字明是阿字之誤，且諸書皆言戰於涿鹿之野，不言戰於河也。

是威厥邑

是威厥邑，無類於冀州。念孫案：威字義不可通，疑是威字之誤。威卽滅字。小雅正月篇：襄氏威之。昭元年亦不賓滅。逸周書滅作威。秦詛楚文：伐威我。百姓。漢成陽靈臺碑與威繼絕並與滅同。類種也。言國都旣滅，無有種類也。

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

本典篇：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正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念孫案：非不念而知，文義不明，當作非不念，念而不知。前大戒篇曰：非不念，念不知，是其證。故問伯父，文選魏都賦注：新漏刻銘注：齊故安陸昭王碑注，並引作敬問伯父，是也。下文又云：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能求士□者智也

念孫案：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句法上下相同，則上句不當有闕文。下文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正所謂能求士者智也。其無闕文明矣。玉海六十七引此無闕文。

考言

官人篇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念孫案考言當作考志下文自方與之言以觀其志以下皆考志之事非考言之事又曰弱志者也志治者也則當作考志明矣今作言者蓋因篇內多言字而誤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正作考志下文此之謂考言同

醉之酒 從之色

醉之酒以觀其恭從與縱同之色以觀其常念孫案酒色二字後人所加也醉之以觀其恭文義已明無庸更加酒字若縱之以觀其常則非止一事但言色則偏而不具矣且喜之怒之醉之縱之遠之昵之六者相對爲文則原無酒色二字可知羣書治要作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大戴記作醉之以觀其不失縱之以觀其常皆無酒色二字

心遷移 氣慄懼

導之以利而心遷移今本作攝據文選後漢書注引改以威而氣慄懼盧曰李善注東都賦引慄懼作慄慄念孫案此文本作導之以利而心移臨攝以威而氣慄玉篇慄徒頰切恐懼也今本作氣慄懼者閱者旁記懼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後人不知又於上句加遷字而以遷移對慄懼斯爲謬矣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注引周書有懼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班固傳注引周書無懼字案上文云深導之以利而心不移此云導之以利而心移移與不移正相對不當增入遷字上文云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此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慄與不卑亦相對

凡人懼則其氣卑下。故東都賦言慄然意下也。若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懼則大爲不詞。大戴記作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舊本如是。盧本改爲懾。以威而易懾。懾與慄同義。而上句無遷字。下句亦無懼字。李善注東都賦云。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氣慄。句慄猶恐懼也。則周書本無懼字明矣。盧引李注以慄慄連讀。失之。

難決以物

難決以物。難說以言。今本脫言字。處已辯之。念孫案決當爲設。難設以物。正與上文設之以物相應。上文設之以物而數決。敦與速同。言其智也。此云難設以物。難說以言者。設之以物而不能決。說之以言而不能喻。言其愚也。今本設作決。卽涉上文數決而誤。大戴記作難投以物。投亦設之誤。則本作設明矣。

和氣

和氣簡備。勇氣壯力。引之曰。和當爲知。知與智同。智氣勇氣對文。知和字相似。又涉上文溫和而誤。大戴記正作智氣。

以其隱觀其顯

念孫案此本作以其顯觀其隱。人之聲顯而易見。其心氣則隱而不可見。故曰以其顯觀其隱。卽上文所云聽其聲。處其氣也。今本顯隱二字互易。則義不可通。大戴記作以其見占其隱。見亦顯也。

薦然

怒色薦然以悔。引之曰：薦字義不可通。薦當爲莛。莛字形相近而誤也。莛與艷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艷然不悅。趙注曰：艷然，愠怒色也。音義：艷，丁音。勃，張音佛。楚策曰：王怫然作色。怫與莛皆艷之借字也。莊子：人問世篇：獸然亦相近。大戴記作怒色。拂然以悔。拂亦艷之借字。以是明之。

瞿然以靜

憂悲之色。瞿然以靜。念孫案：玉藻說喪之視容曰：瞿瞿梅梅。則瞿然乃視容。非色容也。又案經傳中凡言瞿然者，皆是驚貌。說文作瞿。云：舉目驚異然也。則又不得言瞿然以靜矣。大戴記作纍然以靜。是也。玉藻：喪容纍纍。鄭注曰：羸纍貌也。家語困誓篇注曰：纍然，不得意之貌。故曰憂悲之色。纍然以靜。纍字上半與瞿略相似。因誤而爲瞿矣。

口貌而有餘

問則不對。佯爲不窮。口貌而有餘。引之曰：自貌而有餘。以上五句皆四字爲句。貌上本無闕文。而讀爲如。貌如有餘。正承佯爲不窮而言。大戴記作色示有餘。則本無闕文明矣。

懼不盡

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念孫案：懼不盡三字。義不可通。懼當爲懼。字之誤也。此言心說賢者。而身不近之。雖近之。亦徒有虛名而實不至。又不盡其懼也。大戴記作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懼忠不盡。

是其證。

言弗發 □弗德

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弗德。念孫案。此文本作有知與智而弗發。有施而弗德。發讀曰伐。上文發其所能發名以事

親大戴記作伐管子四時篇。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高注淮南修務篇曰。伐。自矜大其善也。有知而弗伐。有施而弗德。皆五字為

句。上句本無言字。下句亦無闕文。後人於弗發上加言字。後人不知發與伐同而誤以為發言之發故加言字。則上句多一字矣。校

書者不知言字為後人所加。而以為下句少一字。遂於下句內作空圍。以對言字。此誤之又誤也。大戴記

正作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置與德同。繫辭傳。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大戴記。哀公

問五義篇。德作置。

克易

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念孫案。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為交。隸書交作友。克作克。二

形相似。故交誤為克。上文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大戴記。外內不合。從容舉動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不合上。有陰陽交易四字。今本交字亦誤作克。從容舉動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舉動也。說見廣雅疏

訓釋從容與言行對文。從容交易。言其舉動之變易無常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

義與此相近。言行亟變四句。大意相同。皆謂其性行之無常也。大戴記作從容謬易。意亦與交易同。

陰羽

王會篇。壇上張赤帑陰羽。孔注曰。陰鶴也。王應麟補注曰。易曰。鳴鶴在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故以陰爲鶴。引之曰。古無謂鶴爲陰者。鶴游於陰。而謂鶴爲陰。鴈爲隨陽之鳥。亦將謂鴈爲陽乎。今案陰羽與赤帑對文。謂淺黑色之羽也。說文。陰。闇也。闇謂之陰。故淺黑色亦謂之陰。爾雅。馬陰白雜毛。駟。孫炎曰。陰。淺黑也。見魯頌。駟正義。是其證。下文青陰羽。亦謂青黑色之羽也。孔亦誤以爲鶴羽。

似騏背有兩角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王云。文選注云。似狐。見下。又引山海經。海外西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淮南子注。覽冥篇。乘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念孫案。此文本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傳寫脫去狐字。則似其二字相連。後人以乘黃是馬名。遂改似其爲似騏。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山海經注。引此正作似狐。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初學記獸部。竝引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今據以訂正。

翕其目

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念孫案。翕當爲弁。字之誤也。翕與弁不同義。翕合也。弁蔽也。此謂上唇蔽其目。非合其目之謂也。費費。說文作鬻鬻。云周成王時。州靡國獻鬻鬻。人身反踵自笑。笑卽上唇翕其目。食人。又云。一名梟陽。全用此篇之文。而其字正作弁。海內南經注。引周書曰。州靡鬻鬻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唇掩其面。掩弁古字通。則翕爲弁之誤益明矣。又海內經曰。南方有贛互人。郭注。卽梟。

也。陽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唇蔽其面蔽亦弁也。

鮑犬

渠窆以鮑犬。鮑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王本鮑作鮑。云鮑權俱切。一作鮑之若切。盧曰案廣韻鮑北教切。能飛食虎豹。正此是也。說文鮑胡地風犬。王從李善注文選作鮑。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鮑乃小鼠。李注或字譌。不可從。念孫案作鮑者是也。海內北經曰。鮑犬如犬而青。食人從首始。注曰音陶。或作鮑。音鈞。亦以作鮑者爲是。說文鮑字解曰。北方有鮑犬。食人從虫。句聲。徐鉉音古厚切。卽本於海內北經也。彼言海內西北陬以東。此言渠窆。彼言食人。此言食虎豹。地與事皆相近。彼作鮑犬是本字。此作鮑犬是假借字。故李善引作鮑犬。而盧以爲字譌。則未達假借之旨也。鮑鮑字形相似。故誤而爲鮑。鮑是鼠屬。與鮑犬無涉。說文鮑胡地風鼠。從鼠。勺聲。不云風犬。廣韻鮑鼠屬。能飛食虎豹。出胡地。其云鼠屬。出胡地是也。而又云能飛食虎豹。則惑於俗本周書之鮑犬而誤。盧引廣韻能飛食虎豹。而刪去鼠屬二字。又改說文之風鼠爲風犬。以牽合鮑犬。其失也誣矣。

吐嘍

北方謂之吐嘍。念孫案吐嘍本作土螻。此螻誤爲嘍。而土因誤爲吐也。爾雅疏引此已誤。說文廣韻爾雅釋文及太平御覽獸部二十皆作土螻。西山經云。昆侖之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此與費

費同名而異物。然其字亦作土螻。

獨鹿

獨鹿。邛邛。孔注曰。獨鹿。西方之戎也。念孫案。上下文六國皆東北夷。則獨鹿亦東北夷。非西方之戎也。獨與涿古聲相近。獨鹿即涿鹿也。漢書武紀。行幸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史記五帝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集解亦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索隱曰。案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郡者誤也。是獨鹿即涿鹿。其地在今宣化府保安州南。非西方之戎明矣。

古黃

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盧曰。古黃。說文作吉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黃。此從舊本作古黃。與初學記所引亦合。念孫案。作吉黃者是也。王本作吉黃。與說文山海經注合。山海經圖讚。亦作吉黃。文選東京賦注。引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光黃古同聲。吉光即吉黃也。海內北經作吉量。下字雖不同。而上字亦作吉。則作吉黃者是也。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初學記獸部。引此竝作古黃。乃類書相沿之誤。不可從。

蠻楊

蠻楊之翟。今本楊作揚。非。辯見漢書天文志。念孫案。蠻楊本作楊蠻。故孔注曰。揚州之蠻貢翟鳥。今本楊蠻二字倒轉。則

義不可通。且與注不合。上文之良夷山戎。若倒言之曰夷良戎山。其可乎。楊蠻之誤爲蠻楊。猶詩荆蠻之誤爲蠻荆。段氏詩經小學已辯之。

四足果

狡犬者。巨身。四足果。梁氏曜北曰。四足果。蓋足短之稱。若果下牛果下馬矣。念孫案古無謂短爲果者。果下馬。謂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耳。見魏志東夷傳注。非謂短爲果也。而以四足果爲四足短。可乎。予謂果疑卽裸字。周官龜人。東龜曰果。屬釋文。果魯火反。魯火正切。裸字是果與裸同音。故袒裼裸裎之裸。亦通作果。范望注大元元數曰。裸。謂無鱗甲毛羽。然則四足果者。四足無毛之謂與。

口鯛之醬

請令以魚皮之鞞。口鯛之醬。鮫厥利劍爲獻。孔注曰。鯛。魚名。盧曰。口疑是烏字。念孫案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作鯁鯛之醬。又引注云。鯁鯛魚名。玉篇。鯁。午胡切。魚名。廣韻作鱈。未知其審。

代翟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蟻犁。其龍。東胡。玉海六十五。百五十二。代翟竝作戎翟。補注本作代翟。云。代一作戎。念孫案作戎翟者是也。孔注云。在西北界戎狄之間國名也。則正文之作戎翟甚明。若古代翟之國。在今宣化府蔚縣東。則不得言在西北。又不得言界戎狄之間矣。然則正

文注文皆作戎翟作代翟者誤也。

逸周書第四

文武之蔑

祭公篇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孔注曰：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念孫案：正文但言蔑，不言蔑德，與君奭之文王蔑德不同，不當加德字以釋之。予謂蔑與末同。穆王在武王後四世，故曰追學於文武之末。小爾雅曰：蔑，末也。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漢書韋元成傳曰：於蔑小子，蔑即末也。大雅板篇：喪亂蔑資，潛夫論敍錄：蔑作末。論語子罕篇：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末作蔑。

畢桓于黎民般

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格乃言。武篇：王拜曰：畢桓于黎民般。孔注曰：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念孫案：孔訓般為樂，而加政字以增成其義，殊有未安。予謂桓疑相之誤，般疑服之誤。服本作般，與般賦篇：畿人服矣。服本或作般。廣雅：僭服也。服今本作般。畢相於黎民服者，畢皆也。見士冠禮。爾雅：服事也。釋文：服又作般字。今本服作般，皆其證。相治也。昭九年：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服事也。于語助耳。相于黎民，即相黎民也。于於古字通。上室杜注：並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服事也。于語助耳。文付界於四方，即付界四方。是其證。言王之所詔，皆治民之事也。據注云：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則孔所見本尚作相，故以治民解之。唯服字已誤作般，故

訓爲樂耳。

大開方封於下土

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引之曰：當作大開封方于下土。封邦古字通。方，旁古字通。旁者，溥也。徧也。說見經義述聞旁通情也。及湯湯洪水方割二條。言大開我國之疆界，徧於下土也。今本封方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孔注言我上法文武，大開國旁布於下土，國字是釋封字，旁字是釋方字，以是明之。

固

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孔未解固字，念孫案：固讀爲媼。音護。說文：媼，嫗也。廣雅作嫗。云：媼，嫗，媼，妬也。是媼與媼妬同義。言汝母以寵妾媵正后也。媼之通作固，猶媵之通作疾。下文曰：女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疾亦固也。緇衣引此，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是其證。

免沒我世

昔在先王，我亦丕維。舊本丕維二字倒。今依盧說乙正。以我辟險於難，不失於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念孫案：免沒我世，義不可通。免當爲克，字之誤也。沒終也。言能終我世也。孔注云：能以善沒世，能字正釋克字。

疾大夫卿士

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念孫案：大夫上有莊士二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注曰：莊正也。上文之莊后，對

嬖御而言此文之莊士對嬖御士而言大夫卿士又尊於莊士故并及之若無莊士二字則失其本旨矣。緇衣引此正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左史

史記篇召三公左史戎夫盧曰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古今人表作右史譌念孫案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出右史朔望以聞六字注引周書召三公右史戎夫云云陳禹謨本刪去注文而正文尙未刪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二同是周書本作右史戎夫而漢書即本於周書也左右字形相近傳寫易譌何必左史之是而右史之非乎。

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孔讀政字上屬爲句注曰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智生故哲士凌君之政也禁字下屬爲句注曰禁義信則亂生引之曰孔讀非也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作一句讀曲禮入竟而問禁鄭注曰禁謂政教王制齊其政注曰政謂刑禁是政與禁義相因故以政禁連文下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讀與此同孔亦誤以政字上屬禁字下屬

僞

昔有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念孫案僞讀曰爲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義而弗克故注云

怠義非詐僞之僞。

屈而無以賞

昔者西夏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念孫案。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慎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屈上當有財字。故孔注曰。無財可用。

嶽山

職方篇。其山鎮曰嶽山。引之曰。嶽下本無山字。故孔注曰。嶽。吳嶽也。後人依俗本周官加山字。辨見經義述聞周官。

彊蒲

其澤藪曰彊蒲。念孫案。彊蒲。周官及羣書皆作弦蒲。蓋弦與強字形相似。弦誤爲強。又誤爲彊耳。當改正。

脫文十二

芮良夫篇。芮伯若曰云云。念孫案。羣書治要。芮伯若曰。上有厲王失道。芮伯陳告。作芮良夫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或曰。後敍云。芮伯稽古作訓。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則本篇不當更有此數語。予謂大匡篇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程典篇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諡法篇

曰維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敍諡法以上三篇與本篇文同一例則本篇亦當有此數語不得以後有總敍而謂此數語為重出也今從治要補

稽道謀告

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念孫案稽道即稽首也道從首聲故與首字通用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道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為道也前周月篇周正歲道即歲首是逸周書借道為首也謀當為謹字之誤也羣書治要正作稽首謹告若作謀告則義不可通

否則民讎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念孫案下句本作否德民讎否德不德也堯典否德忝帝位是也正義曰否不古今字說文否不也否德與德正相對今本作否則者涉上句則字而誤羣書治要正作否德民讎晚出古文尙書伊訓篇德惟治否德亂即本於逸周書

不道 肆我家

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家念孫案不道本作弗改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桀以虐失天下是紂之所聞也而其虐仍與桀同故曰弗改夏桀之虐下文云爾聞爾知弗改厥度正與此弗改相應見上脫文十二一條大戴記少間篇曰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為民虐即此所謂弗改夏桀之虐也若云商紂不道正與夏桀之虐四字了不相涉矣羣書治要正作商紂弗改夏桀之虐

肆我家亦當從治要作肆我有周有家肆故也。有家有國家也。殷庚曰亂越我家金滕曰昔公勤勞王家周頌桓曰克定厥家言唯商紂弗改夏桀之虐故我有周得有此國家也。

昏行口顧

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口顧道王不若孔注曰同爲昏闇言教王爲不順。注本作同謂位同也。案同謂位同也是釋同先王之臣昏闇是釋昏字言教王爲不順是釋道王不若各本同謂誤作同爲又脫位同也三字今據治要訂正。念孫案顧上今本闕一字羣書治要作昏行內顧內顧二字與上下文義不合引之曰內疑當作罔昏亂也。見昭十四年左傳注楚語注呂氏春秋貴直篇注楚辭九章注罔無也言爾執政小子既亂行而無所顧忌又導王爲不順之事也下文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正所謂昏行罔顧也罔字本作罔隸省作罔俗作罔與內字相似因誤而爲內矣前皇門篇罔不茂揚肅德今本罔誤作內卽其證。

脫文十二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念孫案此下有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維艱哉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案上文言不聞是惟弗知此文言既聞既知而不改則未如之何也若無此三句則上文皆成不了語矣。下文云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又云爾乃聵禍翫裁遂非弗悛竝與此弗改厥度相應今據羣書治要補。治要又引孔注云知而不改無可如何故曰難也今本亦脫之。

脫文二十二

烏呼。口口口如之。孔注曰：人養之則撻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念孫案：今本烏呼下闕三字。考其原文本作烏呼野禽馴服於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注文本作雖野禽人養之則撻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正文脫去二十二字，僅存烏呼如之四字，則與注文全不相應。注首脫去雖野禽三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注文已與今本同，而正文則一字不闕。

又案正文當作家畜馴服於人，野禽見人而奔，蓋家畜爲人所養，則馴服於人，野禽非人所養，則見人而奔，故曰非禽畜之性實惟人也。民之於君也，善之則如家畜，不善之則如野禽，故曰民亦如之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語意正與此同。治要本家畜與野禽互誤，則義不可通。而孔本已如此，故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詞。人未有不養家畜者，家畜亦未有見人而奔者，故知注爲曲說。

以貪諛爲事

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念孫案爲事本作事王，貪謂聚斂也，諛謂諂言也。小人非此二者，則無以事君，故曰惟以貪諛事王。下文曰：惟爾小子飾言事王，是其證。今本事王作爲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三，竝作惟以貪諛事王。

遂弗悛

爾乃贖禍翫裁。遂弗悛。念孫案。遂下有非字。而今本脫之。贖禍翫裁。遂非弗悛。皆四字爲句。若無非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引此。正作遂非弗悛。

□不存焉

惟禍發於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羣書治要。于人之攸輕。上有符起二字。□不存焉。變之攸伏。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心不存焉。是也。心所不存。卽上文所謂人之攸忽。人之攸輕。

不圖善

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念孫案。不圖善。本作不圖大難。難。籀文艱字。大難。卽上所云國人爲患也。不圖大難。則偷生苟安而已。若云不圖善。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上文云。爾執政小子。不勲德以備難。正所謂不圖大難也。今本作不圖善者。難字闕其半而爲喜。喜與善相似而誤。又脫去大字耳。羣書治要。正作不圖大艱。

其不遂

大子晉篇。遂巡而退。其不遂。盧曰。御覽百四十六。其下有言字。念孫案。御覽是。

盡忘吾其度

吾年甚少。見子而懼。盡忘吾其度。念孫案。忘與亡同。說見經義述聞。曷維其亡下。亡度。失度也。其字疑衍。太平御覽人

事部十三及百八引此皆無其字。

始

自晉始如周身不知勞念孫案自晉如周句中不當有始字蓋卽如字之誤而行者。

謂之曰伯

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念孫案曰字涉下文而衍曰與謂之同義此文謂之胄子謂之士謂之伯謂之公謂之侯謂之君言謂之則不言曰下文曰予一人曰天子曰天王言曰則不言謂之故知曰爲衍字也北堂書鈔封爵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二引此皆無曰字。

非舜而誰能

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盧補校曰能字疑衍誰字與上財熙韻協念孫案師曠問曰自古誰王子答曰非舜而誰兩誰字正相應則誰下不當有能字文選封禪文注引此無能字盧以能爲衍字是也而謂誰與財熙爲韻則非誰於古音屬脂部財熙於古音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則誰與財熙非韻也說見六書音均表此文以赫作爲一韻財熙爲一韻而末句不入韻上文云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起尙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誰字亦不入韻也。

東躅

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念孫案東躅二字義不可通東當爲束字之誤也束躅疊韻字謂數以足踏地而稱善也故王子曰大師何舉足驟孔注東躅踏也東亦束之誤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三樂部十四引此竝作束躅其足

湯退再拜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

殷祝篇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念孫案此文本作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上言置璽於天子之坐左故下言退從諸侯之位今本脫去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十二字僅存湯退二字退下又脫而字則敘事不明又案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以上獨斷然則自周以前璽爲上下通稱故特別言之曰天子之璽而今本無此文則後人不知古義而刪之也鈔本北堂書鈔儀飾部一璽下出置天子坐四字注引周書曰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古退字而再拜從諸侯之位藝文類聚帝王部二人事部五太平御覽皇王部八人事部六十四所引竝與書鈔同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案類聚御覽竝引作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卽位今本讓上無三字諸侯二字又不疊皆寫者脫之

朕則名女

周祝篇。朕則生女。朕則刑女。朕則經女。朕則亡女。朕則壽女。朕則名女。念孫案。名者成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同廣雅法言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猶中庸言及其成功一也。李軌注。以名爲名。失之名。失之。始言生女。終言名女。是名爲成也。孔云名汝善惡。失之。

在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念孫案。此闕文本在在字上。今在在字下。誤也。考其原文。本作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故在言。言山之所以受傷者。以其有玉。人之所以致患者。故在言也。故今通作固。上文云。文之美而以身劓。自謂智者。故不足也。各本者上行也。字今刪。文義正與此同。文子符言篇。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即用周書之文。

勤以徙

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念孫案。勤當爲動。字之誤也。言時之行也。變動而遷徙。人不知變動。以從時。則彘之爲福者。今反爲禍也。今本動作勤。則非其旨矣。文子作動以徙。是其證。下文時之徙也。勤以行。勤亦動之誤。

焚其草木

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爲巧。引之曰木字。後人所加。下文焚其草木同。獸依草而居。故曰澤有獸而焚其草。不當兼言木也。且草與巧爲韻。加一木字。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則此二句無不韻之理。

時之還

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孔注曰。還謂至也。念孫案。諸書無訓還爲至者。還當爲還。還與逮同。爾雅。逮及也。及亦至也。故孔云。還謂至也。又云。時至竝應。日出普照。以日出比時至。則當言時之逮。不當言時之還也。古字多以還爲逮。與還字相似。故諸書還字多誤作還。說見漢書天文志大白還之下。

須國 屠

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孔注。屠。謂爲人分裂也。皆若之何。念孫案。須字義不可通。疑頃字之誤。荀子篇。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楊注。頃。本或爲須。越見晉語注。頃與傾同。傾危也。傾國與覆國義相近。屠下亦當有國字。

剛柔

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念孫案。剛柔當爲柔剛。此倒文以協韻也。正文用韻。故言柔剛。注文不用韻。故言剛柔。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矣。不知說卦傳之迭用柔剛。西山經之五色發作。以和柔剛。皆倒文協韻。凡古書之倒文協韻者。後人多改之。說見荀子有鳳有皇下。

奚可刻

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人智之邃也。奚爲可測。跋動噓息。而奚爲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念孫案。末句亦當有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且與上文不協。

生事

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孔注曰。生事謂變也。念孫案。此文本作故忌而不得是生故。句欲而不得是生詐。注本作生事故謂生變也。忌而不得是生故者。故謂變故也。言忌人而不得逞。則變故從此而生。故注云。生故謂生變也。今本注文變上脫生字。後人誤以故欲而不得連讀。遂於上句加事字。并改注文之生故爲生事矣。不知生故與生詐對文。而下句內本無故字也。此篇之文皆以一故字統領下文。未有連用兩故字者。且故與詐爲韻。詐古音莊助反。說見唐韻正。若增入事字。而以故字屬下讀。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以觀人情利有等

天爲古。地爲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存而弗改。念孫案。此文以久始右紀止等改爲韻。久改二字古並讀若紀。右字古羽之徵。並見唐韻正。以觀人情利有等二句連讀。孔以二句分屬上下節。而各自爲解。失之。

舉其修

舉其修。則有理。孔注曰。修。長也。謂綱例也。念孫案。修卽條字也。條必有理。故曰舉其條。則有理。漢書高惠

高后文功臣表修侯周亞夫師古曰修讀曰條是條修古字通孔以修爲綱例義與條亦相近而又訓爲長則與綱例之義不合此注疑經後人竄改也

無咎

武紀篇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念孫案無咎當爲有咎敬則無逆不敬則有咎故曰得之而無逆失之而有咎唯敬今本有作無者涉上文無逆而誤

四倍禁豐一簾 甌迤 參冠一竿 蒲簟席皆素斧獨巾 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 玄績

綵 象口口瑱 勤焚纓

器服篇脫誤不可讀內有四倍禁豐一簾六字念孫案倍蓋栝字之誤栝禁豐皆飲酒所用篆文栝倍二字相似故栝誤爲倍簾蓋觴字之誤觴亦酒器故曰四倍禁豐一觴

又有甌迤二字案迤蓋匝字之誤匝所以盛水故次於甌下草書迤字與匝相似故匝誤爲迤

又有參冠一竿四字案冠非竿類蓋涉上文縞冠元冠而誤玉海七十八引作參笙一竿是也笙竿皆樂器故竝言之參與三同

又有蒲簟席皆素斧獨巾八字案此當作簟蒲席皆素獨斧巾獨蓋與檣通謂簟與蒲席皆以素檣盛之也上下文皆言素獨此素獨連文之證下句斧巾別是一物周官冪人曰凡王巾皆黼爾雅曰斧謂之黼

故有斧巾之名。斧巾之間，不當有獨字。玉海引此無獨字，是其證。又下文有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十字。案此當作桃枝蒲席皆素獨布巾九字。謂桃枝席，見周官司蒲席注。蒲席皆以素櫝盛之也。桃枝蒲席之間，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桃枝素獨而衍。下句布巾亦別是一物。周官冢人疏布巾，畫布巾是也。布巾之間，亦不當有獨字。

又有玄纁綌三字。案玄下當有冠字，與下句縞冠素紕文同一例。玉藻亦云：玄冠朱組纁，緇布冠纁綌。縞冠素紕。

又有象口口璜四字。玉海作象琪纁璜。案琪與璜同。說文璜，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棊聲。或從基聲作璠。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璠。釋文：璠音其。本亦作琪。此言象琪，蓋謂以象骨爲飾也。纁璜未詳。又有勤焚纓三字。案勤蓋勒字之誤。勒上又脫一字。焚纓蓋焚纓之誤。周官巾車有焚纓，又有龍勒。是其證。焚本作樊，與樊相似而誤。

序德

周書序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念孫案：序德，順德也。文傳篇曰：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卽此所謂序德之行也。行讀言爾雅曰：順，敝也。敝與序同周語曰：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

評

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爲寶。作寶典。引之曰。評字義不可通。評當爲諄。爾雅。訊告也。釋文。訊作諄。音粹。寶典篇。武王告周公曰。有義是謂生寶。故言武王諄周公。維道以爲寶也。隸書卒字或作卒。見漢北軍中侯郭仲奇碑。與卒相似。故諄譌作評。

厥後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陞法厥後。作王會。盧曰。王本後作世。念孫案。作世者古本。作後者。淺人不曉世字之義而改之也。今案晉語。非德不及世。韋注曰。世。嗣也。秦策。澤可以遺世。高注曰。世。後世也。是古謂後世爲世。故曰陞法厥世。玉海百五十二及補注本並作世。而不云一作後。則今本作後者。必元以後人改之也。

於乎

周道於乎大備。趙補是字於於字下。念孫案。此本作周道於焉大備。於焉卽於是也。小雅白駒篇。於焉逍遙。今本焉誤作乎。非脫去是字。玉海三十七。七十八。引此並作於焉。

戰國策第一

東周

客卽對曰

溫人之周。周不內。客卽對曰。主人也。姚宏校本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主人也。韓非子文與一本。見說同。林篤。念孫案。一本是也。俗書邪字作耶。卽字作卽。二形相近。故邪譌爲卽。又脫去問曰二字耳。問曰。客邪。與對曰。主人也。相對爲文。若無問曰二字。則對字之義不可通。

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鮑彪讀而又知趙之難子爲句。注曰。不敢違投。又讀齊人戰恐爲句。注曰。秦旣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姚曰。子曾本作子。念孫案。作子者是也。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爲句。恐齊韓之合爲句。子讀爲與。與共之與。賜予之子。通作與。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並作子。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子。下文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是其明證矣。鮑說皆謬。

輕西周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

於王也。舊本惡字，譌作西。周二字，今從鮑改。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鮑注曰：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引之曰：鮑說甚謬。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者，輕當爲誣，謂恐東周殺翦而因以殺翦之事誣西周惡之於楚也。上文曰：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亦謂西周殺翦以誣東周也。俗書巫字或作巫，誣字或作誣。楚辭招魂：帝告巫陽，巫一作巫，方言：誣，與也。今本誣作誣，爾雅：誣，誣也。釋畔與輕相似，因譌而爲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喜之而觀其不輕。今本輕譌作誣。說見經又執誣以彊盧辯注曰：自執而誣於善，今本誣譌作輕，誣輕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西周

攻魏將犀武軍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念孫案：上攻字當作敗，今作攻者，因下攻字而誤也。秦既敗魏軍，乃進兵而攻周。若但言攻魏軍，則勝敗未可知，不得遽進兵而攻周也。史記周本紀：秦破韓魏，扑師武，集解引此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是其證。高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上攻字亦當作敗。下文犀武敗於伊闕，注曰：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是其證。

秦與天下俱罷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念孫案。秦與天下俱罷。俱字後人所加也。秦與天下罷者。與猶爲也。謂秦爲天下所罷也。此言天下欲以攻周罷秦。秦攻周。則爲天下所罷。非謂秦與天下俱罷也。古或謂爲與。秦策曰。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言爲句踐所禽也。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名與多與之。其實少。言名爲多與之。而其實少也。爲謂之與。與亦謂之爲。齊策曰。張儀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言以梁與齊戰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是爲與二字。聲相轉而義亦相通也。後人未達與字之義。而以爲秦與天下俱罷。故加入俱字。不知秦攻周。而天下未攻秦。不得言俱罷也。史記周本紀。無俱字。鮑云。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辭。則必罷。此不得其解。而爲之。

到秦

三國攻秦。高注。三國。魏韓齊也。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聽。舊本譌作德。今從鮑改。彼且攻王之聚。以到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到一本。作利。鮑從一本。見吳師道校本。念孫案。作到者。勁之譌。作利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攻王之聚。以勁秦者。秦聽三國。則三國強。而害於楚宋。故楚宋攻魏。以勁秦。勁者強。

也。言弱魏以強秦也。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語意正與此同。東周
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必陰勁之。秦策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
又曰：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策曰：故不出兵以勁魏，並與此勁秦同義。凡隸書從力之
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功。漢衛尉衡方碑，剋亮天功。勳譌作劇，劫譌作刼，從至之字，或書作至，因譌而爲至。故瘞譌作
瘞。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瘞。郭音風。瘞之瘞，今本譌作瘞。凡醫書內瘞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輕。楚辭：九辯前輕轅之鑄。鑄，今本輕譌作輕。力與刀，至與至，形並
相近，故勁譌作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勁之。勁譌作到，正與此同。後人不知到爲勁之譌，而以意改
爲利，失其旨矣。

秦

八年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孝公行之八年，死，惠王代後莅政。姚曰：一本八上有十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史記秦本紀：孝公元年，衛鞅入秦。三年，說孝公變法。五年，爲左庶長。十年，爲大良造。二十二年，封爲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計自爲左庶長，至孝公卒時，已有二十年。又商君傳：商君相秦十年而孝公卒，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耳。據此則策文本作十八年明矣。

血流至足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史記蘇秦傳集解。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器物部。引此。並作血流至踵。念孫案。作踵者是也。今本作足。傳寫脫其右畔耳。曲禮曰。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是足為總名。而踵為專稱。踵着於地。故血流至踵而止。若泛言至足。則其義不明。莊子亦言汗流至踵。不言至足也。見田子方篇。

俱止於棲

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姚曰。李善引作俱上於棲。念孫案。作上者是也。凡居於高處。謂之棲。鳥宿曰棲。雞宿曰棲。越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韋注。山處曰棲。二棲。使治朕棲。趙注。棲。牀也。雞之棲。必自下而上。故曰上於棲。若連雞。則互相牽制而不得上。故曰不能俱上於棲。若變上言止。則非其義矣。姚引文。選注作上。而今本文。選西征賦注。亦作止。則後人據誤本戰國策改之也。藝文類聚鳥部。引此策作止。亦後人所改。後漢書呂布傳注。及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上。與姚所見文。選注同。又孔叢子論勢篇。連雞不能上棲。即襲用此策之文。則策文之本作上益明矣。

比是也

頓足徒褐。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鮑於比下增一比字。云比次也。言如此者。相次不一。吳曰。韓子作皆是。初見秦篇。比蓋皆之訛。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比是猶皆是也。說文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廣雅曰。同儕等比輩也。鄭注樂記曰。比猶同也。義與皆並相近。孟子告子篇。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

奪也。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情性。非也。或改比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尤非。齊策曰。中山再戰比勝。亦謂再戰皆勝也。

足以爲限

清濟濁河。今本作濟。清河。濁。姚曰。一作清濟。濁河。吳曰。韓子作清濟。濁河。今據改。足以爲限。長城鉅坊。足以爲塞。

高注曰。限。難也。難。乃。念孫案。諸書無訓限爲難者。限本作阻。今作限者。後人據韓子改之。因並改高注耳。

文選謝朓始出尙書省詩注。初學記地部。引此並作阻。爾雅及邶風雄雉谷風傳。並云阻難也。正與高注合。

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

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高讀至令字絕句。注云。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念孫案。不得事令四字。文不成義。高訓令爲善。非也。不得事下。當有王字。令字當在而字下。令者使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王爲句。而令儀不得爲臣也。爲句。史記楚世家。作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厮也。是其證。

計聽知覆逆者以下五十一字

此篇記齊伐楚。楚王使陳軫西講於秦之事。末云。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

機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念孫案。自計聽以下五十一字。與上文絕不相屬。此是著書者之辭。當在上篇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之下。上篇言楚所以幾亡者。由於計之失聽之過。故此即繼之曰。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唯與雖同。上篇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兩唯字皆作雖。表記曰。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唯當為雖。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史記淮陰侯傳曰。唯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唯並與雖同。王讀如王天下之王。言人主計聽能知覆逆者。雖王天下可也。下文云。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亦承上篇而言。此篇所記陳軫之言。史記張儀傳有之。而獨無計聽以下五十一字。則此五十一字。明是上篇之錯簡也。

公仲侈

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為朋。云朋侈字近故誤。吳師道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甘茂傳。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又有韓明韓侈。秦楚策作韓侈。韓策作韓。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譌故也。且當各存舊文。引之曰。史記作馮。馮與朋聲相近。則作朋者是也。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鴻烈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朋馮古字通也。朋之通作馮。猶泐。其作侈者。乃朋字之譌。朋朋古字亦通。說文。朋。輔也。字或作朋。周官士師。為邦朋。故書朋作備。鄭司農云。備讀如朋友之朋。古文多字作𠄎。形與朋相似。傳寫往往譌。濶。莊子徐無鬼篇。張若諸。廖前馬釋文。廖。崔本作廖。本亦作朋。史記五帝紀。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徐廣曰。多亦作朋。漢書霍去病傳。校尉僕多。有功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韓子十過篇及漢書古今人表。並作公仲朋。

蘇代偽爲齊王曰

甘茂亡秦之齊。秦王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偽爲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吳曰。偽爲二字。疑是爲謂。蓋上卿之事。誠有何得言偽爲一本。作謂。念孫案。偽爲卽爲謂也。爲謂之爲。爲謂齊王者。蘇代爲甘茂謂齊王也。公孫開爲謂楚王曰。趙策。蘇子爲謂齊王曰。並與此偽爲齊王同義。公叔 偽與爲古同字。偽爲之爲。右與謂同義。故一曰。史記楚世家。張丑偽爲楚王曰。並與此偽爲齊王同義。蘇代爲燕爲惠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本作謂。秦策。秦令周最爲楚王曰。齊策。淳于髡爲齊王曰。燕策。蘇代爲燕爲惠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孰爲卽。孰謂。楚策。賈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謂勇。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登珞篇曰。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策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通用。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篇。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爲作謂。莊二十二年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吳謂上卿之事。非譌。則誤讀偽爲詐偽之僞矣。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慎人篇。爲作謂。

間有所立

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引之曰。間有所立四字。文不成義。立當爲言。間私也。謂與之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注曰。間私也。史記信陵君傳曰。故下文卽云。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篆文言字作𠄎。隸侯生乃屏人間語是也。鮑以間爲暇隙。非是。

作音因譌而為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未問則不言荀子大略篇言譌作立韓子外儲說右篇正作間有所言

挈領

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鮑注曰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念孫案鮑訓挈為持臣請持領斯為不詞矣今案挈讀為契契斷也猶言臣請斷頸耳說文契刻也玉篇切爾雅契絕也郭注曰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釋文契字又作挈漢書司馬相如傳挈三神之歡應劭曰挈絕也宋策鏗朝涉之脛亦謂斷其脛也契挈契鏗並字異而義同

若於除 齊怒須 莫如於陰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鮑改若為苦而斷苦於除宋罪為句重齊怒為句注曰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丹之封不定故以為苦念孫案鮑說甚謬若於除若上當有莫字除當為陶字之誤也隸書陶字或作陶與除字相似須當為深義見下莫若於陶為句宋罪重為句齊怒深為句陶宋邑也伐宋以德齊而取陶以定封計之上者也故曰為君慮封莫若於陶上文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是也趙策曰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孰圖也秦之貪之當為人義見下韓魏危衛楚正正當為辟義見下鮑云蓋辟匹聲近匹又訛作正字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又曰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

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陰亦當爲陶。隸書陶或作陶。陰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陶誤爲陰。太平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爲陰。是也。齊策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史記田完世家陰作陶。魏策陰必亡。史記穰侯傳作陶。又穰侯傳乃封魏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索隱曰。陶陰字本易惑。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冢。作陰誤也。又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穰苴侯朝鮮相韓陰。漢書功臣表作韓陶。又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師古曰。陶唐當爲陰。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楚策曰。虞卿謂春申君曰。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上三條。足與本條互相證明矣。

今者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念孫案。旣云今義渠之事已。則上文義渠之事急二句。乃追敘之詞。不得言今者。史記范雎傳。作會義渠之事急。是也。言適會義渠之事急。故寡人不得以身受命耳。今者二字。卽一會字之譌。

請令廢之。請令罷齊兵。不如令殺之。臣請令發兵救韓。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念孫案。令當爲今。字之誤也。今猶卽也。言請卽廢之也。史記汲黯傳。索隱曰。今猶卽今也。上文曰。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又齊策。齊舉兵。魏策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燕策曰。馬今至矣。今字並與卽同義。

伐梁。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令亦當爲今。言請卽罷齊兵也。史記張儀傳亦譌作令。凡戰
不可枚舉。又趙策。知過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令亦當爲今。言不如卽殺之也。又韓
策。穰侯謂田荅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令亦當爲今。言請卽發兵救韓也。史記韓世家作今。是
其證。凡言請今者。皆謂請卽也。趙策。秦王謂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
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史記項羽紀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皆其證也。

南攻楊越 過楚以攻韓

吳起爲楚悼南攻楊越。北并陳蔡。史記吳澤傳。攻作收。念孫案作收者是也。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皆謂取
其地也。若但言攻。則非其指矣。史記南越傳。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爲楚收楊越。是策文本作收。與史
記同也。又韓策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
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韓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鮑注曰。過謂
以攻韓爲楚罪。念孫案鮑說非也。過楚謂責楚也。呂氏春秋適威篇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攻亦當爲收。收韓。謂合
韓於秦也。上文曰。今公徒收之甚難。下文曰。收楚韓以安之。皆其明證矣。史記甘茂傳。正作過楚以收韓。

梧而殺之

大夫種爲越王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梧而殺之。念孫案史記越世家。越王賜大夫種劍。種自殺。不言梧

殺之。姚本作棊。鮑本譌作拮。注云：拮，戛同。轅也。尤非。棊當爲倍。字之誤也。倍與背同。言越王背德而殺之也。史記作句踐終負而殺之。負亦背也。史記魯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卽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辰。漢書：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語意正與此同。

更與不如景鯉留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留。姚曰：留，曾劉一作者。念孫案：者字是也。作留者，涉上下文留字而誤。者，下當有市字。更與不如景鯉者，市卽承上市地而言。上文范雎謂詔王曰：王攻韓，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語意正與此同。今脫去市字，則文不成義。

憚

王之威亦憚矣。高注曰：憚，難也。六國諸侯皆畏難，秦王之威也。念孫案：憚者，盛威之名。莊子外物篇曰：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倅鬼神，憚赫千里。義與此憚字同。此言秦之威盛，非謂六國憚秦之威也。上文云：王之功亦多矣，亦非謂六國多秦之功也。高以憚爲畏難，失之。史記春申君傳：憚作單。古字假借耳。小司馬以單爲盡，亦失之。盛威謂之憚。故威亦謂之憚。賈子解縣篇曰：陛下威憚大信是也。信與憚同。盛威謂之憚，故盛怒亦謂之憚。大雅桑柔篇曰：逢天憚怒是也。憚與憚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擊伏。鴻烈覽冥篇曰：憚驚伏竄。憚驚卽驚憚。

朝爲天子

魏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念孫案爲與于同。爲于二字古同聲而通用。聘禮記。二十二年左傳。並于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爲。晉語。稱爲前世。章注曰。言見稱譽于前世。是爲即于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亦謂近于禰宮也。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爲。謂魏惠王朝于天子。而天下皆從也。秦策又曰。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齊策曰。魏於與于同。謂魏惠王朝于天子。而天下皆從也。秦策又曰。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齊策曰。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皆其證也。鮑讀朝爲朝夕之朝。而於朝上增一字。謂魏王一朝爲天子。而天下皆從。其失甚矣。吳讀朝爲朝聘之朝。是也。而云爲字疑衍。則未知于爲之通用也。

戰敗不勝 齊釋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擲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念孫案。敗與不勝。詞意相複。敗當爲則。字之誤也。戰則不勝。謀則不得。相對爲文。齊釋當爲釋齊。上文天下乃釋梁。卽其證。

太子爲糞矣

樓辭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鮑注曰。卽所謂糞之。吳曰。糞棄除也。念孫案。鮑注不解所謂。吳以糞爲棄除。太子爲棄除矣。亦甚爲不詞。今案糞下當有土字。下章呂不韋謂秦質子異人曰。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

身爲糞土。語意正與此同。

秦邑

子楚立。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念孫案。秦當爲奉。字之誤也。奉邑。謂太后之養邑也。魏策曰。王嘗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養邑猶奉邑也。西周策曰。以應爲太后養地。養地猶養邑也。史記吳世家曰。吳子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越世家曰。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趙世家。奉邑倅於諸侯。

恐懼 木材

武安君曰。緘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念孫案。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注。引此懼作獲。材作杖。於義爲長。木杖必使工爲之。故曰使工人爲木材。若作木材。則非其指矣。獲與懼杖與材疑皆以形近而誤。

冠舞以其劍 冠舞其劍

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鮑注曰。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王劍賜之。使爲舞時用。姚曰。舞。劉本作帶。念孫案。此文當作衣。以其衣冠。古亂反。以其冠。帶以其劍。謂衣以王之衣。冠以王之冠。帶以王之劍也。今本脫去。以其冠三字。帶字又譌作舞。隸書帶字。或作帶。又作帶。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雍徒帶衆竹邑侯相張壽碑。爲冠帶禮義之宗。字並作帶。雜記率帶字。帶帶五經文字。所謂禮記作帶者也。因譌而爲舞。鮑曲爲之說。非也。又齊策。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姚曰。舞。劉作帶。念孫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靖郭君下有來字。此亦當有下文曰。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

若無來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且高注云。從薛至齊也。則有來字明矣。冠下亦當有其冠二字。舞亦當作帶。呂氏春秋正作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其冠。帶其劍。

齊

夫齊

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請見者。靖郭君見之。客曰。君不聞海大魚乎。今本脫海字。茲據太平御覽鱗介部所引及鴻烈人間篇新序雜事篇補。網不能止。釣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吳曰。夫齊新序作無齊。是蓋夫無音訛。又因上夫齊字混。念孫案吳說非也。夫齊當為失齊。字之誤也。此以大魚之失水。喻靖郭君之失齊。上文曰。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是其證也。韓子說林篇及鴻烈人間篇並作失齊。

信反 輕信

齊貌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鮑注曰。始信後反。引之曰。鮑說甚謬。呂氏春秋

知士篇。作若是者倍反。高注曰。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說文。倍。反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作背反。背與倍古字通。則信反

明是倍反之譌。凡隸書從言從音之字多相似。故倍譌作信。篆文言字本作音。隸作音。又音而為音。與倍陪等字之右畔相亂。若音之為音。音之為音。皆其例也。魏策。輕倍楚趙之兵。倍字亦譌作信。史記穰侯傳作輕背楚趙之兵。故知信為倍之譌。墨子

皆其例也。魏策。輕倍楚趙之兵。倍字亦譌作信。史記穰侯傳作輕背楚趙之兵。故知信為倍之譌。墨子

必倍至教順。史記禮書作倍。

則我不利

弗救。則我不利。念孫案：不利上當有且字。故高注曰：且將。史記田完世家：作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專有齊國

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念孫案：專當爲恃字之誤也。專寺草書相近。又脫去心旁。高注曰：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則策文本作恃明矣。田完世家：作韓因恃齊。五戰不勝。即本於策文也。鮑本無專字。蓋不知其義而妄刪之耳。

其見恩德亦甚大也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爲齊見魯君曰：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殫。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殫。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高注曰：全衆謂中立無以爲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殆盡。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甚大也。念孫案：其見恩德亦甚大也。乃高注語。在助負敗者擊之下。今誤入正文。遂與上句相複。姚本作其見恩德亦甚大也。鮑改爲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而於上句注云：德敗者於此句注云：敗者德之不得其解。而疆爲區別。妄改原文。其失甚矣。

不察其至實

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念孫案：至即實字也。雜記：使某實。鄭注曰：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

也。漢書東方朔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是實與至聲相近。而義亦相通。至字古讀若質，故聲與實相近。幽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埤室室爲韻。小雅杜篤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並與恤爲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爲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皆其證也。不察其至，卽不察其實也。今本作不察其至實者，一本作至，一本作實，而後人誤合之耳。史記張儀傳作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是其明證矣。

犀首欲敗

張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念孫案：欲敗下當有之字。秦策曰：樓辭約秦魏，紛彊欲敗之。趙策曰：楚王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魏策曰：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皆其證也。若無之字，則文不成義。

卮酒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念孫案：卮上當有一字，以酒僅一卮，故下文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也。若無一字，則文義不明。藝文類聚雜器物部：鱗介部：太平御覽器物部：及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並作酒一卮。史記楚世家作一卮酒。

不果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郤周害也。吳曰：害割字，及恐有誤混。

韓郤周割之後。後字從鮑補。下文亦曰趙魏亡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應秦伐趙魏。應字從鮑補。下句亦有應字。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鮑注曰：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念孫案：鮑說甚謬。果當爲異字之誤也。此言趙魏應秦而伐周韓，及韓郤周割之後，趙魏亦不免於秦患。今齊應秦而伐趙魏，則趙魏亡之後，齊亦不免於秦患。見下文。故曰：今齊應秦伐趙魏，則亦不異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也。

土則復西岸耳

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姚曰：一作吾殘則復西岸。念孫案：土則復西岸，義不可通。此承上則女殘矣而言，則作吾殘者是也。趙策：土梗謂木梗曰：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彼言壞沮，此言殘。其義一也。風俗通義祀典篇：藝文類聚果部：太平御覽土部。引此並作殘則復西岸。御覽人事部作吾殘則復西岸。

和其顏色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齊王和其顏色曰：諱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

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和其顏色。作齊王知顏色。高注曰。知猶發也。念孫案。作知者是也。高注訓知為發。謂發動也。知其顏色者。急先君之廟。而顏色為之動也。故下文曰。謫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又曰。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呂氏春秋作見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蓋惟其急人之急。故顏色為之動也。若云和其顏色。則與下意了不相涉矣。齊策又曰。宣王大息。動於顏色。高注曰。動猶發也。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動。或言知。皆發動之謂也。故高注曰。知猶發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杜注曰。喜見於顏色。管子心術篇曰。見於形容。知於顏色。內業篇作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和亦知之誤。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鴻烈脩務篇曰。奉一爵酒。不知於色。並與此同意。

髮漂

孟嘗君出行五國。今本脫五字。茲據初學記器用部所引補。下文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至楚獻象小亦五之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五國。吳引春秋後語亦作五國。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今本直下有使字。因與高注內登徒直使四字相涉。而衍案高注曰。直當日下亦無使字。今據太平御覽人事服用二部所引刪。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

漂。讀為秒。髮秒皆言其微細也。說文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又曰。十髮為程。一程為分。十分

容髮。史記自序作問不。容翻。忽。翻亦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稹。又作稹。通作翹。又通作稹。鴻烈天文篇。秋分稹定。

容髮。史記自序作問不。容翻。忽。翻亦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稹。又作稹。通作翹。又通作稹。鴻烈天文篇。秋分稹定。

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高注曰：「粟，禾穗，粟字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又主術篇：寸生於標。」今本譌作標。注曰：「標，禾穗，標字榆頭芒也。十標爲一分，十分爲一寸。說苑辨物篇：標作粟。」今本譌作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間不容翮忽。」正義曰：「翮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今本作漂，別本作標。鴻烈作藥，又作標。史記作翮，說苑作粟，皆秒之異文耳。」

封衛之東野

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高注曰：「封，取鮑曰封，割也。吳曰：「封疆之也。」念孫案：高注訓爲取，則封爲割之譌也。上文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可以益割於楚。高注並曰：「割取也。」是其證。鮑吳注皆失之。」

後碁年下有脫文

後碁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念孫案：文選答東阿王書注引此曰：「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於薛，據此，則後碁年下當有毀孟嘗君於湣王之事。而今本脫去也。」蓋湣王聽讒，是以使孟嘗君就國。下文湣王爲書謝孟嘗君曰：「寡人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正謂此也。」史記孟嘗君傳載此事，亦云齊王惑於秦楚之毀，遂廢孟嘗君。

歸反樸

觸知足矣。歸反樸，則終身不辱。鮑於歸下補眞字。吳曰：「上言大樸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樸。」

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念孫案吳說是也。足樸辱爲韻。後漢書蔡邕傳注。引作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句法較爲完善。

傳衛國城割平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鮑讀不休傳爲句。衛國城割平爲句。注曰。傳驛遞也。平成也。言城中割地求成。念孫案鮑說甚謬。傳當爲傳。割當爲剛。皆字之誤也。草書剛字作割。剛字相似而誤。傳衛國爲句。城剛平爲句。傳衛國者。傳附也。言兵附於國都。故下文曰。衛八門土而二門墮也。隱十一年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是也。城剛平者。剛平邑名。城此邑以偪衛。若晉人城虎牢以偪鄭也。秦策曰。趙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高注曰。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是其證也。下文曰。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趙城剛平以偪衛。衛得魏之助。因收餘甲而殘剛平也。史記趙世家曰。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卽此所謂城剛平也。又曰。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卽下文所謂殘剛平也。

跣足

有而與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跣足而須也。鮑注曰。跣不伸也。念孫案。訓跣爲不伸。則與而須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跣與躄同。躄足舉足也。兵以義動。則無敵於天下。故亡

天下可舉足而待也。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解詁曰：躡舉足也。漢書高祖紀：亡可躡足待也。文穎曰：躡猶翹也。史記高祖紀作翹足商君傳亦曰亡可翹足而待。晉灼曰：許慎云：躡舉足小高也。音橋。案今說文作舉足行高也。揚雄長楊賦曰：莫不躡足抗首。請獻厥珍。躡躡聲相近。故躡通作躡。史記河渠書：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橋作楫。是其例矣。

衍文十七

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自諸侯至此凡十七字皆涉下文而衍。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

有十二諸侯

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念孫案有十二諸侯，有下當有從字，有讀爲又。戰國策通以有爲又，史記漢書及諸子並同。上文云：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是也。下文亦云：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今本無從字者，後人誤讀有爲有無之有，則與從字義不相屬，因刪去從字耳。

制丹衣柱建九旂

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鮑讀制丹衣柱爲句。注曰：以丹帛爲柱衣。吳曰：丹柱猶衣之也。念孫案鮑吳二說皆謬。制丹衣柱，文不成義。柱當

爲旌字之誤也。旌字隸書或作旌字當在建字下。制丹衣爲句。建旌九旒爲句。周官大行人曰建常九旒若無旌字。則建九旒三字亦文不成義。記言龍旒九旒。而此言旌者。旌旒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樂記曰龍旒九旒。天子之旌是也。廣公宮制丹衣。建旌九旒。從七星之旒。皆言其宮室衣服車旗之擬於天子也。吳曰案考工記侯所建鳥旒七旒州里所建而此以天子言戰國不可以古制準也

感忿

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念孫案上旣言忿恚。下不當復言感忿。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楊倞曰。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所引魯連子。卽是遺燕將書之文。然則感忿當是感忽之譌。忿字隸書或作忿。形與忽相近。故忽譌爲忿。史記魯仲連傳。作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惰之節。定累世之功。感忿亦感忽之譌。考正義。忿敷粉反之音。不在感忿之下。而在下文忿惰之下。則上文之本作感忽明矣。荀子解蔽篇。凡人之見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鴻烈繆稱篇。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義與此感忽並相近。

單單

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念孫案此衍一單字。下文

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鮑於單下。補一單字。吳謂與前連舉不同。皆非也。上文曰。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單字不連舉。此文卽承上言之。亦不當連舉也。

攻狄不能下壘枯邱

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姚曰。晁改作壘於梧邱。說苑同。指武鮑曰。大不能降一壘。小不

能枯一邱。言無人物。吳曰。吳氏韻補。能叶年題反。邱叶去其反。廬陵劉氏讀壘枯邱。謂空守一邱爲壘。說

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邱。齊景公田於梧邱。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地理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

成邱。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邱義長。念孫案。鮑劉說皆謬。一本作壘枯骨成邱。亦後人臆改。此當從說

苑。作攻狄不下。壘於梧邱。於文爲順。於義爲長。今本說苑作攻狄不能下。能字亦後人據齊策加之一本引說苑無能字者是。義見下。北堂書鈔引

策文正與說苑同。今策文作攻狄不能下。能字因上文將軍攻狄不能下而誤衍耳。韻補以能字絕句。而

以下壘連讀。則文不成義矣。

雍門司馬前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邪。爲王邪。今本爲王下有立王二字。因與上下文相涉而衍。今刪。王曰。爲社

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念孫案。雍門司馬前。本作雍門司馬橫戟。

當馬前。今脫去橫戟當馬四字。北堂書鈔武功部戟類下出橫戟當馬四字。下引戰國策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太平御覽兵部戟類所引亦如此。司馬橫戟當馬前而諫。故齊王還車而反。事相因而文亦相承也。

戰國策第二

楚

虛辭

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念孫案虛辭本作曼辭。後人據史記張儀傳改之耳。文選報任少卿書。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李善注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當作張儀夫從人飾辯曼辭。曼音萬。據此則策文本作曼辭與史記異也。

兩虎相搏

楚與秦構難。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搏作據。據字是也。據讀若戟。謂兩虎相揭持也。說文曰。𠄎持也。讀若戟。說文康闕相𠄎不解也。從豕從虎。虎豕之鬪不相捨。玉篇音竭於居御二切。虛與𠄎聲近而義同。又曰。揭戟持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褚師出公戟其手。史記孫子傳曰。救鬪者不搏。據。𠄎。據戟字異而義同。又通作據。文選江淹

雜體詩。幽并逢虎據。李善注引此策。兩虎相據。尤其明證矣。史記張儀傳載此文。當亦作兩虎相據。集解引徐廣音戟。正是據字之音。呂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據字徐廣音戟。正與此同。漢書五行志據作據。顏師古曰。據謂搗持之也。老子曰。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鹽鐵論擊之篇曰。虎兇相據。而螻蟻得志。皆其證也。今本史記作兩虎相搏。蓋後人多聞搏。少聞據。故改據爲搏。若本是搏字。不得有戟音矣。御覽文選注引楚策並作據。今本作搏。亦是後人所改。學者據徐廣之音。以正史記。并據御覽文選注所引以正楚策。可也。

遣使車 雞駭

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念孫案遣使車百乘。文不成義。當作遣車百乘。今本有使字者。因上文使使臣獻書而誤衍也。藝文類聚寶部引此有使字。亦後人依誤本戰國策加之。其獸部引此無使字。又北堂書鈔政術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珍寶部。獸部。引此俱無使字。雞駭之犀。當爲駭雞之犀。楚辭九歎。棄駭雞於筐篋。今本作雞駭。非洪興祖補注曰。一作駭雞。案御覽獸部引楚辭。正作駭雞。王注曰。駭雞。文犀也。文選吳都賦。駭雞之珍。李善注引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駭雞。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有駭雞犀。注引抱樸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綆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又書鈔政術部類聚獸部。引此策並作駭雞。舊本書鈔出獻駭雞犀四字。注曰。戰國策云。楚王獻駭雞之犀於秦王。陳禹謨改注文爲雞駭。而正文尙未改。又御覽人事部珍寶部獸部。引

此策亦作駭雞。則北宋本尙不誤。至南宋本始誤爲雞駭。故楚辭補注所引。與今本同。

寡君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念孫案寡君當爲君王。此涉下莽冒勃蘇之詞而誤也。莽冒勃蘇對秦王言之。故稱寡君。此是子華述昭王出奔之事。當稱君王。不當稱寡君也。下文述蒙穀之事。正作君王身出。

雀立

莽冒勃蘇贏糧潛行。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鮑注曰。雀立。踊也。引之曰。鮑說甚謬。雀當爲雀。字之誤也。雀與鶴同。一切經音義卷二曰。鶴古文作雀。漢酸棗令劉熊碑。雀鳴一震。卽鶴鳴也。鶴立。謂辣身而立也。文選求通親親表。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李善注引此策。鶴立不轉。初學記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並與文選注同。鴻烈脩務篇曰。申包胥卽莽冒勃蘇。鶴踣而不食。晝吟宵哭。皆其明證也。

此蒙穀之功

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念孫案此當爲比。言比較其功。與存國相等也。後漢書李通傳注。引此作校蒙穀之功。是其證。

至今無冒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入宮。負離次之典。以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比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鮑注曰。冒謂犯法。引之曰。鮑說甚謬。冒當作胄。字之誤也。冒俗作胃。比胃。字只少一筆。無胄。謂無後也。周語晉懷公無胄。韋注曰。胄後也。

求反

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念孫案。求當爲來。謂得來反於楚也。隸書來字作求。求字或作來。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求。蕩陰令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芬。來字作求。二形相似。上下文又有求字。故來譌爲求。逸周書周祝。且何爲來。孟子離婁。籥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並譌作求。鮑云。求反國而得。此曲爲之說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來反。

未涉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句伐昭常。句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念孫案。未涉下當有泗字。寫者脫去耳。疆當爲彊字之誤也。彊秦二字下屬爲句。若以疆字上屬爲句。則文不成義。此言齊興兵攻楚之東地。尙未涉泗。而彊秦已以五十萬臨其右壤也。史記楚世家。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策作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高注。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然則下東國卽淮北之地。亦卽此篇所謂東地五

百里也。地在淮北。則爲泗水所經。故齊攻楚之東地。必涉泗水也。

三日 因鬼見帝下有脫文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念孫案三日當作三月。藝文類聚火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及文選張協雜詩注。引此並作三月。據下文云。王難得見如天帝。則當作三月明矣。下文汗明見春申君。候閒三月而後得見。事與此同也。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語意未了。其下必有脫文。類聚御覽文選注。引此並有其可得乎四字。當是也。

墨黑

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鮑注曰。黑言其髮。姚曰。別本作黛黑。念孫案別本是也。說文。騰。畫眉也。玉篇。黛同。騰。楚辭大招。及列子周穆王篇。鴻烈脩務篇。並云粉白黛黑。郭璞子虛賦注。文選西都賦注。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後漢書班固傳注。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並作粉白黛黑。

或謂楚王篇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云云。念孫案此篇在第十七卷之首。而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注。引此或謂楚王作唐睢謂楚王。則合上卷末唐且見春申君曰云云爲一篇。是李善所見本。

此處不分卷。而謂楚王之上亦無或字也。

以其類爲招。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黃雀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念孫案。以其類爲招。類當爲頸。字之誤也。招的也。言以其頸爲準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招。埒的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此作以其頸爲的。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此云。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姚曰。春秋後語云。以其頸爲的。的或爲招。以上姚校本語。招的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凡從勺聲之字。古音皆屬宵部。玉篇。平交。力弔。二切。皆其例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姚云。三同集無此十字。曾云。一本有念孫案。無此十字者是也。一本有者。後人妄加之耳。夕調乎酸鹹。謂烹之也。既烹之矣。何又言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乎。下文說黃鵠之事。至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以下更不贅一語。此獨於夕調乎酸鹹之下。加二語。以成蛇足。甚無謂也。文選詠懷詩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戰國策。並無此十字。新序雜事篇。亦無此十字。

鮓鯉

黃鵠俯囓鮓鯉。仰嚙陵衡。鮑改鮓爲鱣。云字書無鮓字。念孫案。鮓鯉當從新序作鰕鯉。小雅周頌。皆以鰕

鯉連文鮑失考而改鮑為鮪謬矣類聚鳥部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鯉鯉

裱布與縣 莫知媒兮 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

孫子為書謝春申君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裱布與縣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譬為明以譬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自寶珍隋珠至曷惟其同皆出荀子賦篇韓詩外傳亦同裱布與縣姚云裱孫作襍鮑改為裱衣與絲注云禮后服裱衣念孫案鮑說甚謬孫朴本作襍是也荀子及外傳並作襍布與錦此策錦作縣蓋錦譌為綿轉寫為縣又譌為縣耳隸書縣字或其證也鴻烈本經篇縣房植史記孝文紀歷日縣長今本縣字並譌作縣襍布與錦不知別異言美惡不分也莫知媒當從荀子外傳作莫之媒之與知聲相潤又與上言無人為之媒也嫫母求之又甚喜之荀子外傳並作嫫母力父是之喜荀子一本此策求之二字未詳何字之譌又即父之譌也篆文父字作父二形相似甚喜之當從荀子外傳作是之喜言惟嫫母力父是喜也是與甚字之誤隸書是字作是甚字或作甚二形相似故是譌為甚管子小匡篇擇其寡功者而譌之齊語其作是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越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尠是之喜與莫之媒相對為文喜讀平聲與媒為韻也堯典庶績成熙楊雄劇秦美新及膠東令王君碑並作庶績成喜家人九三婦子嚶嚶釋文曰陸作喜喜爾雅厥熙與也學記正義引作歡喜與也晉語妹喜楚辭天問作妹嬈呂氏春秋慎大篇漢書古荀子無詩曰以下三句外傳有之外傳每章之末必引詩為證若戰國策則無此例也今人表並作末嬈

詩曰以下三句。蓋後人取外傳附益之耳。又案菀柳之詩曰上帝甚蹈。無自瘵焉。毛傳曰蹈動也。正義曰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此引詩上帝作上天。因與上文嗚呼上天相涉而誤。甚蹈作甚神。神者愒之壞字。故外傳引詩作上帝甚愒。一切經音義五曰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義與毛傳孔疏同。陶愒蹈古同聲而通用也。瘵焉作瘵也。亦是傳寫之誤。外傳亦作瘵焉。集傳據此策。遂謂詩之蹈字當作神。竊所未安。

大息

汗明見春申君。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鮑注曰。異於小休。念孫案鮑說甚謬。先生息矣。猶孟嘗君言先生休矣。息上不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大字而誤衍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大字。

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

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鮑改楚君爲楚軍。念孫案君字因上下文而誤衍耳。鮑改非也。將道何哉。當作將何道哉。道從也。見禮器注。言楚欲攻燕。兵何從出也。置道字於何字之上。則文不成義矣。

趙

董闕安于

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念孫案闕與安一字也。定十三年左傳及晉語呂氏春秋愛士篇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董安于。韓子十過篇及鴻烈道應篇並作董闕于。是闕于卽安于也。安與焉古同聲而通用。闕于之爲安于猶闕逢之爲焉逢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闕逢釋文闕鳥割反又於虔反史記曆書作焉逢今作董闕安于者一本作闕一本作安而後人誤合之耳。

君之不用也

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念孫案君之不用。言之不聽。語意相複。此本作知過見言之不聽。其君之不用也。五字衍文耳。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注。後漢書蘇竟傳注。引此並作智果見言之不聽。韓子十過篇作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皆無君之不用句。

報知氏之讎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念孫案之讎二字。後人所加也。吾其報知氏者。承上爲知己者死言之。謂報知氏之恩。非謂報知氏之讎也。下文曰。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又曰。而可以報知伯矣。並與此句同義。後人以下文多言爲知伯報讎。故加之讎二字。不知彼自言報讎。此自言報恩也。史記刺客傳曰。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此雖兼報讎言之。而報智伯三字。仍謂報恩。非謂報讎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有之讎二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

吾其報知氏矣。

吞炭爲啞

豫讓漆身爲厲。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史記作漆身爲厲。吞炭爲啞。念孫案此策原文。本作又吞炭以變其音。今本爲啞二字。乃後人據史記加之也。不知爲啞卽是變其音。故戰國策言變音而不言爲啞。史記言爲啞而不言變音也。史記索隱引此策曰。豫讓吞炭以變其音。呂氏春秋恃君篇曰。豫讓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以變其音。鴻烈主術篇曰。豫讓漆身爲厲。吞炭變音。皆其明證也。

曲吾

今魯句注。魯字義未詳。鮑據史記改爲踰。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鮑改曲吾爲曲遇。吳曰。吾當作逆。史注中牟曲遇。聚鄭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具罷。趙可以取唐。曲逆。唐卽唐縣。曲逆蒲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念孫案吳說是矣。而未盡也。釋名曰。逆。選也。選音。選不從其理。則生殿。選不順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逆與選同。是逆字古讀若選。選從弟聲。弟與選古亦又從選聲。所從弟聲。而麟瀆又從虛聲也。與吾聲相近。故曲逆或作曲吾。不煩改吾爲逆也。逆與吾形不相似。若非古聲相通。逆字無緣誤作吾也。

城市之邑七十

馮亭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吳曰。七十。史作十七。下同。念孫案作十七是也。秦策曰。上黨十七縣。皆秦之有也。是其證。

未見一城

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念孫案。見當爲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說見經義述聞周語見神下。下句曰。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卽其證也。史記趙世家正作未得一城。

外賓客

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鮑注曰。外。疏之也。姚曰。錢劉去賓字。念孫案。外賓客遊談之士。句法頗累。錢劉去賓字是也。外客。謂外來之客。鮑云。疏之。非是。史記蘇秦傳。作賓客游士。此作外客游談之士。文本不同。今本作外賓客遊談之士者。後人據史記旁記賓字。因誤入正文耳。楊倞注荀子臣道篇。引此有賓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蜀都賦注。上吳王書注。引此並無賓字。今據以訂正。

齊涉渤海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念孫案。齊之救趙。無煩涉渤海。史記渤海作清河是也。蘇秦說齊王曰。齊西有清河。說趙王曰。趙東有清河。是清河在齊趙之間。齊趙相救。必涉清河。齊趙相攻。亦必涉清河。張儀說齊王曰。大王不事秦。秦悉趙兵涉清河。指博關。說趙王曰。今秦

告齊使與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皆是也。今作渤海者因上文有齊涉渤海而誤。上文曰秦攻燕則趙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渤海在燕齊之間故齊之救燕必涉渤海也。

以王因饒中山

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構中山也。構與講同。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鮑改王因爲三國。注曰饒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念孫案改王因爲三國是也。饒中山三字連文。若訓饒爲益。則是以三國益中山。斯爲謬矣。今案饒當爲撓。字之誤也。撓如撓亂。我同盟之撓。以三國撓中山而講。則中山不得不聽。不得不割地。故曰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撓中山而取地也。魏策曰。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是其證。

馬服之子 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敵守

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念孫案馬服之子。本無之字。後人以趙括爲趙奢之子。因加之字耳。不知當時人稱趙括爲馬服子。沿其父號而稱之也。馬服子猶言馬服君。秦策君禽馬服君乎。史記白起傳作馬服子。韓世家曰。秦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皆其證也。太平御覽兵部引此策。正作馬服子。又下文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敵守。亡敗當爲七敗。上言秦七勝。故此言趙七敗。下文曰。今七敗之禍未復。是也。亡七字相近。故七譌爲亡。此時趙猶未亡。不得言亡敗之。

餘衆也。敵守二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敵。敵亦餘也。收破軍之敵。所謂收合餘燼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鄭注曰。幣謂給公用之餘。齊語。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韋注曰。裂殘也。謂殘餘也。爾雅。烈。餘也。烈與裂通。管子小匡篇。作戎車待游車之弊。敵幣弊字異而義同。守字因下文數守字而衍。後人因於上句加衆字。以成對文耳。御覽引此。作趙以十敗之餘。上文七十勝。收破軍之弊。無衆守二字。

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軍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念孫案此。以與秦城爲句。何如不與爲句。不與下本無何如二字。齊策。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猶此言與秦城何如不與也。廣雅。與。如也。孰。與。猶。何。如也。故鄒忌對曰。不如勿救。後人誤讀與秦城何如爲句。因於不與下加何如二字。而不知其謬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與秦地何如勿與。

久居若圍城之中

魯連見辛垣衍。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鮑據上文及史記魯仲連傳。改若爲此。吳云。若疑居字訛衍。念孫案鮑之改。吳之疑。皆非也。若猶此也。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

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古字或兼數義。後人不能徧識。或改之。或刪之。而古義浸亡矣。

魏魑

魏魑謂建信君。吳曰魑。一本作魑。楚辭九魑。北斗星名。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魑字。魑當爲魑。魑隸或作魑。漢楊君石門頌奉魑承杓魑卽魑字斗字隸書作什或作斤故魑字或作魑其右畔與介字相近。故譌而爲魑。吳云一本作魑。楚辭九歎。訊九魑與六神魑。一作魑。皆其證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引此正作魏魑。鮑不達而改爲魑字。斯爲謬矣。

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鮑注曰。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七筯。吳曰。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高注鴻烈詮言篇曰。饋進食也。又注呂氏春秋必己篇。及鴻烈說林修務二篇。並曰。墮廢也。此言孝成王方進食。聞告反之言。而不爲之廢食耳。饋非謂祭。墮亦非儀禮墮祭之墮也。

秦按兵攻魏

臣謂奉陽君曰。天下事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念孫案秦

按兵攻魏。兵字後人所加也。秦按攻魏者。按語詞。猶言於是也。言秦使三晉攻齊。國破財屈而兵分。秦於是攻魏取安邑。則三晉不能救也。下文曰。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與秦爭戰也。又曰。天下事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秦按攻魏。君按救魏。秦按為義。三按字義並同也。按字或作案。又作安。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見趙策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見執一篇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念孫案字之作案者。戰國策荀子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約。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安者。戰國策荀子呂氏春秋而外。又見於國語。安步。王志。又曰。王安。厚。取。名。而。去。之。管。子。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地。具。篇。曰。其。陰。則。生。之。查。梨。其。陽。墨。子。非。樂。篇。曰。然。即。當。安。樹。之。五。麻。又。曰。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又。曰。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墨。子。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又。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以。為。未。必。然。也。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間。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詞後人不知按為語詞。而於按下加兵字。按兵與攻魏連文。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燕郭之法 桑雍

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吳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念孫案燕字當在

郭字下。燕偃聲相近。郭燕之法。卽郭偃之法。商子更法篇。引郭偃之法云。是其證也。桑雍姚曰。桑曾作柔。下文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姚曰。桑雍劉作柔癰。念孫案作柔癰者是也。癰卽癰疽之癰。便辟左右。夫人孺子。皆柔媚其君。以爲患於內。故曰柔癰。癰雍字之通。柔桑字之誤耳。鮑吳說桑雍之義。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觸讐 揖之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觸讐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案說苑敬慎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讐以別之。念孫案吳說非也。此策及趙世家。皆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今本龍言二字。誤合爲讐耳。太后聞觸龍願見之言。故盛氣以待之。若無言字。則文義不明。據姚云。一本無言字。則姚本有言字明矣。而今刻姚本亦無言字。則後人依鮑本改之也。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左師觸龍。又荀子議兵篇注曰。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曰。左師觸龍言願見。皆其明證矣。又荀子臣道篇曰。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有臨轅夷侯感觸龍。惠景閒侯者表。有山都敬侯王觸龍。是古人多以觸龍爲名。未有名觸讐者。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揖之。史云胥之。當是念孫案吳說是也。集解曰。胥猶須也。御覽引此策。作盛氣而須之。隸書胥字作胥。因譌而爲胥。後人又加手旁。

耳。下文言入而徐趨，則此時觸龍尙未入，太后無緣揖之也。

有所卻

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故願望見太后。鮑注曰：恐太后不能前。念孫案鮑未解卻字之義。卻字本作御。讀如煩勳之勳。謂疲羸也。言恐太后玉體之疲羸。故願望見也。廣雅：困疲羸。券。考工記：轉人注：御極也。皆謂困極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微飢受詘。蘇林曰：飢音倦。飢之飢。郭璞曰：飢疲極也。又上林賦：與其窮極倦飢。郭璞曰：窮極倦飢。疲憊也。方言曰：飢，倦也。倦亦與。說文曰：御，微卻受屈也。御飢飢卻。並字異而義同。趙世家作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苦與卻同義。則卻爲倦御之御明矣。

戰國策第三

魏

適秦

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邦。張儀傳無內字。此善事也。鮑解適秦曰：適猶歸。念孫案：攻楚而歸秦，殊爲不詞。鮑說非也。今案適者悅也。言攻楚而悅秦也。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曰：適，悅也。上文云：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故魏攻楚，卽所以悅秦。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

秦計無便於此者。是其證。

反於楚王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壘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鮑解反於楚王曰。反言報之。念孫案鮑說非也。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楚下本無王字。此因下有楚王而誤衍耳。陳軫去楚適魏。而張儀惡之於魏王。謂其善事楚。爲之求地。軫卽令人以此言聞於楚王。使楚王喜而復之。以上並見楚策。故曰。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反訓爲歸。非訓爲報。楚策記此事曰。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是其證。

東夷之民不起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鮑改起爲赴。念孫案鮑改非也。不起者。謂不起兵以應禹也。下文曰。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與已同致燕甲而起齊兵矣。卽其證。

令儀狄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姚曰。一本無令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儀狄卽帝女之名。不當有令字。文選七啓七命注。及太平御覽飲食部。引此皆無令字。

墨子

秦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罽子。割八縣。史記穰侯傳。罽子作罽子。徐廣曰。韓將罽。念孫案作罽者是也。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罽。韓世家釐王二十一年。使罽救魏。同。為秦所敗。即此所謂戰勝罽子者也。此策作罽子者。說文。罽。疾有所趣也。此策罽子之罽。蓋本作罽字。隸省作罽。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強不罽。罽。即罽字也。罽之省作罽。猶罽之省作罽。又省作罽。形與皋字相似。俗書皋字作罽。故罽子譌為罽子矣。

伐魏之事不便

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于王何損。鮑注上三句曰。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辭也。吳曰。鮑強注終不通。愚案伐魏之事不便。當無不字。義乃通。念孫案。吳說是也。藝文類聚寶玉部。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並作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

道涉山谷 危險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險之塞。念孫案。道涉山谷。山字後人所加也。危當為睪。字之誤也。草書作危。睪字作睪。二形相似。故睪誤為危。涉谷。地名也。道從也。上文曰。道河內。倍鄴。朝歌。下文曰。道河外。倍大梁。義並與道涉。同。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言秦師伐楚。從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險之塞也。睪音盲。案今之平靖關。在

卽古之隄也。定四年左傳作冥隄。韓策作灑。史記魏世家曰：伐楚，道涉谷。此別本有山字，乃後人依誤
本戰國策加之考索。行三千里而攻冥隄之塞。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正義引劉百莊音
隱正義皆無此字。義曰：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皆其證也。後人不知道訓爲從，而誤以爲道路之道，又
不知涉谷爲地名，而誤以涉爲跋涉之涉，故妄加山字，以增成其義耳。

王曰不敢 王曰不能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念孫案王曰：不敢。王曰：不能。兩王字皆後人所加也。曰不敢，曰不能，皆平都君之語，與上文自爲問答，是以秦戰不勝趙上，臣故曰上，皆無曰字，而魏王答平都君之語，則必加魏王曰三字以別之也。後人誤以不敢不能爲魏王答語，故於曰上加王字耳。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皆陽貨自爲問答之語，是以好從事及日月逝矣之上，皆無曰字，而孔子答陽貨之語，則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正與此同也。詳見四書釋地。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

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以上四問四答。及且楚之始封云云，皆子西一人之語。留侯世家：張良對漢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以上七問七答，皆張良一人之語，亦與此同也。墨子耕柱篇：和氏之璧，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亦是一人之語，自爲問答。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季梁衣焦不申，頭塵不去。鮑注曰：行路犯風日，故焦。焦，故不申。吳曰：焦，卷也。念孫案：吳說近之。焦，讀爲癯。廣雅：癯，縮也。曹憲音子笑反，謂衣縮而不申之也。頭塵不去。吳曰：文選去作浴。阮籍詠：念孫案：作浴者是。

也。凡從谷從去之字，隸書往往相亂。隸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相似，易致譌舛。廣雅：此是浴字譌爲法。子說符篇：白公遂死於浴室。後人因改爲去耳。呂氏春秋精論篇作法室。

請出西說秦

唐且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念孫案：請下不當有出字。此涉下文出字而誤衍耳。史記魏世家新序雜事篇俱無出字。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亦無。

誤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爲涕出？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入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所得魚也。今本所上有前字，言曩下不得復言前，此因上文臣前之所得而誤衍耳。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阮籍詠懷詩注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注引此並無前字。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鮑注曰：以不告爲誤。吳曰：誤字當句，然恐是謔字譌，引之曰：吳以誤爲謔之譌。近之，然誤與謔字不相似。謔字無緣譌作誤，誤當爲謔。形近而譌也。矣字隸或作矣，吳字隸或作吳，二形相似故誤。漢書韋賢傳注曰：謔，歎聲。音許其反，是謔與謔同。

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念孫案大成午從趙來。來字後人所加也。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作一句讀。謂大成午在趙。申不害在韓。而大成午寄言於申不害。非謂從趙來韓而與之言也。後人不曉文義。故於從趙下加來字耳。韓子內儲說篇。正作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姚曰。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鮑曰。沈括辨以爲雞尸。牛從。今案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王怒而從之。雞尸。牛從。誤也。吳曰。索隱引延篤云。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念孫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案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從。李善本如此。今本作牛後。乃後人依五臣本改之。李善注曰。戰國策。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延叔堅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爲後。非也。是策文本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故顏李小司馬所引並同。而今本作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史記作雞口牛後。亦傳寫之誤。顏氏已辨之矣。又案蘇秦說趙王曰。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雞尸喻臣人也。牛從喻臣於人也。故下文曰。交臂而

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乎。而史記正義乃云。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其說甚爲迂曲。鮑襲取其義。謂蘇秦以惡語侵韓。謬矣。

虎摯 貫頤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念孫案史記張儀傳。虎摯作虎賁。是也。此蓋賁譌爲摯。又譌爲摯耳。太平御覽兵部引此策。正作虎賁之士。楚策亦云。秦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鮑吳皆讀摯爲前有摯獸之摯。鮑又改爲鷲望文生義。近於皮傳矣。踔科頭。貫頤。奮戟。史記索隱曰。貫頤。謂兩手捧頤而直入敵。鮑曰。貫人之頤。吳曰。鮑說與上文不類。索隱以貫頤爲捧頤。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頤。謂見射猶奮戟不顧死也。則此連下文奮戟爲義。引之曰。諸說皆有未安。貫讀爲彎弓之彎。史記伍子胥傳。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音貫爲彎。謂滿張弓也。陳涉世家。贊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是貫卽彎也。頤。弓名也。廣韻作彀。音與頤同云。弓名。出韻略。古無彀字。借頤爲之耳。彎弓奮戟。事同一類。史記集解曰。踔。音徒俱。跳躍也。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踔科頭而彎弓奮戟。言士之勇也。

馳南陽之地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

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鮑解馳南陽之地。曰馳反走。示服也。解秦已馳。曰馳進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念孫案鮑說甚謬。馳讀爲移。移易也。謂以南陽之地易秦地也。下文曰。國形不便。故馳。謂兩國之地形不便。故交相易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馳地。謂易地也。馳字或作施。而皆讀爲移。管子國蓄篇。今君鑄錢立幣。民庶之爲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下。文曰。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劍人之所施。易施字。並讀爲移。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施並與移同。字又作弛。韓子內儲說篇曰。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弛亦與移同。集韻。弛。余支說見史記。

縱韓爲不能聽我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王聽臣爲之倣。四竟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姚本如是。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雁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念孫案縱韓爲不能聽我。鮑本無縱字。是也。韓爲不能聽我。爲能聽我。兩爲字並與如字同義。言韓如不聽

我則韓必德我而不爲戎首。如能聽我而絕秦，則韓必代楚受兵也。古或謂如曰爲秦策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燖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又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齊策曰：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言齊如勝也。楚策曰：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言子如見王也。魏策曰：瘞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言如弗能聽也。管子戒篇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死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姚本作縱韓爲不能聽我者。後人不解爲字之義，故據史記加縱字，不知爲與如同義。若加縱字，則與爲字義不相屬矣。史記韓世家作縱韓不能聽我，無爲字，則縱字之義可通。然據索隱單行本，亦無縱字。

書報韓王

尙靳歸書報韓王。鮑讀尙靳歸書爲句。注曰：以書歸。念孫案鮑說非也。此本作尙靳歸報韓王，謂靳自秦歸，以宣太后之言報韓王也。歸下不當有書字。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此皆無書字。

因也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也。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念孫案因也當爲因曰。與下文則曰相對爲文。韓子說

林篇作得立因曰爲戒是其證。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鮑解生得失云。謂相可否。今本史記刺客傳亦作生得失。念孫案史記索隱出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通也。據此則史記本作生得。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戰國策本作生情。而今本亦作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位正

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鮑解今王位正句曰。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念孫案如鮑說。則當云今王正位。不當云今王位正也。今案位讀爲洩。正讀爲政。言自今王洩政以來。從臣不事大臣。大臣不事近臣也。上言羣臣比周以蔽其上。此言今王洩政以來。從臣不事大臣。大臣不事近臣。則羣臣不得比周以蔽上矣。故下文曰。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僖三年穀梁傳曰。莅者位也。位與洩義同而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肆師用牲於社宗。則爲位。故書位爲洩是也。秦策曰。臣聞明主莅正。卽莅政也。政正古多通用。不煩觀繆。

燕

足下皆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念孫案皆字義不可通。皆當爲者。足下者與僕者相對爲文。今作皆者。因上文皆自覆之術而誤。

君人

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念孫案君人當依新序雜事篇作人君。藝文類聚居處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此並作人君。

黃金千溢

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溢。以爲馬食。念孫案秦策言。白璧百雙。黃金萬溢。此獻白璧一雙。則黃金不得有千溢之多。且與下以爲馬食之意不合。太平御覽獸部。引此千作十。於義爲長。

長驅至國

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姚曰。國錢作齊。念孫案作齊者原文。作國者後人據史記樂毅傳改之也。後人以上文旣言擊齊。此不當復言至齊。故改爲至國。不知至齊之齊。與擊齊之齊異義。至齊謂至齊都。猶言至國也。齊策云。馮煖自薛長驅到齊。亦謂到齊都也。文選東京賦注。爲曹洪與魏

文帝書注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晉記總論注。引策文並作至齊。新序雜事篇亦作至齊。又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史記輕卒銳兵長驅至國。然則史記作國。而戰國策作齊明矣。

舉王

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鮑解舉王二字曰。興起之王。吳曰。舉字恐因下誤衍。念孫案吳說是也。當世之王。謂受命之君也。王上不當有舉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舉字。

卽有死蚌

蘇代為燕謂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暴。而鷓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鷓。姚曰。謠語諺語皆叶。後語作必見死蚌。脯卽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鷓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關口。一本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念孫案陸說甚為紕謬。訓兩為關口。既屬無稽。謂兩與

蚌為韻。又於古音不合。凡平聲江韻之字。古音皆與東冬通。而不與陽通。上去聲亦然。蚌字古讀若奉。故

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則音時蚌字尚讀若奉。陸佃不知古音。而謂蚌與兩為韻。故有此謬說。吳棫韻補蚌叶彼五反。與兩為韻亦非。此當作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

脯。姚云。不聞蚌鷓得雨則解。非也。蚌將為脯者。謂不雨則蚌將枯死。非謂蚌鷓得雨則解也。今案作蚌將

為脯者。戰國策原文也。藝文類聚人事部及太平御覽人事部。諫諍游說二類。並引作蚌將為脯。今據以訂正。藝文類聚鱗介部及御覽羽族部。並引作卽見蚌脯。又御覽兵部引作卽有蚌

脯皆後人據作必見蚌脯者春秋後語文也御覽麟介部及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後語並作必他書改之也

本戰國策誤本戰國策作卽有死蚌者因下文卽有死鷓而誤也諸書所引皆無陸所見本作今日不兩明日不兩者誤本之尤甚者也諸書所引皆無作兩者乃不知兩與蚌之非韻而轉以作兩者爲非又妄解兩爲開口以曲成其說甚矣其謬也而姚且疑其別有所據毋亦眩於名而不知其實乎

非君恐望之

燕王遺樂閒書曰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恐望之姚本作非君心所望之念孫案新序雜事篇作非君惡所望之是也惡何也言非君何所望之也作恐者惡之譌作心者惡之脫耳鮑不考而改恐爲孰謬矣恐與孰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孰字無緣誤爲恐

君之所揣也

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鮑注以意爲意度非也意詞也讀與抑同論語學而篇抑與之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墨子明鬼篇曰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曰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余且隱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鮑解君之所揣句云言君量我也姚云揣曾作劓念孫案鮑說甚謬揣者劓之譌劓者制之譌言君之幸教寡人與否皆在於君故曰君之所制也唯君圖之新序雜事篇作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是其明證也篆文制字作𠄎隸作制形與劓相近因譌而爲劓矣齊策大制

楚者王也。鴻烈主術篇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今本制字並譌作制。大戴禮五帝德篇。依鬼神以制義。史記五帝紀譌作制。正義以制為古制字。非也。

膝下行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鮑注曰。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念孫案鮑說甚謬。膝行二字之間。不當有下字。此因上文下字而誤衍耳。史記刺客傳無下字。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策文亦無。

宋

王之所憂 齊王 荆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念孫案王之所憂。王當作人。今作王者。戰國策人字。或作至。因譌而為王。下章墨子曰。吾欲藉子殺王。王亦至之譌也。吳曰。一本殺王作殺至。云人至並而鄰反。集韻云。人唐武后字作至。韓子說林篇。作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是其證。下文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兩王字亦當作人。韓子作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是其證。

設機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念孫案機下當有械字。故高注曰。機械。雲梯之屬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注曰。有攻守之器曰械。機械。機巧之械也。文選勸進今上賤注。辯亡論注。引策文並作機械。墨子公輸篇亦

云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

罵國老諫曰

宋康王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罵國老諫曰。鮑改諫曰爲諫臣。見吳校本。念孫案曰。與臣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臣字。無緣誤爲曰。考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罵國老諫者。賈子春秋篇。新序雜事篇。並作罵國老之諫者。則舊本曰字乃者字脫去上半耳。且諫者卽指國老而言。蓋羣臣莫敢諫。唯國老尙有諫者。而康王罵之也。鮑不達而以意改之。斯爲妄矣。

見祥而不爲

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念孫案見祥而不爲。當作見祥而爲不可。爲不可。謂爲不善也。呂氏春秋制樂篇曰。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義與此同。可與禍爲韻。今本爲不二字誤倒。又脫去可字。賈子新序並作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衛

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

秦攻衛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吳曰。一本作蒲入於秦。念孫案史記樗里子傳。作今伐蒲入於衛。魏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據此則今本作今蒲入於魏。乃後人據史記改之。下句作衛必折於魏。折下又脫去

而入二字也。西周策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齊策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楚矣。其一本作蒲入於秦者是也。據高注云：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則正文本作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明矣。蓋攻蒲者秦也，故言蒲入於秦，不得言蒲入於魏。史公未達其意而改之，故索隱有相反之語，而後人復據史記以改此策，弗思甚矣。鮑解蒲入於魏，句云：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衛使客事魏 衛客曰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念孫案衛使客當作衛客，謂衛人之客於魏者也。曰：衛客猶言燕客，秦策當有使字，事魏下當有王字，今本衍使字，脫王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並作衛客事魏王，又下文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衍曰字，類聚御覽皆無曰字。

中山

商敵為資

司馬熹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熹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念孫案敵當為敲，字之誤也。敲即商推之推。推音古學反，商推之推，通作敲，猶推擊之推，通作敲，說文：推，敲擊也。玉篇：苦角切。定二年左傳：奪之，用，凡從高從霍之字，古多通用。說文：鑿，堅不可拔也。玉篇：口角切。言當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即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詩：白鳥鵲鵲，孟子作鷓鴣，皆其例也。

不肖商推以爲資。未可豫陳其說也。商推猶商較也。較與推古字通。續漢書律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而已。大推卽大較。鮑彪解商字云。商較之是也。但未知推之借作敵諱。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商推爲資。是其明證矣。推字古通作敵。因譌而爲敵。荀子儒效篇退編百姓而慤。新序雜事篇慤作敵。今本譌作敵。莊子徐無鬼篇釋文引三蒼云。推敵也。今本亦譌作敵。漢書李廣傳自負其能。數與虜确。史記作數與虜敵戰。敵音古學反。故與确通。今本亦譌作敵。草書敵字作敵。敵字作敵。二形極相似。

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

司馬憲見趙王曰。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及也。鮑改力爲人。吳以力言二字連讀。云盡力言之引之曰。鮑之改。吳之釋。皆非也。力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也。字之誤。不知者特以爲神也。絕句。楚策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闕。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其言不能及也。五字。乃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無此五字。是其明證矣。

讀書雜誌

史記序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亡逸。今見存者。唯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踳駁。所亟宜辨正者也。近世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攷異。討論精核。多所發明。足爲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余曩好此學。研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攷經史諸子。及羣書所引。以釐正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丑。又從吳侍御榮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說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尙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勺之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嘉慶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五日。高郵王念孫敍。時年七十有四。

史記第一

五帝本紀

西陵

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之女。念孫案西陵下脫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字。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引此並作西陵氏。大戴禮帝繫篇亦作西陵氏。

副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本制作副。云副古制字。又論字例云。制字作副。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念孫案張說非也。制與副聲不相近。無緣通用副字。篆文制字作勑。隸作制。形與副相似。因譌爲副。非古字通用也。

西至于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念孫案西至本作西濟。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誤也。正義曰。濟。渡也。則本作濟明矣。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大戴禮五帝德篇同。

小大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念孫案小大當從宋本作大小。此吳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也。其缺者則以兼刻索隱本補之。是以二本各存其半。此之所有即彼

之所無。然皆係宋槧。故可竇也。寫者誤倒耳。正義先釋大後釋小。則本作大小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小。大戴禮同。夏本紀

厥田斥鹵 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瀉。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瀉。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瀉卽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曰。瀉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瀉字又作鳥。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鳥。鳥鹵。後人不曉字義。乃於海濱廣瀉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瀉。則不得更言斥鹵。下文有田上。豈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二十二字。自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濱廣瀉。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

逆河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尙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此篇及河渠書。漢書地理志之同爲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集解引鄭注。下尾令名曰逆河。則所見本已改爲逆。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海。南皮莽曰迎河亭。溝洫志同爲迎河。及河渠書贊。

余東闕洛汭大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之治尙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兩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爲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說見唐韻正。文多不錄。而迎字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楚辭離騷。九疑繽其並迎。與故爲韻。則迎亦可讀若御。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爲韻。淮南覽冥篇。逆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迎古讀若叩。亦見唐韻正。迎逆御。古聲並相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

太平治

天下於是太平治。念孫案太當爲大。大太字相近。後人又習聞天下太平之語。故大誤爲太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殷本紀

炮烙

於是紂乃重刑辟。今本刑辟作辟刑。據宋本及明游明本改。有炮烙之法。段氏若膺曰。炮烙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念孫案此謂谷永傳撈籠。擗於炮格也。師古曰膏塗銅柱。加之火上。此正釋炮格二字。而今本亦改爲炮烙矣。今案索隱引鄒誕生云。格今本譌烙。下同。一音關。又云。爲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

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度格度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圃爲格。高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爲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念孫案。段說是也。韓子喻老篇曰。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圃。炮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爲文。今改炮格爲炮烙。則文不相對矣。難勢篇又云。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格。以傷民性。言設言爲。則必有所設所爲之物。今改炮格爲炮烙。則不知爲何物矣。

周本紀

西伯曰文王

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念孫案。西伯曰文王。本作西伯文王也。今本旣衍曰字。又脫也字。此是承上句而申明之。故曰西伯文王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也。項羽紀曰。亞父者。范增也。語意並與此同。若云西伯曰文王。則非其指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西伯文王也。

散鹿臺之財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念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尙書武成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

散鹿臺之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

也。樂記正義引史記作財。案孔氏一人所見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武成正義獨不改者，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

錢。是唐初人所見本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留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

鹿臺之錢。新序善謀篇同。漢書張良傳：漢紀高祖紀，並作財。案此三書記張良諫立六國後，事並本史記。今漢書漢紀作財，與史記新序不合。皆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耳。四也。逸周書

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孔晁注：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脫去散字。錢字又改爲

之錢。散鉅橋之粟，是正今本之誤。又案武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若逸周書果作財，則孔氏必引以爲證。今不引，則逸周書本作錢可知。他如管子呂覽淮南諸書亦皆作錢。故皆不

引。周本紀即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並曰：發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言

散鹿臺之錢。八也。呂氏春秋慎大篇曰：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注：鹿臺，紂錢府。出拘救罪，分財

棄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

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

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

以與士民。今本作散鹿臺之財金錢。文不成義。財字明是後人所加。藝文類聚產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

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錢。十也。自晚出尚書盛行於世，學者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

竄之錢者輒改錢爲財其已改者則有漢書漢紀注其已改而舊迹尙存者則有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留侯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見上注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

誅武庚管叔 殺武庚祿父管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今本無殺字者後人以殺與誅意義相復而刪之也不知誅武庚殺管叔相對爲文古人之文不嫌於復也衛將軍驃騎傳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亦以殺斬誅並用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並作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又魯世家曰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並曰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皆其明證矣又衛世家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管叔上亦本有殺字御覽州郡部引此正作殺武庚祿父殺管叔放蔡叔

莫敢發之

比三代莫敢發之念孫案莫敢發之本作莫之敢發淺學人改之耳僖三年左傳未之絕也今本作未絕之也亦淺人所改鄭語作莫之發也文選幽通賦注運命論注引史記並作莫之敢發列女傳孽嬖傳同論衡異虛篇作皆莫之發

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念孫案廢申后去太子一事已見上文此處不應重見王用之三字亦與上文用事相

復今案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乃復舉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與虢石父之事。各不相涉。祇因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王下衍一用字。因上文用事而衍遂致不成文理。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廢申后上加一又字。以曲爲彌縫耳。羣書治要引此。作王之廢后去太子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今據以訂正。

樂及徧舞

立釐王弟穰爲王。樂及徧舞。念孫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樂及徧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則敘事不明。莊二十年左傳曰。王子穰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周語曰。王子穰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徧舞。皆其證。

秦本紀

雍廩

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念孫案。雍廩本作雍林人。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誤以雍林爲邑名。故言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襲殺之也。此文亦當云。齊雍林人殺無知。故正義曰。雍林邑人。此正釋雍林人三字也。今本正義曰。是雍林邑人性名。

也。案既云雍林邑人，則不得又以雍林爲姓名。此句亦經後人改竄。惟雍林邑人四字尙未改耳。後人改雍林爲雍廩，又刪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案正義內有雍於宮反廩力甚反八字，亦後人所加。雍字不須作音，故左傳雍廩之雍無音，又齊世家之雍林、鄭世家之宋雍氏雍糾，正義皆無音，此不當獨有音。且正義既作雍林，則又不當有廩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後人所加也。

河西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念孫案：如正義則正文西上本無河字，蓋涉下文奪秦河西地而衍。漢書地理志：西縣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秦州西南。上文曰：宣王以莊公爲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邱，故正義曰：西者秦之舊地。

魏晉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念孫案：魏字後人所加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卽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周霄魏人。魏策曰：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晉卽魏也。上文云：晉城少梁，秦擊之。此云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云：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達，又於晉上加魏字，其失甚矣。

秦始皇本紀

遂定其荆地

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其字而衍

至千萬世

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念孫案至千萬世當從宋本游本作至于萬世字之誤也漢書賈山傳秦皇帝曰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是其證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五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並作至于萬世陳禹謨本北堂書鈔依俗本改于爲千資治通鑑秦紀二同

置廷宮中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念孫案此當作置宮廷中今本廷字誤在宮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並作置宮廷中通鑑秦紀二同庭廷古字通

焉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句焉作信宮渭南念孫案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於是作信宮

於渭南也。今本以焉字絕句，非是。古或謂於是爲焉，故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又刺客傳：豫讓謂趙襄子曰：願請君之衣而擊之。句焉以志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焉，字亦下屬爲句焉，猶於也。於以志報讎之意也。古或謂於爲焉，故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詳見釋詞。

陶山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爲陰，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譌爲陶。水經河水注：秦始皇逐匈奴，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譌作陶，卽其證也。穰侯傳乃封魏珪於穰復益開侯者年表成陶夷侯周信漢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顏師古曰陶唐當爲陰唐傳寫字誤耳陰山已見上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注。若此處作陶山，則必常有注，以是知陶爲陰之譌也。集解引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又引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續漢書郡國志曰：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山。史記匈奴傳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是高闕陰山北假地皆相連，故此云渡河取高闕陰山北假中也。陰山或謂之陽山，故匈奴傳曰：蒙恬渡河，據陽山北假中。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禹貢錐指曰陽山卽陰山也山在中國之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非河南所能容。

若欲有學法令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念孫案。欲有當爲有欲。若有二字連讀。欲學法令四字連讀。置欲字於有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法令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有欲學者。是其證。通鑑秦紀二。正作若有欲學法令者。

使者從關東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念孫案。使者從關東。本作鄭使者從關東來。鄭使者。謂出使於鄭者也。鄭在關東。故曰從關東來。今本脫鄭字來字。則文義不明。文選西征賦注。引此作鄭使者從關東來。初學記地部上。引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雖客與使者異文。而皆有鄭字來字。

其賜死

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念孫案。賜死。上本無其字。後人據李斯傳加之耳。不知彼言其賜死。乃趙高所爲。始皇書語。此言賜死。乃史公記事之文。不當有其字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無其字。

奉酌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引之曰。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可言奉觴。不可言奉酌。酌當爲酌。字之誤也。說文。酌。三重醇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酌。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酌。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酌。會諸

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案漢制以八月嘗酎。蓋本於秦制。祭廟時天子率羣臣奉酎酒以獻。故曰奉酎。漢書武五子傳。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是也。而集解索隱正義。酎字皆無音釋。蓋所見本已誤爲酌矣。

固不聞聲

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一作固聞聲。單行本如是。各本無此。五字後人妄刪之也。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兆朕。聞其聲。各本無此三字。亦後人所刪。耳不見其形也。念孫案一本及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潛夫論明闇篇。趙高要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但聞名。卽本於史記。

飯土塼

堯舜飯土塼。啜土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索隱曰。塼如字。一音鏤。玉篇。塼。力又切。瓦飯器也。不作簋。念孫案。不作簋。乃一作簋之誤。徐廣本正作簋。故引韻集。飯器謂之簋。小司馬本作塼。故云塼。一作簋。塼或作溜。簋古讀若九。說見唐韻正。聲與塼相近。故字亦相通。李斯傳。飯土甌。說文。甌。古文簋。啜土刑。徐廣曰。甌一作溜。太史公自序。食土簋。啜土刑。徐廣曰。簋一作溜。皆其證矣。

不穀於此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卽卒也。穀。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爾雅云。穀。盡也。言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念孫案。索隱以養爲卒。以穀爲盡。皆非也。正義以養爲供養。是也。而誤解穀字。則與索隱同。下文曰。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言雖臣虜之勞。猶不酷烈於此也。此言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意亦與下文同。穀者薄也。言雖監門者之供養。猶不薄於此也。管子地員篇曰。五粟之士。淖而不芻。剛而不穀。尹知章曰。穀。薄也。故薄土謂之境塉。塉與穀同義。莊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與此穀字同義。韓子五蠹篇。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虧與穀義亦相近。不穀於此。不烈於此。皆言其自苦之已甚也。若訓穀爲盡。而謂雖監門者之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則不盡於此。下須加疎陋二字。且與下文之不烈於此。文義不相當矣。李斯傳索隱。誤與此同。

或言鹿者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念孫案。或言鹿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下文言鹿者而誤衍耳。羣書治要。後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並無者字。

變化有時

去就有序。變化有時。念孫案。變化有時。當從宋本作變化應時。今作有時者。涉上句有字而誤也。老子傳贊曰。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自序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卽此所謂變化應時也。下文曰。秦離戰國而王。

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謂其不能變化應時也。故此言君子爲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謂去彼就此隨時變化也。若云變化有時則詞不達意矣。羣書治要引史記正作變化應時。賈子過秦篇作因時。宋淳祐本作應時與羣書治要合是古本賈子史記皆作應也。

翟景

齊明周取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索隱曰翟景未詳。文選注同念孫案翟景蓋卽戰國策之翟強

也。楚策曰魏相翟強死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寘翟強也。又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寘樓寘欲

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是翟強固爲魏相而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字古讀若彊聲與強相近故翟強或作

翟景白虎通義舜重瞳子是謂元景與光爲韻春秋考異郵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逸周書諡法篇曰布義行剛曰

景又曰景武之方也義與強並相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廣曰彊一作景是景彊聲相近景與彊通

故又與強通也。

帶佗兒良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索隱曰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文選注與索隱同。又云帶佗未詳。念孫案王廖貴先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案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帶季蓋卽帶佗帶

佗兒良爲趙魏將。故曰趙魏以彊。但未知其孰爲趙將。孰爲魏將耳。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念孫案異上當有無字。上文言取與守不同術。今秦以不仁取天下。而又以不仁守之。則其所以守之者。無異於其所以取之者矣。故曰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脫去無字。則義不可通。

十三年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念孫案。秦本紀。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是作爲咸陽。與徙都咸陽。皆十二年之事。非至十三年始徙都也。商君傳。孝公以鞅爲大良造。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徙都與作冀闕。亦同在一年。又案。秦本紀。秦徙都之下云。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商君傳。秦自雍徙都之下。所紀與此略同。考六國表。聚小邑爲縣。及開阡陌之事。皆在十二年。而秦本紀。商君傳。紀此二事。皆在徙都之後。則徙都之在十二年。斷然無疑。此云十三年始都咸陽。三卽二字之誤。正義曲爲之說。非也。

項羽本紀

籛起

楚蠶起之將集解。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衆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念孫案：蠶起本作蠶午。集解引如淳漢書注，本作蠶午，猶言蠶起也。蓋蠶午二字，必須訓釋，故曰蠶午猶言蠶起。又曰：衆蠶飛起交橫若午，皆是釋蠶午，非釋蠶起也。若正文本作蠶起，則無煩更以蠶午釋之，且不必如此詞費矣。漢書項籍傳亦本作蠶午，故如淳以交橫若午釋之。而今本漢書作蠶起。顏師古曰：蠶起如蠶之起，則師古所見本已誤作蠶起。漢書作蠶起，即涉如注蠶起而誤。是以即據誤本爲注，而不用交橫若午之說。漢紀作蠶起，亦後人據漢書改之。今考索隱單行本出蠶午二字，而釋之曰：凡物交橫爲午，言蠶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蠶午，雜沓也。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此大射儀注。據此，則小司馬本正作蠶午，故詳釋午字之義，并引劉向傳之蠶午爲證。裴本亦作蠶午，故引如淳交橫若午之注，是漢書雖誤，而史記尙未誤也。乃後人又據漢書以改史記，且改如注爲蠶起，猶言蠶午以就之，其失甚矣。學者據如注以正漢書，并據集解索隱以正史記，可也。

西北至定陶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念孫案：西北至定陶，漢書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經濟水篇，濟水自定陶縣東北流，至壽張縣西，與汶水會。又北過穀城西，穀城故城，即今東阿縣治。東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在今定陶縣西北，是定陶在東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至定陶也。比北字相近，故比誤爲北，後

人以上文云項梁已破東阿下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因於北上加西字耳文選王命論注引史記無西字

毋從俱死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念孫案從當為徒項伯以張良不去則徒與沛公俱死故曰毋徒俱死也漢書高祖紀作毋特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也特但徒一聲之轉其義一也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為從齊風載驅箋徒為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徒並作從

部五諸侯兵

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念孫案作劫者是也高祖紀及漢書高祖紀項籍傳竝作劫陸賈傳亦曰漢王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隸書劫部形相近故劫誤為部

高祖本紀

泗水

為泗水亭長念孫案泗水當依漢書作泗上此涉正義泗水而誤也案正文作泗上故正義釋之曰高祖為泗水亭長也若本作泗水則無庸更釋矣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史記竝作泗上

呂后本紀

黎明孝惠還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黎明孝惠還，趙王已死。集解徐廣曰：犁猶比也。念孫案：帝晨出射，則天將明矣。及既射而還，則在日出之後，不得言黎明孝惠還也。黎明孝惠還當作犁孝惠還。犁猶比也。言比及孝惠還而趙王已死也。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死，遲犁聲相近。遲帝還比帝還也。凡史記言黎明、漢書言遲明者，皆謂比明也。說見漢書高祖紀遲明下。遲下無明字，則史記亦無明字可知。後人不解犁孝惠還之意，故於犁下加明字，而不知與上文不合也。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犁二十五年，與犁孝惠還同義。故徐廣曰：犁猶比也。後人既於犁下加明字，又於集解內增注云：諸言黎明者，將明之時，不知將明乃帝晨出射之時，非還宮時也。

劉氏危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念孫案：危本作微，謂劉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微字古今同音，故與妃爲韻。若危字，則古音魚戈反，不得與妃爲韻。逸周書本典篇：其上乃不危，與宜和爲韻。宜古音俄。說見唐韻正。管子形勢篇：雖安必危，與和爲韻。小問篇：不得則危，與禾爲韻。淮南說林篇：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與和爲韻。皆在歌部，不在脂部。又管子侈靡篇：重子之官而危之，與隨爲韻。版法解

篇雖高不危。與墮為韻。墨子小取篇行而異。轉而危。與離為韻。說苑說叢篇。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言患為韻。為危為韻。太元釋測。失下危也。與為為韻。莊子漁父篇。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釋文危。或作偽。隨墮離為偽。五字。古音亦在歌部也。說見唐韻正。又案晉語。直不輔曲。明不規闡。榘木不蔽。篇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亦非韻。生危。松柏不生。埤曲闡。非韻。則危埤亦非韻。荀子解唐韻正。危音魚。葵反。引此二條為證。其說疏矣。漢書高五王傳。正作劉氏微。

呂氏立三王

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念孫案。呂氏下脫所字。索隱本有所字。漢書漢紀竝同。

孝文本紀

謂天下何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念孫案。謂猶如也。言如天下何也。禮書曰。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律書曰。謂百姓遠方何。義並與此同。禮書又曰。孝文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正義曰。躬化節儉。謂何嫌耳。非是。儒林傳。申公對武帝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語意與此同。古者謂如何為謂何。邶風北門篇。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言如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如諸侯何也。成二年傳。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將如君何也。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言其如

君何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言獨如先王何也故高注曰謂何猶奈何也奈何如也魏策曰殺之亡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言無如天下何無如羣臣何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曰謂何當如之何也

申屠嘉

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念孫案屠字宋本游本皆作徒此本謂王延初刻作徒後改爲屠屠字獨小於衆字剗改之迹顯然而各本皆從之蓋未達假借之旨也酷吏傳有勝屠公索隱引風俗通義曰勝屠卽申徒通志氏族略亦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

建國千餘歲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念孫案歲字因上文治安皆千餘歲而衍此言千餘者謂千餘國非謂千餘歲也下文各守其地卽指千餘國而言則千餘下本無歲字明矣漢書文帝紀無歲字

置傳

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念孫案置傳當爲傳置索隱本出傳置二字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傳置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軺置則作傳置者是也漢書亦作傳置

歷日縣長

歷日縣長念孫案縣當為縣字之誤也。隸書縣字或作縣。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誤為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是其證也。淮南本經篇。縣聯房植。縣字亦誤。
作漢書作歷日彌長。彌亦縣也。故文十四年穀梁傳。縣地千里。范寧注曰。縣猶彌漫也。賈子壹通篇。彌道數千。猶縣道數千也。縣與彌聲近而義同。故縣或作彌。賈生傳。彌融。漢書作彌。彌之通作彌。猶彌之通作縣也。若縣與彌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孝景本紀

深者二尺

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念孫案深者二尺者。字因上句而誤衍也。雹有大小。故言大者五寸。若深二尺。則平地皆然。不得言深者二尺也。秦始皇紀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漢書五行志。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皆不言深者二尺五寸也。又五行志。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不言深者五尺也。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史記並無者字。

史記第二

十二諸侯年表

介江淮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念孫案二說皆非也。介者恃也。言恃江淮之險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漢書五行志：虢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隔也。失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顏師古曰：介恃也。阻負介三字同義。隱四年左傳：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注：阻，阻爲恃。說文：頁恃也。

弗生

穆侯弗生元年。念孫案生上本無弗字。此後人依晉世家加之也。索隱本出晉穆公生四字。公字誤。當作侯。而釋之曰：案世家名費生。今晉世家譌作費王。或作潰生。世本名弗生。則生是穆公名。費潰弗不同耳。據此則穆侯本名生。或作弗生者。弗發聲耳。或作費潰。字異而義同也。生之爲弗生。猶降之爲不降。夏本紀：帝不降。世本作帝降。閔之爲毋涼。周本紀：惠王閔。世本作毋涼。涼。閔古字通。毋發聲。皇之爲弗皇。晉世家：惠公弗皇。漢書：律曆志作惠公皇。上一字皆是發聲。故索隱以生爲穆侯名。無庸加弗字也。又穆侯上脫去晉字。亦當依索隱補。

堵敖

堵敖。寤元年。念孫案堵敖本作杜敖。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出楚杜敖寤四字。而釋之曰：世家作莊敖。劉音壯。此作杜敖。今改爲此。作堵敖。劉氏云：亦作堵。今改爲杜。堵杜聲相近。與世家乖。不詳其由也。據此則史記本作杜敖。杜堵聲相近。故左傳作堵敖。莊十年。其作莊敖者。杜譌爲壯。又譌爲莊耳。左傳釋文亦云。史記

作杜敖。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杜敖。不得以左傳改史記也。又案集解引徐廣曰：「𦍋一作動。」動當爲勤。字之誤也。齊語：夫爲其君勤也。淮南原道篇：說文：𦍋，籀文艱字。艱古讀若根。韻標準：根勤聲相近。故𦍋通作勤。若動與𦍋，則聲遠而不可通矣。又杜敖上脫楚字，亦當依索隱補。

晏嬰大破之

齊靈公二十七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念孫案齊世家曰：「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晉圍臨淄下，傳寫殘缺，僅餘晏嬰二字。其大破之三字，則因下一行晉表內圍齊大破之而衍。晉表以晉爲主，故言圍齊大破之。齊表以齊爲主，齊爲晉所破，則不得言大破之。故知此三字爲衍文也。明程一枝史詮反以晏嬰二字爲衍文，謬矣。

立其弟

齊簡公四年，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爲平公。念孫案弟下本有驚字。驚，平公名也。索隱本出弟驚二字。注曰：「五高反。平公也。齊世家田完世家並云立簡公弟驚，則有驚字明矣。今本脫去驚字，而移索隱於下文。齊平公驚元年之下，又改其文曰：驚，音五高反，而刪去平公也三字，其失甚矣。」

六國表

取小邑令

秦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句。此字上有脫文。爲田開阡陌。念孫案取小邑當爲聚小邑。字之誤也。
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句。集爲大縣。彼言集。此言聚。其義一也。令上有脫文。秦本紀曰。集爲大縣。縣一令。商君傳曰。集小鄉邑。聚爲縣。
置令令字絕句。不與下文連讀。下文爲田開阡陌。別爲一事。秦本紀曰。爲田開阡陌。商君傳曰。爲田開阡陌。封疆爲上。皆無令字。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率將

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念孫案。率將二千五百人。當依漢表作將卒二千五百人。上文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卽其證。今本將卒二字誤倒。卒字又誤作率。隸書率字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因誤矣。投壺卒。投大戴禮卒。誤作率。齊語十邑爲卒。管子小匡篇誤作率。

蠱逢

曲城圉侯蠱逢。念孫案。蠱逢當依漢表作蟲達。字之誤也。春秋成五年。同盟於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蟲外篇。東海有蟲。巢於蠱睫。後漢書馬融傳。乃命蠱涿驅水蟲。誤作蠱。明堂位注。刻之爲雲氣蟲獸。晏子春秋。今本蠱字並誤作蠱。逢字本作達。達隸或作逢。二形相似。古有蟲姓。無蠱姓。廣韻。漢功臣表。有曲成侯蟲達。則蠱爲蟲之誤明矣。索隱本作蟲達。注曰。蟲音如字。楚漢春秋云。夜侯蟲達。蓋改封也。今本并注文亦改爲蠱。唯達改。且刪去蟲音如字四字。其失甚矣。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初刻作蟲。後復依今本改爲蠱。并注內兩蟲字。亦改爲蠱。而字體較大。筆畫較粗。剗改之迹顯然。

張越

任侯張越。索隱本作張成。注云漢表作張越。引之曰史記作成者。戈之誤也。作戠。今戠與越同音。故漢表作越。戈與成相似。故史記誤作成。隸書成或二字極相似。說見經義述聞禮記。若史記本是越字。不得誤作成矣。後人依漢表改成爲越。又刪去索隱漢表作張越五字。而史記之原文。遂不可復考。

彭祖

戴敬侯彭祖。念孫案。彭祖上脫秋字。廣韻秋字注曰。又姓。宋中書舍人秋當。案隱本作秋。彭祖注曰。漢表作祕。音巒。今檢史記諸本竝作秋。今見有姓秋氏。據此。則史記本作秋。與漢書不同。今本脫去秋字。又依漢書改索隱之。並作秋。爲並作祕。秋氏爲祕氏。斯爲謬矣。

惠景閒侯者年表

侯劉揭

陽信侯劉揭。念孫案。侯上脫夷字。夷。謚也。索隱本有夷字。漢表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將卒 官卒將

將卒以次封矣。念孫案。將卒當爲將率。率卽帥字也。又馮唐傳。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卒亦率之譌。集解引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

一隊官帥隊大夫也。舊本帥字並譌作帥。今據索隱單行本改正。是官率卽官帥。漢書馮唐傳正作帥也。隸書率字或作率。形與卒相近。因譌爲卒。陸賈傳率不過再三過。漢書率作卒。漢書嚴助傳美將率之。功。今本率譌作卒。又君爽率惟茲有陳。史記燕世家率作卒。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侯劉章 侯劉忠 侯劉延年 侯劉買 侯劉成

念孫案東野侯劉章侯上脫戴字繁安侯劉忠侯上脫夷字鄣侯劉延年侯上脫安字春陵侯劉買侯上脫節字餅侯劉成侯上脫敬字皆當依漢表及索隱本補。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元鼎六年

念孫案此年缺御史大夫位漢書百官表漢紀孝武紀並曰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索隱本出御史大夫式五字注曰卜式也當據補。

禮書

疏房牀第

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念孫案宋本游本牀第下並有几席二字荀子禮論篇作疏房櫪額越席牀第几筵則此當有几席二字

臭茵

側載臭茵。所以養鼻也。劉伯莊音義曰。臭。香也。引之曰。臭當為臭。字之誤也。說文。臭。古文以為澤字。澤。謂澤蘭也。士喪禮記。茵。著用茶。實綏澤焉。鄭注曰。澤。澤蘭也。取其香。澤字古文作臭。故香草之澤亦作臭。上言椒蘭芬茵。所以養鼻。此言側載臭茵。所以養鼻。臭茵。即蘭茵也。荀子作翠茵。正論篇同翠。即澤之借字。

士出死要節

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念孫案。士即出字之譌。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歎字省作款。歎字省作敖。賣字省作賣。經傳中士出二字。亦往往譌溷。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傳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篇。諜出譌為謀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此作士出死要節者。一本作士。一本作出。而後人誤合之耳。荀子無士字。是其明證矣。

垂涉

然而兵殆於垂涉。集解。許慎曰。垂涉。地名也。念孫案。垂涉。當依荀子議兵篇作垂沙。字之誤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沙。今本沙。誤作涉。韓詩外傳。淮南兵略篇。並與荀子同。今本淮南注。垂沙地名。此即集解所引許注也。楚策亦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

函及士大夫

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

今按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爲啗者。當以導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予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禫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禫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說文棧。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禫服也。導與禫通。則亦與覃禫通。而啗又與禫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爲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蹈從啗。啗從函。函從弓。音俱別。念孫案。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士大夫。卽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爾雅曰。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函。今作啗。啗字從函得聲。是函與啗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啗。卽函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啗及。卽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函字本作函。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裴駟司馬貞音含。又訓爲包容。皆失之也。後人多見函。少見函。故經史中函字。或譌作函。說見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上大羹

故尊之上元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念孫案上大羹。本作先大羹。今作上者。涉上二句而誤也。索隱本正文作先。注文亦作先。今則并注文亦改爲上矣。荀子禮論篇。大戴禮禮三本篇。並作先。上文云。大饗上元尊。俎上腥魚。先大羹。此其明證矣。

廣驚 不外是以 性守

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正義皆斷步驟馳騁廣騫不外為句。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為句。索隱曰言君子之性守正不慢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略與索隱同。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廣騫當為厲騫字之誤也。經傳中厲廣二字往往相亂。月令天子乃厲飾。呂氏春秋季秋篇作厲服厲。史記平津侯傳厲賢子祿徐廣曰厲一作廣。儒林傳以廣賢。漢書廣作厲。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譌作厲。隸書厲字或作厲。漢議郎元寶碑揚清厲於然高材漢書廣作厲。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譌作厲。隸書厲字或作厲。海內執金吾丞武榮碑頌厲。形與廣相近。因譌為廣。厲字本作鷺。廣雅曰鷺騫馳騫騫奔也。說文鷺次弟馳也。玉篇力世切。古通作厲。楚辭遠遊颯弭節而高厲是也。步驟馳騁厲騫皆兩字平列。若作廣騫則非其指矣。是以當為是矣。聲之誤也是矣。二字上屬為句。是謂禮也。言君子率禮不越。步驟馳騁厲騫皆不外乎此也。若讀至外字絕句。而以前以二字下屬為句。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當為廛宇。亦字之誤也。隸書廛字或作壇。魏風伐檀釋文曰廛本亦作壇。集韻壇而不稅。形與性相近。守字形亦相近。故廛宇譌為性守。廛與壇古字通。周官廛人故書廛作壇。杜子春讀壇為廛。又載師以廛。廛宇即壇宇也。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邊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神之揄臨壇宇。鹽鐵論散不足篇曰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此言君子率禮不越。如在壇宇宮庭之中也。壇宇宮庭皆指宮室言之。若云性守宮庭。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上當有是字。今本脫去。則與上文義不相屬。荀子禮論篇曰步驟馳騁厲騫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足證今本之誤矣。儒效篇又曰高之下小之巨之外是。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曲直得其次序

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引之曰。直字後人所加。索隱曰。委曲得禮之序。則曲下本無直字明矣。荀子正作曲得其次序。

樂書

樂之容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念孫案。容當依樂記作官。字之誤也。鄭注曰。官猶事也。正義用鄭注爲解。又引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則正文本作官明矣。今本正義亦誤作容。則與猶事也之訓不合。知禮樂之道。

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念孫案。知當依樂記祭義作致。此後人妄改之也。正義曰。極致禮樂之道。則本作致明矣。

何道出

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念孫案。此本作是何道出。是此也。道從也。言此聲何從出也。脫去是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作是何道出。韓子十過篇。作此奚道出。舊本奚道譌作道矣。今據本書及論衡改。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證也。

律書

言陽氣之危塽

東至於危。危，塽也。言陽氣之危塽，故曰危十月也。念孫案：言陽氣之危塽，塽上本無危字。此是訓危爲塽，故曰危塽也。言陽氣之塽，爾雅曰：塽，毀也。言陽氣至十月而毀也。今本塽上有危字，卽因上危塽也而誤衍耳。

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念孫案：軫上當有至於二字。主風吹萬物而西之爲句。至於軫爲句。上文云：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自此以下皆有至於二字。是其證。

曆書

又不由人

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念孫案：正與政同，又不由人。本作亦不由人。今作又者，後人以意改之耳。索隱本作亦不由人。注云：此文出大戴禮。今本大戴禮誥志篇作下不由人，下卽亦字之誤。則作亦者是也。

度驗

名察度驗。定清濁。引之曰。名察度驗。漢志作名察發斂。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孟康曰。春夏爲發。秋冬爲斂。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又周髀算經。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趙君卿曰。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則當作發斂爲是。史記作度驗者。發字古通作廢。說見平原君傳其草書與度相似。又涉上文星度而誤耳。斂驗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下文曰。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是律之清濁。出於氣之發斂。故曰名察發斂。定清濁。無取於度驗也。薛瓚以爲題名宿度。候察進退。乃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然

然蓋尙矣。念孫案。然猶是也。此承上文言黃帝作曆之事如是。是蓋尙矣。漢書作然則上矣。亦謂是則上矣也。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傅靳黈成傳。贊曰。黈成侯周縹。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亦謂是可謂篤厚君子也。

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謂月值畢及陬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錢氏攷異曰。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十一月爲辜。此冬至之月。建子月也。月陽在

甲當云畢辜而云畢聚者聚與陬古文通用天正之月亦可云陬也索隱謂月值陬訾則是建寅之月非冬至矣引之曰此殷曆也續漢書律曆志論曰顓頊曆元用乙卯殷用甲寅又載劉洪上言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午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顓頊曆以乙卯年之立春爲元而以其月爲正月殷曆以甲寅年之冬至爲元亦以其月爲正月也正月爲陬而在甲曰畢故曰月名畢陬漢書律曆志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困敦太歲在子之名殷曆之甲寅卽顓頊曆之丙子說詳太歲考正月歲星出婺女班氏引漢志以證十一月歲星在婺女則所謂正月者正謂十一月也蓋漢初用顓頊曆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曆元起於立春至武帝太初元年改曆太史公自序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而用殷曆建子之月爲正月曆元起於冬至是年五月正厯仍用殷曆之十一月冬至爲元而正月之在寅月則又參以顓頊曆法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厯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故太初元年之正月爲建子之月而二年之正月卽爲建寅之月也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不稱正月者據太初曆追改之耳唯律曆志所引漢志尙存正月之文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引之曰當作端蒙單闕下文端蒙單闕當作游兆執徐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當以次更正說見太歲攷

商橫涖灘。單行索隱本。作商橫赤奮若。下文尙章大淵獻。作尙章困敦。焉逢困敦。作焉逢大淵獻。端蒙赤奮若。作端蒙訥漢。引之曰。此殷曆也。故與爾雅歲名不同。今本既以爾雅改史記。又并索隱而改之。大謬。說見太歲攷。

祝犁大荒落四年 建始四年

祝犁大荒落四年。引之曰。此七字乃後人所加。說見太歲攷。

端旃蒙

端旃蒙者。年名也。念孫案爾雅之旃蒙。史記作端蒙。此作端旃蒙者。後人旁記旃字。因誤入正文耳。

天官書

斗魁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念孫案魁上本無斗字。此因集解內在斗魁中而誤衍也。此云在魁中。下文云魁下六星。皆承上斗魁而言。無庸更加斗字。索隱本無斗字。漢書天文志亦無。

名曰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此書稱星名。皆言曰某。無言名曰某者。索隱本無名字。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亦無名字。漢書天文志同。

順入軌道

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西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軌道，入太微庭也。念孫案：順入一事也。軌道又一事也。順入者，韋氏以爲從西入是也。軌道者，軌猶循也。謂月五星皆循道而行，不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漢書賈誼傳：諸侯軌道，謂循道也。後漢書襄楷傳：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謂不循常道也。下文曰：其逆入若不軌道。索隱引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而入也。逆入爲一事，不軌道又爲一事，此尤其明證矣。

水水

火入旱。旬金兵。旬水。今本此下載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水，此字上。中有三柱。旬念孫案：火入旱，金兵水水者，謂火入五潢則爲旱，金則爲兵，水則爲水也。漢書天文志曰：辰星入五車大水。中有三柱者，謂五潢中有三柱也。索隱謂火金水云云，本在水水之下，今本列入上水字之下，下水字之上，而讀金兵水爲句，水中有三柱爲句，大謬。

水患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念孫案：水患當作水水患，言水犯北，落入軍，則有水患。

也。上文火入旱金兵水水卽其證。今本脫一水字。則文不成義。漢書天文志正作水水患。

可以重致天下

填星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今本脫以字。上文歲星云。可以義致天下。感云。可以禮致天下。下文太白云。可以兵從

天下。辰星云。可以法致天下。今據補。正義曰。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之國倚重而致天下。漢書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

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韋昭解從填以重曰。謂以威重得。念孫

案。韋氏張氏皆未曉重字之義。重猶厚也。高誘注秦策。及呂氏春秋振亂篇。並曰。厚重也。又注呂氏春秋

盡數篇。及淮南俶真篇。並曰。厚重也。是厚重二字同義。填星爲土。土德厚重。虞翻注復卦曰。坤爲厚。又注繫辭傳曰。坤爲重。故五

星從填星。則其下之國可以厚重之德致天下也。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運斗樞曰。填星帥五精聚於

中央。黃帝以厚重賢聖起。又引石氏星經曰。填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德致天

下。天官書卽本於此。重下無德字者。省文耳。上文曰。填星主德。德卽重德也。皆其明證矣。

若水

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錢氏攷異曰。若水當作若木。念孫案。錢說非也。若水二字。文與上屬。不與下屬。金爲白衣會。若水者。水謂水災也。漢書高祖紀注曰。若及也。言木與金合。則爲白衣會及水災也。上文曰。填星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

天裂若地動。下文曰：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文義並與此同。漢書天文志：作歲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開元占經五星占引巫咸曰：大白與歲星合，爲白衣之會；爲水，此皆其明證矣。

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

火與水合爲焯，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念孫案：上旣言戰敗，下不當復言北軍爲北軍。上當有水字，言火與水合，則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也。漢書天文志：熒惑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晉書天文志：火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皆其明證矣。

疾

太白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集解引蘇林漢書注曰：疾過也。念孫案：正文疾字本作易。集解引蘇林注：是解易字之義，非解疾字之義。疾行而過，謂之易。故蘇林訓易爲疾過。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解易字曰：疾過也。是其明證矣。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曰：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易，其鄉凶。此卽天官書所本。天官書又曰：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天文志又曰：歲星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皆足與此易字互相證明矣。後人誤讀疾過也之注，遂改正文易字爲疾，不知蘇林自訓易爲疾過，非訓疾爲過也。

天矢

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念孫案天矢當從宋本作天天字之誤也天與天同字亦作妖書傳中祿祥字多作妖周本紀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徐廣漢書天文志作天妖開元占經太白引甘氏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為月食晚為天妖及彗星是其證又下文辰星出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矢天文志作天妖則矢字亦是天字之誤宋本亦誤作矢

而食益盡

而食益盡為主位念孫案而讀曰如益即盡字之誤而衍者也漢志作不然食盡為主位盡上無益字是也不然二字亦有誤而食盡為主位者如日食盡則其咎在主位也故漢書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或以而為衍字非是

毛羽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念孫案毛羽本作毛目後人以意改之耳漢書晉書並作毛目又開元占經妖星占引巫咸及海中占亦作毛目又引春秋合誠圖曰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考工記轉人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疏引考異郵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今本宋本嘉靖本十行本改此皆其明證矣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史記正作毛目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兌與銳同漢書天文志作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晉志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武進顧子明曰下文云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卑與高對兌與方對當依晉志作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卻今本史記高後二字互易漢書則高上衍後字高下又衍者銳二字

卿雲見

卿雲見喜氣也念孫案卿雲下本無見字此涉下文見字而誤衍也凡言某星見某氣見者其下文必有吉凶之事見上此是以喜氣釋卿雲猶言卿雲者喜氣也卿與慶同慶即喜也若加一見字則隔斷上下文義上文景星者德星也若改爲景星見德星也其可乎藝文類聚祥瑞部引此有見字漢書天文志有見字皆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人事部休徵部引史記皆無見字晉書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書大傳注曰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卿雲此和氣也此雖小變其文而亦無見字蓋喜氣和氣皆是釋卿雲二字不當有見字也

則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念孫案則者若也言若風復起有雲則其稼復起也古者則與若同義高祖紀曰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

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今若來也。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言彼若肆然而爲帝也。燕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高祖紀。作若漢挑戰。此尤其明證矣。漢書天文志無則字者。省文耳。或以則爲衍字。失之。

占種其所宜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顧子明曰。下其字。因上其字而衍。漢志無。

鹿解角

鹿解角。念孫案。鹿當從天文志作麋。字之誤也。夏至鹿解角。冬至麋解角。諸書皆然。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史記亦作麋解角。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張守節斷暑景。歲星所在爲一句。說曰。

言暑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暑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念孫案張說非也暑景上屬爲句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者此言日至測暑景之事也自歲星所在以下別爲一事與暑景無涉漢書天文志無歲星所在四句歲星所在者謂歲星所居之地非謂暑景歲星行不失次也五穀逢昌者逢與豐古字通玉藻縫齊倍嬰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周語道而得逢昌即豐昌非謂逢其昌盛也其對爲衝者言與歲星所居之地相對則爲衝衝者相對之名上文曰國皇星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又曰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假如歲在壽星則降婁爲衝歲在大火則大梁爲衝非謂暑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也地當歲星之衝則有殃襄二十八年左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杜注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淮南天文篇曰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是其明證矣

天道命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念孫案天道命當作天道性命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本論語爲說則命上當有性字正義內兩言天道性命是其明證矣孔子世家亦曰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河戒

朝鮮之拔星蒞於河戒單行索隱本及宋本游本並如是而王本則於河下缺一字載索隱曰天文志武

帝元封之中星孛於河戌。東遇反。今本漢志誤作戌亥之戌。其占曰：南戌爲越門，北戌爲胡門。又曰：其河戌卽南河北河

也。字並作戌。宋本游本正文雖作戌而所載索隱皆作戌與王本同若各本及毛刻單行索隱本則盡改爲戌矣。引之曰：作戌者是也。戌讀戌申戌甫之戌。

說文戌守邊也。戌訓守邊。故南戌爲越門，北戌爲胡門。晉書隋書天文志並云：南河曰南戌，北河曰北戌。

開元占經：南河北河戌字前後凡百餘見，皆作戌，不作戒。其歲星熒惑太白辰星四占，並引石氏曰：守南河

戌，蠻夷兵起，邊戌有憂。太白占又引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戌，邊戌有謀。流星占引巫咸曰：流星犯南河，蠻

夷兵起，防戌有憂。彗星占引海中占曰：彗星犯南河，蠻越兵起，邊戌有憂。然則河戌之戌，本作邊戌字明

甚。上文鉞北北河南河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戌。今本正義作戒，後人所改也。戌可言置，戒不

可言置。南河南戌，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戌，一曰陰門，亦曰胡門，置而爲戌者，謂置守邊之亭障也。十

年左傳注脩其城而置戌。故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曰：南北河戌，一名天高，一名天亭，義取戌邊之人登亭

障以候望也。唐書天文志曰：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戌，北戌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

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

南戌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

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戌爲胡門，南戌爲越門。以上唐書天文志。一

行所論，正取邊戌之義，其字亦當作戌，且一行開元中受詔治新曆，與司馬貞張守節及作開元占經之

瞿曇悉達皆同時人。斷無諸家河戍字不誤。而一行獨誤作戒之理。自傳寫者誤書作戒。而文義遂不可通。隸書戒字或作戎。與戍相似而誤。淺人襲謬承譌。反以作戒者爲正文。而改史記之河戍以從之。則惑矣。唯漢晉隋志未改。且

戒界二字古不同聲。自唐以前之書無以此二字通用者。後人不知戒爲戍之譌。而以兩戒爲兩界。此誤之又誤也。戒於古音屬志部。界從介聲。於古音屬祭部。自韻書以戒界溷爲一音。而宋人遂以兩戒爲兩界矣。志祭二部古不相通。說見經義述聞。終不可用也。下錢氏史記攷異。誤

從作戒之本。至作新養錄。又謂戒當爲戍。戍古鉞字。而引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爲證。并欲改天文志星孛於河戍之戍爲戍。案北河在鉞北。南河在鉞南。則鉞非南北河。不得謂南北河爲河鉞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郝萌曰。兩河戍與戍俱爲帝闕。上爲邊戍之戍。下爲斧戍之戍。較然甚明。若改作兩河戍。則不須更言與戍矣。且鉞只一星。何得稱兩河鉞乎。錢說非也。

封禪書

遂覲東后

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念孫案。覲本作見。史公述尙書。每以詰訓之字相代。故五帝紀云。遂見東方君長。此云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以遂代肆。以見代覲。以君長代后。又以諸侯釋后。二篇之文。可以互證矣。後人依尙書改見爲覲。不知五帝紀正作見。且上文見四岳諸牧。亦是以見代覲也。又案漢書郊祀志。卽本史記。而亦云遂見東后。則史記之本作見益明矣。

羨門子高 最後

而宋母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念孫案。羨門子高。高上本無子字。此因索隱內羨門子高而誤衍也。索隱本出羨門高三字。注曰。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則正文內無子字明矣。郊祀志亦無子字。又案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母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非也。念孫案。以最後爲人名者是也。皆燕人三字。乃總承上文之詞。若以最後爲甚後。則與上下文義皆不相屬矣。最疑取字之誤。說文。取。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集解。徐廣曰。取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集解。徐廣曰。聚一作取。今本取字並誤作最。又周本紀之周聚。東西周策並誤作周最。趙世家之顏聚。趙策誤作顏最。又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爲取。今本亦誤作最。高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聚與取古字通。穀有穀音。穀與後聲相近。疑史記之最後。卽高唐賦之聚穀也。

黃金銀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念孫案。銀上本有白字。後人以金有五色。故言黃金以別之。銀唯一色。不須言白。故刪去白字耳。不知書傳言白銀者多矣。且黃金白銀相對爲文。少一白字。則文不成義。世說言語篇注。文選思元賦注。結客少年場行注。石闕銘注。藝文類聚。居處部。靈異部。初學記。地部。山類海釋。類俱引釋。道部。寶器部。太平御覽。地部。珍寶部。引此皆有白字。郊祀志無白字。亦後人所刪。秦始皇紀。正義引郊祀志。亦有白字。

賽

冬賽禱祠念孫案賽本作塞古無賽字借塞爲之說文無賽字新附有之急就篇謂楊塞禱鬼神龍顏師寇去事已塞禱韓子外儲說右篇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漢書武五子索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今本正文注文俱改爲賽又刪去與賽同三字其失甚矣漢書郊祀志亦作塞篇內賽字並同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念孫案填星下脫辰星二字當依郊祀志補

春三月及時臘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念孫案三月當從郊祀志作二月臘上不當有時字此因上文歲時字而衍郊祀志無時字

釋

古者先振兵釋旅念孫案釋本作澤故徐廣音義曰古釋字作澤高祖功臣侯者表張節侯毛澤之亦作表作釋之又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考孝武紀亦作澤後人改澤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爲之莫知其澤之並與釋同爲釋則與音義相左矣下文澤兵作釋兵亦是後人所改

後絀恥辱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念孫案絀上本無後字。後人以意加之耳。漢書食貨志作先行誼而黜媿辱。師古曰以行誼爲先。以媿辱相黜也。黜與絀同。絀上加一後字。則文不成義矣。

賈滅朝鮮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滅朝鮮。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也。史記攷異曰案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秋東夷薺君南閩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至元封三年滅朝鮮相距二十年不得并爲一事。且滅朝鮮者爲荀彘楊僕亦無彭吳賈其人也。漢書食貨志但云彭吳穢貊朝鮮置蒼海郡較之史記爲確。予又疑滅字當爲濊字之譌。濊與穢同。賈讀爲商賈之賈。謂彭吳與濊朝鮮賈易。因得通道置郡也。小司馬謂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非是。念孫案錢以滅爲濊之譌。是也。賈仍當依漢書作穿。顏師古曰木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是也。上言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此亦言彭吳通道東夷置蒼海郡。非謂與濊朝鮮賈易也。隸書穿字或作窞。形與賈相近。因誤爲賈。漢張氏穿中記本造此穿者。穿字作窞。是其證也。

通適

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念孫案皆通適三字文不成義通即適字之誤而衍者也索隱本無通字食貨志亦無

吾有羊上林中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念孫案羊下脫去在字當依漢書卜式傳補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獸部引史記並有在字

楊可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念孫案楊可二字後人依下文加之也食貨志作於是告緡錢縱矣顏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無楊可二字索隱於此處無注至下文楊可告緡徧天下始云楊姓可名也則此處本無楊可二字明矣

郡國

郡國多姦鑄錢念孫案郡國下脫民字索隱本出人多姦鑄錢五字人即民字也食貨志作郡國鑄錢民多姦鑄是史記漢書皆有民字

市列肆

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念孫案市列下本無肆字此涉索隱內市肆而誤衍也市列即肆也故

襄三十年左傳注曰羊肆市列也無庸更加肆字索隱本作坐市列注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中此是加肆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內本有肆字也食貨志亦作坐市列顏師古曰市列謂列肆是史記漢書皆無肆字也鹽鐵論救匱篇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漢書西域傳屬賓國有市列

史記第三

吳太伯世家

憾

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念孫案憾本作感後人依今本左傳改之耳古無憾字借感爲之說文無憾字昭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釋文感戶暗反即今憾字也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唐石經並作感宜二年以其私憾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釋文並作感逸周書大戒篇曰內姓無感外姓無憾韓策曰感忿睡眦之意鹽鐵論備胡篇曰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曰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杜鄴傳曰內無感恨之隙字並與憾同又見下索隱本出有感二字注曰感讀爲憾字省耳胡暗反今既正文爲憾又改注文曰憾或作感字省耳亦讀爲憾又音胡暗反其失甚矣襄二十九年左傳美哉猶有憾釋文正作感

爾而

爾而忘句踐殺女父乎念孫案此當作而忘句踐殺女父乎而即爾也定十四年左傳作而忘句踐之殺

而父乎。是其證。今作爾而者。後人依五子胥傳。旁記爾字。因誤入正文也。董份謂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則從爲之辭耳。

齊太公世家

崔杼歸

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念孫案。歸上本有毋字。毋與無同。凡史記有無字多作毋。索隱本出崔杼毋歸四字。注曰。毋音無。襄二十七年左傳。至則無歸矣。乃縊。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皆其證。宋本毋作無。而刪去索隱毋音無之注。今本又脫無字。

魯周公世家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念孫案。此文當有二本。一本作一飯三起。一本作一飯三吐哺。而後人誤合之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沐類。賢類。禮賢類。待士類。引此。並作一飯三起以待士。而無吐哺二字。此一本作三起之證也。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一飯三吐哺以待士。而無起字。此一本作三吐哺之證也。考諸書所記。言三起者。則不言吐哺。言吐哺者。則不言三起。今既言吐哺。而又言起。則詞意重沓。且一本作三起者。本以一飯三起爲句。而以待士三字。則總承上二句言之。今作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則當

斷一飯三吐哺爲句。而以起字下屬爲句。起以待士。斯爲不詞矣。

所知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念孫案。知當爲咨。聲之誤也。所問所咨。皆承上文而言。周語正作所咨。

哀姜

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念孫案。索隱本哀姜上有爲字。於義爲長。

衢

遇孟武伯於衢。念孫案。衢本作街。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作街。注曰。有本作衢者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案街衢字形相近。故街誤爲衢。索隱引左傳孟氏之衢者。以明其當作街。不當作衢。非正文本作衢也。若正文本作衢。不得誤爲衛矣。又案爾雅。四達謂之衢。說文。街。四通道也。則街卽是衢。史公述春秋傳多以詰訓之字相代。後人改街爲衢。失史公之意矣。

燕召公世家

恫恐

國大亂。百姓恫恐。燕策作恫怨。下文衆人恫恐。燕策姚本作恫怨。鮑本元作恫恐。改爲恫怨。案恫恐。作恫恐者是也。作恫怨者。後人不曉恫恐之義。因據大雅思齊篇改之耳。索隱曰。恫。痛也。恐。懼也。念孫案。小司馬分恫恐爲二義。非也。恫亦恐也。與神罔時恫之恫異義。蘇秦傳。秦恐韓魏之

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小司馬以恫為恐懼是也疑亦恐也或言恫恐或言恫疑其義一也說見後洞疑下

北迫 內措

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念孫案北當為外字之誤也隸書外字或作外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因誤為

北外迫內措相對為文蠻貉故言外齊晉為中國諸侯故言內若云北迫則與下句不對矣又索隱曰措

交雜也又作錯劉氏云爭陌反各本爭陌反今據索隱單行本訂正案劉音是也措者迫也字本作笮說文笮迫也小雅雨無正

箋曰甚急笮且危或作笮周官典同修聲笮鄭注曰聲迫笮又作迮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曰迮迫也史記漢書通作措漢書梁

孝王傳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史記晉灼曰措置字借以為笮耳師古曰謂為門扇所笮王莽傳迫措青徐

盜賊師古曰措讀與笮同皆其證也外迫蠻貉內措齊晉措亦迫也小司馬讀為交錯之錯失之風俗通

義皇霸篇曰燕外迫蠻貊內笮齊晉即用史記之文

曹叔世家

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釐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解末二句曰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尙

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念孫案張說甚謬。如讀爲而言。叔鐸非不欲引曹之祀。而無若公孫彊之不脩國政。以致絕祀何也。文五年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此云知唯德之不建。又云叔鐸之祀忽諸。皆用臧文仲語。

宋微子世家

爲死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念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身死而國終不治。不如去也。古者或謂如曰爲。說見韓策。縱韓爲不能聽我下。

爲栝

彼爲象箸。必爲玉栝。爲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念孫案。爲栝亦當作爲玉栝。此承上文言之。不當省玉字。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爲玉栝。

晉世家

唐叔虞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念孫案。唐上本有晉字。後人以晉唐不當並稱。故刪去晉字也。今案昭元年左傳。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下文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注曰。取唐君之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者。皆謂之唐叔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實爲晉之始祖。故言晉唐叔虞以別之。索隱本出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文在其手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念孫案。文上脫有字。當依左傳及鄭世家補。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晉世家。皆有有字。

有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念孫案。有讀爲又。傳二十四年左傳作又。又楚世家。處旣形便。勢有地利。有亦讀爲又。又與旣文義相承。又樂毅傳。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有亦讀爲又。燕策作傷先王之明。而有害於足下之義。廉頗藺相如傳。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有何怨之有。亦讀爲又。淮陰侯傳。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有亦讀爲又。漢書作又。吳王濞傳。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有亦讀爲又。凡經傳又字多作有。說見釋詞。

此受次賞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念孫案。上既云此復受次賞。則此亦當然。若無復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正作此復受次賞。

楚世家

坼剖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念孫案。剖本作副。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釋文。副。孚逼反。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又見集解有簡狄胸剖生契之語。因改副爲剖耳。說文。副。判也。籀文作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作坼𠄎而生。是其明證矣。

越章王

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念孫案。大戴禮帝繫篇。越章作戚章。索隱引世本作就章。戚字古聲與蹇相近。說見唐韻而蹇從就聲。蹇然或爲蹇然。蹇芻或爲蹇芻。見曲禮及漢書賈誼傳則作戚者是也。戚譌爲戍。卽今斧鉞字故又譌爲越。猶甯戚之譌爲甯越矣。見淮南道應篇

使棄疾殺之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念孫案。此當作使疾殺之。疾。速也。昭四年左傳。作王使速殺之。是其證也。今本疾

上有棄字者。因下文公子棄疾而誤。

卑梁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念孫案。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此。卑梁下有女字。是也。吳世家曰。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伍子胥傳亦曰。兩女子爭桑。呂氏春秋察微篇亦曰。楚邊邑卑梁處女。

僞謂楚王

楚威王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念孫案。僞讀曰爲人謀而不忠之爲。言張丑爲田嬰謂楚王也。古作爲之爲通作僞。故爲人謀之爲亦通作僞。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僞爲卽爲謂。

搏其士卒

盼子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索隱曰。搏音膊。亦有作附讀。念孫案。膊附二音皆非也。搏當爲搏字之誤也。搏與專同。田完世家。韓馮搏三國之兵。集解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吳王濞傳。燕王搏胡衆入蕭關。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此言搏其士卒以與王遇。意亦同也。齊策作整其士卒。整與搏意亦相近。作搏則非其指矣。

二十年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念孫案。索隱本出二十六年四字。注曰。案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據此。則正文本作二十六年。而小司馬以爲當作二十年。今本依小司馬改爲二十年。則與注內此云二十六年之語不合。故又於注首加八字云。俗本或作二十六年。然後接以案下文云云。甚矣其謬也。

鄒

鄒費邳者。羅鸞也。念孫案。鄒本作騶。古多以騶爲鄒字。封禪書。祠騶嶧山。吳世家。爲騶伐魯。陳杞世家。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田完世家。騶忌。騶衍。孟子傳。齊有三騶子。韓長孺傳。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郟國。王吉傳。能爲騶氏春秋。又漢有騶氏二鏡。銘造孔廟禮器。碑陰有騶章仲。鄉蕩陰令。張遷碑陰有騶叔義。索隱本出騶費二字。注曰。鄒祕二音。今本改騶爲鄒。則小司馬無庸作音矣。下文塞鄒魯之心。孟子傳。孟軻鄒人也。索隱本並作騶。班馬字類及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孟子傳。並作騶。宋本同。

必萬之於虎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念孫案。必萬之於虎。索隱本作必萬於虎矣。於義爲長。

越王句踐世家

怨伐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念孫案。怨伐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以怨伐連文者。伐字蓋因下

文而誤衍也。文選鵬鳥賦注引此無伐字。

鎮

鎮撫國家。念孫案鎮本作填。古多以填爲鎮。撫字小雅采芣篇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釋文鎮本作填。侯天官書填星歲填一宿齊悼惠王世家贊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蕭相國世家填撫。諭告使給軍食。平津侯傳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字並與鎮同。索隱本出填撫二字。注曰鎮音今改填爲鎮而刪去其音妄矣。

導諛

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念孫案導諛卽諂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己道人謂己諛人。道人卽諂人也。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是道與諂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諂與導聲之轉。諂諛之爲導諛。自及之爲導及。禮書自及士作略及大戴禮禮三本篇作導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案禫服之爲導服。士虞禮記中月而禫鄭注古文色字當讀爲罩及。鬼方之罩集解本。色譌作函。辯見禮書禫服之爲導服。禫或爲導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作道。說文函棧二字並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玉篇函他念他感二切。棧餘并切。禫之或爲導函棧之讀若導。其理一也。皆聲轉而字異也。

請成越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念孫案文選答蘇武書注引此作請成於越。今脫於字。

不貴 不見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吾患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自見其睫也。祇因患譌作貴。後人不得其解。遂於貴上加不字耳。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今本作貴其能以讓也。此亦是患譌作貴。後人因刪去不字也。或增不字。或刪不字。皆由不知貴爲患之譌耳。不自見其睫。今本脫自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引此有自字。下文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則有自字明矣。韓子喻老篇。杜子諫楚莊王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今本患上有患字。卽患字之誤。而衍者又脫王字。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語意正與此同。

職

殺人而死。職也。念孫案爾雅。職常也。言殺人而死。固其常也。五子胥傳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季布傳曰。季布爲項籍用。職耳。定元年左傳曰。爲宋役。亦其職也。上文曰。故我常從宋。義並與此同。

鄭世家

是率諸侯

齊疆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念孫案是當爲且字之誤也。卽若也。古謂若爲卽。說見匈奴傳。言我若不往。則齊且率諸侯伐我。而納厲公也。

甫瑕

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念孫案瑕本作假。索隱本出甫假二字。注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是史記本作假，不得以左傳改之也。瑕假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是其證。

娠大叔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念孫案上文成王封叔虞於唐，索隱引此。娠大叔作動大叔，是史記舊本本作動。而今作娠者，後人不解動字之義，又以左傳作震，震與娠通，故改爲娠也。今案娠震皆動也。爾雅：娠震動也。郭注曰：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哀元年漢書高祖紀：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昭元年今左傳作震，大雅生民篇載震載夙，毛傳曰：震，動也。正義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是娠震皆動也。周本紀曰：身動如孕者是也。凡史公述尚書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此言方動大叔，亦是以動代震也。至小司馬述本書之文，例不以詁訓之字相代。若本書作娠，小司馬無緣改爲動也。後人不知古訓，而輒改爲娠，失史公之意矣。

趙世家

五世而生趙夙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念孫案：生當爲至。言自叔帶以至趙夙，凡五世也。上文云：自造父

已下六世至奄父。卽其證。至與生草書相似。又涉上文奄父生叔帶而誤。太平御覽封建部三引此正作至。

諸大夫朝

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念孫案文選辯亡論注引此朝上有在字。於義爲長。

城不浸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念孫案浸當爲沒。字之誤也。文選辯亡論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沒。魏世家作湛。與沈同。湛亦沒也。秦策及韓子難篇並作沈。說苑權謀篇作沒。趙策作沈。又作沒。

異日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念孫案異日之文。與上他日相複。異日本作旦日。字之誤也。旦日謂夢見美女之明日也。漢書高祖紀注。旦日。明日也。夜夢美女鼓琴而歌。故明日數言所夢。而想見其狀。不待異日也。舊本北堂書鈔樂部二引此正作旦日。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異日。太平御覽樂部八同。

序往古之勳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念孫案張所見本作厚往古之勳。故訓厚爲重。今案厚與序文義皆有未安。當依趙策作享往古之勳。字之誤也。漢荆州刺史度尙碑。厚字作厚。三公山碑作厚。並與享相

似享受也。見僖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言不勞百姓而坐受往古之功也。

禮也 不必古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念孫案。此當依趙策。作理世不必一道。今本趙策理字亦譌。而便國不必法古。理世治世也。不必法古。即承上文何古之法而言。商君傳亦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今本理世譌作禮也。隸書世也相似。太史公自序強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古上又脫法字。則文不成義。

奇行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解上二句曰。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念孫案。服奇奇行兩奇字。皆讀為奇。衺之奇。周官宮正奇衺之民。鄭注奇衺譌觚。非常。關人奇服怪民。注奇服衣非常。此言服正者志未必正。服奇者志未必淫。若謂服奇者志必淫。則是鄒魯之士。儒冠儒服。必無奇衺之行也。中國未必無秀民。蠻夷未必無俊民。若謂俗辟者民必易。則是吳越風俗邪辟。必無秀異之士也。小司馬誤以奇行為善行。故所說皆非。

鷓之塞

攻取丹邱華陽鷓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鷓一作鴻。鴻上故關。今名鴻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恆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念孫案。如正義。則鷓之二

字乃是鴻上之譌。鴻與鷗草書相近。之本作出。與上字亦相近。故鴻譌作鷗。劉畫新論通塞篇快若輕鴻之汎長風今本鴻譌作鷗上譌作之耳。水經灤水注曰。灤水又東流歷鴻山。世謂是處爲鴻頭。疑卽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畫塞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灤水於是左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谿。東南流。注於灤水也。以上水經注鴻上關卽鴻上塞。故水亦有鴻上之名。今保定府唐縣西北七十里有鴻城社。卽正義所云鴻上故關。今名鴻城者也。

主父開之

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之也。正義本作閉之。云謂容其入宮閉藏也。念孫案。此閉誤爲開。開又誤爲聞也。不言開門納之。而但言開之。則文義不明。當從正義本作閉之。爲是。列女傳孽嬖傳亦作閉之。

上倭

齊之事王。宜爲上倭。而今乃抵罪。索隱曰。倭猶行也。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倭與交同。說文倭交也管子形勢篇烏集之倭雖善不親。形勢解篇曰。與人倭。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倭。七臣。七主篇曰。好倭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篇。交作倭。上交。上等之交也。言齊之事王如此。當爲王之上交。而今反觸罪也。趙策作宜爲上交。又曰。秦與韓爲上交。秦與梁爲上交。皆其證。

入之秦

入之秦不聽主命。念孫案：入之秦當作主入之秦。謂韓王入上黨於秦，而馮亭不聽也。脫去主字，則文義不明。趙策作主內之秦，不順主命，是其證。

趙氏

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念孫案：氏當爲民字之誤也。燕世家及燕策皆作民。

魏世家

無忌

無忌謂魏王曰：楊倮注荀子彊國篇引此，無忌作朱忌。念孫案：作朱忌者是也。作無忌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史記他篇中，或稱信陵君，或稱魏公子無忌，或稱魏將無忌，其但稱無忌者，則承上文而言。今無忌之名不見於上文。上文范痤上書信陵君，但稱信陵君，不稱無忌。而忽云無忌謂魏王曰，則文義不明。假如平原君名勝，勝字未見於上文，而忽云勝謂趙王曰，其可乎？且下文稱信陵君無忌，矯奪晉鄙兵，而此但稱無忌，則是詳於後而略於前，於理尤不可通。魏策作朱己謂魏王曰，己忌古同聲。鄭風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則史記之本作朱忌甚明。楊倮引作朱忌，則唐時本尙未誤。鮑彪注魏策云：朱己史作無忌，大事記謂信陵之言深切綜練，皆爲俗本所惑。

交彊秦魏之兵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念孫案。交當爲支。字之誤也。書
文字或作友。形與支相近。言韓不能支秦魏之兵也。魏策作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是其證。

與彊秦鄰之禍 天時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念孫案。與彊秦鄰之禍。當從魏策作無與彊秦鄰之禍。此言魏與秦伐韓以求故地。韓亡則魏與秦鄰而受其禍。今魏存韓而求故地。則故地不勞而得。且韓存則魏無與秦鄰之禍。故曰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無與彊秦鄰之禍也。天時當從魏策作大時。言存韓安魏而利天下。王之時莫大於此矣。秦策曰。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是其證。

韓世家

不如出兵以到之。公待秦而到。施三川而歸。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今本秦孤誤作孤秦。茲據宋本游本及韓策改。下文曰。是齊孤也。楚世家曰。是楚孤也。文義與此同。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

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下楚字疑衍。此謂秦塞三川而守之。非謂楚也。韓策無下楚字。公不能救也。索隱解不如出兵以到之。曰：到，欺也。猶俗云

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念孫案：小司馬訓到為欺。而引俗語張到為證。甚屬無稽。且與下文公待秦而到之語不合。其引韓策作勁而訓為強是也。出兵以勁之者。陽為助魏。而實以虛聲勁之也。魏恃秦而

勁。必與楚戰。楚魏相搏。秦因取西河之外以歸。故韓策曰：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也。秦策記此事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則作勁者是也。高注曰：勁，彊也。東周策曰：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以勁秦。韓策曰：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並與此勁字同義。下文公待秦而到。亦

當依韓策作公恃秦而勁。謂韓恃秦而勁。必與楚戰。而勁必與魏戰。勝則秦與韓乘楚。施三川而歸。不勝則秦塞三川而守之。韓不能救也。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切。漢衛尉衡方碑。尅亮天切。勳譌作劇。劫譌

作劫。從丕之字。或書作丕。因譌而為至。故瘞譌作瘞。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瘞。郭音風。瘞。作輕。楚辭九辯。前輕。韓之鏘。鏘兮。今本輕。譌作輕。力與刀。丕與至。形並相似。故勁譌作到。西周策。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

且攻王之聚以勁秦。鮑彪本勁譌作到。正與此同也。說見西周策。到。秦下。又正義解施三川而歸曰：施猶設也。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

歸咸陽也。念孫案：張說甚謬。施讀為移。移易也。言與韓乘楚。而因易三川以歸也。韓策作易三川而歸。是

其明證矣。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蔡澤傳曰：利施三川以實宜陽。秦熒同，張訓施爲展，亦非。義並與此同。施與移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國蓄篇：今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劔人之所施易。施字並讀爲移。施又音以鼓反，亦與移通。大傳絕族無移服，篇哀樂不易施乎前。崔譔云：施移也。音以鼓反。

田敬仲完世家

粟予民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念孫案：粟予民，以大斗，文不成義。粟當爲稟。音彼錦力錦。二反。稟予猶給予也。謂以小斗收之，而以大斗給之也。說文：稟，賜穀也。廣雅曰：稟，予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顏師古曰：稟，給也。中庸既廩稱事。釋文：廩作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管子五行篇：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尹知章曰：廩，給也。廩與稟古同聲而通用。今本稟作粟者，稟粟隸書相似。漢楚相孫叔敖碑：葬枯全碑，以家錢糴米粟。粟作稟，二形相似。又涉下文請粟而誤耳。太平御覽器物部引史記作廩，是其證。

毀言 譽言

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又下文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念孫案：兩言字，皆後人所加。毀譽皆言也。無庸更加言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刑法部下。陳禹謨本，並依俗本加言字。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

一職官部六十四治道部四刑部十一引此皆無兩言字通典職官十五同唯通鑑周紀一作毀言日至譽言日至則所見史記本已有兩言字矣

春温

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念孫案濁以春温文不成義索隱本出大弦濁以温者君也八字注云案春秋後語温字作春春氣温義亦相通也據此則小司馬本無春字今本作春温者一本作温一本作春而後人誤合之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春從別本也陳祥道禮書引作春温則所見本已誤

醴之愉

攬之深醴之愉者政令也集解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醴音釋史記釋字多作醴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念孫案徐云一作舒者謂醴一作舒非謂愉一作舒也醴之愉下文作舍之愉而舍字古讀若舒說文舒從予人斯篇亦不違舍與車野為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釋文音舒公羊茶作舍舍聲小雅何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聘禮記發氣焉盈容鄭注發氣舍氣也舍氣即舒氣醴通作舍故又通作舒若愉字古音在侯部舒字古音在魚部兩字絕不相通故書傳中愉字無通作舒者而字書韻書愉字亦無舒音索隱之愉音舒當作愉音俞淮南本經篤注曰愉和也攬之深醴之愉喻政令之寬猛相濟今作音舒者即因集解內舒字而誤

孔子世家

三人行

三人行必得我師念孫案三人行本作我三人行今本無我字者後人依俗本論語刪之也何晏注皇侃文唐石經邢昺疏皆有我字說見石經考文提要集解引何注言我三人行則史記原文亦有我字當補入

景行行止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念孫案宋本行止作行之王應麟詩攷引此亦作行之今本仍作行止者後人依詩文改之也案小雅車鞿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又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本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也詩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作之未可輒據今本毛詩以改史記也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雖嚮與行異文而上下句亦皆作之

陳涉世家

次近所旁

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本無近字念孫案近卽所字之誤而衍者也次所謂戍卒止次之所也其旁有叢祠故曰次所旁叢祠加一近字則文不成義矣漢書亦無近字

伍徐

鍾人伍徐。徐廣音義曰：徐一作逢。漢書陳勝傳作五逢，引之曰：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爲徐，字之誤也。說文徐讀若彘，徐與逢聲相近，故字相通。趙氏雲崧廿二史劄記謂漢書改徐爲逢，非也。

外戚世家

寒臥岸下

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念孫案：寒當從漢書作暮，字之誤也。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亦作暮。

奇兩女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者依也。念孫案：奇卽倚字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擗。杜子春云：或云奇讀曰倚。是倚與奇通也。顏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是也。小司馬訓奇爲異，失之。

身貌

視其身貌形狀，念孫案：古書無以身貌二字連文者。身當爲體，俗書作體。因脫其右半耳。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此並作體貌。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體貌閑麗。漢書五行志曰：體貌不恭。

蕭相國世家

乃令蕭何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念孫案蕭何下脫去第一二字當依漢書漢紀補上文是羣臣以爲曹參位次當居第一而高祖及鄂千秋皆以爲蕭何當第一此處若不言蕭何第一則上文全無收束矣蕭何第一爲一事賜帶劍履云云又爲一事太平御覽治道部引史記正作乃令蕭何第一

曹相國世家

東阿

北救東阿念孫案阿上本無東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本戰國時阿邑田完世家所謂齊威王烹阿大夫者也漢始置東阿縣故史記中或謂之阿或謂之東阿索隱本出北救阿三字注云阿卽東阿也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則正文內無東字甚明今本旣加東字又刪去注內阿卽東阿也五字其失甚矣絳侯世家擊秦軍阿下亦不稱東阿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念孫案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本作如齊故諸儒以百數齊故諸儒四字連讀如與而同言參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之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也漢書作而齊故諸儒以百數是其明證矣今本史記故下有俗字者後人不知如與而同而以如齊故三字連讀遂於故下加俗字謂參之治齊欲如其故俗不事更張也不知參問政於諸儒而諸儒言

人人殊。未知所定。及蓋公教以清靜無爲。然後用黃老之術。而齊國大治。若參之治齊。本欲行所無事。則不待蓋公教之矣。皆由不知如之讀爲而。故文義失而句讀亦舛也。

類若畫一

蕭何爲法。類若畫一。集解徐廣曰。類音古項反。一音較。古岳反。索隱本類作觀。注曰。漢書作講。文穎云。講一作較。案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觀音講。亦作講。小顏云。講和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觀案。集韻上聲三講。講古項切。明也和也。直也。史記類若畫一。或作觀。通作講。又入聲四覺。類訖岳切。明也和也。史記類若畫一。或作觀。通作較。集韻兩引史記。並云。或作觀。與小司馬本同。而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類字。則類卽觀之譌也。集解凡從見之字。隸書或譌從頁。周官大宗伯。殷規曰。視今俗本譌作類。故觀譌作類。觀從菁聲而讀若港。猶講從菁聲而讀若港也。觀從菁聲而讀若角。猶對從菁聲而讀若角也。見說文。或謂類爲對之也。卽月令角斗甬之角。與此義不同。且對字從斗。斗與頁形相近。若本是對字。無緣譌爲類也。漢書一本作較。較與觀聲亦相近。

留侯世家

直墮其履汜下。今本及漢書張良傳。汜字皆作坻。乃後人所改。劉敞宋祁已辨其誤。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汜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履。念孫案。老父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欲以觀其

能忍與否耳。如小司馬說，則是墮履出於無意，失其指矣。但崔浩訓直爲故，望文生義於古，亦無據。案直之言特也，謂特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也。韓詩外傳：客謂置生曰：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女，卽束縲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此直字與直墮其履之直同義，亦謂特使人追還之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轡樽，賜任王后，亦謂特使人取轡樽賜之也。直與特古同聲而通用。祭義曰：參直養者也。安能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義並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維我特。韓詩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

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具以酈生語告。句曰：於子房何如？句於子房何如者，猶言子房以爲何如也。齊策：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言王以爲當何如也。趙策：趙王謂虞卿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言子以爲何如也。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漢書作於公何如。吳王濞傳：上問袁盎曰：今吳楚反，於公何如？皆謂公以爲何如也。語意正與此同。漢書張良傳：作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新序善謀篇：作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

皆其明證矣。後人不解於子房何如之語，遂移於子房三字於告字之下，而讀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爲一句，不知稱子房者乃高祖之語，若史公記事之詞，則當稱張良，不當稱子房也。弗思甚矣。

釋箕子之拘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念孫案：釋箕子之拘，本作式箕子之門，今本式作釋門，作拘者，後人據禮記逸周書荀子及東晉古文尙書改之也。不知他書作釋箕子之囚，此獨作式箕子之門。呂氏春秋慎大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高注：清淨其宮以異之。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淮南道應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高注：柴，二書說武王禮箕子之事，與此文相近也。下文曰：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封聖人之墓，卽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閭，卽表商容之閭，式智者之門，卽式箕子之門。若作釋箕子之拘，則與下文不合矣。徐廣音義曰：釋一作式，當爲拘一作門，蓋徐氏所見有二本，一作釋箕子之拘，一作式箕子之門。漢書張良傳：新序善謀篇並作也。今本則又改門爲囚矣，而釋一作式，式字尙未改，則古本猶可考見也。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

并葬黃石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念孫案：并葬黃石下，不當有冢字，此涉下文上冢而誤衍也。漢書作并葬黃石，藝文類聚地部，太平御覽時序部臘類，及地部，引史記亦作并葬黃石，初學記歲時部，引作并黃石葬，御覽時

序部伏類引作并黃石葬之皆無冢字。

陳丞相世家

長美色

平爲人長美色。念孫案當從漢書作長大美色。下文人謂陳平何食而肥。肥與大同義。若無大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正作長大美色。

攻下殷王

漢王攻下殷王。念孫案殷下王字涉上文殷王而誤衍也。攻下殷者謂攻下殷國。項羽紀立司馬印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殷下不當有王字。下文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亦但言殷不言殷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無王字。漢書亦無。

監護軍長者

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加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念孫案長者諸將自謂。猶言使之監護我等也。監護下不當有軍字。此因上文典護軍而衍。漢書漢紀皆無軍字。

顧大王用之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念孫案顧當依漢書作願。草書之誤也。

絳侯世家

吏事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念孫案此當作吏方驗而出之。不當有事字。蓋古文事字作吏。與吏相似。故吏誤爲事。今本作吏事者。一本作吏。一本作事。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周勃傳無事字。恨。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吾甚恨之。念孫案。恨。悔也。商君傳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范雎傳曰。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鼂錯傳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李將軍傳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漢書同。師古曰。恨。悔也。義並與此同。

三王世家

極臨 西溱

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念孫案。極。遠也。言遠臨北海也。楚辭九歌。望涔陽兮極浦。王注曰。極。遠也。廣雅同。溱。當爲溱。故正義音臻。而訓爲至。漢書王褒傳。萬祥畢溱。谷永傳。暴風三溱。王莽傳。聖瑞畢溱。師古竝云。溱與臻同。作溱者。字之誤耳。班馬字類。十九臻韻有溱字。引史記西溱月氏。音臻。則所見本已誤。

毋儼德。集解徐廣曰：儼一作菲。念孫案：儼德本作菲德。徐廣音義本作菲。一作儼。今本菲作儼。肥作菲者，皆後人依下文褚先生語改之也。索隱本出無菲德三字。注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儼。儼，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槩。今改正文作儼。則與索隱本亦作儼之語不合。且正文本作菲。故孔文祥訓爲薄。若作儼，則當訓爲敗。訓爲背，不得訓爲薄矣。又下文褚先生曰：誠燕王以無儼德。索隱曰：案上策云作菲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儼當音扶味反。據此，則下文自作儼。此文自作菲，不得據彼以改此明矣。

史記第四

伯夷列傳

可謂善人者非邪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邪。抑非也。注曰：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善人者邪。念孫案：淮南王傳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貨殖傳曰：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語意竝與此同。疑索隱本是原文，而今本爲後人所改也。老子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語意亦相似。

跖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本跖作蹠。注曰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據此則正文本作蹠。集解內常有蹠一作跖之語。故云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也。今本正文作跖。又脫去集解。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改其文曰蹠與跖同。竝音之石反。斯爲謬矣。正義述正文亦作蹠字。

老子韓非列傳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陽。諡曰聃。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案索隱本出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云。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遊天台山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竝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竝與小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爲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爲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今本離合與宋本相反。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之也。索隱本出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十一字。今本脫一合字。據宋本史記補。注曰。案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與此傳離合正反。蓋周秦二本紀皆言離五百歲而復合。此言合五百歲而離。故云離合反正。若此文與周秦本紀同。則何相反之有。

離辭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義曰。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念孫案。離辭。陳辭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曰。離。陳也。是其證。枚乘七發云。比物屬事。離辭連類。亦與此同。

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句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念孫案。此當以迺自以爲也故爲句。說者與知焉爲句。爲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章注。爲成也。淮南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不爲不成也。孟子萬章篇。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言莫之爲而成也。韓策。烏不爲烏。鵲不爲鵲。言不成烏。不成鵲也。也。讀爲他。他故。他事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八故。謂八事。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昭三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故。何杜注。並曰。故事也。謂人主顯有所出事。而實自以成其他事。此唯恐人之知其謀也。而說者與知之。則身必危。韓子說難篇。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是其明證矣。他字古或通作

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也。與他同。賈子脩政語篇。是以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君道篇。自也皆作自他。他字本作佗。他之通作也。猶佗之通作它耳。索隱正義皆讀迺自以爲也絕句失之。

大忠

大忠無所拂。辭言無所擊排。今本儒辭二字互誤。鍾山札記已辯之。迺後申其辯知焉。韓子說難篇。大忠作大意。念孫案

作意者是也。意與言正相對。必二者皆當於君心。然後可以申其辯智也。小司馬以大忠爲匡君。不知說

難一篇。皆謂進言者之宜順不宜逆。意在得君不在匡君也。蓋史記意字本作憲。說文。憲。滿也。方言。作臆。今亦作億。是從意之字。多與從意者相通。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爲忠矣。

億。又說文。十萬曰億。今作億。說文。億。安也。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爲忠矣。

孫子吳起列傳

坐爲計謀

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念孫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坐作主。於義爲長。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念孫案。子字本在三者下。今誤在三者之上。則文不成義。後漢書

朱浮傳注引此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通鑑周紀一同呂氏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自喜名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自喜猶自好也。孟嘗君傳贊好客自喜。田叔傳爲人刻廉自喜。鄭當時傳以任俠自喜皆其證。加一名字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無名字。

五子胥列傳

縣吳東門之上

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念孫案縣吾東門之上。縣本作著。張略反此後人依吳語改

之也。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曰置著也是著與置同義。吳世家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越世家曰取吾眼置吳東門。此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其義一也。說苑正諫篇曰抉吾眼著之吳東門。語卽本於史記。呂氏春秋知化篇亦曰抉其目著之東門。後人據吳語改著爲縣。不知吳語自作縣。史記呂覽說苑自作著也。匡謬正俗八引史記作抉吾目著於東門。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並作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此皆其明證矣。

乃劫之

乃劫之王如高府。念孫案劫下本無之字。哀十六年左傳曰白公以王如高府。楚世家曰因劫惠王置之。

高府。此曰乃劫王如高府。其義一也。劫下不當有之字。

仲尼弟子列傳

其地狹以泄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案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內傳陳成恆篇念孫案。泄字於義無取。下文地廣以深。深與淺正相對。則作淺者是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淺。蓋泄或作洩。形與淺相近。淺誤爲洩。又誤爲泄耳。又案地可言廣狹。不可言深淺。地當爲池。字之誤也。上言城。故下言池。池有廣狹深淺。故此言狹以淺。下言廣以深也。越絕書吳越春秋並作池字。

排藜藿

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藿。徒甲反字之誤也。藿卽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藿藿。郭注曰。藿藿似藜。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鼯鼯之逕。案藜藿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言排。越世家曰。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彼言披藜藿。此言排藜藿。其義一也。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可以言排矣。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藿並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藜藿與蓬蒿皆是穢草。故云排藜藿入窮閭。若藿則非其類矣。魏書李騫傳。騫贈盧元明。魏收詩曰。稍旅原思藿。坐夢尹勲荆。則騫所見史記本。正作藜藿。

也。凡書傳言藜藿者，皆謂採以供食。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聚橡栗藜藿而食之。墨子魯問篇曰：短褐之衣，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此皆與言藜藿者異義，不可比而同之也。藜藿字形相似，故藜藿多譌爲藜藿。晏子春秋外篇曰：晏子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藜藿，門外長荆棘。淮南脩務篇曰：藜藿之生，蝻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晏子韓子與荆棘並舉，淮南言不可爲櫨棟，則藿字明是藿字之譌。詳見淮南而校書者皆莫之或正，蓋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所以沿誤而不知也。

毋季字子產

毋季字子產，引之曰：此本作毋季產，字子二字，則後人據家語增之也。單行索隱本出冉季產三字，注云：家語冉季字產，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是家語以產爲字，不與史記同。史記原文無字子二字，明矣。唐書禮樂志作冉季產，本於史記也。冉季產者，冉其氏，季其字，產其名也。左氏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是其例也。家語改爲冉季字產，大誤。古人無以伯仲叔季爲名者，惟杜預注左傳，謂祭仲足名仲字仲足，他人無此謬也。

邽巽

邽巽字子斂，索隱本邽作邽，云：家語巽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由避諱改之。劉氏作邽巽，邽音

圭所見各異也。引之曰：作邦者是也。古本若非邦字，何以避諱作國。廣韻：邦，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邦字下不云是姓，然則古無邦姓，不得作邦明矣。至唐初始誤爲邦，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碑陰，并仍其誤。索隱謂家語巽作選，而不云邦作邦，則家語亦作邦可知。今本家語作邦者，後人以誤本史記改之也。

商君列傳

諸庶孽公子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玉藻：公子曰臣孽。是公子卽爲孽子。旣言諸庶孽子，則無庸更言公子。呂不韋傳曰：子楚，秦諸庶孽孫，亦不言諸庶孽公孫也。文選西征賦：長笛賦注，引此皆無公字。

鞅欲變法

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己，非謂鞅恐天下議己也。孝公恐天下議己，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鞅恐天下議己，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

善謀篇同。

收司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引之曰。收當爲牧。字之誤也。傳書收字作牧。與牧相似。晏子雜篇。蠶桑象牧。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今本牧字並誤作收。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暴氏曰。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漢書譌作收司。捕司察姦人。非也。辯見下。皆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後人亦依正文改爲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小都

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念孫案。都大而縣小。不得言集都爲縣。都卽鄉字之誤而衍者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六國表曰。初聚小邑爲三十一縣。皆無都字。

蘇秦列傳

君而不任事

奉陽君妬。句君而不任事。念孫案。君而當爲而君。言奉陽君既妬賢。而君又不任事也。趙策作奉陽君妒。

大王不得任事是其證。

取淇卷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念孫案卷上本無淇字。此後人據趙策加之也。索隱本出據衛取卷四字。注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正義曰。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據此。則正文內有卷無淇。故索隱正義皆釋卷字而不釋淇字。且正義但言守衛得卷。則無淇字明矣。又案索隱言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者。謂史記作取卷。而戰國策作取淇也。後人據戰國策加入淇字。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於引戰國策之下。加無卷字三字以申明之。單行本無此三字。其意謂史記作取淇卷。而戰國策無卷字也。不知史記作取卷。與戰國策作取淇者不同。故索隱曰。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若史記作取淇卷。則但云戰國策無卷字足矣。何必更言取淇乎。此不思之甚也。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卒不過三萬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趙策作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後漢書鄧禹傳注。引趙策卒作士。車不過三百乘。無卒不過三萬句。念孫案。卒卽士也。既云士不過三千。不當又云卒不過三萬。蓋史記本作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卽所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千。卽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趙策小異。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李善注引史記蘇秦說趙王曰。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是其證。後人據趙

策改士不過百里。爲士不過三千。又改下文之三千爲三萬。斯爲謬矣。卒不過三千。言其少也。若作三萬。則非其指矣。下文蘇秦說魏王。亦云武王卒三千人。

見破於人 見臣於人

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念孫案。下兩見字。皆涉上見字而衍。索隱本出臣人之與臣於人七字。注曰。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謂使彼臣己也。案索隱誤解。當從正義。正義曰。破人謂破敵也。破於人謂被敵破。臣人謂己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則無兩見字明矣。趙策亦無兩見字。

距來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索隱曰。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於來敵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此數語。誤入集解內。荀子注引此不誤。念孫案。小司馬緣文生義。非也。距來當爲距黍。黍來隸書相近。故黍譌爲來。韓策作距來。亦後人依史記改之。藝文類聚軍器部。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並引廣雅曰。繁弱鉅黍弓也。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倞注。黍當爲來。卽惑於小司馬之說。時力距黍。皆疊韻字。故荀子廣雅並作鉅黍。文選閑居賦。谿子巨黍。異篆同機。李善注引史記作巨黍。距鉅。自古並通用。

不從

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念孫案大王不從下脫親字當依楚策補從即容反

投從約書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爲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念孫案索隱既云投當爲設則不當又云作投甚爲易解蓋正文投字本作設索隱之投當爲設今本並作投本作設當爲投今本並作設此是各本皆作設而小司馬以爲當作投故曰作投甚爲易解也後人既改正文設字爲投又改索隱以就之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愈充腹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案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愈充腹爲愈益充腹亦非也燕策作偷充腹則愈卽偷字也鄭注表記曰偷苟且也言飢人食烏頭雖苟且充腹而與餓者同歸於死也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愈一小快卽偷一小快也淮南王傳王亦偷欲休漢書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偷薄字說文本作偷從心愈聲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偷鄭箋偷讀爲偷周官大司徒則民不偷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偷坊記注不偷於死亡釋文並音偷大

戴禮文王官人篤欲色嘔然以偷逸周書偷作愉荀子王霸篇百姓貴之如帝其心字或在旁或在下轉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並與偷同其義一也愉愈偷字異而寫小異耳鹽鐵論非鞅篇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彼言愉飽此言愈充腹其義一也愉愈偷字異而義同。

抱柱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念孫案柱上本有梁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抱梁柱而死燕策及莊子盜跖篇同。

北夷

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索隱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念孫案此文言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是北夷之地去魯衛不遠小司馬以山戎北狄當之誤矣北夷當爲九夷字之誤也燕策作北夷亦後人依史記改之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書云包九夷制鄢郢是九夷之地南與楚接此言齊并淮北淮北卽楚地也齊并宋與淮北則地與九夷接故又言齊并九夷也秦策言楚包九夷方千里此言九夷方七百里七百里卽在千里之中故言楚包九夷也淮南齊俗篇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是九夷之地東與十二諸侯接而魯爲十二諸侯之一故此言齊

并九夷與魯衛也。上文言齊舉宋而包十二諸侯。田完世家言齊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此言齊并宋與淮北。又言并九夷與魯衛。以上諸文。彼此可以互證。是今本之北夷。乃九夷之誤。而不得以山戎北狄當之也。

此苦言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念孫案苦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言猶云此言。燕策作若此言上文云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下文云秦王聞若說若亦此也。說亦言也。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辯見經義述聞。荀子儒效篇曰。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譌作君。辯見荀子。皆竝用此若二字。

塞鄆阨

殘均陵。塞鄆阨。念孫案塞本作安。此後人依燕策改之也。索隱本作安。鄆阨。安卽闕字也。闕亦塞也。說文闕遮壅也。列子楊朱篇謂之闕聰。張淇曰。闕塞也。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曰闕逢。見一切經音義十七。釋文闕烏割反。又於虔反。於虔反之音。與安相近。闕鄆阨之爲安。鄆阨猶闕逢之爲焉逢。見史記曆書。單闕之爲亶安。徐廣曆書音義曰。董闕于之爲董安于。定十三年左傳。董安于。韓子十過篇。作董闕于。以遏徂旅之

爲以按徂旅也。後人依燕策改安爲塞。不知安與闕同字。闕與塞同義。無煩改爲塞也。

趙得講於魏

兵困於林中。

林中魏地。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

行而攻趙。念孫案：趙得講於魏。當從燕策。作已得講於魏。言秦兵困於魏之林中。恐燕趙來擊。則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則又移兵而攻趙也。下文曰：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是其證。今作趙得講於魏者。涉上下諸趙字而誤。此謂秦得講於魏。非謂趙得講於魏也。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則小司馬本不誤。

張儀列傳

數讓之

因而數讓之。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念孫案：小司馬讀數爲頻數之數。非也。秦初不見儀。至是始一見。卽責以數語而謝去之。未嘗數數責之也。數讀如數之以王命之數。高注秦策曰：數讓也。廣雅曰：數讓責也。數讓連文。猶誅讓連文。古人自有複語耳。

王業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念孫案：去王下本無業字。此涉上文

王業而誤衍也。王讀王天下之王。此言秦不爭於三川周室而爭於戎翟。則不能王天下。故曰去王遠矣。下文司馬錯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正對此句而言。則王下不當有業字。索隱本出去王遠矣四字。注曰。王音於放反。則無業字明矣。秦策有業字。亦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故姚宏校本曰。曾錢劉無業字。新序善謀篇亦無業字。

論其故

臣請論其故。念孫案論本作謁。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謁。注曰。謁者告也。今本既改正文作論。又改注文曰。論者告也。案訓謁為告。本於爾雅。若論字則古無訓為告者。後人之改謬矣。秦策及新序並作謁。

折韓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念孫案。折讀為制。言韓為秦所制。不得不與之共攻梁也。制折古字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為制。魏策作秦挾韓而攻魏。挾與制義亦相近。

雖無出甲

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念孫案。雖讀曰唯。唯與雖古字通。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

子君臣驚。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此姱脩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繫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是唯無出甲出甲。則席捲常山而折天下之脊也。不更言釋文一本唯作雖。出甲者。蒙上而省也。留侯世家曰。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莊子人閒世篇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郭象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語意竝與此同。

待弱國之救

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念孫案待當爲恃。今作待者。涉上文待諸侯之救而誤也。上言秦之攻楚急。而諸侯之救楚緩。故曰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言弱國不可恃。而彊秦不可忽。若改恃爲待。則非其指矣。楚策正作恃弱國之救。楚策上文待諸侯之救。待作恃。亦涉下文恃弱國之救。而誤。當依史記改。

兩虎相搏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搏本作據。徐廣音戟。正是據字之音。後人不知據字之義。而改據爲搏。則與徐音不合。乃又於音戟上加或字。謬甚。辯見楚策。

飯菽

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念孫案飯菽當爲菽飯。菽飯藿羹。相對爲文。韓策作豆飯。豆亦菽也。姚宏校韓策。引春秋後語。亦作菽飯。

督過之 過楚 不過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敵邑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念孫案。督過皆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楚辭九章曰。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廣雅同。是督過皆責也。若以過爲過失之過。則當言督過不當言督過之矣。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案過楚謂責楚也。正義謂說楚之過失以收韓。亦失之。張釋之傳曰。釋之見謝。景帝不過也。不過亦謂不責之也。

趙服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念孫案服字義不可通。趙服當爲趙破。字之誤也。趙策作破。趙而四分其地。是其證。

入儀之梁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念孫案入儀之梁。本作入之梁。下文曰。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是其

證入下有儀字。則文不成義。此因上下文儀字而誤衍也。齊策作乃具革車三十乘。內之梁。內卽入也。
喜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見齊策。舊本作熹。誤也。念孫案。殷本紀。九侯女不熹淫。高祖本紀。秦人熹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漢書郊祀志作熹。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桓六年穀梁傳。陳侯熹獵。墨子魯問篇。國家熹音湛。澠。荀子堯問篇。楚莊王以憂而君以熹。漢有聞熹長韓仁銘。又太尉劉寬碑陰。河東郡聞熹。泰山都尉孔宙碑。逢祈字伯熹。郟陽令曹全碑陰。故市掾王尊文熹。是喜字古通作熹。不得以戰國策改史記也。又案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熹。趙策曰。無熹志而有憂色。是戰國策喜字亦通作熹也。

不得待異日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念孫案。索隱本軫語犀首云云。本在上文。吾爲事來之下。其不得待異日五字。作一句讀。軫言不得待異日。故犀首卽出見之也。今本列索隱於不得待之下。而以不得待爲句。異日爲句。大謬。

秦得燒掇焚扞君之國

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扞。今本此下。載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扞音煩。烏。謂煩躁而牽掣也。戰國策云。秦且燒燔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此三字上

屬爲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念孫案：中國無事，與有事相對爲文。秦得燒掇焚扞

君之國，與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相對爲文。索隱掇音都活反云云。本在君之國下。下注云：謂山東諸

國共伐秦，乃專釋有事二字。今本以掇音都活反云云。列入燒掇焚扞之下。君之國之上，而以秦得燒掇

焚扞爲句。君之國有事爲句，其失甚矣。單行本亦誤。下文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有事

上有君之國三字，亦後人所加。單行本同。

樽里甘茂列傳

議之

樽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念孫案：議下本無之字。此涉下聽之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此，作挾韓而議，無之字。秦策及新序雜事篇並同。

白起王翦列傳

邢邱

秦嘗攻韓，圍邢邱。因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集解徐廣曰：平泉有邢邱。正義曰：邢邱，今懷州武德縣東

南二十里。平泉縣城是也。念孫案：邢邱，魏地，非韓地。徐張之說非也。此本作攻韓圍邢，邢下邱字衍文耳。

秦策作秦嘗攻韓邢。此脫困於上黨。衍於是其證。邢卽徑之借字也。上文曰：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徑

城拔五城。正義曰：涇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案今曲沃縣西北十里汾水旁有涇庭城，卽桓三年左傳所謂曲沃武公伐翼，次於涇庭，逐翼侯於汾隰者也。秦策曰：秦攻韓，圍涇，韓策曰：秦攻涇，韓使人馳南陽之地。范雎傳曰：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涇拔之。韓世家曰：桓惠王五年，秦拔我涇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卽此所謂攻韓圍邢，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者也。又案宣六年左傳：赤狄伐晉，圍邢，邱杜注曰：邢，邱今河內平皋縣，平皋故城在今溫縣東。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邱懷。徐張彼注，並與此注同。范雎傳曰：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秦策曰：舉兵而攻邢，邱，邢，邱拔而魏請附，是邢，邱爲魏地，非韓地，不得言攻韓圍邢，邱也。

孟子荀卿列傳

不果所言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念孫案：果，信也。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是不信所言也。廣雅曰：果，信也。中庸：果能此道矣。謂信能此道也。孟子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謂信有以異於人也。凡書傳言果然者，皆謂信然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

下先生。卽指淳于髡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淳于髡以下。又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匈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淳于髡諸人之上。則文不成義矣。

爲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念孫案。不足爲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亦謂安足與謀也。與爲一聲之轉。故謂與曰爲。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爲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

孟嘗君列傳

一與文等

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念孫案。文當爲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爲之字之誤也。之字指食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類。引此正作一與之等。賓客類引此一與文等。此後人依史記改之。

偶人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念孫案。偶。索隱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是舊本作禺。有偶寓二音。後人改禺爲偶。又改注文曰偶音遇。斯爲謬矣。封禪書。木禺龍鑾車一駟。索隱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龍形於木。一音偶。亦謂偶其形於木也。後漢書劉表傳論曰。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商。日二百萬。尹知章曰。禺讀爲偶。漢書匈奴傳。此溫偶。睢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靈鼓溫禺。卽溫偶。

如有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念孫案。如有。如或也。下文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袁盎傳曰。如有遇露霧行道死。陛下竟有殺弟之名。奈何。皆謂如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

意疑孟嘗君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念孫案。意下本無疑字。意孟嘗君者。意卽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選長楊賦注。引廣雅曰。意疑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梁孝王世家曰。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王。漢書文三師古曰。張儀傳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直不疑傳曰。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意疑也。

已去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皆其證也。後人不知意之訓爲疑。故又加疑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疑字。

爲雄雄者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顧子明曰。爲雄下衍一雄字。爲雄二字屬下讀。

朝趨市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卽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則與下明旦相複矣。索隱出朝趨市三字。云趣音娶。後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爲朝趨市矣。李善注文選藉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旦二字。蓋亦以明旦與朝相複。故節之。而不知朝趨市乃趨市朝之譌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罷癘之病

蹇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癘之病。索隱曰。罷癘。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念孫案。蹇非背疾。則罷癘之病。非謂腰曲而背隆高也。罷癘卽指蹇而言。說文。癘。罷病也。廣雅。壁癘也。是蹇爲罷癘之病也。故淮南地形篇。林氣多癘。天官書正義。引作林氣多蹇。癘。蹇。壁。字異而義同。

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本發作廢。注曰：鄭氏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念孫案廢即發之借字。召南騶虞篇：壹發五豝，小雅賓之初筵篇：獻爾發功，徐邈並讀如廢。廢發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為刑政，上篇發作廢。列子仲尼篇：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釋文：發一本作廢。莊子列御寇篇：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發司馬本作廢。齊策：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將即發將。謂目笑之而未發於口也。鄭氏不達，故誤解為廢棄。然以此知正文之本作廢也。若作發，則不得有此誤解矣。後人改廢為發，遂失其舊，乃或加發一作廢四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衍文十六

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自以為韓魏至此凡十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念孫案：上文趙郝曰：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故虞卿復舉其詞而駁之曰：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然則此文當以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為一句，而必字之下，王之事秦之上，不當有以為韓魏云云十六字明矣。此不知何處錯簡，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趙策及新序善謀篇，竝無此十六字。

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念孫案：此本作予秦地如毋予，句孰吉，句如者與也。論語先

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言子秦地與不予二者孰吉也。新序作子秦地與無子孰吉是其明證矣。今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本如上有何字者後人據趙策加之也。趙策作與秦城句何如不與句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亦後何與孰同義。趙策言何如則不言孰吉此言孰吉則不言何如後人又加何字斯為謬矣。後人不知如之訓為與故妄加

彊怒

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念孫案此怒字非喜怒之怒。廣雅曰怒健也。健亦彊也。後漢書第車怒馬李賢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盈也義與此怒字同。彊怒連文又與下句弊字對文。趙策作因秦之怒乘趙之敝怒與弊對文亦非喜怒之怒。是怒即彊也。上文曰吾且因彊而乘弱是其證。

危哉 危反

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念孫案此危字非安危之危。危讀為詭。詭詐也。言其為秦之計甚詐也。樓緩使趙王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實則示天下以弱而益秦之彊。名以為趙而實以為秦。故曰詭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又李斯傳今高有淫佚之志。危反之行。危亦讀為詭。詭亦反也。言其行之反常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賈子傅職篇曰天子燕業反其學。本譚本反譌作及。今從續漢書百官志所引。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

反同義。古字或以危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危。淮分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作危。

魏公子列傳

閒語

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曰。閒音閑。閒語謂靜語也。念孫案。閒讀閒廁之閒。閒私也。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謂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因留宿閒語。李賢注曰。閒私也。

范雎蔡澤列傳

辯口

齊襄王聞雎辯口。念孫案。辯口本作辯有口。謂辯給有口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辯有口才。後人加。人事部辯類。作辯有口。陸賈傳曰。名爲有口辯士。朱建傳曰。爲人辯有口。武安傳曰。蚡辯有口。皆其證。

湖關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念孫案。湖下關字。後人妄加之也。索隱本出至湖二字而釋之曰。案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卽今湖城縣也。正義說與索隱同。皆但言湖縣。而不言湖關地。

理志京兆尹湖有周天子祠二所亦不言有湖關水經河水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昔范叔入關此謂函谷關遇穰侯於此亦但言遇穰侯於湖縣而不言湖關又文選解嘲注引史記曰竊載范雎入秦至湖則無關字明矣

砥礪

周有砥礪念孫案礪本作戾此因砥字而誤加石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礪字唯集韻有之注云玉名范雎曰周有砥礪則北宋時史記本已譌作礪秦策正作砥戾

亡其 亡意亦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念孫案小司馬以亡爲輕蔑義不可通亡讀如無或言亡或言亡其皆轉語詞也亡或作無漢書貨殖傳盜爵舞刁孟康曰奴自相謂盜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莊子外物篇曰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呂氏春秋審爲篇曰君將擢之乎亡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曰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亡其者皆轉語詞也越語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妄其憎懷而愛秦邪妄亦讀如無魯仲連傳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斷亡意爲一句注云言者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案小司馬以亡意爲無還燕意亦非也亡意亦者意亦也意

亦者抑亦也。抑意古字通論語學而驚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爲之與意鮑顯頤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意亡墨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誠病乎意亦思乎意亦並與抑亦同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意亡墨非攻篇爲其上中之利而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非爲其上中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非爲其上中之利而中中言無意。無意少聽其數乎或言亡意亦皆轉語詞也。齊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意者亦轉語詞也。抑意者猶言抑者漢書敘傳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繆爲

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念孫案爲猶謂也言范雎以此言謬謂宦者也。繆與謂爲一聲之轉故謂或曰爲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

田文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秦策田文作田單鮑彪曰史之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吳師道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念孫案田文當依秦策作田單後語作文者校書者依誤本史記改之耳吳曲爲之說非也張載注魏都賦引史記正作田單

萬世之後

臣竊爲王恐。句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念孫案秦策作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

子孫也。此脫一恐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為友 結友

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念孫案。上句友字亦當作交。隸書交字或作友。形與友相似。又因下文勝之友而誤。索隱本作貴而為交。注曰。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則上句亦作交明矣。又廉頗藺相如傳。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友亦交之誤。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願結交。

持國秉政

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念孫案。政字後人所加。索隱本出持國秉三字而釋之。曰。案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見哀十七年傳。今本秉作柄。服虔曰。秉。權柄也。據此。則秉下本無政字。持國秉即持國柄也。絳侯世家。許負相條侯曰。君相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是其明證矣。說文。柄。或作標。書傳通其柄。管子小匡篇。作秉。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後人不知秉為柄之借字。故妄加政字。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持國秉政。亦後人依史記加之。人事部。引此正作持國柄。

曷鼻

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鬪。膝攀。念孫案。曷讀為遏。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遏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

也。廣雅。偃。仰也。故徐廣曰。曷一作仰。列女傳辯通傳曰。鍾離春極醜無雙。白頭深目。印鼻結喉。是也。偃遏一聲。

之轉。偃鼻之爲遏鼻。猶偃豬之爲遏豬。千金堰之爲千金遏也。漢二十五年左傳。規偃豬。鄭注。周官稻人氏傳曰。焚澤波水。已成遏豬。遏豬卽偃豬也。文選沈約三月三日詩。東出千金堰。李善注。堰一作場。水經穀水注。引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場。卽千金堰也。堰音偃。又於建反。場音遏。

小司馬不解曷鼻之義。而以爲鼻如蝸蟲。其失甚矣。

不

豈不辯智之期與。念孫案。豈不豈非也。上文曰。豈非。士之顧與。又游俠傳。不可謂不賢者矣。不賢者非賢者也。非不

一聲之轉。故謂非爲不。說見釋詞。

不知止 不知足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念孫案。止足二字互誤。足與欲爲韻。止與有爲

韻。有古讀若以。見詩及楚辭。

樂毅列傳

嚙秦

令趙又秦以伐齊之列。嚙與陷同。念孫案。索隱本嚙下有說字。是也。集解引徐廣曰。嚙進說之意。則正文內有

說字明矣。說秦伐齊。其大指在嚙之以利。故曰。嚙進說之意。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義

與此同也。

以身得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念孫案。察讀爲交際之際。際接也。爾雅及左傳昭四年注。孟子萬章篇注。言假魏節使於燕。而以身得接見先王也。際與察古同聲而通用。淮南原道篇。施四海。察於天地。

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

最勝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念孫案。最當爲取。字之誤也。取與驟同。取古聚字。周官獸醫注。趨聚取三字。古聲並相近。故驟亦通作取。驟勝者數勝也。齊嘗破燕滅宋。取楚之淮北。故曰驟勝之遺事也。燕策正作驟勝。

顧反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句命起兵擊齊。念孫案。顧反者。還反也。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蒼頡篇曰。顧旋也。穆天子傳。吾顧見女。郭璞曰。顧還也。故還反謂之顧反。屈原傳曰。使於齊。顧反。諫懷王。呂氏春秋觀表篇曰。邱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不辭。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趙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淮南人閒篇曰。陽虎赴圍而走。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皆謂還反也。

不化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懷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臣也。念孫案。小司馬誤解化字。化者變也。至於入江而不化。猶言至死不變耳。燕策作故入江而不改。改亦變也。上文曰。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不悔與不化。意亦相近。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廣成傳舍

舍相如廣成傳舍。念孫案。傳下本無舍字。此涉索隱傳舍而誤衍也。索隱本出廣成傳三字。而釋之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若正文本作廣成傳舍。則索隱爲贅語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有舍字。則所見本已誤。左思魏都賦。廣成之傳無以疇。張載注引此作舍相如廣成傳。與小司馬本同。足正今本之誤。

請奉盆飴

請奉盆飴。秦王以相娛樂。念孫案。奉當爲奏。字之誤也。奏進也。言請進盆飴於秦王前也。上文秦王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故相如亦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飴。秦王以相娛樂。請奏盆飴。正與請奏瑟相對。今本奏作奉。則非其指矣。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竝作奏。上文又云相如奉璧奏秦王。

大功

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攻城野戰之功。對下文徒以口舌爲勞言之。而其大自見。無庸更加大字。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竝無大字。羣書治要及通鑑周紀四同。

廉頗 畏匿之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念孫案。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卽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摅感舊詩注。引此並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秦破趙殺將扈輒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念孫案。趙字本在殺字下。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作一句讀。上文云。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下文云。大破殺趙蔥。皆以破殺連文。史記中若是者多矣。今本趙字在殺字上。則當以秦破趙爲句。案破謂破其軍。非謂破其國。不得言秦破趙明矣。索隱本正作破殺趙將扈輒。

魯仲連鄒陽列傳

過而爲政於天下

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索隱解過而爲政於天下。云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讀至過字絕句。解云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念孫案。司馬與張固失之。而徐亦未爲得也。過而爲政於天下。指秦言之。非謂尊之太過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然而爲帝。甚而遂爲政於天下。則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之民也。過與大義亦相通。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言無過大王也。魏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大亦過也。韓策曰。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蘇秦傳。過作大。然則過而爲政於天下。猶言大而爲政於天下耳。呂氏春秋注。訓過爲甚。甚與大義亦相通。故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曰。甚大也。

來吾君

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念孫案。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

辭讓使者三 解紛亂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念孫案。辭讓下不當有使字。蓋衍文也。趙策作辭讓者三。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人事部。引此。並作辭謝者三。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此。並作辭謝。皆

無使字。又案諸書引史記作辭謝。而今本作辭讓。疑後人依趙策改之也。又下文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文與趙策同。而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論注。荀勗傳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反外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念孫案外當為北。北古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章昭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管子君臣篇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宦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即此所謂反北也。言雖至食人炊骨。而士卒終無反背之心也。齊策作士無反北之心。是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故北誤為外。漢書劉向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張釋之傳。北誤作外。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誤作外。是其證。

而能

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作而不說田常之賢。文選同。新序雜事篇。作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念孫案能與而同。漢書作而。新序作能。其實一字也。下文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新序而作能。是其證也。史記作而能者。一本作而。一本作能。而後人妄改之耳。能字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

包堯舜之術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念孫案包本作蒙。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蒙。注曰。蒙被堯舜之道。則舊本作蒙明矣。新序漢書文選並作蒙。

讀書雜誌

史記第五

屈原賈生列傳

濯淖

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念孫案。上言洗濯。下言淖。則文不相屬。濯字當讀直教反。濯淖疊韻字。濯淖汙泥四字同義。說文曰。潘。浙米汁也。又曰。周謂潘曰泔。又曰。滌。久泔也。廣雅曰。濯。滌也。曹憲音直。兒反。士喪禮。溲濯棄於坎。鄭注曰。沐浴餘潘水。釋文。濯直孝反。喪大記。濡濯棄於坎。皇侃疏曰。濯謂不淨之汁也。廣雅曰。淖。濁也。是濯淖皆汙濁之名。

不獲

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念孫案。獲者辱也。言不為滋垢所辱也。鄭注士昏禮曰。以白造緇曰辱。是也。下句泥而不滓。即承不獲言之。廣雅曰。獲。辱也。又曰。濩。辱汚也。濩亦獲也。古聲義同耳。

懲違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念孫案。違非違逆之違。懲。止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彊勉也。廣雅曰。怨。悻悻也。悻。與違同。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違亦怨也。詛亦祝也。正義以違為違命。失

之辯見經 義述聞 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楚辭違譌作連王注以連爲留連失之

含憂

含憂虞哀兮索隱曰楚詞作舒憂娛哀念孫案含當爲舍字之誤也隸書舍或作舍又作舍皆皆與舍字相似舍卽舒字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爲韻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聘禮記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卽舒息是舒與舍古同聲而通用王注楚詞曰言已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已悲愁是舒憂娛哀義本相承若云含憂則與娛哀異義矣

有命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念孫案有命當從宋本作稟命此涉下句有字而誤也楚辭作民生稟命王注曰言萬民稟受天命而生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噏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旣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曾傷

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引之曰。曾傷爰哀四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唵恆悲四句。卽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曾傷爰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入之跡。尤屬顯然。永嘆喟兮。集解引王逸注曰。喟。息也。則後四句之增。蓋在裴駟以前矣。又案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己不畏死也。其敘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爲長。

自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案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者是也。東方朔七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而寶康瓠

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索隱本無而字。念孫案下句云。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則無而字者是也。漢書文選兮字並在寶康瓠下。亦無而字。

請對以臆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念孫案索隱本臆作意注曰協音臆正義曰協韻音憶據此則正文本作請對以意謂口不能言而以意對也今本作臆者後人以意與息翼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意字古讀若億正與息翼相協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懼意與惑色爲韻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此賦以意與息翼爲韻故索隱正義並以意爲協韻下文好惡積意與息爲韻正義亦云協韻音憶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何煩協韻乎又案文選作請對以臆亦是後人所改據李善注云請以意中之事對則本作意明矣而今本并李注亦改作臆惟漢書作請對以意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索隱正義皆本於此今據以訂正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念孫案漢書文選並作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索隱本出其死兮若休五字則上句亦當與漢書文選同今案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四句文同一例且浮休舟三字皆於句末爲韻則索隱本是也今本作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蓋蒙上文句法而誤

養空而游

養空而游念孫案游當爲浮字之誤也。索隱本作浮。注曰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漢書文選並作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皆其證。上文其生兮若浮。義亦同也。

呂不韋列傳

且自大君之門

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念孫案且當爲益字之誤也。益何不也。言何不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若作且。則與而乃二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益自大君之門。顧乃大吾門。高誘呂氏春秋注序。作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皆其證。

所養母

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念孫案養字後人所加。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爲夫人時。立以爲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對下文真母夏姬而言也。索隱本出所母華陽后五字。注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也。今檢諸本並無生字。據此則養字亦後人所加明矣。後人不解所母二字之義。故妄加養字。

刺客列傳

范中行氏

故嘗事范中行氏。念孫案范中行氏。本作范氏及中行氏。今本無氏及二字者。後人依趙策刪之也。不知

古人屬文或繁或省不得據彼以刪此下文言范中行氏者前詳而後略耳亦不得據後以刪前索隱本出事范氏及中行氏七字解云范氏謂范昭子吉射也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則有氏及二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亦作范氏及中行氏

釋

卒釋去之念孫案釋本作醜古多以醜為釋字管蔡世家鄭降楚楚復醜之魏世家與其以秦醜衛不如掠晉數百不服醜之燕策王欲醜臣漢石門頌醜娘即安橋里橋索隱本作醜注曰音釋又田儋傳乃釋酈閻頌醜散開之斟馮北海相景君銘農夫醜耒並以醜為釋齊索隱本亦作醜注曰古釋字今本皆改醜為釋而刪去其注後人之妄也

衆終莫能就 請益其

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念孫案衆與終一字也酈風載馳篇衆穉且狂衆即終字猶言終温且惠終窶且貧也說見經義述聞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是古字多借衆為終也今本作衆終莫能就者一本作衆一本作終而後人誤合之耳或讀臣欲使人刺之衆字意不相屬韓策作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是其明證矣又下文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韓策益其作益具於義為長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索隱本出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通也。念孫案。如索隱說。則史記本作不能無生得。齊語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曰滅。生得曰獲。項羽紀。楚下滎陽城。生得周。黃淮陰侯傳。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又索隱引韓策作無生情。而今本亦作無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皮面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索隱曰。皮面。謂刀割其面皮。欲令人不識。念孫案。如小司馬說。則當云割面皮。不當云皮面矣。今案廣雅曰。皮。離也。又曰。皮。剝也。然則皮面者。謂以刀自剝其面也。王褒僮約曰。落桑皮。櫻皮之爲言。猶披也。續列女傳曰。聶政自披其面。是皮與披同義。

購縣之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念孫案。購縣之。當爲縣購之。謂縣金以購之也。下文曰。王縣購其名。姓千金。韓策曰。縣購之千金。皆其證。

目攝之

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

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念孫案。索隱解攝為整。不合語意。正義解攝為視。古無此訓。皆非也。攝讀為懾。鄭注樂記曰。懾猶恐懼也。言曩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恐謂之懼。使人恐亦謂之懼。昭十二年左傳。楚子圍徐。以懼吳是也。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曰。攝如字。又之涉反。是懾與攝通。衛將軍驃騎傳。懾懼者弗取。漢書作攝。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

搃其匈

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搃其匈。集解徐廣曰。搃一作抗。索隱曰。搃謂以劍刺其胸也。抗拒也。其義非。念孫案。抗與搃聲不相近。搃字無緣通作抗。抗當為抗。俗書從亢之字作亢。從亢之字作亢。二形相似。故抗譌為抗。說文抗。深擊也。廣雅曰。抗刺也。集韻抗搃並陟甚切。搃之為抗。猶湛之為沈也。燕策作右手搃抗其胸。抗亦抗字之譌。且亦是一本作搃。一本作抗。而後人誤合之耳。姚宏校本云。一無抗字。是其證矣。列子黃帝篇。攬捩挨抗。釋文云。抗。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亦未知抗即抗之譌耳。

腐心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引之曰。腐讀為拊。爾雅曰。辟拊心也。郭注謂椎胸也。燕策正作拊心。索隱訓腐

爲爛非是

李斯列傳

郡小吏

年少時爲郡小吏。念孫案。索隱本郡作鄉。注曰。劉氏云。掌鄉文書。據此。則劉與小司馬本皆作鄉。鄉謂上蔡之鄉也。今本鄉誤爲郡。又於注內加郡一作鄉四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獸部引此作郡。則所見本已誤。藝文類聚獸部引此正作鄉。

胥人者去其幾也

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解上二句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言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念孫案。索隱誤解胥字。正義則大誤矣。胥者須也。見孟子萬章篇趙注。漢書敘傳應劭注。須待也。去當爲失字之誤也。言人有釁可乘。不急乘其釁而待之。是自失其幾也。故下文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又曰。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怠而不急就。卽此所謂胥也。

竈上騷除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由與猶同。騷與掃同。足以滅諸侯。成帝業。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竈字上有老

嫗二字念孫案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據此則正文內有老嫗二字明矣。

阿縞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念孫案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錫西蜀丹青故以阿縞為東阿所出之縞也今案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為文則阿為細繒之名非謂東阿也阿字或作縹廣雅曰縹縞練也楚辭招魂蕝阿拂壁蕝與弱同阿細繒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王注以蕝為蕝席阿為曲隅皆失之辯見楚辭淮南修務篇衣阿錫曳齊紈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列子周穆王篇張邁注同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快耳目

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念孫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記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陳禹謨依俗本增目字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並無目字

秋霜降 水搖動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念孫案索隱本出水搖者萬物作六字注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水

動也。據此則正文內本無動字。蓋因注文而誤衍也。此二句原文當本作霜降者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今本作水搖動則多一字。後人不達。又於上句內加秋字以對下句耳。不知霜降水搖相對爲文。若秋霜降與水搖動則參差不協。且下句不言春而上句獨言秋亦爲不類矣。又案索隱訓搖爲動則正文內本無動字。後人不知動爲衍文。又改注文之水動爲搖動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

足以爲心寒

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念孫案此本作足爲寒心。足下有以字則文不成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足爲寒心。燕策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其一證矣。

直馳道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念孫案直馳道當作直道。馳道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爲秦壘山。壘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治直道馳道。

蒙恬列傳

敦於事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念孫案敦於事勉於事也。爾雅曰敦勉也。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大戴禮五帝

德篇曰長而敦敏秦會稽刻石文曰和安敦勉。

張耳陳餘列傳

嫁庸奴亡其夫去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集解於亡其夫下注曰一云其夫亡也念孫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亡字本在其夫下庸奴其夫爲句亡去爲句抵父客爲句漢書作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如瀆曰父時故賓客也是其證也因亡字誤在其夫之上遂與庸奴二字義不相屬後人不得其解輒於庸奴上加嫁字而讀嫁庸奴爲句廿二史劄記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非也亡其夫爲句其謬甚矣徐廣讀其夫亡爲句亦非

竊聞公之將死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念孫案聞字當從漢書蒯通傳作閔閔憂也

淮陰侯列傳

特劫於威彊耳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念孫案彊讀勉彊之彊彊下當有服字劫於威三字連讀彊服二字連讀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本脫去服字。則當以威彊連讀。而讀彊爲彊弱之彊。非其指矣。漢書及新序善謀篇。彊下皆有服字。顏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是其證。

何所不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念孫案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不誅三字。注曰。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又出何不散三字。注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則正文內無三所字明矣。漢紀有三所字。亦後人據誤本史記加之。漢書新序並無三所字。鹽鐵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

欲反漢

漢之敗郤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念孫案。欲反漢。當依宋本游本作亦反漢。亦者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漢書正作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倍則戰之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圍之也。倍則戰者。言我兵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上句而誤衍耳。太平御覽兵部一。引史記

無之字。漢書及通典兵十三並同。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能乃也。古謂乃爲能。說見漢書能或滅之下。言兵數相敵。乃與之戰也。今本戰下有之字。亦涉上文而衍。御覽引孫子亦無之字。

能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念孫案此能字非才能之能。能猶乃也。言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又自序述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能亦乃也。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乃與能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說見釋詞。

須臾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念孫案此須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異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尙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少須臾卽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

懷諸侯之德

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念孫案此當從游本作懷諸侯以德。今本以作之者。涉上兩之字而誤。漢書正作懷諸侯以德。

東殺龍且

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念孫案。東殺龍且。本作遂殺龍且。後人改遂為東者。欲與上南下西相對耳。不知摧楚兵殺龍且。本是一事。若云南摧楚兵。東殺龍且。則分為二事矣。漢書漢紀並作遂斬龍且。

知者決之斷也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念孫案。知者決之斷。當作決者知之斷。下句疑者事之害。正與此相反也。有智而不能決。適足以害事。故下文又申之曰。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

後復破之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於離石。後復破之。念孫案。此言漢兵破匈奴於晉陽。復追破之於離石。復上不當有後字。後即復之誤也。篆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復。隸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後。形並相似。故復誤成相驚。恨復遂過不肯悔。趙策復合與躄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今本復字並誤作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絳侯世家。復擊破綰軍。沮陽。漢書復字並誤作後。今作後復破之者。一本作復。一本作後。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韓王信傳無後字。

代上谷

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念孫案聞冒頓居代上谷，衍上字。漢書作居代谷是也。管子經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主父偃傳曰：高皇帝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上谷則去平城遠矣。又案漢之沮陽，為上谷郡治，即唐之媯州也。今本云冒頓居代上谷，而正義於上谷下注云：今媯州，則張氏所見本已誤衍上字。

黥之

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念孫案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謂宥之也。今作黥者，原誤為京。隸書原或作原，京或作京，二形相似，故原誤為京。檀弓是後人又加黑旁耳。若不罵者亦黥之，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田儻列傳

非直手足戚也

螻螿手則斬手，螿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漢書作非手足戚，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念孫案此則非直手足戚也。直字當為有字之

譌。直字俗作直，形與有相近。

無不 莫能圖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念孫案。無不當爲不無。莫能圖。當爲莫圖。此言田橫之高節。與其客之慕義。從死。天下非無善畫者。何故不爲之作圖。故曰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今本不無作無。不莫圖作莫能圖。則非其指矣。索隱本出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九字。今本不無作無。不乃後人依誤本改之。注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是其證。

樊鄴滕灌列傳

肩蔽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念孫案。肩當爲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謂以身屏蔽之。非謂以肩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言屏蔽矣。

張丞相列傳

卽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念孫案。卽猶或也。言高祖憂萬歲之後。趙王或不全也。卽與或古同義。越語。大夫種曰。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

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鉅虛比。為邛邛鉅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鉅虛負而走。言或有難也。即訓為或。又訓為若。互見匈奴酷吏二傳。

有堅忍質直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念孫案堅忍質直上。不當有有字。蓋衍文也。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此無有字。漢書周昌傳。作其人堅忍伉直。亦無有字。

子類

封為北平侯。孝景前五年。蒼卒。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顛。音聃。索隱單行本注曰。案漢書云。傅子至孫毅。有罪。國除。今此云康代侯。八年卒。子顛代侯。則顛即毅也。以上索隱注。今漢書張蒼傳作類。又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作預。漢表作類。念孫案此字本作類。或作顛。並讀如聃。聃之聃。今本史記漢書作類。即類之譌也。易林家人之咸。視聽聃。聃今本類。譌作類。說文。類。癡顛不聰明也。從頁。彖聲。彖音玉篇。音彖。又音聃。集韻。類。類並與聃同音。聃字注曰。漢有北平侯顛。即此所謂子顛代侯者。故徐廣曰。類一作聃。音聃也。若作類。則不與顛聃同音矣。隸書類字或作類。見漢外黃令高彪碑。形與類相似。故類譌作類。功臣表作預。索隱引漢書作毅。皆類之譌也。

他官

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他官居其中。念孫案他官二字。義無所取。當從漢書作宀官。顏師古曰。宀

謂散輩如今之散官是也。周官稟人掌共外內朝宥食者之食注宥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
稟人供之因名宥食者案宥食者上直者釋曰宥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宥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宿
直外內朝與此言宥官居其中同義。宥與它字形相近當是宥誤爲它。後人又改爲他耳。

鄧生陸賈列傳

三皇

繼五帝三皇之業。念孫案三皇當從漢書漢紀說苑奉使篇作三王。漢承周秦之後。故云繼五帝三王之業。若作三皇。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奉使部引史記亦作三王。

劉敬叔孫通列傳

臚句傳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念孫案臚下本無句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索隱本出九賓臚傳四字。注曰漢書云。設九賓臚句傳。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云臚。下傳語告上云句。則漢書有句字。而史記無句字明矣。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但釋臚字而不釋句字。又其一證也。又案索隱引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漢依此以爲臚傳也。又漢書百官表。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臚傳之也。應劭韋昭皆但言臚傳。而不言臚句傳。與史記同。是言臚即可以該句也。後人於史記加入句字。則與注內漢書云臚句傳之語不合。乃或刪去此語。以牽合已誤之正文。其失甚矣。

莫能習

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念孫案莫能習當從漢書作莫習莫習者謂羣臣未習此禮非謂莫能習也能字後人所加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並無能字

季布纒布列傳

黃金百斤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念孫案百與諾為韻百古讀若博莊子秋水篇聞道百與若為獨斷蜡祝辭歲取千百與宅壑作為韻斤字後人所加也漢書食貨志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見平準書集解此言黃金百即是百斤無煩加斤字也漢書季布傳無斤字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

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徒宋本作徒念孫案此當從漢書作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句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宋本遂字誤在不能上今本徒字又誤作徙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正與漢書同

袁盎鼂錯列傳

與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念孫案與猶以也。故漢書作以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與亦以也。互文耳。以與一聲之轉。故古或謂以爲與。說見釋詞。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集解如瀆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漢書顏師古注。義同。念孫案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爲道路之道。上屬爲句。非也。道讀曰導。下屬爲句。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三字連讀。直出二字連讀。今本直字誤在隧字上。則文不成義。漢書作道從醉卒直出。醉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出也。說苑復恩篇。作乃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宋本說苑從醉誤爲醉。從今本又誤爲率徒。醉卒道卽醉卒隧也。隧訓爲道。則上道字非謂道路明矣。

後曹輩

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安陵郭門外。念孫案後曹下本無輩字。曹卽輩也。且後曹二字。卽承上後刺君者十餘曹而言。則曹下愈不當有輩字。蓋因上集解內有如瀆曰曹輩而誤衍也。漢書無輩字。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人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念孫案一人二字於義無取。當從宋本作此人。此涉上文有一人從橋下走

出而誤也。藝文類聚水部引史記作一人。亦後人依誤本史記改之。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儀式部引史記並作此人。漢書同。

昂

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念孫案昂本作印。淺學人改之也。索隱本作印。注云。都尉姓孫名印。今既正文爲昂。又刪去注內名印二字矣。孝文紀匈奴傳及惠景間侯者表並作印。漢書漢紀同。

萬三千

遣選車千三百乘。轂騎萬三千。念孫案萬三千下脫去匹字。蘇秦傳曰。車千乘。騎萬匹。又曰。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皆以乘匹對文。此亦對然。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正作轂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李牧傳亦云。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南友

西抑彊秦。南友韓魏。念孫案友當從宋本。游本作支。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九引此正作支。漢書同。

田叔列傳

勦易處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勦易處。念孫案勦易下本無處字。部署老小

當壯勵易者。當丁也。勵難也。今俗作劇。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習人勵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勵易。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勵易。李賢注。勵猶難也。是古謂難易爲勵易也。勵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

扁鵲倉公列傳

終日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念孫案。此終日。非謂終一日也。終日猶良久也。言中庶子與扁鵲語良久。扁鵲乃仰天而歎也。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爲貴。鏃矢者。今本鏃譌作鏃。辨見淮南兵略篇。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言良久乃至。則與不至同也。高注。終一日。乃至失之。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亦謂良久乃復言也。良久謂之終日。猶常久謂之終古矣。鄭注。考工記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念孫案。破陰絕陽以下十字。文不成義。此本作破陰絕陽。句色廢脈亂。句故形靜如死狀。句上文血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是其證也。今本上有之字。乃涉上文兩之字而衍。其已字。卽色字之誤。而衍者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有之已二字。乃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其人事部脈類引此。無之已二字。

疑殆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念孫案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言唯良工乃能取之。若拙工則疑而不能治也。襄四年公羊傳注曰。殆疑也。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言無所依據。則疑而不決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亦疑也。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大雅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何注曰。悔咎也。呂氏春秋去尤篇。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殍殍迷也。殆卽疑殆之殆。亦迷惑之意也。

體病

後五日。桓侯體病。念孫案體病當爲體痛。字之誤也。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脈。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體痛。故養生論曰。桓侯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若言體病。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人事部。方術部。引此作體病。則所見本已誤。文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此正作體痛。韓子喻老篇。新序雜事篇。亦作體痛。

所

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念孫案。一年所猶言一年許也。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顏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是其證。下文曰。要事

之三年所。又曰：今慶已死十年所。又曰：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又曰：十八日所而病愈。續滑稽傳曰：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漢書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義竝與此同。

歷人中前溲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歷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今本病誤作疾，據宋本及太平御覽引改。念孫案：歷人中，人當爲入字之誤也。歷亦作厥，釋名曰：厥，逆氣從下厥起，上行入心脇也。故曰歷入中。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正作歷入中。下文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旁，難於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又案一飲得前溲，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溲始通，再飲則大溲也。大溲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句原有後字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溲。下文齊王太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

順清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念孫案：清讀爲動靜之靜。上文肝氣濁而靜，徐廣曰：一作清。下文病重而脈順清，清竝與靜同。

流汗出漙

病得之流汗出漙。漙者去衣而汗晞也。漙劉伯莊音巡引之曰。漙當爲漙。讀與脩同。王風中谷有藿篇。嘆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曰。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小雅湛露傳曰。晞乾也。是脩晞皆乾也。作漙者假借字耳。流汗出漙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漙者去衣而汗晞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脩譌作漙。繫辭傳。損德之修也。釋文曰。修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修。史記歷書。朕唯未能循明也。漢志循作修。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修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漙字。集韻。漙松倫切。流兒引。史記汗出漙漙。既誤沿劉氏之音。又誤以漙漙二字連讀。而訓爲流兒。其失甚矣。

關內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各本脫臣字。據宋本補。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文有脫誤。此亦關內之病也。念孫案關內當爲內關。上文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曰。此內關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關之病也。亦字卽承上文言之。下文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望其色有病氣。卽告宦者平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高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

無苦。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事與此相類。以上三人皆內關之痛，內關之病死不治，故三人皆如期而死。內關猶內閉也。靈樞經終始篇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此之謂也。

諸客坐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念孫案諸客上脫與字，太平御覽引此，作與諸客坐。

卽弄之

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念孫案卽弄之三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引此，作取弄之。於義爲長。

病螻 寒薄吾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診其脈曰：螻癘病。螻得之於寒溼，念孫案病螻之螻，因上文而誤衍也。凡篇內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其病名。並見上以病名已見於上文也。又下文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寒字亦因上文而衍。凡篇內稱所以知某之病者，皆不言其致病之由。亦見上亦以致病之由已見上文也。或謂寒字當在薄吾下，非也。宋本無寒字。

皆異之

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念孫案皆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

實。唯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古傳方

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念孫案古傳方當作傳古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皆其證。

邪逆順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念孫案邪下脫正字。太平御覽引此作邪正逆順。

吳王濞列傳

益鑄錢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念孫案益鑄錢當依正義作盜鑄錢。字之誤也。文選吳都賦蕪城賦注。引此竝作盜。漢書亦作盜。

億亦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念孫案億讀爲抑與之與之抑。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億亦。卽抑亦也。漢書作意亦。繫辭傳作噫亦。竝字異而義同。說見經義述聞噫亦下。

及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漢書亦誤作及。又朝鮮傳。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及亦當爲乃。言前以將帥不相能。乃使衛山往諭右渠也。漢書正作乃。

魏其武安列傳

子姪

蚡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當依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是也。凌釋隆反以姓爲姪之譌。謬甚。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說見呂氏春秋子姪下。

郡國諸侯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念孫案國字後人所加。郡諸侯謂郡與諸侯也。漢書百官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此言郡諸侯。卽是郡國。若旣言諸侯。而又言國。則文不成義矣。索隱本出土郡諸侯四字。注曰。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則正文內無國字明矣。漢書亦作郡諸侯。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猶言郡國也。是其證。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案徐以士爲士人是也。而不知正文內本無國字。且云郡國諸侯列侯也。斯爲謬矣。

李將軍列傳

大軍誘之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大軍本或作大將軍。非史證已辯之。必不敢擊我。念孫案。大軍誘之當作大軍之誘。言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敵者。不敢擊我也。上文曰。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是也。若云大軍誘之。則非其指矣。漢書李廣傳。正作大軍之誘。

如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念孫案。自如者。自當也。謂廣爲匈奴所敗。又能敗匈奴。其軍功與過自相當。故無賞也。漢書自如作自當。是其證。又匈奴傳。匈奴自度戰不能如漢兵。亦謂不能當漢兵也。漢書作不能與漢兵。如與聲相近。與亦當也。說見漢書朝鮮傳。恐不能與下。古者如與當同義。衛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漢書董仲舒傳。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民不能當之也。

軍曲折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念孫案。軍曲折。軍上當有失字。廣食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狀也。漢書作

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是也正義謂委曲而行迴折失其指矣

史記第六

匈奴列傳

橐駝 驪駃

其奇畜則橐駝驪駃駟駃驪駃念孫案駝當爲佗漢書匈奴傳作橐佗字或作它大宛傳驪駃橐佗以萬數是也又作他楚策趙代良馬橐他是也作駝者俗字耳索隱本作橐他注曰他或作駝今則正文注文俱改爲駝下文請獻橐他一又刪去或作駝三字矣說文佗負何也徐鉉曰史記匈奴奇畜有橐佗則徐所見本正作佗也又驪駃索隱本作驪奚注曰鄒誕本奚字作駃案驪字徐廣音顛而駃字無音則本作奚可知漢書亦作奚皆古字假借也今則正文改爲駃又改注文曰鄒誕本駃字作奚矣

彎

士力能彎弓念孫案彎本作毋此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史記彎弓字或作貫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五子胥傳貫弓執矢是也說文毋穿物持之也是毋爲古貫字六國表田完世家並云齊宣公伐衛取毋正義引括地志曰故貫城卽古貫國故貫弓之貫又作毋也索隱本出毋弓二字注曰上音彎今本既改毋爲彎又改注文曰彎音烏還反不

知母爲彎之借字。故必須音釋。若本是彎字。則無須音釋矣。凡史記彎弓字。索隱皆無音。何不思之甚也。

侵燕代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念孫案。侵燕代三字。因下文遂侵燕代而衍。冒頓既至河南。并樓煩。白羊。遂復收秦所奪地。二事正相因。秦所奪地。卽河南地也。若加入侵燕代句。則別爲一事。與上下不相聯屬。且下文遂侵燕代四字。爲贅語矣。漢書漢紀竝無侵燕代三字。

青驪馬 烏驪馬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念孫案。青驪烏驪下本無馬字。後人依上下文加之也。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皆五字爲句。其馬色之一字者。則加馬字以成文。兩字者。則省馬字以協句。爾雅釋地之說。八方。東西南北之下。皆有方字。而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下。皆無方字。例與此同也。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體。而於青驪烏驪下各加一馬字。則累於詞矣。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獸部五。引此青驪烏驪下皆無馬字。

令約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念孫案。令約當爲今約。謂犯今日之約也。漢書正作今約。

負私從馬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念孫案負私從馬文不成義當依漢書作私負從馬寫者誤倒耳負從馬者負衣裝以從之馬也非公家所發故曰私負從馬顏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分私負與從馬爲二事亦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則所見本私負已誤爲負私矣下文曰糧重不與焉正義言負糧亦非

士卒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念孫案卒字後人所加漢士與漢馬對文士卽卒也無庸更加卒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卒字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念孫案能卽當爲卽能卽能與卽不能文正相對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卽猶若也昭十二年左傳卽欲有事何如言若欲有事也莊三十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三年傳爾卽死必於殺之歎巖言爾若死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言我若死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此虛負而走言若有難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晉世家作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昭七年傳我若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孔子世家作吾卽沒若必師之尤其明證也詳見釋詞言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酷吏傳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辯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續龜策傳靈龜卜祝曰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胘內外自隨是卽與若

同義。今本作能卽者，後人不解卽字之義而顛倒其文耳。後人倒能字於上者，斷今單于能爲句以對下文卽南面而臣於漢也。不知卽能前與漢戰之卽訓爲若與卽南面而臣於漢之卽不同。且單于卽不能者謂不能與漢戰也。不言與漢戰者義見於上而文書於下也。若發端之句不云單于能與漢戰而但云單于能則文不成義矣。漢書匈奴傳正作卽能前與漢戰。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

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董份曰：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念孫案：先其大將軍本作先其大軍，謂驃騎敢於深入，嘗棄其大軍而先進也。上文曰：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也。棄大軍漢書亦誤作棄大將軍，蓋篇內稱大將軍者甚多，因而致誤矣。棄大軍而先進，則寡不敵衆，易致困絕，故下文曰：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若云先其大將軍，則其字之義不可通矣。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此是誤記霍事爲衛事，非以大將軍別起爲句也。如以大將軍別起爲句，則上文常與壯士先其六字不能成句矣。恐右丞不如是之鹵莽也。董氏知正右丞之失，而不知將字之爲衍文，亦誤也。漢書衛青霍去病傳無將字。

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念孫案自使人至要邊十八字蕪累不成文理蓋正文但有使人先要邊五字與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乃集解之誤入正文者也當在使人先要邊之下今誤入使人先之下要邊之上索隱本出先要邊三字注曰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漢書作使人先要道邊此皆其明證矣

平津侯主父列傳

意忌

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忌二字平列意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深也陳丞相世家曰項王爲人意忌信讒酷吏傳曰張湯文深意忌義竝與此同古者謂疑爲意說見孟嘗君傳

恐竊病死

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今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迂恐竊當爲竊恐寫者誤倒耳漢書作恐病死無以塞責意亦同也

澤鹹鹵

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念孫案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卽斥鹵。斥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瀉。徐廣亦曰：瀉一作澤。又作斥。禹貢作斥。河渠書：漑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寫。本或作斥。寫鹵澤鹵竝與斥鹵同。薛瓚以澤爲水澤。鹵爲鹹鹵。分澤鹵爲二義。亦失之。

下修近世之失 修其故俗 後世脩序

夫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念孫案脩與失義不相屬。修當依漢書作循。謂因循近世之失而不改也。又下文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脩亦當依漢書作循。上文云：變風易俗。與此正相反也。又太史公自序：扁鵲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脩亦當爲循。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言後世皆循其緒。莫之能易也。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廟堂旣脩下。

朝鮮列傳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念孫案朝鮮不肯心附樓船。朝鮮二字蒙上而衍。此言樓船不會左將軍。左將軍亦不肯心附樓船。故曰兩將不相能。非謂朝鮮不肯心附。

樓船也。漢書不肯上無朝鮮二字。

西南夷列傳

巴蜀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念孫案，蜀字因上文巴蜀而衍。莊蹻將兵循江上，自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不得至蜀也。漢書作略巴黔中，以西是其證。又貨殖傳：巴蜀寡婦清，蜀字亦因下文巴蜀而衍。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

地方三百里

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念孫案：此言滇池地方三百里，池下不當有地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地字。池地字相似，又因下句地字而誤衍也。下句云：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乃始言池旁之地耳。

開蜀故徼

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念孫案：開當爲關。言秦時常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則棄此諸國，而但以蜀故徼爲關也。匈奴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彼言關故河南塞，猶此言關蜀故徼矣。下文曰：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卽謂出此關也。若云開蜀故徼，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關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千祿字書曰：開關上俗下正。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關誤爲開。楚策：大關天下之匈，淮南道應篇：東關鴻蒙之光，說文：管十二月之

音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關字並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正作關蜀故徼。

道西北牂柯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念孫案。道西北牂柯下。亦當有江字。道從也。言從西北牂柯江來也。索隱本出道牂柯江四字。漢書漢紀竝作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是其證。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念孫案。馳歸下脫成都二字。當從宋本補。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此。亦有成都二字。漢書同。家居徒四壁立。本作居徒四壁立。居卽家也。家居二字。古聲義並相近。故說文曰。家。居也。周官典命注曰。國家國之所居。索隱引孔文祥云。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家字正釋居字。故漢書作家徒四壁立。宋本及各本皆作家居徒四壁立。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漢書旁記家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本作居徒四壁立。後補入家字。而字形長短不一。補刻之迹顯然。文選詠史詩注引作居徒四壁立。六帖二十二曰。司馬相如。居徒四壁。則無家字明矣。

不能復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念孫案。能字後人所加。此言王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又以客

禮待先生。是以辭而不復。非無以應也。若云不能復。則即是無以應。與下句義相反矣。漢書文選及藝文類聚產業部引此竝作王辭不復。索隱本作王辭而不復。皆無能字。

邛都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念孫案邛都本作邛笮。此淺學人改之也。上文言邛笮并驪皆請爲內臣。下文言朝并從驪定笮存邛。則此不得但言通邛都也。索隱本出通笮二字。案此脫邛字注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夔道。通南中。開越嶲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柯。斬笮王首。置牂柯郡。則正文內有笮字明矣。漢書正作通印笮。

結軌

結軌還轅。念孫案索隱本軌作軼。注曰。音轍。漢書作軌。據此。則史記本作結軼。孝文紀。結軼於道。田完世家。伏式結軼西馳。凡史記莊子戰國策。轍字多作軼。與漢書不同。今本依漢書改爲結軌。又刪去注內音轍。漢書作軌六字。而加入軌車迹也四字。斯爲謬矣。

阻深

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本阻深作習爽。注曰。三蒼云。習爽。早朝也。習音昧。字林又音忽。念孫案作習爽者是也。漢書漢紀文選竝作習爽。習說文作吻。尙冥也。封禪書昧爽。郊祀志作吻爽。顏師古曰。吻爽。未

明之時也。吻音忽。芻爽與闇味義相近。若作阻深。則與下句得耀乎光明。義不相屬。蓋後人見上文有山川阻深之語。而妄改之也。乃或於注內加阻深漢書作芻爽七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綢繆

綢繆偃蹇。恍與以梁倚。念孫案綢繆本作蝸繆。淺學人改之也。漢書作蝸繆。張揖曰。蝸繆。掉頭也。顏師古曰。蝸徒釣反。繆盧釣反。音義與綢繆迥別。索隱本正作蝸繆。注曰。蝸音徒弔反。繆音來弔反。徒弔之音與雕相近。故集解引徐廣曰。蝸一作雕。今并集解索隱內之蝸字。皆改爲綢。而不知其與徒弔之音不合也。

泳沫

邇陝游原。迴闊泳沫。念孫案沫本作末。泳末與游原相對。今作沫者。因泳字而誤加水旁耳。文選亦誤作沫。唯漢書不誤。

葳蕤 沆瀣 棊榛 荔枝 斌媚 杏涉 葳蕤

念孫案索隱本。葳蕤作葳析。似燕麥。埤蒼又云。生水中。華可食。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如中國燕麥是也。今本漢書作析。張揖曰。析似燕麥。蘇林曰。析音斯。文選作葳。案說文無葳。蕤二字。則作析。作斯者。是也。析斯聲相近。故古字通用。其作葳者。皆因上下文而誤。加艸耳。又案此賦言析草。生於高燥。則非埤着所云。生水中。華可食者。張沆瀣作沆漑。上林賦。澎湃沆瀣。索隱本。瀣作瀣。注曰。瀣亦作瀣。司馬彪云。沆義並作瀣。蓋舊本相承如是。說文無瀣字。則作瀣者是也。今本既改瀣。棊榛作棊柰。隱本。榛厚朴。索荔枝作爲瀣。又改索隱之瀣。亦作瀣。爲瀣。亦作瀣。斯則爲謬矣。漢書文選並作瀣。棊榛作棊柰。隱本。榛厚朴。索荔枝作

也。言捕問之也。漢書正作逮。師古曰：逮，追捕之也。

道從長安來

諸使道從長安來。念孫案道卽從也。漢書作諸使者道長安來。顏師古曰：道從也。鄭注禮器曰：道猶由也。從也。壘錯傳：道軍所來。集解引薛瓚曰：道由也。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道南方來。是道與從同義。今本史記作道從長安來者。一本作道。一本作從。而後人誤合之耳。索隱引姚丞云：道或作從。是其明證矣。漢書西南夷傳：道西北，牂柯江。漢紀：道作從。

爲僞 僞爲

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念孫案僞上本無爲字。僞卽爲字也。還僞辭者，求神異物不得，既還而爲之辭也。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故又加爲字。不知無其事而爲之辭，卽是詐僞。無庸更言僞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作還僞辭曰：是其證。堯典：朕聖讒說殄行。五帝紀作殄僞。僞與爲同字。爲與行同義。昭二十五年左傳：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魯世家爲作僞。此傳下文使人僞得罪而西，僞失火宮中。漢書竝作爲。是史記爲字多作僞也。又堯典：平秩南僞。僞衛包改作訛。今據周官馮相氏注：五帝紀作南爲。今本爲作譌。亦後人依衛包改之。今據索隱改正。唐風采芡篇：人之爲言，正義曰：宋本作僞言。月令：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釋文爲本。或作僞。爾雅：造爲也。王風兔爰傳：作僞也。楚

策。孫子爲書謝。韓詩外傳作僞書。今本作僞喜。亦後人所改。逸周書史記篇。上衡氏僞義弗克。僞義卽爲義。荀子儒效篇。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卽行爲。衣冠行僞四字平列。下文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以爲行僞而堅。謬矣。凡荀子爲字多作僞。楊注皆失之。又正論篇曰。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禮論篇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正名篇曰。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論衡本性篇引此而釋之曰。性惡者。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案此篇內爲字皆作僞。淮南俶真篇曰。趨舍行僞。詮言篇曰。道理通而人僞滅。義竝與爲同。是諸書爲字。亦多作僞也。又此傳下文。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兩爲字。亦後人所加。僞卽爲字也。漢書伍被傳。作爲丞相御史請書。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是其證。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念孫案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指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卽起歷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作被因流涕而起。是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而起。蓋所見史記本已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汲鄭列傳

段宏

濮陽段宏念孫案索隱本段宏作段客注曰漢書作段宏據此則史記本作段客而今本作段宏則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左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左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漢書成帝紀中山憲王孫雲客漢紀作中山憲王孫宏又外戚傳中黃門田客漢紀作田閔說文閣所以止扉也今本爾雅閣作閔越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雄海外西經蕭慎之國有樹名曰雄常雄或作雒呂氏春秋聽言篇空洛之遇淫辭篇作窰雄

儒林列傳

從容

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念孫案從容者從諛也言以承意從諛故得久居其位也汲黯傳從諛承意是其證下文曰董仲舒以宏為從諛醜吏傳贊曰杜周從諛諛容一聲之轉從諛之為從容猶縱臾之為從容漢書衡山王王謀反事史記作從容鬼臾區之為鬼容區矣漢書郊祀志問於鬼臾區師古曰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臾區臾容聲相近蓋一也

因以起其家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索隱出起其家逸書五字解曰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引之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為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後漢書順帝紀曰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儒林傳曰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徐防傳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論衡感類篇說金滕曰古文家以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許商五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

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尚書自爲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秦誓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華嶠書曰：明帝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非謂發書以出也。逸書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發以出邪？

酷吏列傳

非常釋聞卽奏事

非常釋聞卽奏事。上善之，集解斷非常釋聞爲句，引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念孫案：如徐說，則非常釋聞四字義不相屬。聞當依漢書作聞字之誤也。非常釋爲句，謂其非常見開釋也。此結上之詞。聞卽奏事爲句，聞卽猶今人言聞或也。此起下之詞。聞卽奏事，上善之，對上文奏事卽譴而言。兩卽字並與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以至於此。問或奏事而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也。下文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此四卽字亦與或同義。

上黨郡

補上黨郡中令。念孫案：此本作補上黨中令。今本上黨下有郡字者，因索隱內上黨郡而誤也。索隱本出上黨中令四字。注曰：謂補上黨郡中之令。若正文內本有郡字，則索隱爲贅語矣。又案篇內所稱郡名，凡

一字者其下必加郡字若兩字者則不加郡字此文上黨下本不當有郡字而漢書亦有疑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也

捕其為可使者

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念孫案索隱本出求為可使四字注曰謂求楊可之使據此則正文本作求為可使者今本作捕其為可使者疑後人依漢書改之也

徒諸名禍猾吏

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集解引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念孫案此當作徒請召猜吏與從事上文云猾民佐吏為治是也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名即召之譌禍即猾之譌而衍者也漢書猾禍相似說見漢書高祖紀禍賊下今本作徒諸又徒請之譌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此是一本作猜一本作禍猾吏猜禍吏名禍猾吏皆文不成義

以焄大豪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集解徐廣曰焄音熏索隱本作熏注曰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今案之以熏逐大姦漢書作動顏師古曰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念孫案史記舊本當

作勳勳即勳之誤。故漢書作勳也。樂記：謹以立勳。其作熏作焄者，又皆勳之誤。天、高注：勳，感動也。今本勳誤爲勳。又誤爲熏也。因文求義，當以作勳者爲是。索隱熏炙之說，其失也迂矣。

小羣盜

小羣盜以百數。念孫案盜字後人所加。上文大羣至數千人，羣下無盜字，即其證。蓋前既云盜賊滋起，故後但云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無庸更言盜也。漢書無盜字。

能因力行之

然獨宜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念孫案因當爲自，言獨宜能自力行之，而他人則不能，故曰難以爲經也。隸書因字或作囧。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自相似，故自誤爲因。漢書作能自行之，是其證。

推減

天水駱璧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減，上音直，追反；下音減，一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念孫案推減者，推咸之譌。咸又成之譌也。椎即椎擊之椎。故音直，追反。若推字則當音尺，追湯回二反。不當音直，追反矣。咸有減音，故云音減。萬石君傳：九卿減宣。漢書作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攷工記：斬減之精，不復成也。釋文：咸洽斬反。本亦作減。人注：輪輒與軫轆大小之咸。釋文：咸本又作減。同洽斬反。與氏注：消若本是減字，則不得云音減矣。且咸與成字相近，故徐廣曰：咸一作成也。注內推繫乃椎擊之譌，椎擊之以成獄，故曰椎成。所謂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也。今本椎咸譌爲推減，又刪去索

隱內下音滅三字以牽合已誤之正文斯爲謬矣。

蝮驚

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驚。索隱曰：蝮音蝮，蛇驚音驚，鷹也。言其酷比之蝮毒鷹攫。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謬。蝮讀爲復，復驚皆很也。言其很戾不仁也。廣雅曰：復驚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復不仁。杜預曰：復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驚。顏師古曰：驚很也。復字從復得聲，故與蝮通。字又作復。趙策曰：知伯之爲人，好利而驚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復。又作覆。管子五輔篇曰：下愈覆驚而不聽從是也。

大宛列傳

大王長

大夏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念孫案：王長當依漢書漢紀作君長。上文曰：條枝往往有小君長，卽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史記正作大君長。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凌稚隆曰：西城，漢書作西邊，是念孫案邊與城形聲俱不相近。若史記本是邊字，無緣誤爲城也。城當爲域，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漢書敘傳方今雄桀帶州域者，今本域字並誤作城，又漢書天文志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史。城誤作城。域者界也。史記作西域，漢書作西邊，其義一也。下文曰：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

西城城亦域之誤。上文曰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又漢書作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史記脫殺字。

善眩人

以大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念孫案眩上本無善字。後人以上文云條枝國善眩。因加善字也。不知此言眩人。卽是善爲眩術之人。無庸更加善字。漢書張騫傳。正作眩人。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後漢書陳禪傳。西南夷揮國人獻幻人。幻人卽眩人也。索隱本出犁軒眩人四字。注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則無善字明矣。

偵而輕之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漢書偵作負。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也。念孫案。如漢書注。則史記偵字乃偵字之誤。淮南詮言篇。自偵而辭助。高注曰。自偵自恃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栗姬偵貴。又曰。偵愛矜功。偵並與負同。後人多見偵少見負。故偵誤爲偵矣。

瑤池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念孫案瑤池本作華池。後人多聞瑤池。寡聞華池。故以意改之耳。論衡談天篇曰。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玉泉華池。藝文類聚山部。太平御覽地部。白帖崑崙山類。引史記並作華池。又文

選遊天台山賦。嗽以華池之泉。李善注引史記曰。崑崙。其上有華池。又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篇曰。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此注卽本於史記。是洪氏所見本尙作華池。而今本作瑤池。則元以後淺人改之也。又案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郭璞曰。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見禹本紀。是禹本紀自作華池。與他書言瑤池者異也。

本紀所謂崑崙者

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念孫案索隱本出惡觀。夫謂昆侖者乎。八字。注曰。惡於何也。言張謩窮河源至大夏于真。於何而見昆侖爲河所出。據此。則正文本作惡觀。夫謂昆侖者乎。夫字卽指禹本紀而言。今本作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疑是後人增改。漢書作惡睹。所謂昆侖乎。亦無本紀二字。又昆侖作崑崙。亦是俗改。

余不敢言之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念孫案索隱本出余敢言也四字。注曰。余敢言也。謂山海經難可信耳。據此。則正文本作余敢言也。與邪同。昭六年左傳。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魯語。主亦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孟子告子篇。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也字並與邪同。顏氏家訓音辭篇。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卽呼爲也。字荀子正名篇注也。當爲邪。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淮南精神篇。其以我爲此拘拘邪。莊子。余敢言邪。卽是不敢言。後人不達。而增大宗師篇。邪作也。史記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

字以申明之殊爲多事乃或改注內之余敢言也爲余不敢言者以牽合已增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游俠列傳

況

陽翟薛況念孫案況本作兄古多以兄爲況字見大雅桑柔召旻二篇管子大匡篇及漢樊毅修華嶽碑又尹翁歸傳翁歸字子兄皆讀爲況索隱本出薛兄二字注曰音況今本改兄爲況而刪去其音斯爲妄矣

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

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念孫案及當爲乃休乃鑄錢掘冢爲一句休上不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因乃譌作及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以曲通其意耳漢書作臧命作姦剽攻句休乃鑄錢掘冢句顏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是休字下屬爲句貨殖傳曰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此又一證也

佞幸列傳

抗

高祖至暴抗也念孫案抗本作伉淺學人多見抗少見伉故改伉爲抗耳索隱本出暴伉二字注曰伉音苦浪反言暴猛伉直酷吏傳贊云邳都伉直是也今并注文亦改爲抗不知正文作伉故須作音若作抗

則不須作音矣。何弗思之甚也。

滑稽列傳

幸雨立

女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念孫案。幸雨立本作雨中立。今本雨上幸字。涉下幸休居而行。又脫去中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作幸雨立。亦後人依史記改之。初學記人部。御覽人事部。樂部。引此並作雨中立。

宦署

金馬門者。宦署門也。念孫案。宦下脫去者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居處部。及文選西都賦別賦注。引此並有者字。

行十餘日

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念孫案。此謂居齋宮中十餘日也。十餘日上。不當有行字。蓋涉下文浮行數十里而誤衍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無行字。

治鄭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念孫案。治鄭本作相鄭。今作治者。因下文治單父治鄴而誤。索隱本於下文兩治字。

皆避諱作理。而此獨作相。是正文本作相。非作治也。

日者列傳

誇嚴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說禍福以誑言也。念孫案莊嚴與矜誇。事不相類。嚴讀爲讖。說文曰。讖。誕也。誇。讖也。同。廣雅廣韻引東觀漢記曰。雖誇讖猶令人熱。誇讖猶言誇誕。此謂卜者多言誇誕以惑人。讖與嚴古今字也。管子法法篇。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嚴亦與讖同。怪讖猶怪誕耳。

龜策列傳

松根

伏靈者。今作茯苓千歲松根也。念孫案松根本作松脂。後人以上文言茯苓在地中。故改爲松根。不知茯苓乃松脂所化。非松根也。淮南說山篇。下有茯苓。上有兔絲。高注曰。茯苓。千歲松脂也。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藝文類聚木部。引元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太平御覽藥部。引典術曰。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又御覽及爾雅翼。並引龜策傳曰。茯苓者。千歲松脂也。皆其明證矣。又案呂氏春秋精通篇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然則松脂入地爲茯苓。茯苓之氣。

上爲兔絲。謂茯苓爲兔絲之根。則可。謂爲松根。則不可。

滿百莖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念孫案：滿百莖，本作百莖共根。今本有滿字，無共根二字者，後人依上下文改之也。不知上下文言滿百莖，皆褚先生之語。此言百莖共根，乃褚引古傳之文，不與上下同也。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此並作其叢生百莖共根，無滿字。上文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此洪範五行傳語，見藝文類聚。春秋繁露奉本篇曰：蓍百莖而共一本，皆其證也。邢昺爾雅釋魚疏，引史記作滿百莖，則所見本已誤。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引之曰：水經決水注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今灌水出光州商城縣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所出，又曰：零婁有灌水，北至蓼入決。是此傳原文。本作神龜出於江灌之間，且其地在江北，非在江南。今本云神龜在江南，蓋後人多聞江水，少聞灌水，故以意改之耳。

務以費民

務以費民。民字與常郎方囊彊嘗傍行祥成享冥光綱長亡十六字爲韻。念孫案：民當爲氓。氓字古讀若

芒本在陽部。故與常郎諸字爲韻。說文。氓從民亡聲。字或作忙。通作萌。管子輕重乙篇。則以賜貧忙。與兵
箴。僂我邊萌與康。糧爲韻。韓子八姦篇。五曰民萌。與牀旁兄殃行強方爲韻。楊雄幽州牧
唐忘芒傍爲韻。其成冥二字。則閒用耕部也。若民字則在眞部。去陽部較遠矣。

理達於理

理達於理。文相錯迎。念孫案。理達於理。文不成義。理達當爲程達。程理右半相似。又涉下理字而誤也。程與呈古字通。廣雅。程見示也。張衡西京賦。煇龜爲兆。其理縱橫呈達於外。故曰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也。太
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正作程達於理。

諸靈數籒

諸靈數籒。莫如女信。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本作莉。注曰。莉音近策。或莉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念孫案。說文玉篇無籒莉二字。此皆籒之誤也。今本作莉者。因徐廣音策而誤。索隱本作莉者。籒字俗書作莉。因誤而爲籒。說文。莉。策也。從艸刺聲。玉篇音刺。刺與策聲相近。故索隱曰。莉音近策。莉字又有策音。故徐廣音策。集韻。策。著也。或作莉。義卽本於徐廣。

求財

求財買臣妾。顧子明曰。財下脫物字。前後文並作求財物。

貨殖列傳

幣

無息幣。索隱本幣作弊。念孫案。太史公自序。維幣之行。以通農桑。索隱本亦作弊。注曰。弊音幣。帛之幣。是史記幣字通作弊也。今本皆改弊爲幣。并刪去其音矣。古字多以弊爲幣。管子四時篇。謹禱弊梗。鹽鐵論錯幣篇。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太元元。規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弊。字並與幣同。莊子則陽篇。搏幣而扶翼。釋文作弊。秦策。必卑辭重幣以事秦。趙策。受其幣而厚遇之。姚本並作弊。趙策。啓關通幣。史記虞卿傳作弊。宋本游本王本皆如是。史記司馬相如傳。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漢書作弊。

什倍其償

求奇繒物。聞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念孫案。索隱本償作當。注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當字漢書作償。據此。則史記自作當。與漢書不同。而今本作償。則後人依漢書改之也。案。當者。直也。見廣雅。謂什倍其物之直也。又案。償之爲言。猶當也。漢書匈奴傳。漢出三千餘騎。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取當卽取償也。秦策曰。亡於秦。而取償於齊。廣韻。償。當也。則當與償亦同義。無庸改爲償。

果隋

楚越之地。果隋羸蛤。不待賈而足。索隱曰。隋音徒火反。正義曰。隋今爲種。金本種。譌作搖。音同。果種猶種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尙有裹種之語。楚越水鄉。足螺蛤魚鼈。民多採捕積聚。種疊包裹。裹而食之。班固不曉裹。

種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志乃改云果蔞羸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引之曰說卦傳艮爲果蔞京房作果墮墮與隋通則果隋卽果蔞班氏不誤守節不識古字乃以唐時俗語說之甚矣其謬也

走死地如鶩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念孫案宋本游本走死地如鶩下皆有者字是也上文不避湯火之難下文不擇老少下皆有者字

千章之材

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材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爲轅音秋漢書作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念孫案史記材字當爲秋字之誤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萩釋文萩本又作秋莊子人間世篇宜楸柏桑釋文楸作秋史記朝鮮傳封韓陰爲萩苴侯漢書萩作秋

醬千甌

醢醬千甌醬千甌念孫案下句醬字當從漢書作漿此涉上句而誤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並作漿千甌

鰕千石

鮎鯨千斤。鮎千石。鮎千鈞。集解徐廣曰：鮎音鮎。鮎魚也。本作鮎音鮎。鮎魚也。說見下。索隱曰：鮎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

也。又曰：注鮎音輒。膊魚也。膊音鋪博反。破鮎不相離。謂之膊。聲類及韻集雖為此解。而鮎生之字見與此

同。鮎者小雜魚也。自鮎音輒以下至此。今本皆刪去。唯單行本有。念孫案：鮎音昨苟反。字從魚取聲。說文：白魚也。鮎音輒。字從魚

取聲。輒音玉篇：膊魚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北郊。朝鮮水之間。凡暴肉謂之膊。兩字絕不相通。此文以鮎鯨為一類。鮎鮎為一類。鮎

音輒。字從取。取不從取。世人多見取。少見取。故鮎誤為鮎。今俗書輒字作輒。誤與此同也。鮎千石。鮎千鈞。當

作鮎。鮎千鈞。鮎鯨千斤。鮎鮎千鈞。相對為文。鮎下不當有千石二字。蓋因上文榻布皮革千石而誤衍也。當依漢書刪。徐廣注：鮎音鮎。鮎魚也。當作鮎音輒。膊

魚也。索隱引徐廣注。正作音輒。膊魚也。正義同。考漢書正作鮎。鮎千鈞。顏師古曰：鮎。膊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鮎音輒。是

其證矣。索隱不用徐廣之說。乃云鮎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且云鮎生之字與此同。是直不辨鮎鮎之

為兩字矣。且鮎為膊魚。鮎為鹽漬魚。見玉篇二類相近。故以鮎鮎連文。若改鮎為鮎。而訓為小魚。比之於鮎

斯為不類矣。正義說亦與索隱同誤。

椎髻

賈椎髻之民。念孫案：椎髻。索隱本作魃結。注曰：上音椎。下音髻。今改魃結為椎髻。而刪去其音。斯為妄矣。

陸賈傳：尉他魃結箕踞。朝鮮傳：魃結蠻夷服。西南夷傳：魃結耕田。索隱並曰：上直追反。下音計。正與此同。

漢書陸賈傳：貨殖傳。並作魃結。李陵傳：西南夷傳。朝鮮傳。並作椎結。史記漢書皆無髻字。方言：覆結謂之魃。巾。楚辭：招魂。

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字
並作結說文無鬻字

拙

田農業拙念孫案拙本作掘故徐廣音義曰古拙字亦作掘也後人改掘爲拙則與音義相左矣班馬字類引此正作掘淮南說林篇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亦以掘爲拙

用之富

田農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念孫案桓發用之富本作桓發用富用亦以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與上下三以字互文後人於用下加之字則失其句法矣史記多以以用互文秦楚之際月表序曰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天官書曰歲星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老莊申韓傳曰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游俠傳曰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自序曰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皆其證也皋陶謨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管子小問篇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荀子非相篇曰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此褻嬖之所用死而平王之所以東徙也韓子揚權篇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皆以以用互文

太史公自序

糲梁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糲梁之食。藜藿之羹。漢書司馬遷傳同。念孫案服虔曰糲粗米也。賈逵注

晉語曰梁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是糲粗而梁精。不得以糲梁連文。梁當為粢字之誤也。梁粢字形相近。傳寫往往

譌潤曲禮。糲曰明粢。釋文一本作明梁。淮南人間篇。飯黍梁。今本梁誤作粢。爾雅曰粢稷。桓二年左傳曰粢食不罄。玉藻曰稷食菜羹。論語鄉

黨曰疏食菜羹。粢食稷食。疏食異名而同實也。粢與糲皆食之粗者。李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粢糲之食

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

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主術篇曰堯太羹不和。粢食不穀。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

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以粢糲與梁肉對言。淮南人間篇陳駢子對孟嘗君曰臣之

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梁。今本梁誤作粢。上文云豢以芻豢黍梁。下文云服輕煖。乘牢良。良與梁為韻。今據改。以糲

粢與黍梁對言。是梁精而粢粗。可言糲粢。不可言糲梁也。

聖人不朽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念孫案史記原文蓋亦作

聖人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巧字古讀若糲。正與守為韻。韓子主道

篇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徵四失論更名自巧。並與咎為韻。參同契非種難為巧。與酒為韻。皆其證

也。上文云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以虛無爲本，卽所謂聖人不巧也。以因循爲用，卽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爲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權篇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爲聖人不朽，則與時變是守之義，迴不相涉矣。索隱本出聖人不朽四字，正義云：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則所見本皆誤。

諸侯謀之

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念孫案，諸侯謀之，本作諸侯之謀之，是也。若詩言先君之思，孳婉之求，維子之好之類，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卽云殺隱幽友也。後人以謀與台疑韻不相協，故改之，謀爲謀之，而不知謀字古讀若媒。詳見唐韻正正與台疑爲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

洞疑

殺隱幽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爲義，言所共疑也。引之曰：索隱以洞疑爲共疑，其說迂而難通。洞讀爲恫，恫疑，恐懼也。言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皆恐也。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索隱以恫爲恐懼，是也。疑亦恐也。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管子小問篇曰：駁食虎豹，故虎疑。

焉。是疑亦恐也。燕世家曰：衆人恫恐，恫恐卽恫疑也。作洞者假借字耳。馮衍顯志賦亦曰：終餘憚而洞疑。

來古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卽古來也。言比樂書以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念孫案小司馬倒釋來古二字，非也。比樂書以述古來，則文不成義。來古卽往古也。來與往義相反，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攬之爲安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遙追來孝，遙辭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上追前世之美德也。前世之美德，故曰往孝。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鄭箋訓遙爲述，來爲勤，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失之辯見經義述聞。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卽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本書秦始皇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

高祖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念孫案祖上本無高字，後人以此是述高祖功臣，因加高字耳。今案應劭注漢書文帝紀曰：始取天下者爲祖，故但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加高字。文選吳都賦注：漢高祖功臣頌注：弔魏武帝文注：三引此文，皆作維祖元功，則無高字明矣。下文述荆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與，又其一證。

也。

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

其極則玩巧。并兼茲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此字上。爭於機利。句念孫案。此以其極則玩巧為句。殖傳曰故其民益。并兼茲殖為句。爭於機利為句。索隱本玩音五官反云云。本在玩巧下。今本列入茲字之下。殖字之上。則是以其極則玩為句。巧并兼茲為句。殖爭於機利為句矣。大謬。

姜姓解亡

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解一作遷。念孫案。姜姓解亡。殊為不詞。解當為鮮字之誤也。凡從魚之字。或相景君銘。元元鱓。鱓字作鱓。史記賈生傳。細故懲劄兮。薊字作薊。皆其證也。漢魯峻石壁殘畫象。鮮明。騎鮮字作鮮。俗書解字作鮮。二形相似。故鮮字譌而為解。月令穀實詳落。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時則篇。並作穀實解。落。墨子魯問篇。鮮而食之。節葬篇。作解而食之。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鮮之言斯也。小文曰。鮮或作鱓。字。文選吳都賦。鱓潤闌岡。李喜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鱓。皆其證也。鮮之。鮮與鮮。瓠葉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詁。釋文曰。鮮。本或作鱓。沈云。古斯字。斯與鮮。聲相近。故字相通。阮氏伯元。擊經室文集。曰。尚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鱓。寧鮮。即斯字。言文王惠。斯鱓。寧。即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鱓。寧之義。斯者語詞。故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並作惠于鱓。寧。僞孔。傳訓鮮為少。失之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曰鮮。鮮。即斯。故釋言曰。斯。離也。孔。謂田恆與闕止爭寵。殺簡公。專齊政。而姜姓斯亡也。鮮與遷聲相近。故徐廣曰。一作遷。若作解。則聲與遷。遠而不可通矣。

傳兵論劍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信仁爲一類，廉勇爲一類。劍論與兵書對文。顏師古曰：劍論，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傳此二術也。上文云：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漢劍術之論也。書司馬遷傳同。服虔曰：世善劍也。晉灼曰：史記吳越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見集解。是其證。今本仁廉二字倒轉，劍論兵三字上下錯亂，又脫去書字。

不旣信

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念孫案：不旣信，不失信也。方言廣雅並云旣失也。

統業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念孫案：統業當從漢書作絕業。字之誤也。絕業與末流相對爲文。下文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明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如云：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意與此同也。若作統業，則非其指矣。文選頭陀寺碑文：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李善注引史記：正作絕業。俟後世聖人君子。

俟後世聖人君子。念孫案：此本作以俟後聖君子。今本無以字，有世人二字，皆後人所改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史公之言，卽本於此。案傳稱君子有樂乎此，諸君子則指後賢言之。雖意有不同，而文出於彼。詩譜序曰：其索隱本出以俟後聖君子六字。注曰：此語

出公羊傳是其證後人不知而以意改之謬矣漢書正作以俟後聖君子

索隱本異文

案史記漢書每多古字漢書顏注即附於本書之下凡字之不同於今者必注曰古某字是以後人難於改易而古字至今尚存史記則索隱正義本係單行其附見於本書者但有集解一書注與音皆未咳備是以史記中古字多為淺學人所改後人以集解索隱正義合為一書乃不肯各仍其舊而必改從今本以歸畫一殊失闕疑之義今正義已無單行本唯汲古閣所刻索隱本尚存其今本中正文注文皆經改易者已附辯於各篇之下其餘異文尚多略記百餘字以資考正如磐石作盤石孝文紀此所謂盤石之皆仿此焯滯作苦滯樂書則無焯黃鐘作黃鍾律書黃鐘長八寸七分一菽作叔天官書髡作額封禪書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倭作倭魯世家第作弟晉世家君第毋會陳丞相陸下第出暮作莫五子胥傳吾礪作厲勝自嶺作領商君生子倭第作弟偽游雲夢司馬相如傳長卿第俱如臨邛暮作莫五子胥傳吾礪作厲勝自嶺作領商君居嶺隄効作效蘇秦傳今虛喝作虛獨是故憫疑虛喝壓作厭張儀傳吾請輝作輝賈生傳覽德爐作鑪天地為爐鑄作缶李斯傳擊鑄作溢百鎰灑作塹隋書之愈作俞蒙恬傳若知嚮作鄉韓王信傳及航作亢劉傳不益佯作詳田叔傳以為稚作穉匈奴傳右谷轉作轉司馬相如傳軼馳作馳陸邱烽作燧燧燭贍作澹澹沈撰作選歷選做作放日者傳做甌作檐貨殖傳以二者相較則案隱本皆古字而今本皆俗書也又如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作槃遂奉銅盤訊作諛賈生傳箕倨作箕踞張耳陳餘傳諛作

樊噲傳請 裙作幫 萬石君傳取 齧作齧 魏其武安傳杜 高作鎬 司馬相如傳 崖作厓 察之野作楛 跨野

讓項羽 酷吏傳昔天下 皆與說文相合 又如蒼作倉 項羽紀異軍蒼頭特起將 救作拔 夫差十一年救陳

網作罔 之網警密矣 高苑作高宛 高祖功臣侯者表 莊作壯 棘陽莊侯杜得臣 滎陽莊侯呂勝 陸梁作陸量 陸梁侯 恭作共 景

間侯者表 管恭侯劉罷軍 楊虛恭侯劉濞 陪作倍 建元以來王子侯 條侯作脩侯 將相名臣表 中 噍殺作

焦殺 噍以殺 大荒落作大芒落 曆書疆梧大 協洽作汁洽 作疆作作鄂 涪灘作汭漢 並同 藩作蕃 天官

之匡衛十 二星藩臣 婺女作務女 同 橈作隋 平準書三日 管作筭 欲擅管山 犁鉏作犁且 齊世家 闕止作監止 闕止

焉 徐州作徐州 田常執簡 費王作弗王 晉世家 子穆 荀躒作荀櫟 趙世家 荀躒 熒惑作營惑 孔子世家 匹

侯 圯作汜 留侯世家 步 旗作期 三王世家 佚作軼 好佚 寓作偶 老子韓非傳 大 端木賜作端沐賜 漆雕開

漆雕哆 漆雕徒 父漆雕 並作漆彫 公伯僚作公伯繚 公堅定作公肩定 申黨作申堂 公西葳作公西箴 並

尼弟 舫作枋 張儀傳 舫 得作德 孟嘗君傳 齊 屬作躡 躡屬而 洒作灑 灑然變色易容者 馳作施 魯若馳韓

子傳 舫作枋 船載卒 疑作非 疑榮 賈誼作賈義 賈生 洛作雒 呂不韋傳 食河 匣作柙 陽奉地圖 匣 辯作別

也 愍作愍 屈原傳 離 誹作非 疑榮 賈誼作賈義 賈生 洛作雒 呂不韋傳 食河 匣作柙 陽奉地圖 匣 辯作別

李斯傳 辯白 渡作度 淮陰侯傳 陳 草作卑 望趙軍 狡兔作郊兔 狡兔 湏作重 匈奴傳 以示不如 廬胸作廬

胸 築城 鄆列 稽且作稽沮 衛將軍驃騎 王 敵作弊 敵中國 勞浸作勞寢 西南夷傳 其旁東 諸蔗作諸柘 司 相如傳 諸 雕胡作彫胡 東 齧 卹削作戕削 揚 卹削 盤珊作盤珊 勃窣作勃猝 上 金 隄 鄆作豐 鄆 濼 濼 踰作險

此
页
空
白

漢書第一

高紀

高帝紀

高帝紀第一念孫案宋景祐監本無帝字下文惠帝紀至平帝紀亦皆無帝字景祐本是也敍傳云述高紀第一下至述平紀第十二皆無帝字又項籍傳云語在高紀他篇言語在某紀者並同師古注惠紀云解在高紀他篇

欲奇此女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念孫案朱說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語意與此相似史記亦作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不得移欲字於與貴人上也

踰城保高祖

沛令閉城欲誅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史記集解引韋昭曰以為保鄣師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念孫案韋顏二說皆失之迂保者依也僖二年左傳保於逆旅杜注訓保為依史記周本紀曰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保歸謂依歸也荆燕世家曰與彭越相保莊子列御寇篇人將保女矣司馬彪注曰保附

也。附亦依也。王逸注七諫曰：依保也。

所殺者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殺者謂殺蛇者也。則殺者上不當有所字。文選王命論注引此無所字。史記同。郊祀志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殺者上亦無所字。史記

封禪書同。

追北

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則訓乖。訓敗無勞。惜音韋昭之徒。並為妄矣。念孫案：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廣雅曰：背北也。北音背。則北為古背字明矣。管子君臣篇曰：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謂背其君也。尹知章注：以北為敗北非是。齊策曰：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即反背也。北取乖背之義。故敗謂之北。桓九年左傳：以戰而北。釋文：北。嵇康音胸背。吳語：吳師大北。韋昭曰：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是敗北之北。古讀為背。取背而去之之義。甘誓正義云：奔北謂背陳走也。說文訓北為乖。正與此義相合。而師古乃云：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其失也鑿矣。

後漢書臧宮傳注。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此亦襲師古之謬說。唯荀子議兵篇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尙能選用古訓。不爲顏說所惑。師古不讀北爲背者。特以北爲入聲。背爲去聲。不可合而一之耳。不知背北古同聲。故北爲古背字。而背擲二字。並從北聲。敗北之北。亦取乖背之義。故嵇康章昭相承。讀爲背。樂書訓北爲敗。安知其不讀爲背乎。大雅行葦之黃耆台背。與翼福爲韻。桑柔之職涼善背。與極克力爲韻。瞻卬之躋始竟背。與忒極慝織爲韻。背字皆讀入聲。此背北同聲之明證也。膠柱之見。亦可以廢然而反矣。

禍賊 猜禍吏

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師古曰。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也。念孫案。禍賊當從史記作猜賊。一切經音義一引三倉曰。猜。黠惡也。酷吏傳曰。寧成猜賊。任威是也。史記作滑賊猜賊與慄悍義相承。禍賊則非其義矣。隸書禍字或作禍。猜字或作猜。二形相近。故猜誤爲禍。漢安帝賜豫州刺史馮煥詔。儻輕狡猜。猜字作猜。是其證。儻輕狡猜。猶言慄悍猜賊耳。晉語。齒牙爲猜。史記晉世家。猜字亦誤作禍。猜之爲禍。猶過之爲滑。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禍山。之尾。論衡死僞篇作滑山。又酷吏傳。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猜禍二字。皆猜字之譌。辯見史記。

道場

乃道場。孟康曰。道由場。念孫案。道卽由也。見禮器中庸注不當分爲二義。後皆放此。

大破之

與南陽守齧戰犂東大破之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亦無

遲明

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市服虔曰遲明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史記遲字作遼亦徐緩之意也音黎今本史記遼作黎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黎遲聲相近故漢書作遲黎明遲明皆謂比明也通典兵十一載此事用文穎說又別出一解云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亦非黎之不訓為黑可知後人皆謂黎明為將明未明之時與昧爽昧且同義其誤實由於此此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圍城三市耳黎字亦作犂史記呂后紀帝晨出射太后使人持醢飲趙王犂孝惠還趙王已死徐廣曰犂猶比也今本犂下解內有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死遲帝還比帝還也史記南越傳犂旦城中皆降伏波犂一作比漢書作遲史記衛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會亦比及之意魏志張郃傳諸葛亮急攻陳倉帝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是遲與比同義服虔以遲明為欲天疾明文穎以為未明師古以為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皆非是

生此

此沛公左司馬曹母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念孫案生當為至字之誤也史記項羽紀高祖紀並作至

通鑑漢紀一同

拔劍舞

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念孫案下句言亦起舞則上句舞上亦當有起字而今本脫之也舊本北堂書鈔樂部三明陳禹謨本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所引御覽乃鈔本非文選西征賦注引此並作拔劍起舞史記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皆其證

春正月

元年春正月如淳注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首引之曰歲有四時自歲首冬十月至十二月為首故曰十月為歲首正月為三時之首各本下首字誤作月而文義遂不可通金氏禮箋不能釐正而曰三時之月謂三正月非也三時凡九月三正月纔三月耳不得謂之三時且正月謂人正建寅之月不兼天正地正言服虔曰漢正月也引之曰上下文皆言楚項羽事而中間言春正月恐人不知為何代之何得以為三正服虔曰漢正月也引之曰上下文皆言楚項羽事而中間言春正月恐人不知為何代之不達注意而強解之曰謂漢太初改正之月與前秦正月者不同其說亦非上文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謂建寅之月為正月也秦曆以十月為歲首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歲首雖異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則同太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上文秦二年十月文穎注曰秦謂十月為正月則已誤說秦之月號矣師古之說本此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引之曰如說是顏說非也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月為歲首商以丑月為歲首周以子月為歲首而皆謂之正月正者長也十二月之長也獨秦自謂獲水德之瑞於是詔改

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曆書謂之正。以十月。又謂之秦正朔。漢初襲用之。孝文紀所謂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也。然當時以十月爲歲首。究未嘗以爲四時之首。四時之首惟春耳。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故夏之寅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矣。秦始皇紀。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云陽和方起。則爲建卯之月。可知。然則孟春在建寅之月。而建亥之月。不謂之春矣。不可謂之春。則不可以爲正月。故史記秦始皇紀。漢高惠高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本書武帝紀。元封六年以前。凡歲首皆稱十月。無以爲正月者。其所謂正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當時曆用顓頊。見史記張蒼傳贊。及本書律曆志。建寅之月。顓頊曆之正月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即闕達。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曆志。案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畢陬之月。正月月在甲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顓頊曆術。亦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其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明矣。秦及漢初皆用顓頊曆。正月安得不建寅乎。曆譜最重建元。又安得於厯元所起之寅月。不謂之正月。而以非曆元所起之亥月爲正月乎。請更以十七證明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案秦雖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然月令謂之孟冬。若建寅之月爲秦第四月矣。而月令謂之孟春。且以冠十二月之首。則秦所謂正月者。仍是建寅之月矣。其證一也。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離。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皮安牢拔之。司馬梗北

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案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十月爲歲首。建亥之月。正月爲建寅之月矣。其證二也。始皇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九月葬始皇鄜山。六國表。秦二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兔園。十二月就阿旁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案自十月至九月。同在一年之內。則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十月後之第三月爲正月明矣。其證三也。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先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端月。索隱曰。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曰端月。案月表。始十月。而端月在其後。第三月。則建亥之月爲歲首。十月。而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當時謂建亥之月爲正月。則端月之名當在十月。豈得在十月後之第三月乎。其證四也。史記高祖紀。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案春夏無事。謂自正月至六月皆無事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正月爲孟夏。四月。六月爲季秋。九月。紀當言夏秋無事。不得言春夏矣。其證五也。此紀下文曰。十一年二月。詔曰。令諸侯王通侯。皆以十月朝獻。案詔云。十月朝獻。則爲歲首可知。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何以不云正月朝獻。而云十月乎。其證六也。文帝紀。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史記孝文紀。同案。當時若謂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詔當云。二月晦。不得云十一月矣。其證七也。文帝紀。又曰。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夏四月。上幸雒。始郊見五帝。若當時謂十月

爲正月。則夏四月當爲秋七月矣。然史記云。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於是天子始幸雒。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則當時之四月實爲孟夏建巳之月。上推正月則孟春建寅之月矣。其證八也。文帝紀又曰。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案詔云。方春和時。則三月爲建辰之月。可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上推正月爲建寅之月。若云當時謂正月爲四月。則三月當爲六月。可謂之夏。不可謂之春矣。詔何以云春和乎。其證九也。賈誼傳。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闕之歲。文帝六年丁卯歲也。據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據文帝紀及百官公卿表。高后八年有後九月。爲閏法。一章之第三閏。至文帝二年爲第四閏。五年爲第五閏。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三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爲今之正月。則六年正月有庚戌。庚申。庚午。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其證十也。淮南天文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案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誅在太初曆未作以前。當時猶用顓頊曆。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俱入營室之月。正月令所謂孟春日在營室也。非建寅之月而何。其證十一也。秦及漢初以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歸餘於終。故閏月謂之後九月。史記呂后紀。秦楚之際。表高祖功臣侯表。建元以來侯表。王子侯表。將相名臣表。及本書高祖紀。異姓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皆言後九月是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九月爲十二月。閏月

當爲後十二月矣。何以紀表皆言後九月乎。其證十二也。本書武帝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而史記魏其王安侯傳曰。魏其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王安侯病死。案十二月謂之冬。建丑之月也。三月謂之春。建辰之月也。先冬後春。同在一年。故有其春之文。若當時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則建丑之月爲三月。建辰之月爲六月。可云其夏。不可云其春矣。其證十三也。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案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六年。厯猶未改也。若當時謂歲首十月爲正月。則詔當云以正月爲元封元年。必不稱十月矣。其證十四也。武帝紀又曰。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注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曆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名。何氏曰。瞻讀書記曰。既曰正曆。以正月爲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固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爲正。史記將相名臣表同。蓋建寅之月。前此本謂之正月。而不以爲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案何說是也。史記將相名臣表同。蓋建寅之月。前此本謂之正月。而不以爲歲首。直至是時。始以正月爲歲首也。故武帝紀太初元年以前。歲首皆書冬十月。而春正月在其後。二年以後。歲首皆書春正月。而冬十月在其後。此改歲首而不改月之明證。若謂漢初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建寅之月爲四月。則史表漢紀當云太初元年以四月爲歲首。或云以四月爲正月。其義始明。何得但云以正月爲歲首。而無以別於建亥之正月乎。其證十五也。史記秦楚之際表。漢元年正月。項羽分關中爲漢。二月。漢王始。故沛公。三月。都南鄭。將相名臣表。高皇帝元年春。沛公爲漢王之南鄭。蓋事在正月。二月。三月。故統謂之春也。若謂當時以正月爲四月。二月爲五月。三月爲六月。則是夏而非春矣。將相名臣表。何

以云春乎。其證十六也。史記律書說十二律。始於十月律中應鐘。終於九月律中無射。正義曰。漢初依秦以十月爲歲首。故起應鐘。案律書雖依秦法以十月爲首。然但謂之十月。不謂之正月。其所謂正月。乃在律中泰族之月。然則建寅之月爲正月。建亥之月爲十月矣。其證十七也。合考諸書。則知亥月爲十月。寅月爲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史記叔孫通傳。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按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見本書叔孫通傳注。按諸書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索隱。然則師古追改之說。小司馬固已非之矣。蓋師古但知正以十月之文。以爲秦及漢初之正月。必在此月。及其不合。則以爲後人追改。不知所謂正以十月者。謂歲首以十月。非謂改十月之號爲正月也。當時所用顓頊曆術。惟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若以亥月爲正月。則顓頊曆無此法。故當時不能謂十月爲正月也。顓頊麻術。湮廢已久。後世鮮有習之者。宜乎昧於秦人月號之所由來。而妄生臆說矣。且秦及漢初之月號。若與太初有異。記事者正當存之。以表沿革。何以改爲子長孟堅。身爲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本書所載高帝文帝詔書。及武帝太初以前之詔。所稱月號。悉與太初曆合。詳見前。孟堅縱欲遵太初曆法。亦安敢舉先帝詔書而改之乎。然則追改之說。其不足信亦明矣。或曰。賈山傳。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生之道。師古注曰。時以十月爲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然則漢初謂建卯之月爲

五月與夏時之稱二月者不同。上推歲首建亥之月，當爲正月矣。何以必謂當時之正月爲建寅乎？曰：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代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爲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苟悅不得省夏字矣。未可據此以證亥月之爲正月，而伸追改之說也。近世秦尙書蕙田五禮通考，金修撰榜禮箋，皆惑於顏氏追改之說，故具論之。

楚子諸侯人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念孫案：訓楚子爲楚人，於義未安。子當爲予字之誤也。予卽與字。與共之與通。作予猶賜予之。予通作與。大並作予。論語顏淵篇君執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史記衛將軍驃騎傳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與壯士爲黜姚校尉儒林傳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漢書並作予。言楚國與諸國之人皆慕從漢王也。史記作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是其明證矣。

往從之

漢王往從之。念孫案：往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高祖紀亦無。

圍漢

項羽圍漢滎陽念孫案漢下脫王字則文義不明文選幽通賦注引此無王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項羽圍漢王滎陽漢紀通鑑並作楚圍漢王於滎陽

與苦甚 與嘉之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劉敞曰與讀曰歟助辭又文帝紀今乃幸以天年終今本脫終字據如顏注及史記漢紀補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與

發聲也四字師古刪去據史記集解引補得卒天年已幸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

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

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劉敞曰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案劉所見本已脫終字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

嘉也其奚哀念乎念孫案如解文帝紀以與為發聲是也萬民與苦甚萬民苦甚也朕之不明與嘉之朕

之不明嘉之也與皆助句之詞本無意義亦不當讀為歟與嘉之三字連讀顏劉以與字絕句尤非也僖

二十三年左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語助也與有幾三字連讀釋文曰其人能靖者與

音餘絕句誤與顏劉同襄二十九年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曰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也

章注與辭也晉語曰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言將幾人也章注與辭也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其居火也久

矣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曰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晉語曰亡人

何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曰：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與字皆爲語助。

辨告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念孫案：辨讀爲班，班告，布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衆民也。王莽傳曰：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又曰：非五威將帥所班。蕭該曰：班，舊作辨。韋昭曰：辨，布也。音班。皆其證。左傳：禮記，明日以其班。班，古文班，或爲辨。襄二十五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此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旨。

吾知與之矣

陳豨反，上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念孫案：顏說甚迂，與猶敵也。言吾知所以敵之矣。史記作吾知所以與之。襄二十五年左傳：閔邛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

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與敵也。懼，病也。出方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

慶之衆，不能病我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

各以其口數率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師古以率字屬上讀云。率計也。劉敞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念孫案顏讀是也。文紀云。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鹽鐵論未通篇云。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鄭注周官大宰云。賦口率出錢也。率字皆屬上讀。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念孫案景祐本作上問醫。句曰。疾可治。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後人誤以上問醫曰連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宋祁亦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滎陽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宋祁曰。滎舊本作滎。又高后紀。灌嬰至滎陽。宋祁曰。景德本滎作滎。念孫案作滎者是也。凡史記漢書中滎陽字作滎者。皆後人所改。唯此二條作滎。乃舊本之僅存者。而子京未能訂正也。段氏若膺古文尙書撰異曰。攷滎澤字。古從火不從水。周官經。其川滎。雝。逸周書同。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滎澤。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於滎澤。宣十二年。及滎澤。杜預後序云。卽左傳所謂滎澤也。爾雅注。圃田在滎陽。釋文。凡六滎字。皆從火。隱元年注。虢國。今滎陽縣。釋文云。本或作滎。非。尤爲此字起例。玉篇焱部滎字下云。亦滎陽縣。漢韓勅後碑。河南滎陽。劉寬碑陰。河南滎陽。鄭烈碑。滎陽將封人。

也字皆從火。而唐盧藏用撰書紀信碑。嘗以百萬之兵。困高祖於熒陽。字正從火。至今明畫。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鬪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古無從水者。尙書禹貢。熒波。既豬。唐石經及諸本從水。釋文亦同者。崇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然則衛包庸妄。改熒作榮。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熒字多作榮。蓋天寶以前。確知熒陽。熒澤。不當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爲水名。不當從火。遂爾紛紛改竄。然善本亦時有存者。又曰。說文水部榮字下曰。榮。瀟。絕。小水也。從水。榮省聲。戶扁切。瀟字下曰。榮瀟也。從水。甯聲。奴冷切。此依文選七。閻氏潛邱劄記。以絕。小水爲爾雅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貢沛洙爲榮相發明。其穿鑿傅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榮故爾。中斷曰。絕。絕者窮也。故引伸爲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念孫案。絕小水者。最小水也。絕最聲相近。最之爲絕。猶緜蘊之爲緜。葦矣。餘見唐韻。正絕字下。正絕流曰亂者。中斷之意也。字同而義別矣。至熒澤則非小水之名。與此言絕小水者無涉。

惠紀

民有罪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念孫案。民有罪。上當有令字。高紀曰。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是其例也。故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今本脫令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

已脫令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引此有令字。陳禹謨本刪去。

瞿然 瞿然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兒。音居具反。念孫案：懼然驚懼兒也。叔孫諫築復道事。帝懼曰：急壞之是也。又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曰：瞿然無守之兒。案：瞿然即駭兒也。訓爲無守兒。轉失之迂。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無守之兒。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兒。案：懼然皆驚兒也。師古訓爲失守兒無守兒者。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云：瞿瞿無守之兒。此師古注所本。不知傳以下文言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故以瞿瞿爲無守兒。與此言瞿然者不同也。李頤注莊子徐无鬼篇曰：瞿然驚兒。檀弓曰：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又曰：公瞿然失席。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皆謂驚兒也。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趯懼然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義並與瞿然同。說文本作瞿。云舉目驚瞿然也。

高后紀

猶豫

計猶豫未有所決。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麇。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

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念孫案猶豫雙聲字。猶楚辭之言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豫上樹。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師古之說。皆襲顏氏家訓而誤。說見廣雅。

文紀

郢

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念孫案。此及儒林傳。郢下皆脫客字。史記同。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傳。及史記惠景間侯者表。皆作郢客。

其宜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莫。字之誤也。漢武都太守李翥析里橋閣頌。雖昔魯班亦莫。隄象莫字作其。莫宜寡人。言無若寡人之宜者也。上文丞相平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故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

廢遷蜀嚴道死雍

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念孫案。死雍上當更有一道字。而今本脫之。師古曰。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此正釋道死雍三字也。五行志云。淮南王遷於蜀。道死。史記將相名臣表云。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皆其證。

罽思

未央宮東闕罽思災。宋祁曰：江南本罽作思，念孫案江南本是也。說文無罽字，漢書作罽思，考工記匠人注作浮思，明堂位注作桴思，皆古字假借。他書或作罽思者，皆因罽字而誤加罔也。且顏注罽字有音，而罽字無音，則本作思明矣。五行志正作罽思。

景紀

薦草莽

郡國或地磽陿。今本脫地字。據通典食貨一補地。磽陿與下地饒廣對文。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潛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念孫案如以薦爲草，則薦草莽三字詞意重複。余謂薦者聚也，言地饒廣而草莽聚其中也。薦與荐同。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晉語：戎狄荐處。韋杜注並云：荐，聚也。書翟義傳：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地饒廣爲句，薦草莽爲句，水泉利爲句。

其薨葬

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念孫案其薨葬，薨字涉上文四薨字而衍。諸王侯薨事已見上文，此文則專指葬事言之。故師古云：畢事，畢葬事也。不當更有薨字。漢紀孝景紀無薨字。

武紀

則

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念孫案景祐本然則作然卽古字通以卽爲則。今作則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

有如日

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念孫案此言星狀如日而夜出也。有下脫星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武紀通鑑漢紀九並作有星如日夜出。

率俾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貢職而可使也。引之曰率俾猶率從也。說見經義述聞尙書。

治雁門阻險

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雁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敞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念孫案劉說非也。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卽此所云治阻險。若謂通道以便伐匈奴則匈奴之入寇亦便矣。未聞欲伐人而先自去其阻險者也。且上句是治道。下句是治阻險。各爲一事。不得以上句例下句也。

續食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宋祁曰。舊本續作給。念孫案舊本是也。據注云。縣次給之食。則本作給食明矣。平紀亦有縣次給食之語。若作續食。則義不可通。通鑑漢紀十作續食。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正作給食。通典選舉一同。

旅耆老

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念孫案廣雅曰。旅。養也。卽王制所云養耆老。

內長文

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宴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困學紀聞曰。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內長文三字作而肆赦。念孫案舊注皆牽強。或說內長文作而肆赦。雖無明據。而於上下文義甚合。下文云其赦天下。可證也。而與內肆與長赦與文。皆字形相近而誤。

方聞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

謂方正也。念孫案訓方爲道。或訓爲方正。皆與聞字義不相屬。余謂方聞之士。卽博聞之士也。廣雅曰。博方廣大也。是方與博同義。上文曰。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下文曰。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是武帝欲舉博聞之士。以興禮樂。非舉賢良方正也。若舉賢良方正。則建元元年已有詔矣。儒林傳亦載此詔。齊氏息園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念孫案齊說亦非也。史記有正博二字者。後人襲取顏注。增成意義耳。漢書兩載此詔。皆作方聞之士。且皆本史記。則史漢皆無正博二字明矣。

論臣 論三老孝弟

孔子對哀公以論臣。如澹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見難念孫案。韓子言選賢。此言論臣。論亦選也。齊語論比協材。呂氏春秋當染篇。善爲君者。勞於論人。高韋注並云。論擇也。擇亦選也。字本作掄。說文掄擇也。

論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念孫案。論當爲論字之誤也。論選也。謂選三老孝弟。以爲民師也。下云舉獨行之君子。舉與論義相近。故古書或以論舉連文。荀子成相篇云。天乙湯論舉當。論舉卽選舉也。若云論三老孝弟。則與以爲民師四字。義不相屬矣。

忱於邪說

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服虔本怵作忮。云忮音齋。案釋詁釋文云。忮音逝。張揖雜字音曳。曳與齋同音。故服虔云。忮音齋。應劭曰。忮忮也。如澹本作怵。云怵音怵惕。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忮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詠字耳。詠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念孫案作忮者是也。晉語注云。忮忮也。後漢書馮異傳注云。忮忮猶慣習也。言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故習於邪說而謀叛逆也。淮南衡山傳贊云。剽懷邪辟之計。謀爲畔逆。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漸靡者。習於邪說之謂也。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諸侯驕奢。忮邪臣計。謀爲淫亂。索隱曰。忮音誓。然。漸靡者。習於邪說之謂也。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諸侯驕奢。忮邪臣計。謀爲淫亂。索隱曰。忮音誓。忮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彼云忮邪臣計。此云忮於邪說。其義一也。故服應本皆作忮。而訓爲忮忮。至如本始作怵。而訓爲誘怵耳。蓋俗書忮字作忮。今書傳中。忮忮字多作忮。猶杜之杜。杜俗作忮也。與怵相似而誤。若韓長孺傳之詭邪臣浮說。南越傳之怵好語。則其字皆從忮。而訓爲誘怵。然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戰死

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云死者數萬人。則戰死可知。景祐本無戰字。匈奴傳作漢士物故者萬數。亦無戰字。

崇嵩

翌日親登崇嵩。念孫案。嵩當依景祐本作高。崇嵩卽嵩高。

崇高

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又郊祀志：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審高，爲之奉邑。師古曰：審，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審高。奉邑，念孫案：崇高即嵩高。師古分崇嵩爲二字，非也。詔曰：翌日親登崇高。志曰：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審高，則崇高本是山名，而因以爲邑名，非以崇奉中嶽而名之也。古無嵩字，以崇爲之，故說文有崇無嵩。經傳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異文。地理志：潁川郡審高。下云：古文以審高爲外方山。周語：融降於崇山。韋注云：崇，崇高山也。是嵩高之嵩，本作崇也。漢仙公房碑陰：南鄭祝岱，字子舉，祝恒，字仲舉，祝崇，字季舉。崇即嵩字。此三人名與字皆取諸五嶽。郊祀志又云：祠中嶽泰室於嵩高，是邑名之崇高。字亦作嵩也。爾雅：嵩崇高也。嵩崇聲近而義同。故崇或作嵩。列子湯問篇：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謂崇山之阿也。揚雄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兮，謂堯德之崇高也。漢桐柏淮源廟碑：宮廟嵩峻，三公山碑：厥體嵩厚，峻寬後碑：公目嵩高之門，好謙儉之操。嵩字並與崇同。嵩如不傾，即崇而不傾。是經傳中汎言崇高者，其字亦作嵩也。山名嵩高，本取崇高之義。爾雅：山大而高崧。郭璞曰：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是也。後世小學不明，遂以崇爲汎稱。嵩爲中嶽。漢靈帝時，中郎將堂谿典請改崇高山爲嵩高山。後漢書靈帝紀：云：則已分崇嵩爲二字，而魏晉以下，皆沿其誤。

皆來觀

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念孫案：來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二引此亦無。漢紀作

三百餘里內人皆觀

射蛟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念孫案蛟爲神物不可得而射蛟當讀爲蛟謂江中大魚也說文蛟海魚也皮可飾刀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不得乃詐曰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始皇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射殺一魚事與此相類也蛟爲海魚而江中亦有之者呂氏春秋夏季夏篇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鼃高注曰蛟鼉鼃皆魚屬中山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睢其中多蛟魚是他水中亦有蛟魚也月令呂覽淮南蛟魚字並作蛟荀子議兵篇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亦作蛟此言射蛟江中亦是借蛟爲蛟也漢紀孝武紀作親射蛟魚於江中是其證

妻子

丞相屈釐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念孫案妻下子字乃後人依劉屈釐傳加之也劉屈釐傳云妻子字宋祁亦曰舊本無子字據鄭氏注云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則鄭所見本無子字明矣五行志曰屈釐坐祝禱要斬妻梟首漢紀曰屈釐妻坐爲巫蠱祝詛屈釐要斬妻梟首妻下皆無子字

昭紀

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

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漢紀孝昭紀重合侯馬通上有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念孫案武帝紀曰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霍光金日磾傳具載其事則此紀脫去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明矣當據漢紀補

宣紀

吉

廣川王吉有罪宋祁曰吉一作去字念孫案一本是也作吉者字之誤耳諸侯王表及景十三王傳並作去漢紀同

魯郡

鳳凰集魯郡齊氏息園曰案魯是時尙爲國不得稱郡通鑑但云集魯可謂至慎念孫案漢有魯國無魯郡郡字後人所加魯卽魯國猶上文言鳳皇集膠東耳通鑑作鳳皇集魯卽用漢書之文非漢書有郡字而通鑑刪之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羽族部二引此並作鳳皇集魯宋書符瑞志同

粲而不殊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念孫案：師古訓粲為明，骨肉之親，明而不殊，則文不成義。故又加數字以解之曰：當明於仁恩，不離絕，甚矣其鑿也。今案粲之言散也。言骨肉之親雖分散而終不殊絕也。文選求通親親表：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李善曰：漢書宣帝詔曰：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為散，是其明證矣。武五子傳載此詔，作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析亦散也。說文：粲，糵粲散之也。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粲。正義曰：粲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散，粲蔡粲語之轉，皆謂分散也。蔡為之粲，猶翠蔡之為翠粲矣。文選琴賦：新衣翠粲。李善曰：子虛賦曰：翫翠蔡。張揖曰：翠蔡，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蔡兮紉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璨。字雖不同，其義一也。此注甚合古人同意相受之旨。惠氏左傳補注謂漢書文選粲字皆粲字之誤，非也。如淳曰：粲或為散，散粲聲相近，則粲非粲之誤。且洛神賦之璀璨，即翠粲之轉，固不可改為璀璨也。應瑒迷迭賦亦云：振纖枝之翠粲。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隸書改粲作粲，遂失本體，誤與惠氏同。

晦

五鳳四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食之。念孫案：晦當為朔。五行志云：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是為正月朔。隱未作左氏以為重異，則當作朔明矣。下文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諸日食不言異，而此獨言異，亦以其在正月之朔也。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九並作朔。

元紀

蓋寬饒

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念孫案景祐本蓋作盃古字假借也蓋寬饒之蓋本音公益反故與盃通藝文類聚鳥部上引
轉詩外傳船人蓋胥跪而對今本作盃胥後人依本傳改盃為蓋未達假借之旨

令就農

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宋祁曰唐本監本衛字下有各字念孫案唐本監本是也各令就農各省費兩各字文義相承漢紀作令各就農亦有各字

人人

人人自以得上意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個人字念孫案南本是也今本多一人字者後人依匡衡傳加之正文只一人字故注申之云人人各自以當天子之意若正文本作人人則無庸注矣匡衡傳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師古無注即其證

為父後者

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念孫案為父後者四字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無此四字是也宋祁亦云越本無此四字漢紀亦無上文以立皇太子故賜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初元
四月此不當有其初元二年正月四年三月永光元年正月二年二月建昭五年三月賜民爵一級皆無

爲父後者之文。他篇放此。

原上

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念孫案原字上有北字。而今本脫之。則不知在何方矣。漢紀正作北原上。宣紀云。以杜東原上爲初陵。哀紀云。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皆其例也。

脫四字

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念孫案漢紀秩下有中二千石四字是也。太守秩二千石。益之則爲中二千石。下文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與此文同一例。若無中二千石四字。則文義不明。

藍田地

建昭四年夏六月。藍田地沙石雍霸水。念孫案此文當依漢紀通鑑作藍田地。震山崩。沙石雍霸水。此因地震。故山崩而沙石墜水也。今本脫震山崩三字。則敘事不明。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正作地震。下文安陵岸崩。亦承地震言之。

成紀

云

乃著令。令天子得絕馳道云。師古曰。言云者。此舉著令之文。念孫案師古說非也。云猶焉也。足句之詞。本

無意義。封禪書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郊祀志焉。作云。是其證。漢書中若是者多矣。若必求云字之義。則皆不可通。

孝景廟闕

孝景廟闕災。念孫案闕上當有北字。五行志及漢紀皆作孝景廟北闕災。又文紀未央宮東闕災。思災。景紀未央宮東闕災。元紀孝宣園東闕災。皆其例也。

哀紀

延于側陋

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愷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念孫案延于側陋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四字當別爲一句。在州牧守相之下。而以舉孝弟愷厚。能直言通政事。可親民者。十五字連讀。則上下文皆貫通矣。師古注云。孝弟愷厚。直言通政事之人。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則所見本已與今本同。

建平四年春

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五行志曰。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或振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念孫案依五行志。則此紀建平四年春下。當有正月二字。下文曰。二月。封帝大大后。從弟侍中傅。

商爲汝昌侯。則此所紀爲正月事明矣。漢紀孝哀紀亦有正月二字。

漢書第二

異姓諸侯王表

章文繆獻

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顏師古斷章文繆獻爲句。孝昭嚴爲句。解上句云。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爲章著也。念孫案。獻公在繆公之後十六世。而與文繆並數之。旣爲不倫。且上下句法亦屬參差。當斷章文繆爲句。獻孝昭嚴爲句。孝公卽獻公之子也。章文繆據春秋時言之。獻孝昭莊蠶食六國。則據戰國時言之。文義甚明。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曰。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是其明證也。師古不以獻孝昭嚴爲句者。其意以蠶食六國。自孝公始。不當并及於獻耳。今案史記六國表曰。秦獻公十九年。敗韓魏洛陰。舊本陰譌作陽。今據魏世家集解所引改正。周本紀曰。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秦本紀曰。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舊本晉上。有魏字。今刪。說見史記。則秦之彊實自獻公始。六國表序曰。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此又一證也。

初置

孝惠七年初置淮陽國。念孫案：初置當依史表作復置。地理志云：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高五王傳云：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孝惠元年徙王趙。是旣徙之後，國除爲郡。至惠帝崩後，高后復置淮陽國，以封所詐立惠帝子強，不得言初置也。此涉上文初置魯國而誤。

諸侯王表

共王不周

河間獻王德。共王不周嗣。念孫案：不周當爲不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周，與周相似而誤。景十三王傳及史表五宗世家皆作不害。

三年

常山憲王舜。眞定元鼎三年。頃王平以憲王子紹封泗水。元鼎三年。思王商以憲王少子立。念孫案：三年皆當爲四年。此涉上文元鼎三年王勃嗣而誤。武紀云：元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地理志云：眞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元鼎四年思王商元年。頃王平元年。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云：元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平爲眞定王。商爲泗水王。五宗世家云：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泗水思王商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

子爲泗水王皆其證。

王子侯表

脫二字

沈猷夷侯歲念孫案史表猷作猶索隱曰漢表在高苑又楚元王傳封元王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曰王子侯表屬千乘高苑地理志作高宛今本末一格脫高苑二字當補入。

豫章

安城思侯蒼。豫章念孫案安城史表作安成地理志安成屬長沙不屬豫章豫章本在下條宜春侯成下因此條脫長沙二字而豫章二字遂移入此條矣史表索隱引此已誤水經贛水注云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今本安成作安復乃後人所改依新校本訂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侯國是其證。

脫二字

宜春侯成念孫案此條末一格當有豫章二字今誤入上條地理志豫章郡宜春水經贛水注云牽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爲侯國是其證。

勝容 勝侯客

勳俗作劇原侯錯。侯勝容嗣念孫案勝容二字義無所取當是勝客之譌高祖功臣表有樊噲曾孫勝客。

恩澤侯表有丙吉元孫勝客急就篇有薛勝客未有名勝容者又高祖功臣表河陵頃侯郭亭河陵當作阿陵說見

東海

臨朐夷侯奴東海念孫案地理志東海無臨朐縣此涉下條東海而誤也東海當爲東萊地理志曰東萊郡臨朐水經巨洋水注曰巨洋水逕臨朐縣故城東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奴爲侯國是其證

雷侯

雷侯豨念孫案雷當爲盧史表亦誤作雷地理志城陽國有盧縣今本盧誤作慮或云盧慮古字通非也辯見地理志水經沂水注云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弟劉豨爲侯國是其證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隸書盧字作𩇛其上半與雷相似故周官之雷誤作盧而史漢表之盧又誤作雷或謂古字通用非也韻書盧在模部雷在灰部灰部之字不得與模部通故鄭不云聲之誤而云字之誤

辟土

辟土節侯壯念孫案史表辟下無土字蓋壁辟古字通成二年左傳辟司徒杜注主壘壁者爾雅釋天管室東壁曲禮注壘軍壁也釋文壁並作辟故

漢表作壁而寫者誤分爲二字師古音闕非也水經沫水注云葛陂水西南流逕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爲侯國則作辟土者誤也漢之辟城在城陽莒縣見沫水注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也

平城 脫二字

平城侯禮念孫案平城當依史記作成平水經濁漳水注云成平縣故城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間獻王子劉禮爲侯國地理志成平南皮俱屬勃海故索隱云表在南皮縣相近故也若平城則在北海去南皮遠矣又末一格脫南皮二字當依索隱補

前侯

前侯信師古曰字或作葢音側流反念孫案前卽葢字之誤隸書葢字作敢因譌而爲前史記作叢徐廣曰一作散索隱曰叢音緘蓋書傳叢字或作葢叢葢皆以取爲聲故皆有緘音也公羊春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釋文叢有作鄒字者其作散者亦葢之譌

二月

胡毋侯楚 二月癸酉封念孫案二月當依史表作十月自蒲領侯以下二十四侯皆以元朔三年十月癸酉封若此侯獨以二月封則不當列於正月之前矣

安意

象氏節侯賀。侯安意嗣。念孫案安意當作安憲。憲古德字。與意相似而誤。史表正作安德。又高后功臣表有齊受元孫安德。

脫二字

建成侯拾念孫案史表索隱云。表在豫章。今本末一格脫豫章二字。當補入。地理志。建成屬豫章郡。水經。贛水注云。濁水東逕建成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為侯國。是其證。

敦侯 敷侯

臨樂敦侯光。師古曰。敦字或音弋。灼反。又作敷。古穆字。念孫案敦字無弋。灼反之音。敷亦非古穆字。此傳寫脫誤。當作敦字。或作敷。音弋。灼反。又作敷。古穆字。說文。敷讀若侖。正合弋。灼反之音。玉篇。穆古文作敷。集韻云。穆古作敷。皆其證。玉篇作敷。與俗書敦字尤相似。敦與敷皆周書諡法所無。史記亦作敦。索隱引諡法。善行不怠曰敦。未詳所出。則皆敷之譌也。敷古穆字。諡法曰。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是也。

下文定敷侯越。敷亦諡法所無。史記作敷侯。敷為敷之譌。敷又敷之譌耳。今本史記敷侯作敬侯。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單行本作敷。引說文敷讀如躍。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敷。而諡法無敷。則其為敷字之譌可知。今本史記既改敷為敬。又改索隱云。漢表作敷。說文云。敷讀如躍。殊為可笑。或又謂漢表敷字為敬字。

之譌。不知敬字左畔。與敷字絕不相似。若本是敬字。無緣譌為敷也。敷字左畔。與敬字亦不相似。又不得改敷為敬也。

三十五年

牟平共侯濞。元狩三年。節侯奴嗣。三十五年薨。大始二年。敬侯更生嗣。念孫案三十五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五年。自元狩三年至大始二年。凡二十六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二十五年。

歃

歃安侯延年。師古曰。歃音許昭反。念孫案歃當依史表作鄒。李奇注韓信傳曰。鄒音羹。臙之臙。地理志。鄒縣屬常山。即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鄒者也。延年為趙敬肅王子。故封於常山。鄒縣故城在今趙州柏鄉縣北。後有鄒侯舟。亦敬肅王子。蓋延年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故又封舟於鄒也。鄒侯舟下書常山。則此亦當有常山二字。而寫者脫之。鄒與歃字形相似而誤。師古望文為音。失之矣。

乘邱

乘邱節侯將夜。念孫案乘邱當依史表作桑邱。史記趙世家。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正義曰。括地志云。桑邱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今保定府安肅縣西南有桑邱城。漢之北新城地也。地理志作北新城。屬中山國。將夜為中山靖王子。故封於中山。若乘邱則屬泰山。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北。去中山遠矣。水經洙

水注云。泚水西南逕泰山郡乘邱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三年。韓將舉與齊魏戰於乘邱。卽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爲侯國。蓋所見趙世家王子侯表之桑邱。皆誤爲乘邱。遂有此謬證矣。隸書桑字作乘。乘字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故桑譌作乘耳。又史表之桑邱。索隱云。表在深澤。蓋地理志深澤與北新成皆屬中山。地相近故也。今末一格脫深澤二字。當補入。

脫一字

柳宿夷侯蓋念孫案此條末一格有涿字。而今本脫之。史表柳宿索隱云。表在涿郡。是其證。涿與中山相連。此侯爲中山靖王子。故封邑在涿也。

蕘 脫二字

蕘侯方師古曰。蕘音口怪反。字或作費。音扶未反。又音祕。念孫案蕘字從艸貴聲。音求位口怪二反。不音扶未反。亦不音祕。且不得與費通。蕘當爲蕘字之誤也。雜書蕘字或作蕘。形與費相近。故蕘譌作蕘。列子木又作憤。皆其類也。蕘字從艸賁聲。賁音奔。又音彼義反。故蕘音墳。又音扶未反。又音祕。聲與費同。故字亦相通。內則菽麥蕘稻黍梁稊。釋文蕘扶云反。徐扶畏反。爾雅麇泉實。釋文麇本或作蕘。符分反。或扶沸反。方言蘇周鄭之間謂之公蕘。郭注曰。蕘音翡翠。皆其證也。師古不知蕘爲蕘之譌。故音口怪反。史記蕘作費。索隱曰。費音祕。又扶味反。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蕘。或作費。此後人據漢書注改之。蕘與費字異而義同。卽地

理志之東海費縣也。又索隱云：表在琅邪。琅邪東海二郡相連，故志在東海而表在琅邪。今本末一格脫琅邪二字，當補入。

輒

輒節侯息。師古曰：輒即瓠字也。瓠音狐。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輒。師古曰：輒即執字。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

者表報侯劉息。今本報作輒，乃後人據漢書改之。集解徐廣曰：一作輒。今本作報，亦後人轉改。索隱單行本曰：報。今本刪此字。縣名，志屬

北海。表作輒。韋昭以輒為諸蟄反。表作輒以下十念孫案：輒與報皆執字之譌也。隸書執字或作輒。見漢

長夏承碑故譌為輒。又譌為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鈞邱侯劉執德，漢表執作輒，家語史表之報侯息

即漢表之輒侯息。而韋昭音諸蟄反，則非報字明矣。地理志之輒，師古以為即執字，正與諸蟄之音相合。

而說文玉篇皆有執無輒。隸書執字又與輒相似，則輒為執之譌明矣。凡執持之執，史漢中無作輒者。惟

縣名之執作此字。蓋執持之執，隸書作輒者，人皆知其為執字之譌，故隨處改正。惟縣名之輒，不敢輒改。

遂相沿至今。師古既云輒即執字，又云輒即瓠字。又音孤。前後自相矛盾，則涉河東郡之輒譌而誤也。辯見

下廣韻入聲二十六輯。輒之入切，縣名在北海。而平聲十一模無輒字。是讀輒為執而不讀為瓠矣。但未

知輒為執之譌耳。又案說文：女涉反。字注云：讀若瓠。一曰：讀若籥。女涉反。瓠亦執之譌也。隸書瓠或作輒。執

或作輒，二形相似，故執譌為瓠。執與籥聲相近，故牽讀若執。又讀若籥。如讀若瓠，則聲與籥遠而不可通。

矣。又說文執從尹。居逆反。從卒。卒亦聲。卒讀若執。故執從卒聲。如讀若瓠。則聲又與執遠而不可通矣。

千乘

枸侯賢。今本枸譌作拘。據索隱引改。史表枸字又譌作枸。千乘。念孫案枸者胸之借字也。千乘當為東海。索隱引漢表正作東

海。地理志胸縣屬東海。是其證。胸縣故城在今海州南。去漢之千乘郡尚遠。不得言枸在千乘也。

洧

洧侯不疑。念孫案洧當依史表作涓。水經濰水注云。涓水出馬耳山北。注於濰水。馬耳山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涓水出於其陰。北過諸城縣西。又北入濰水。此侯封於涓。蓋鄉聚之以水得名者。若洧水則在南陽。此侯為城陽頃王子。不當遠封南陽也。俗書涓字作洧。與洧相似而誤。師古音育。失之矣。地理志琅邪有諸縣。其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南。而琅邪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也。

桑邱

桑邱侯頃。念孫案桑邱當為乘邱。地理志泰山郡乘邱。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敗宋師于乘邱。卽此是也。此侯為東平思王子。故封於乘邱。其地與東平相近。下文之桃鄉頃侯宣。富陽侯萌。皆思王子。富陽桃鄉與乘邱並屬泰山。亦與東平相近。桃鄉故城在今兗州府汶上縣東北。乘邱故城在滋陽縣西北。又上文之栗鄉頃侯護。下文之西陽頃侯並。亦皆思王子。栗鄉西陽並屬山陽。去東平亦不甚遠也。若中山國北新城縣之桑邱城。則在今保定

府安肅縣西南去東平遠矣。說見前乘邱下史記趙世家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此中山之桑邱城集解曰地理志云

泰山有桑邱縣則所見地理志泰山郡之乘邱亦誤為桑邱故謬引為桑邱之證正義駁之是也。史記六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乘邱今本亦譌作桑邱隸書桑乘相似故乘譌為桑互見前乘邱下

韋 執 鼻

廣城侯韋師古曰韋音竹二反念孫案韋音捷不音竹二反韋當為寔息夫躬傳卑爰寔強盛師古曰寔

音竹二反是韋為寔之譌又古今人表衛韋明監本依詩正義改嗣伯子韋亦當為寔寔下當有伯字史

記三代世表衛韋伯索隱曰韋音捷衛世家嗣伯卒子韋伯立今本作寔即韋之俗書玉徐廣音義曰韋

音捷索隱曰世本作摯伯余謂韋與摯聲不相近無由通借當本是寔字聲與摯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徐

及小司馬音捷皆失之隸書寔韋相似故寔譌作韋邶風終風篇願言則嚏釋文作韋云本又作寔幽風

傳曰寔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師古曰以字言之音寔是而勾奴傳服虔乃音寔寔本又作韋晉灼注息夫躬

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寔字為韋以應服虔之音尤離寔矣摯伯之摯或作寔而今本譌

作建猶上文帝摯之摯或作寔而路史後紀譌作韋也邶譜正義引史記作建伯建又韋之譌矣隸書建亦相

似說見賈誼傳捷之江下又律歷志魯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慎公執立鼻執當為摯鼻當為嚏慎公之名或作摯或作

記此會者諸說不同而名字或異也下皆放此師古曰鼻音皮祕反又音許器反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真公濞慎真古索隱曰世本作慎公摯鄒誕本作慎公鼻魯世家獻公卒子真公濞立索隱曰濞世本作摯或作鼻鄒誕本作慎

公頃。余謂志作執者。摯譌爲執。又譌爲執也。其或作噉者。則噉之譌。噉卽寔之借字。見上注而聲與摯近。故世本作摯。漢志作噉也。史表及世家作灑者。又爲噉之譌。其或作鼻者。則寔之譌也。師古望文爲音。失之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黃河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念孫案黃字乃後人所加。欲以黃河對泰山耳。不知西漢以前無謂河爲黃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爲句也。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黃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及吳志周瑜傳有黃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表無黃字。如澹注高紀引功臣表誓詞云。使河如帶。大山若厲。此引漢表。非引史表也。史表作如厲。漢表作若厲。而亦無黃字。則黃字爲後人所加甚明。

虞夏以之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念孫案以下之字。涉上下文而衍。漢紀孝成紀無。

豈無刑辟

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

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嗣續也。念孫案刑辟當爲邪辟。字之誤也。辟與僻同。言燕齊後世。豈無邪僻之君。皆賴其先祖之功。以免於禍也。成八年左傳。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杜注曰。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杜業之說。卽本於左傳。若謂國家豈無刑辟。則非其指矣。漢紀正作豈無邪辟。

以綴續前記

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念孫案以綴上當有是字。而今本脫之。諸侯王表敍云。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監戒焉。外戚恩澤侯表敍云。是以別而敍之。皆其例也。

清河

清河定侯王吸。念孫案清河當依史表作清陽。考元和郡縣志。後漢始省信成縣置清河縣。前漢無此縣也。蓋漢之清陽縣。本爲清河郡治。見地理志。因此而誤矣。然下文汾陰悼侯周昌。功比清陽侯。則此文本作清陽。而清河乃後人所改也。水經河水注作清河。則所見漢表已誤。史記索隱引楚漢春秋。亦作清陽侯。

定漢

曲周景侯酈商。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念孫案漢下脫中字。當依史記補。定漢中事見商傳。

費侯

費侯陳賀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說者以爲季氏邑非也念孫案地理志東海郡費故魯季氏邑水經沂水注云治水東南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爲侯國是陳賀所封之費卽故季氏邑也費字當音彼冀反今師古音扶味反又云非季氏邑皆所未詳又史表作圉侯陳賀此脫圉字諡法威德剛武曰圉

陽信

陽信胡侯呂青念孫案陽信當依史表作新陽地理志汝南郡新陽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新陽故城在今潁州府太和縣西水經潁水注曰新溝水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呂青爲侯國卽陳勝傳所云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者也若陽信自屬勃海郡乃文帝時劉揭所封非呂青所封蓋新字古通作信王子侯表之傳作信鄉侯師古曰古者新信同音史記高祖紀呂青爲令尹又倒在陽字下耳索隱曰案表青封信陽侯也是小司馬所見史表正作信陽

沛公

武彊嚴侯嚴不職以舍人從起沛公霸上景祐本霸上上有至字念孫案此當作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沛謂沛縣也上文平陽懿侯曹參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卽其證後文若此者多矣沛下公字乃淺學人所加景祐本衍公字此本又脫至字矣

建御史大夫陽

侯青翟坐為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念孫案建當為逮注同陽當為湯皆字之誤也逮御史大夫湯不直者言青翟為丞相與長史謀逮張湯其事不直也史記作坐為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是其證陳氏少章曰建下疑脫治字建議劾治謂之建治見谷永傳案建治二字文不成義亦是逮治之譌說見谷永傳陳說非

票客

淮陰侯韓信為連敖票客師古曰高紀及信傳並云為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念孫案百官表有治粟內史掌穀貨高紀及信傳並云信為治粟都尉漢紀同則票為粟字之譌甚明史表索隱引漢表正作粟客而師古本獨譌作票客遂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矣

迫騎

祁穀侯繪賀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念孫案迫當依史記作追字之誤也楚迫騎正承上漢王敗走而言

底

魯侯奚涓涓亡子封母底為侯念孫案底史表作疵而徐廣引漢書云涓死無子封母疵是徐所見漢表正作疵今本作底誤也草書疵字作疵因譌作底考工記車人為未疵長尺有一寸今本月令正義疵譌作底是其例也

河陵 陽河

河陵頃侯郭亭念孫案河陵當依史表作阿陵索隱云縣名屬涿郡見地理志而不言漢表作河陵則今本河陵為傳寫之譌也又下文陽河齊侯其石七年十月甲子封今本十下衍一字據漢書考證刪陽河亦當作陽阿史表亦作陽河而索隱云縣名屬上黨則當作陽阿地理志曰上黨郡陽阿水經沁水注曰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為侯國案水經注作卞訢而表作其石未知孰是是其證阿河形聲相亂故阿譌作河互見五行志河陽主下

終陵

終陵齊侯華毋害念孫案地理志無終陵縣終陵當為於陵濟南郡之屬縣也於陵故城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本齊於陵邑下文有毋害曾孫於陵大夫告則毋害之封於陵明矣上文南安嚴侯宣虎有曾孫南安管慶護肥如敬孫之孫高宛大夫黼下文若此者不可枚舉篆文於字作𠂔與終相似而誤史表作絳陽則又終陵之誤水經澮水注以為河東之絳縣非也

類

北平文侯張蒼 孝景後元年侯類嗣又張蒼傳至孫類有罪國除念孫案類皆當為類讀如聾聵之聵說見史記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類矣

盧綰

榲舊本譌作擗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擗字當作榲此即右扶風栒邑縣也作榲者借字耳說文榲榲大木可為鈕柄廣韻相倫祥勻二切故師古曰榲音詢又音旬也史記作拘即栒之誤今改正頃
 侯溫疥以燕相國定盧綰念孫案盧綰當依史記作盧奴盧奴縣名故言定猶上文費侯陳賀之定湖陽也若云定盧綰則文不成義矣綰字蓋淺學人所改

橐祖侯陳錯

橐祖侯陳錯師古曰橐音公老反錯音口駭反史記作橐祇侯陳錯念孫案橐當為橐字之誤也水經泗水注曰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縣故山陽之橐也漢高帝七年封將軍陳錯為橐侯漢書五行志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音拓地理志山陽郡橐薛瓚曰音拓則其字本作橐師古此注音公老反失之矣史記索隱曰漢志橐縣屬山陽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橐故引漢志為解而今本索隱亦作橐則後人以師古注改之也古無以祖為諡者祖當依史記作祇亦字之誤也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且形與且相似故祇字
譌而為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泚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泚譌作沮是其例也蔡邕獨斷說諡法曰治典不殺曰祇是其證殺色界反史記曰乘常不衰是也今本獨斷祇作祈亦是隸書之誤一本正義諡法解注作震震祇古字通則本作祇明矣說見惠氏尚書古義師古不解祇字蓋所見本已譌為祖矣錯與錯未知孰是史記索隱亦云錯漢表作錯引三蒼云九江人名鐵曰錯

闕氏

闕氏節侯馮解散。闕於乾反。氏音支。水經清漳水注曰：梁榆城，即闕與故城也。秦伐韓闕與，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奢破秦於闕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涅縣有闕與聚。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爲侯國。全氏謝山曰：闕氏非闕與，索隱曰：在安定，亦非。趙氏東潛曰：史漢表之闕氏，索隱以爲在安定，蓋卽地理志安定郡之烏氏縣也。續漢志作烏枝。古篆文烏與於相似，後人又加一門，疑馮解散之封宜在彼。全氏以小司馬爲非，未之審耳。念孫案：趙云闕氏卽烏氏是也。云篆文烏於相似，後人又加門，則非也。烏之爲闕，乃聲之通，非字之誤。闕字本以於爲聲，而於卽古文烏字。烏氏之爲闕氏，猶商於之爲商安也。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卽商於。於烏古同聲。闕安古同聲。於之爲安，猶烏之爲闕矣。又壽二十九年公羊傳僚焉得爲君乎，釋文焉本又作惡。荀子禮論篇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大戴記禮三本篇惡並作焉。楚辭天問：焉有石林。劉逵吳都賦注：引焉作烏。呂氏春秋季春篇：天子焉始乘舟。淮南時則篇：焉作烏。烏與惡之爲焉，亦猶烏之爲闕矣。故史記酈商傳：破雍將軍烏氏。索隱本作焉氏。音於然反。匈奴傳：涇北有烏氏之戎。呂氏春秋當賞篇：秦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高注云：塞在安定。焉氏卽烏氏。故曰塞在安定。此皆聲近而通，非字之誤也。而水經注乃以安定之闕氏爲上黨涅氏之闕與聚，失之矣。或謂史漢表之闕氏皆闕與之誤，不知與氏二字形聲皆不相近，與字何由誤爲氏。又謂其地在涅氏縣，因涅氏譌作闕氏，則尤爲曲說。

十二年

安邱懿侯張說。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年，薨。孝景三年，敬侯執嗣。念孫案：十二年當依景祐本作

十三年。自孝文十三年至孝景三年。凡十四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十三年。

平

平嚴侯張瞻師。史表平作繁。或曰。漢表作平誤。前有平悼侯工師喜。豈一地兩封乎。念孫案此平縣卽繁縣也。地理志繁縣屬蜀郡。繁平聲近而字通。若詩之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左右矣。見襄十一年。

侯意

長修平侯杜恬。侯意嗣。念孫案意當爲熹。熹與喜古字通。故史表作喜。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意矣。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熹。史記張儀傳之馮喜。舊本作熹。餘見史記。

單右車

中牟共侯單右車。念孫案單右車。史表作單父聖。索隱曰。漢表作單父左車。單父複姓也。今本脫父字。左車譌作右車。古無名右車者。韓信傳有李左車。高祖功臣表有周昌之孫左車。則作左者是也。又案左疑當讀爲佐。少儀曰。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注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左車之名。蓋取於此。

季必 二十年

戚園侯季必。師古曰。灌嬰傳云季必。今此作季。表傳不同。當有誤。念孫案灌嬰傳是也。史表亦作季必。又

灌嬰傳索隱引漢紀云。桓帝追錄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內侯。百官表云。元狩四年。戚侯李信成爲太常。卽必之曾孫。見下水經河水注云。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漢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爲侯國。皆其證也。又下文建元三年。侯信成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念孫案二十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一年。自建元三年至元狩五年。凡二十一年。

以列侯入

高粱共侯酈疥父食其。以列侯入。念孫案入下脫漢字。上下文言入漢者多矣。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入漢。陳禹謨刪漢字。史表同。

讀書雜誌

漢書第三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脫八字

江陽康侯蘇息。史表作蘇嘉。念孫案此條第三格內當有四月壬申封三年薨八字。四月者景帝六年四月也。至中元年凡三年而康侯息薨。其中二年則爲懿侯盧之元年。史表云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是其證。其中二年懿侯盧嗣云云則當在第四格內。今本第三格內脫去八字而第四第五第六三格內之字皆以次移上一格當改正。

陸彊

迺侯陸彊。念孫案陸彊史表作隆彊。釋名謂車蓋弓爲隆強。云隆強言體隆而強也。案隱本作李隆彊。案今本史漢表及水經注皆無李字。而不言漢表作陸彊。則今本作陸者譌也。水經巨馬河注云涑水東南流逕迺縣故城東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隆彊爲侯國。字亦作隆。

攜侯徐盧

容城攜侯徐盧。念孫案攜當爲唯。且當在侯字下。容城侯唯徐盧者。唯徐其姓也。盧其名也。史表作侯唯

徐盧。宋本。王本。游本。毛本。皆如是。或改唯爲攜者。非。水經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爲侯國。百官表曰。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爲太常。唯塗即唯徐光。乃盧之孫也。或以諡法息政外交曰攜。而謂攜爲諡。非也。此字各本皆作攜。不作攜。乃是唯之誤字耳。後人既誤以攜爲諡。又誤以徐盧二字爲上姓。下名。遂改侯攜徐盧爲攜侯徐盧。而不自知其謬也。容城侯唯徐盧。與上文之安陵侯子軍桓侯賜。桓。史表作垣。縣名也。迺侯陸彊。下文之易侯僕毘。翁侯邯鄲。皆匈奴降王。而皆無諡。唯范陽侯代。亞谷侯盧它之有諡耳。又周勃傳。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案彼文。徐盧上脫唯字。史記同。而注文之唯徐盧。即唯徐盧之誤。則此文之本作唯徐盧益明矣。引之曰。徐疑當作涂。涂與塗同。故百官表作唯塗。涂徐字形相似。世人多見徐。少見涂。故涂譌爲徐矣。

范代

范陽靖侯范代。念孫案。下范字衍。史表作靖侯代。水經易水注曰。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代爲侯國。皆無范字。史記孝景紀正義引漢表。亦無范字。上文之桓侯賜。下文之翁侯邯鄲。皆不書姓。則匈奴降王固有不書姓者。

舞陽

親陽侯月氏。舞陽。念孫案。舞陽當作舞陰。此涉下文舞陽而誤也。史表索隱云。漢表在舞陽。則所見本

已誤。親與瀨同。說文地理志水經。竝言瀨水出南陽舞陰。今本說文譌作舞。陽。據漢志水經改。此侯所封。在瀨水之北。舞水之南。故曰瀨陽侯。而其地則屬於舞陰也。舞陰與瀨水。皆在舞水之南。今瀨水出南陽府泌陽縣東北。漢舞陰故城在泌陽縣西北。而舞陽乃在舞水之北。舞陽故城在今舞陽縣西。則瀨陽之不屬舞陽審矣。

安樂 昌

安樂侯李蔡。昌念孫案安樂當爲樂安。地理志樂安屬千乘郡。水經濟水注曰。濟水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爲侯國。史表百官公卿表及史漢李廣傳衛青傳。皆作樂安。唯此表作安樂。故李廣傳注以此爲誤也。昌上當有博字。寫者脫之耳。索隱引此已誤。地理志博昌樂安。竝屬千乘。樂安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北。博昌故城在博興縣南。二縣本相近。蓋封於樂安。而食邑在博昌。故上書樂安侯。而下書博昌。小司馬以爲琅邪之昌縣。非也。

軹 陟軹

軹侯李朔。念孫案軹上有涉字。而寫者脫之。據表云在西安。地理志西安屬齊郡。則非河內之軹縣也。史表及衛將軍傳。竝作涉軹。本書衛青傳作陟軹。字之誤耳。涉軹乃侯名。非縣名。史表索隱云。涉軹猶從驪。皆當時意也。故上文有涉安侯。

匈奴河

從票侯趙破奴。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念孫案。奴字涉上下文。匈奴而衍。史表無奴字。武紀云。遣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薛瓚。曰。匈奴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匈奴傳從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今本匈奴下亦衍奴字。衛霍傳亦云。趙破奴為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史記同。又大宛傳云。遣匈奴將兵。至匈奴水。

龍侯 龔侯

龍侯摎廣德。又南粵傳。封摎樂子廣德為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各本龔譌作龔。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龔字。今據史傳索隱引改。史表作龍亢。索隱曰。晉灼云。龍闕。左傳。齊侯圍龍。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南越傳亦作龍亢。索隱曰。龍亢屬譙國。念孫案。此當依史表作龍亢侯。漢表作龍侯者。傳寫脫亢字耳。南粵傳作龔侯者。龍亢二字合。譌為一字。而亢又譌為木耳。龔乃房室之疏。非古龍字。晉灼以表作龍侯。故強為之說。龔集韻

龍古作龔。即沿晉灼之誤。而蕭該遂以有亢字者為非。地理志。龍亢屬沛郡。龍亢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西。後漢屬沛國。晉改屬譙郡。史表史傳皆以龍亢為廣德封邑。必確有所據。不得以漢書之譌脫。而謂龍下本無亢字也。小司馬云。龍亢屬譙國。本不誤。而其注史表。又為蕭該所惑。且附會以魯之龍邑。則其謬滋甚矣。

下鄜

下鄜侯左將黃同。師古曰。鄜音孚。念孫案。師古音非也。鄜當為鄜。南陽郡之屬縣也。如淳曰。鄜音躄。躄之

躡。史表作下酈。水經湍水注曰：湍水東南流，逕南陽酈縣故城東。漢武帝元封元年，封左將黃同爲侯國。字皆作酈。且表在南陽，則是酈字明矣。若酈縣則在左馮翊，不在南陽也。

輒

輒，讀侯扞者。師古曰：輒，讀與狐同。讀音之涉反。地理志曰：河東郡狐。輒，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輒，讀侯扞者。集解徐廣曰：在河東。輒音胡。索隱曰：卽狐字。念孫案功臣表之輒，讀卽地理志之狐。輒則輒乃狐之譌也。隸書輒或作輒，因譌爲輒。又譌爲輒耳。說文玉篇皆無輒字。廣韻十一模，亦無輒字。集韻十一模，輒，洪孤切。輒，讀晉地名。又攻乎切。輒，讀漢侯國。在河東，則輒讀爲輒。輒之譌明矣。師古注王子侯表之輒，音節侯息。云輒卽輒字。又音孤，卽涉此而誤也。

康侯最

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念孫案最上當有路字。

題侯 邗侯

題侯張富昌，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衛太子。侯鉅鹿，謂食邑鉅鹿。邗侯李壽，以新安令史得衛太子侯河內，謂食邑河內。師古曰：邗音于。百官表亦作邗侯。又武五子傳詔曰：其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韋昭曰：邗在河內。孟康曰：題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漢紀孝武紀：題侯作躡。

侯。邗侯作抱侯。念孫案漢紀是也。踈音特計反。莊子馬蹄篇。馬怒則分背相踈。李頤云。踈。踢也。封李壽爲踈侯者。爲其足踢開戶。以救大子。上文云。大子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踢開戶是也。廣韻。踈。題竝特計切。聲相同。故字相通。而師古題字無音。則已不知其爲踈之借字矣。封李壽爲抱侯者。爲其抱解大子。上文云。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是也。功臣表在河內者。謂抱侯之食邑在河內。非謂河內有抱縣也。隸書抱字或作抱。邗字或作搯。二形相似。故抱譌作搯。後人以河內野王縣有邗城。傳二十內有抱縣也。隸書抱字或作抱。邗字或作搯。二形相似。故抱譌作搯。後人以河內野王縣有邗城。傳二十野王縣西北有邗城。杜注河內正與功臣表之河內相合。遂改搯爲邗。不知搯乃抱字之譌。且踈侯抱侯皆以救大子得名。非舊有之縣名也。章云邗在河內。則已誤認爲邗城之邗。水經沁水注亦云。邗城當大行南路。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蓋此字之譌已久。不始於師古。漢紀云。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踢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上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踈侯。卽用漢書之文。足正諸家之謬矣。

厲溫敦 呼連累

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諱連累單于。率衆降侯。念孫案厲上當有烏字。烏厲其姓。溫敦其名也。連當爲速字之誤也。宣紀五鳳二年。匈奴呼遼累單于。帥衆來降。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率其衆數萬人南降。師古竝曰。遼古速字。

外戚恩澤侯表

漢陽

建成康侯呂釋之。漢陽侯祿。念孫案漢陽當作湖陵。史表作胡陵。地理志湖陵屬山陽郡。若漢陽則屬棧爲郡。棧爲自武帝始開。則呂祿斷無封漢陽之理。湖漢陵陽皆字之誤。

侯祖

周陽懿侯田勝。侯祖嗣。念孫案史表作侯彭祖。此脫彭字。

發平

發平侯登。景祐本發平作發于。念孫案當依史記作發干。建元以來侯者表。衛青傳亦作發干。地理志東郡發干。莽曰戢楯。則當作干明矣。

濟陽

陽城侯田延年。下云濟陽。念孫案續史表陽成田延年。城成古字通。索隱云表在濟陰。非也。濟陰有成陽縣耳。而潁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之下。據此則今本作濟陽。乃濟陰之誤。濟陰有成陽縣。而潁川汝南皆有陽城縣。考延年所封之邑。此表及宣紀酷吏傳並作陽城。則非濟陰之屬縣矣。而表云濟陰。故小司馬非之。若濟陽則是陳留之屬縣。與陽城成陽皆不相涉。

十八年

陽城繆侯劉德。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十八年薨。初元元年釐侯慶忌嗣。念孫案十八年當依景祐本作八年。自五鳳二年至初元元年凡九年。安民之薨在前一年。故云八年。

侯輔

建成定侯黃霸。陽朔四年忠侯輔嗣。二十七年薨。居攝二年侯輔嗣。念孫案忠侯之子不當與父同名。考黃霸傳云忠侯輔薨。子忠嗣侯。是輔之子名忠。不名輔也。此即因上文忠侯輔而誤。

百官公卿表

左內史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念孫案此本作分置左右內史。今本脫右字。下文之右內史。左內史皆承此句言之。據注云地理志武帝置左右內史。而此表云景帝分置。誤矣。則此文本作景帝分置左右內史。甚明。史記正義論例及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八。白帖七十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引此正作左右內史。漢紀孝惠紀。通典職官十五竝同。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此條自城門校尉以下。所掌皆京師及畿輔之事。不當兼掌西域。下條西域都護。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

此自別爲一官。與中壘校尉無涉。續漢書百官志云。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亦不言兼掌西域也。西域當爲四城。謂掌北軍壘門內外及四城之事也。漢紀孝惠紀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是其證。四西城域字相似。又涉下文西域而誤耳。據漢紀則外字當屬上讀。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三。引此云。掌北軍壘門內外。陳禹謨本於此下加掌四城三字。又引師古注爲證。亦以外字上屬。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八四竝同。師古以外字屬下讀。亦非。

將大夫

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念孫案將下有軍字。而今本脫之。上文云。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是其例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引此正作將軍大夫。漢紀同。

皇太后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念孫案皇太后三字。後人以意加之也。不言皇太后者。言后與公主。則太后可知。漢紀及通典職官十五。竝作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本並作皇太后大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記呂后紀集解。本書高紀注。竝引如淳曰。百官表。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無皇太后三字。張晏注高紀亦同。

戊戌

孝文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倉免。通鑑漢紀七同。念孫案戊戌當爲戊辰。其後二日爲庚午。故下文云。庚午。御史

大夫申屠嘉爲丞相。下文又云。八月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漢紀亦云。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則庚午二字不誤。若戊戌則在庚午前三十二日。乃七月非八月矣。漢紀孝文紀正作戊辰。

殷容

元朔五年。中尉殷容念孫案。殷容當爲殷宏。草書之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元朔五年。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漢書同。索隱曰。案百官表。姓殷也。則此文之作殷宏甚明。

錯簡十九字

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臯自殺。念孫案。此十九字當在二年下。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而張湯卽以是日爲御史大夫。不得遲至三年也。史表書御史大夫湯。正在二年下。漢紀亦云。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錯簡十二字

地節三年。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念孫案。此十二字當在四年下。七月二字與上文相複。則其爲四年之七月可知。宣紀外戚表。五行志。及漢紀通鑑。載誅霍禹事。皆在四年。

七月

綏和元年。七月甲寅。大司馬根。賜金安車駟馬。免。念孫案。七月當爲十月。漢紀云。綏和元年。秋八月庚戌。

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則漢表本作十月明矣。通鑑漢紀二十四云。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亦本於漢表。

十一月

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漢紀十一月丁卯作七月丁巳。通鑑漢紀二十五作七月丁卯。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爲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爲大司馬。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案丹若以十一月爲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爲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荀紀日誤。

古今人表

柏夷亮父

柏夷亮父。顓頊師。引之曰。亮卽夷字之譌。隸書夷字或作夷。形與亮相似。因譌爲亮。今作柏夷亮父者。一本作夷。一本作亮。而後人誤合之耳。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岳。郭璞曰。伯夷父。顓頊師。伯與柏古字通。故表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以木是也。呂氏春秋尊師篇。帝顓頊師。伯夷父。皆其證。路史分柏夷父。柏亮父爲二人。非也。

邢侯

邢侯。鬼侯。又史記魯仲連傳。昔者九侯。鄂侯。鄂俗書文王紂之三公也。徐廣曰。九一作鬼。明堂位。脯。鬼侯以饗諸侯。正義

曰鬼侯殷本紀作九侯。九鄂一作邢。邢一本作邗。趙策作鄂。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邗。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竹書紀年曰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邗侯羅泌路史國名紀曰九侯鄂侯紂三公。邢侯亦紂三公。或云邢侯卽鄂侯。或云卽邗侯。俱非。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邗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念孫案羅說非也。魯仲連傳之鄂侯一作邢侯。又作邗侯。殷本紀之鄂侯一作邗侯。紀年有邗侯而無鄂侯。趙策有鄂侯而無邗侯。古今人表有邢侯而無鄂侯。是邗卽鄂之譌。而邢又邗之譌也。趙策曰紂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此卽世紀所謂鄂侯以忠諫死者也。作邢者字之誤耳。羅謂鄂侯邢侯皆紂之三公。非也。鬼侯鄂侯文王爲三公。若加邢侯則爲四公矣。

寺人

齊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引之曰左傳徒人費。本作侍人費。侍與寺同。說見經義述聞。

雍人稟

念孫案此當作雍稟人。稟古廩字。左傳莊八年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賈注曰雍廩渠邱大夫也。見史記齊世家集解。昭十一年傳齊渠邱實殺無知。杜注曰渠邱齊大夫雍廩邑。史記則謂之雍林人。廩林聲近。而字通。秦本紀曰齊雍林人殺無知。管至父等。今本雍林人作雍廩。乃後人依左傳改之。辯見史記。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不曰雍林。而曰雍林人者。當史公時。左傳未有章句。

故誤以雍林爲邑名而言雍林人殺無知也。此表作雍稟人亦沿史公之誤。而今本作雍人稟則義不可通。或以人爲衍字亦未合班氏之旨。

陳應

梁氏曜北人表攷曰未詳。念孫案潛夫論慎微篇曰楚莊出陳應。爵命管蘇。故能中興。彊霸諸侯。則應爲楚莊王臣。故列於五參申公子培之間。

衛殤公焱

衛殤公焱師古曰春秋焱作剽。襄二十六年念孫案焱當爲焱字之誤也。焱焱字形相似書傳傳寫多譌不可枚舉剽焱聲相近故字相通。襄十四年左傳衛人立公孫剽釋文剽匹妙反一音甫遙反甫遙則與焱同音焱通傳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焱月令焱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爲飄月令注作回風爲焱飄之爲焱爲焱矣史記十二諸侯表作狄衛世家作秋狄與秋又皆焱之譌也。淮南兵略篇發如焱風今本焱作秋亦是焱譌爲焱又譌爲秋也或謂秋亦音七遙反與剽焱音近而通失之。

琴牢

引之曰牢本作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注以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人也。惟家語弟子篇始云琴牢。衛人字

開一字張。又序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琴牢字張。始見於家語。乃王子雍所偽撰。何得據之而改漢書乎。杜預左傳注。琴張字子開。名牢。始為家語所惑。賈逵鄭衆注左傳。以琴張為顓孫師。而服虔駁之曰。子張少孔子四十餘齡。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琴張為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如漢書有琴牢。則論語鄭注。孟子趙注。左傳賈鄭服三家注。何不據之以釋牢曰及琴張乎。然則人表不作琴牢明甚。

孟丙

念孫案孟當為孟昭。二十八年左傳。孟丙為孟大夫。杜解補正。改孟為孟。說云。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為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為魏壽餘。閻大夫之為閻嘉。邯鄲大夫之為邯鄲午也。案顧說是也。左傳釋文。孟音于。下文同。孟音于者。指孟丙而言。下文同者。指孟大夫而言。是陸氏所見本。兩孟字皆作孟也。或謂下文同三字。指注文之太原孟縣而言。非也。若然。則當云注同。不當云下文同矣。廣韻孟字注云。又姓。左傳晉有孟丙。廣韻本於唐韻。是孫愐所見本。亦作孟也。自唐石經始。譌為孟丙。而各本遂沿其誤。蓋世人多聞孟姓。少聞孟姓。故孟譌作孟。下文之狐黠。師古曰。卽孟黠。字亦譌作孟也。地理志作孟丙。而此表作孟丙。明是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或謂此字師古無音。則當是孟字。不知地理志之孟縣。師古亦無音。蓋孟字本不須作音也。水經汾水注云。洛陰水。西逕孟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為大夫之邑。以孟丙為孟大夫。卽本於地理志。今本作孟丙。亦是

後人所改。或據此以駁顧非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云孟晉大夫孟丙邑。明汪文盛本如是。他本元郡縣志陽曲縣故孟城。漢孟縣也。本春秋時晉大夫祁氏邑。晉滅祁氏以孟丙爲孟大夫。太平寰宇記同。此皆本於水經注。而孟丙之孟無作孟者。

榮聲期

榮聲期師古曰。卽榮啟期也。聲或作啓。攷異曰。聲當爲罄之譌。啟罄聲相近。念孫案此因隸書啟字作啓。形與聲近而譌耳。據師古注。則他本固有作啓者矣。不必迂其說。而以爲罄之譌也。

蕩疑

蕩疑師古曰。卽薄疑也。念孫案蕩卽薄之譌。雖姓亦有蕩。然據元和姓纂。薄姓下引風俗通義云。衛賢人薄疑。通志氏族略通鑑周紀四注並同。則當作薄明矣。呂覽務本。內外。審應。韓子儲說。淮南內篇道應。竝作薄疑。無作蕩疑者。

脫三字

慎觀王念孫案。此下各本皆脫顯王子三字。當依景祐本補。

漢書第四

律曆志

比黃鍾之宮

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念孫案比黃鍾之宮。本作以比黃鍾之宮。與上文以爲黃鍾之宮。句同一例。今本脫以字。舜典及左傳昭二十年正義。文選琴賦注。七命注。白帖三十一。引此竝作以比黃鍾之宮。呂氏春秋大樂篇。說苑脩文篇。及晉書律厯志竝同。

著於其中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念孫案著者居也。居中以助陽也。史記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廢著作發貯。貯與著皆居也。著又音直略反。樂記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亦居也。故鄭注云。著之言處也。漢紀作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是其證。

振美

振美於辰。念孫案美當爲羨。字之誤也。淮南主術篇。羨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字並譌作美。羨之言延也。三月陽氣方盛。句萌奮發。萬物莫不振起而延長。故曰振羨於辰。周官典瑞。璧羨。鄭仲師曰。羨。長也。考工記。玉人。璧羨。康成曰。羨。猶延。張衡東京賦。乃美公侯。卿士薛綜曰。羨。延也。周官。是羨爲延長之義也。太玄。玄數。辰戌丑未。范望曰。辰取其延長。是辰亦延長之義也。釋名曰。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伸亦延長之

義振羨二字俱是辰字之訓。孽萌於子引達於寅冒弗於卯孽布於午昧蔓於未若作振美則非其指矣。月今正義引作美亦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續漢書律曆志史記律書索隱引此竝作振羨於辰。

斂更

斂更於庚念孫案斂更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訓庚爲斂者斂當爲改字之誤也。鄭注月令曰庚之言更也。萬物皆肅然改更。范望注太玄玄數云庚取其改更皆其證也。續漢書注引作斂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月令正義引此正作改更於庚。

一爲一分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念孫案一爲一分本作一黍爲一分。脫去黍字則文義不明。周官司市疏典同疏合方氏疏大行人疏月令正義左傳文六年正義及隋書律曆志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皆作一黍爲一分。漢紀同。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漢書攷異曰歲陰與大歲。案歲陰即大歲也。不當分以爲二。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引之曰大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三統曆。說詳大歲攷。當大初元年議造漢曆安得有超辰之法。錢說非也。今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本作四千五百六十歲。此後人以三統曆改之也。史記曆書索隱引此已誤。凡甲子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秦初

甲寅之歲。四千五百六十歲。立以爲法。展轉相承。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七年。又逢甲寅。故曰復得闕

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曆曰。凡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不知前曆乃殷曆。說見下。與三統曆不同。開元占經古今曆積篇。劉歆三統

曆。上元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而黃帝曆上元辛卯。則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顯頊上元乙卯。夏曆上

元乙丑。殷曆上元甲寅。周曆上元丁巳。魯曆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帝曆同。此云前曆上元泰初。闕逢攝

提格之歲。正所謂殷曆上元甲寅也。則當依殷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依三統術矣。緯侯之書。多據

殷曆。大衍曆議曰。緯所據者殷曆也。故易乾鑿度曰。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注

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大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五百六十歲矣。續

漢書律曆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此紀即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青龍

甲寅攝提格孳。今本孳誤作並。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改。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反復也。謂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正與前

曆復得甲寅之歲相合。不當如今本所云。

大歲在子

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子。已得大初本星度。引之曰。大歲在子。子當爲寅。後人

改之也。玉海律曆部引此已誤。大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則下當言大歲在寅。蓋所謂前曆者殷曆也。

黃帝以下六曆。惟殷曆元用甲寅。見續漢書律曆志論及殷曆上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曆議曰。湯作殷曆。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寅。故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元封七年。與殷曆上元泰初同。

故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為甲寅者七十有六。而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

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為曆元。後漢劉洪上言曰。見續漢志。甲寅元天正正月。夏十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

起。始於牛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尚書考靈曜曰。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今本

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正作甲寅。案御覽引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則當作甲寅。故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攝提格。孛建星牽牛。皆丑宮之星。日

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正與此同法也。易乾鑿度曰。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太平御覽天部

一引禮稽命徵曰。太素十一月。闕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其曰紀日甲子。曰太素十一月。即此所謂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闕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即此所謂大歲在寅也。古人言大歲皆用

夏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七年即大初元年。據武帝紀。大初元年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故是年九月以後。獨多三月。凡十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月皆前後兩見。為夏正甲寅年之一歲。六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據漢志。七年前十一月朔。歲星在婺女

度。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居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寅。故大歲應之。而在寅。七

年前十一月。乃夏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大歲在寅也。詳見大歲考殷曆甲寅元表。後人見下文歲術曰。數從丙子起。

又說大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困敦遂改寅爲子不知歲名困敦乃漢大初曆之大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說見大歲考大歲在寅乃殷曆之大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在寅則不在子在子則不在寅

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大歲在子者乎錢氏曉徵不悟在子之文爲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提格之歲不合

乃爲之說曰大歲在子爲大歲攝提格之歲則爲大陰。見潛研堂文集豈知在子本爲在寅卽上文之攝提格而

無庸強爲分別乎或曰漢大初曆元固丙子也大歲在子安知非大初曆法而必以爲殷曆而謂其在寅

何與曰請以上句日月在建星例之續漢志載賈逵論曰大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

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曆之文而非大初曆法日月大歲二句相連其皆爲殷曆之法明矣更

以下句已得泰初本星度例之已得泰初本星度謂得殷曆泰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曆之法可知

豈有上下句皆言殷曆而中間乃言漢大初曆者乎殷曆紀元爲攝提格之歲大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

志及續漢志謂大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壽王曆迺大史官殷曆也是殷曆爲大史官所有之

書元封七年大史令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議造漢曆故用大史官殷曆而以甲寅爲元至鄧平造曆更

以丙子爲元。徐幹中論曆數篇成哀之間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曆案三統曆以前十一月甲

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娶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娶女據此則三統曆所引漢志已謂

大初元年歲名困敦困敦者大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曆本以丙子爲元不始於三統曆矣非鄧平所定

而何禮樂志大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注曰大歲在辰曰執徐謂四年歲在庚辰也

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年之前三月則爲丙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大初之

元在丙子矣。而是歌作於鄧平定曆之。而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見下文故壽王挾甲寅元以非

之。豈得預改殷曆之大歲在寅。以從鄧平曆之丙子乎。曰。司馬遷等議造漢曆。何以元用甲寅。及鄧平造

曆。何以又用丙子也。曰。史記自序曰。大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謂顓頊曆以立春爲葦

首。詳見大歲考今改用冬至爲葦首也。葦首起於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惟殷曆甲寅元而已。故曰闕逢攝提

格之歲。又曰大歲在寅。然六曆建元之歲。古今不相沿襲。若黃帝元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

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見續漢志論曆元所在。代有變易。殷曆元用甲寅。而漢曆因之。則無以別於殷曆。故

又取是年顓頊曆之大歲。而以丙子爲元。顓頊曆是年歲在丙子。詳見大歲考以表一代之制作。此甲寅丙子之所以不同

也。史記封禪書說大初元年事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本書

武紀。則以爲五月正曆。蓋漢曆成於鄧平。鄧平之曆。成於大初元年之五月。下文所謂選鄧平等造漢大

初曆也。曆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時。而當司馬遷等議造漢曆。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天曆始改也。是

時鄧平猶未造曆。安得有丙子元法。史記曆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大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

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曆之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之曆元。惟用甲寅。若謂是

時已用丙子爲元。則詔何以不云游兆困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曆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大歲

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卽謂大歲在寅也。何須更言大歲在寅乎。曰。寅者。大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大歲

在寅之號。上言其號。下指其辰。相承為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尚書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後漢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既言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大歲在午。亦相承為義也。大歲在午在敦牂。大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大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曆法。案之文義。大歲在子。當為在寅。明甚。

初六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念孫案林鍾下更有林鍾二字。林鍾初六。與黃鍾初九對文。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當依周官大師疏引補。

易九尾

三統閏法。易九尾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注曰。易傳俗本傳下衍也。字。文選左思魏都賦注。陸機樂府注。江淹

雜體詩注。劉琨勸進表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曹植王仲宣誄注。所引並無。所謂陽九之尾。百六之會者也。漢書考異曰。九尾當為无妄。易雜

卦傳。无妄災也。京房說无妄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應劭云。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漢儒引伸其義。故有陽九陰九。經歲災歲之說。此亦緯書之類。孟康以為易傳。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劉淵林注吳都賦。引漢書此條。正作易无妄。可證。魏晉時本尚未誤。李善注文選。屢引此條。並作陽九尾。則唐時已譌。不始於近代矣。引之曰。作陽九尾者是也。下文孟康注曰。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

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厄。此正釋陽九厄三字。陽九厄蓋三統歷篇名也。陽厄五陰厄四合之則九水旱之九七五三又皆陽數。故以陽九厄名篇。三統閏法陽九厄曰者言三統閏法陽九厄篇有云也。孟康注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謂三統陽九厄篇所云。卽易傳所謂陽九之厄也。俗本陽字誤而爲易。注內易傳下又衍也字。讀者遂以易九厄爲易傳。何不察之甚也。據李善注左思魏都賦。陸機樂府江淹雜體詩。劉琨勸進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曹植王仲宣誄。六引漢書皆作陽九厄。足正今本之誤。至劉逵吳都賦注曰。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厄五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曆志具有其事。以上吳都賦注案陽厄五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此約舉漢志文也。而災氣有九則易緯說无妄之語。蓋連引易无妄說及漢志。非謂易无妄云云亦漢志所有也。若漢志陽九厄果爲易无妄之譌。則陽九厄曰下亦當有災氣有九四字。與吳都賦注所引易无妄之文相同。今無此語。則非易无妄也。且志文若作易无妄。則孟康及師古必釋无妄二字之義。何得但云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而不及易无妄邪。錢說非。

脫一字

實如法得一句。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念孫案實如法得一下當更有一字。

大歲日

算盡之外。則大歲日也。漢書攷異曰。日字誤。當云大歲所在。引之曰。日字不誤。日下蓋脫辰字。日辰。謂十日十二辰也。紀歲必以日辰。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謂之大歲日辰。爾雅曰。大歲在甲曰闕逢。此大歲所在之日名也。又曰。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大歲所在之辰名也。淮南天文篇曰。大陰所居。日爲德。辰爲刑。大陰所居。謂大歲所在也。上文曰。數從丙子起。丙子卽大歲所起之日辰。

三月

粵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說見經義述聞尙書既死霸。引之曰。三當爲二。此引書以證上文之二月朔日。則當爲二月明矣。

武成正義引此。正作越。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

二十二度

歲在大棗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念孫案二十二度當爲二十一度。上文云。鶉首初井十六度。然則鶉首之六度。井之二十一度也。景祐本作二十度。亦非。

禮樂志

夫婦之道苦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鹽。夫婦之道。行鹽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念孫案孟說是也。行鹽。謂不堅固也。周官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鄭

注曰。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曰。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卽行鹽。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潘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今京師入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合。高郵人言之。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夫婚姻之禮。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鹽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鹽而淫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師古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鹽。食貨志。器苦惡。如濬曰。苦或作鹽。不攻嚴也。是也。而師古彼注。又讀爲甘苦之苦矣。辯見食貨志。

曲爲之防

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解上二句云。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念孫案。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主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相對爲文。則曲非委曲之謂。

未嘗

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念孫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董仲舒傳補。

壽何以不若高宗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念孫案：古文尙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尙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尙書也。師古不見今文，又未旁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吉何以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大不備

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念孫案：此文兩言大不備，語意重複。下大不備當是衍文，或古惑字。言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於此也。注非。

以功定天下

武言以功定天下也。念孫案：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六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紀及風俗通義聲音篇今本無武字，乃後人依漢書刪之意，林引有。通典樂一並同。

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念孫案。自漢以前。無以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為詩歌字之誤也。說文或

作詞五行志。怨謗之氣發於詞謔。

上文曰。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箏弦。又引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

詠律和聲。八音克諧。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歌足以感心。承上詩歌而言。則語為歌

字之誤明矣。漢紀孝惠紀。正作詩歌足以感心。上文詩歌詠言。漢紀亦作詞。蓋此篇內歌字。本皆作詞。後

後人亦必改為歌矣。

鄭衛宋趙

桑開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念孫案。漢紀趙作楚是也。自設兩觀。乘大路以下。皆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正。趙從走。二形相似而誤。

營亂富貴之耳目 為妻妾役使所營

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為回繞。所謂望文生義者也。

營者惑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惑也。從目。營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或作榮。通作營。又通作榮。漢紀作榮亂富貴之耳目。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

述聞。莊子人閒世篇。而目將榮之。向崔本榮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

貨色而不可營。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是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尊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精神亂營。高注並曰：營，惑也。亂營猶營亂耳。李尋傳：爲妻妾役使所營，亦謂爲其所惑也。師古訓營爲繞，誤與此同。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說見後連語下。

永至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通典樂念孫案：永至二字，於義無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嘉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於廟中，故下文云：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禮字古文作𠄎，永字隸書作𠄎，二形相似，又涉下文永安之樂而誤。

高祖廟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念孫案：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衍。景祐本作高廟是也。高祖廟之但稱高廟，猶孝文帝、孝武帝廟之但稱孝文、孝武廟也。漢書凡稱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三。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增祖字。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無祖字。

曰

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念孫案此不當有曰字。蓋涉下文更名曰而衍。通典有曰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云。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

明示

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念孫案上一明字。涉下兩明字而衍。上言示。下言明。明亦示也。無庸更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祁亦曰。邵本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襲也。亦無明字。

慶陰陰

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垂陰覆徧於下。念孫案慶讀爲羌。發聲也。

帝臨中壇 制數以五 后土富媪

帝臨中壇。四方承字。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字也。劉攽曰。予謂此帝指天子耳。念孫案郊祀志云。具泰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猶此歌之言帝臨中壇也。又云。其下四方。地爲膾食。猶此歌之言四方承字也。若如劉說。以帝爲天子。則與四方承字句。義不相屬。第十五章云。神之揄。臨壇字。此云帝臨中壇。四方承字。文義相同。則顏說是也。又下文制數以五。卽月令所云。其神后土。其數五。張晏

以爲祭后土之歌是也。劉云：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亦非。郊祀志有司議曰：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爲五壇而從祠，衣上黃。又云：禪泰山下阨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衣上黃。故此歌云：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也。劉謂漢以土德，故言后土富媪，亦非。信如劉說，則非祭后土之歌矣。何以列於郊祀之二章乎？

撮處

霆聲發榮，撮處頃聽。晉灼曰：撮，穴也。謂蟄蟲驚聽也。師古曰：撮與巖同。言雷霆始發，草木舒榮，則蟄蟲處巖崖者，莫不傾聽而起。頃，讀曰傾。念孫案：晉說是也。古書多以巖穴連文。故說文龔字注及楚辭七諫注，並云巖穴也。蟄蟲皆穴處，故曰霆聲發榮，撮處頃聽。師古以撮爲巖崖，非也。蟄蟲處處皆有，不當獨指山崖言之。

西顛

郊祀歌：西顛沆碭，秋氣肅殺。韋昭曰：西顛，西方少皞也。師古曰：沆碭，白氣之兒也。念孫案：韋以顛爲少皞，非也。西顛，謂西方顛天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顛天。高注曰：金色白，故曰顛天。淮南天文篇作皓天，高注同。說文：顛，白兒。楚詞曰：天白顛顛。故曰西顛沆碭。秋氣肅殺，師古以沆碭爲白氣是也。四時之歌：春青陽，夏朱明，秋西顛，冬元冥，則顛爲白色明矣。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彼言白藏，猶此言西

顯也。若少暴則對大暴以立名，非白色之義矣。

遠姚

五音六律，依章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僂姚，言飛揚也。念孫案：姚，謔為遙，遙亦遠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昭二十五年左傳：遠哉遙遙。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案：盛與成同，成亦功也。說見荀子。楊倞曰：姚與遙同，是其證。注非。

關流離

關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為開道路，使之安集，違道不祥善者，則抑黜之，以申懲勸也。念孫案：師古以關為開，以流離為不得其所者，則關流離三字，義不相屬，故增數字以釋之，曰：為開道路，使之安集，其失也迂矣。余謂流離者，梟也，所以喻惡人。邶風：旄邱，篇流離之子。陸機曰：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關之言屏除，謂屏除惡人也。荀子：解蔽篇：關耳目之欲。楊注：關，屏除也。字亦作辟。周官：小司寇：寇前王而辟，先鄭：司農注：辟，除姦人。關流離，抑不詳，兩句同義，皆承上文圖句虐熏鬻，極而言。

求其清流

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念孫案：上句當作猶濁其源而求清其流，今本清其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刑法志

沈斥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薛瓚曰沈斥水田烏鹵也師古曰沈謂居深水之下也念

孫案沈當為沈胡朗反沈大澤也其字或作吭或作坑或作亢又為鹽澤之名其字或作甃或作坑說文沈

大澤也徐鍇傳引博物志曰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沈廣雅曰吭斥澤池也玉篇曰甃鹽澤也太平御覽地

部四十引述征記曰齊人謂湖曰沈沈與斥同類故志以沈斥連文故薛瓚以為水田烏鹵漢紀孝文紀

作除山川坑斥坑與沈同斥今本作塹非蓋後人誤以坑為坑塹字因改斥為塹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王制正義引異義左

氏說曰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斥斥今本作岸非斥本作岸因誤而為岸三十六井定出賦九井此皆其明證矣凡

從亢之字隸或作允故沈字或作沈一誤而為沉再誤而為沈師古不達乃曰沈謂居深水之下其失甚

矣沈坑亢三字諸書或誤為沉或誤為沈或誤為坑或誤為元而學者莫之能辨也凡從亢從元從允之字傳寫易致差謬爾

釋釋木杭魚毒今本杭誤作杭廣雅釋宮吭道也今本吭誤作吭齊語至于石抗補音抗苦浪反作枕者非列子黃帝篇擣挾枕釋文抗一本作抗淮南說林篇在於批仇今本仇誤作仇楚辭七諫與麋鹿同

坑今本坑誤作坑史記仲尼弟子傳原亢籍正義亢作坑漢紀孝昭紀楚亢陽舉兵於外風俗通義曰謹今本亢誤作亢後漢書光武紀臧宮與延岑戰於沈水注本或作沉水及沈水者並非風俗通義曰謹

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澤數沉字皆沈字

之誤沈與莽聲相近皆大澤之貌說文所謂莽沈大水一曰大澤者也故曰沈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

涯際也淮南御真篇茫茫沈沈是為大治高注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沈沈字亦沈字之誤茫茫沈沈即莽莽沈沈故高注以為盛貌漢書禮樂志西穎沈碣師古曰沈

濁白氣之貌也。故曰沈。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若作沈沈。則非其義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其藏。沈亦沈之誤。沈與象。量藏爲韻。渾與沈。一聲之轉。渾渾沈沈。猶言茫茫沈沈耳。若作沈沈。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既沈。又爲鹽澤。故曰斥鹵之類。水經巨馬河注曰。督亢溝水。東逕督亢澤。澤包方城。縣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是其證也。太平御覽引作言其。平望沈莽。無崖際也。水經河水注曰。濕水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膠水注曰。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悉鹽坑。數坑字皆坑字之誤。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煮坑水爲鹽。是其證也。淮南地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誤。說見淮南。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並作沈。是其證也。又文選西京賦。游鷗高翬。絕阮踰斥。阮與斥同類。皆謂澤也。阮卽沆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阮。李善注。阮音剛。失之後。漢書馬融傳。彌綸阮澤。皋牢陵山。陵與山同類。阮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阮爲壑。亦失之。

載旆

詩曰。我王載旆。有虔秉鉞。念孫案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並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興師伐桀也。爾雅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曆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借字耳。毛傳訓旆爲旗。非也。說見經義述聞。據師古注云。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鉞以敬爲先。興師二字。正釋發字。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是發字明矣。

憐之

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念孫案景祐本無憐之二字。通典兵一亦無疑。後人所加。

入舂槁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舂槁。念孫案女子入下亦有于字。而今本脫之。當依周官司厲補。

議事以制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鑄於鼎也。引之曰。議讀爲儀。儀度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爲儀。說見經義述聞左傳。

失本惠矣

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念孫案本惠當爲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以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以死罔民。則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以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食貨志

農民戶人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念孫案農民戶人。本作農民戶一人。一人二字。對

下衆男爲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通典食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周官載師注及疏引此並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宋本尙未誤。

燎

所以省費燎火。念孫案景祐本燎作寮。毛晃增脩禮部韻略。黃公紹古今韻會。所引並與景祐本同。又引顏注寮以爲明火以爲溫。今則正文注文皆改爲燎矣。

世 天之行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念孫案或說是也。世猶歲也。史記貨殖傳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飢穰。乃天之道也。劉彖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天行卽天道。說見經義述聞。乾行也。下。曲禮去國三世。釋文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晏子春秋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謂歲之不足也。史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謂萬歲之後也。楚策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荀子非相篇。千世之傳。韓詩外傳。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飢餓。天之常行。

慈母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念孫案慈母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

父者是也。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作慈父。

聚於力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念孫案。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力當爲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爲時甚久。故曰非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力。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百穀部一。引此已誤作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

暴虐 暮改

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景祐本暴虐作暴賦。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爲征。周官通以政爲征。征賦斂其義同。言急其征。暴其賦。而斂之。又不以時也。下文賣田宅。鬻子孫。皆承急征暴賦言之。作政者借字耳。政字師古無音。則已誤讀爲政。令之政。後人不達。而改暴賦爲暴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暴賦。漢紀及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同。朝令而暮改。改本作得。言急征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漢紀正作朝令暮得。

生葉 稍耨隴草 隴盡

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耨。長終晦。一晦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耨中。苗生葉以上。稍

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念孫案。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本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言自生三葉以上。禾苗稍壯。乃耨去隴草。而隴其土。以附苗根也。苗生三葉以上。故曰稍壯。今本脫三字。則以上二字。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文之作稍壯。耨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隴盡而根深。本作隴盡平而根深。言每耨輒隴土。以附苗根。及盛暑之時。則隴與平。而苗根深固也。今本脫平字。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又作隴盡平而根深。

庸輓犁

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念孫案。庸者。更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飲。比。佺。更。佚。與迭同。代也。廣雅。齊曰。佚。江淮陳楚之閒曰。佺。餘。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用也。從用庚。庚。更事也。又曰。代。更也。然則庸輓犁者。猶言更輓犁代輓犁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方。言。飲。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字。已明著其訓矣。師古謂換功共作。與庸賃同義。是矣。而仍訓庸爲功。則未考方言也。

減其賈而糶

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賈而糴。今本脫下其字。依上文及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此下有以利民三字。上文載李悝說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增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以利民。此民字對農而言。下文民便之三字則兼農而言。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食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白帖十一。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並作減其賈而糴以利民。漢紀作減賈而糴以贍貧民。義亦同也。

脫三字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臧緘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臧緘百萬。念孫案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也。義門讀書記曰。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云云。是其證。

五穀不為多

賈誼諫曰。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僞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五穀不為多。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羣書治要引此已誤。為音于媯反。不音于僞反。五穀不為者。為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為黍。稷不為稷。韋注曰。為成也。廣雅同。呂氏春秋任地篇曰。種稂禾不為稂。種重禾不為重。言不成

穰不成重也。墨子雜守篇曰：歲不爲賈子擊產子篇曰：歲適不爲。皆言歲不成也。史記天官書曰：風從西北來，戎菽爲集。解引孟康漢書注曰：爲成也。淮南天文篇曰：敦牂之歲，禾不爲。協洽之歲，菽麥不爲。本經篇曰：君臣不和，五穀不爲。高注曰：不爲五穀。續漢書律曆志注引易緯曰：小寒暑未當至而至，來年麻不爲。穀雨暑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爲。是不爲卽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篇曰：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尤其明證矣。

謀馬邑

王恢謀馬邑。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漢伏兵馬邑旁，誘單于而擊之。王恢實設此謀，故曰設謀馬邑。今本脫去設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設字。

十餘萬衆

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十餘萬衆上有將字，是也。脫去將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將字。

富商賈

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念孫案賈上有大字，而今本脫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並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張湯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字。

苦惡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如淳曰苦或作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苦味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念孫案如說是也。苦讀與鹽同。唐風鴇羽傳云鹽不攻致也。言鐵器既鹽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準書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爲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成義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鹽惡。匈奴傳云不備善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書傳言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苦則其義皆不可通。

九寸

公龜九寸念孫案九寸下有以上二字與下侯龜子龜文同一例而今本脫之。通典食貨八已與今本同。禮器正義初學記鱗介部引此皆作九寸以上。

五均司市稱師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念孫案第一稱字涉下四稱字而衍。五均司市師者司市師卽上文所云市令市長。貨殖傳云王莽以王孫卿爲京司市師是也。師上不當有稱字。文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

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並作五均司市師。無稱字。通典食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並作五均司市。無稱師二字。

蝗蟲

枯旱蝗蟲相因。念孫案蝗蟲本作蟲蝗。枯旱蟲蝗相對爲文。後人不解蟲蝗二字之義。故改爲蝗蟲。案蟲蝗猶言蟲螟。見月令。亦猶禮言草茅。傳言烏烏。荀子言禽犢。今人言蟲蟻耳。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今本改爲蝗蟲。辨見經義述聞。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蠹。皆其證也。又荆燕吳傳。蝗蟲起。史記亦誤作蝗蟲。夏侯勝傳。蝗蟲大起。皆本作蟲蝗。而後人改之。凡言蟲蝗者。非獨蝗爲災也。他蟲亦有焉。考五行志。自武帝元光五年。至征和四年。兼有螟蝗之災。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大起。不得改蟲蝗爲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蟲字亦後人所加。凡漢書之紀蝗。猶春秋之書蠹也。加一蟲字。則大爲不詞。後漢書酷吏傳注。引漢書無蟲字。

漢書第五

郊祀志

民以物序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敝也。念孫案：序當依楚語作享。應劭曰：嘉生嘉穀也。嘉穀既生，則民取之以供粢盛。故曰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也。嘉穀不生，則民無以供粢盛。故楚語又曰：嘉生不降，無物以享。與此文正相應也。楚語享字凡四見若云民以物序，則義無所取。且與無物以享之文不相應。孟云：各有分敝。此則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矣。享序篆文相似。趙策享萬古之勳。史記趙世家享誤作序。又涉上文各司其序而誤耳。史記曆書亦作民以物享。

野雞

其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雉，雉其聲殷殷云。念孫案：殷殷云者，殷殷然也。上文曰石然也。傳二十九年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謂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魄云：謂其聲魄然也。師古曰：云傳聲之亂也。則誤讀爲紛紜之紜矣。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見史記封禪書集解。師古曰：上言雉，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引之曰：雉字之見於史記漢書者甚多，皆不爲呂后諱。何獨於此而諱之？五行志云：有飛雉集於庭。又云：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壘雞皆鳴。一篇之中，旣言雉，又言野雞，正與郊祀志同，不應駁文若是之多也。蓋書傳中稱野雞者有二：一爲雉之別名。杜鄴傳云：野雞著怪。高宗深動是也。一爲野地所畜之雞。則此云野雞夜鳴是也。易林睽之大壯云：鷹飛雉遽，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四句之中，而雉與野雞並見。則野雞非雉也。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鷺雉。其說六畜，則云猓犢狡犬野雞雛。然則野雞爲常畜之雞矣。師古注急就篇云：野

雞生在山野。鷄雞屬雞。天雞山雞之類。如此則野雞夜鳴。猶淮南言雄雞夜鳴耳。見秦族篇郊祀志之雄雉野雞。五行志之野雞飛雉。皆判然兩物。謂野雞避呂后諱者。惑於荀悅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作野雞夜聲。義與漢書同。聲亦鳴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聲者鳴也。鄭注論語先進篇云。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淮南兵略雞夜鳴。是王所見史記。正作夜聲。而今本史記作夜雉。雉字集解索隱正義皆無音釋。明是後人誤以野雞爲雉而妄改之。

盛山

七曰日主祠盛山。齊氏息園曰。案封禪書作成山。此志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理志亦作成山。則此文盛字譌也。然師古注云。盛音成。則唐初本已作盛山矣。念孫案古字多以盛爲成。則盛非譌字。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公羊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成並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楊倞注。盛讀爲成。

怪迂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師古曰。迂謂回遠也。念孫案迂讀爲訐。說文。訐。詭譎也。字又作謬。說文。謬。妄言也。法言問明篇曰。謬言敗俗。謬好敗則。訐謬並與迂通。妄言與詭譎同義。怪迂猶詭怪也。周語。卻孳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迂亦謂詭譎也。故賈子禮容語篇。迂作訐。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又曰。言神事如迂誕。楊雄傳曰。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史記孟子荀卿傳曰。作怪迂之變。義

並同也。

參辰南北斗 風伯雨師

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大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念孫案周官大宗伯以稷燎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鄭注堯典及獨斷風俗通義並與此同此漢儒相承之舊說若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雖見於楚辭注而其名爲祀典所不載不得援以爲據也風伯雨師雖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則不得不別言之猶之上文參辰南斗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不得不別言之也案晉語曰辰也故與南北斗並有專祀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漢書舊儀曰祭參辰星於池陽谷口是其證大宗伯職既言祀星辰而又言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義亦猶是也考史記封禪書文正與此同而劉奉世乃謂參與南斗爲衍字義門讀書記又讀參辰爲三辰其謬滋甚蓋諸家皆以後世屬辭之例求古人之文故辯論紛紛而卒無一當也

冬

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念孫案景祐本無冬字是也高紀云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六月還櫟陽是高帝以三月東擊楚以六月還入關皆非冬時也又下文詔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

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而高紀云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是詔祠上帝山川諸神亦是六月時事非冬也冬字乃後人所加故史記無冬字通典禮二禮五並同

祠稷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念孫案稷上脫社字下文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卽其證初學記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並作祠社稷史記同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念孫案師古以汾陰直三字連讀非也當以直有金寶氣五字連讀直猶特也言東北汾陰之地特有金寶氣也直特古字通說見史記直墮其履汜下下

奇書

迺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念孫案奇書之書後人以意加之也少翁若言牛腹中有書則恐人覺其僞故但言此牛腹中有奇及殺視之乃得帛書而其言甚怪正所以惑人也後人不達而於奇下加書字謬矣景祐本無書字史記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

憲

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喜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念孫案景祐本喜作喜是也喜樂也音許里反喜好也音許吏反桓六年穀梁傳陳侯憲獵釋文憲虛記反獨喜獨好也而景祐本作喜者借字耳注當作喜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今本既改正文作喜又互改注內喜喜二字而其義遂不可通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漢書正作喜史記同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賈子階級篇同喜亦借字也故師古曰喜讀曰喜音許吏反喜好也好爲志氣也而今本正文亦改爲喜注文喜喜二字亦互改矣唯喜好也之喜未改

上雍

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念孫案上雍當從封禪書續孝武紀作上幸雍上謂武帝也且郊者上將郊也下文云上遂郊雍卽其證本書言辛雍者多矣此文偶脫幸字師古遂望文生義而爲之說索隱本從師古作上雍皆非

冕侯

黃帝得寶鼎冕侯冕侯封禪書作宛胸續孝武紀作宛侯念孫案冕當爲冕冕句音濟陰之縣也地理志郡國志並作冕句水經濟水篇作冕胸王子侯表楚元王傳並作宛胸今作冕侯者冕冕形近而誤句侯聲近而通故續孝武紀作宛侯也

封禪

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念孫案景祐本作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是也。下文
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稱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此涉上文兩封禪而誤。封禪書續孝武紀並與景祐本同。

咎七千 君之 君畜產

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念孫案君當依封禪書作居。孝武紀亦作居。言黃帝時有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其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蓋居君字形相似。又涉注文汪芒氏之君而誤。上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禪書居譌作君。義門讀書記曰。封君七千。當如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爲地也。念孫案張晏曰。神靈之封山川之守也。以封字絕句。則封下無君字明矣。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此是誤解神靈之封四字。謂諸侯萬國。而以僊道得封者居其七千耳。非若今本作封君七千也。居誤爲君。而即以封君連讀。則誤之又誤矣。又張騫傳。大月氏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既言臣大夏。則爲大夏之君矣。無庸更言君之。西域傳但云西擊大夏而臣之。不更言爲之君也。君亦當依史記大宛傳作居。索隱欲改居爲君。殆爲師古注所惑。謂居其地也。下文地肥饒少寇。正承居之二字而言。又薛宣傳。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念孫案君畜產本作居處畜產。居處謂公門。畜產謂路馬也。若但云君畜產。則遺去下公門一事矣。此居誤爲君。又脫去處字也。通典刑四。正作居處畜產。

泰一鑿旗

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大一三星。爲泰一鑿旗。命曰靈旗。念孫案鑿旗之旗。後人以意加之也。景祐本無旗字。注同。宋祁亦曰。新本云泰一鑿。無旗字。此謂畫日月北斗登龍於幡上。又畫三星於大一之前。爲泰一鑿。鑿與鑿同。命之曰靈旗。不得謂之泰一鑿旗也。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旗字。集解引晉灼云。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泰一鑿。亦無旗字。

空侯

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念孫案景祐本空侯作坎侯。是也。宋祁亦曰。邵本空侯作坎。風俗通義曰。謹按漢書孝武皇帝。命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邪。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據此則應所見漢書。正作坎侯。藝文類聚樂部四引凡將篇云。鐘磬竽笙筑坎侯。蘇林曰。作空侯與瑟。此是以空侯釋坎侯。非正文本作空侯也。今本作空侯者。後人誤以蘇注改之耳。文選曹植箜篌引注引漢書亦作坎侯。坎侯。卽空侯也。故封禪書作空侯。

改元爲元封

下詔改元爲元封。念孫案景祐本作下詔改元封元年是也。此後人以意改之耳。武紀詔曰。其日月十月爲元封元年。封禪書亦曰。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東萊

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念孫案淳化本是也東萊二字不當重見景祐本及史記皆無

明堂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句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念孫案明堂中有一殿明堂下亦當有圖字此圖字統下九句而言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引此已脫圖字初學記禮部上引作明堂圖中有一殿史記封禪書孝武紀並同續漢書祭祀志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居處部並引作圖中有一殿此省去明堂二字水經汶水注同

商中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念孫案商中本作唐中如注本作唐中唐庭也封禪書孝武紀並作唐中索隱曰如淳云唐庭也今本脫此三字選注補下文詩云中唐有璧據後漢書注文云云乃小司馬語非如淳語詩云中唐有璧鄭玄曰唐堂塗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廣象是也以上史記索隱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後漢書注文選注引漢書並作唐中又引如注云唐庭也是二李司馬所見本並作唐中師古所見本譌作商中如注亦譌作商庭也乃又誤以商庭二

字連讀而訓爲西方之庭。其失甚矣。篆書唐商相似。故唐譌作商。韓詩外傳。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與孟子所稱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者。略相似。高商卽高唐之譌。

脩

脩武帝故事。又王褒傳。宣帝時。脩武帝故事。又王吉傳。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又匡衡傳。君遵脩法度。又孔光傳。守法度。脩故事。又外戚傳。脩許后故事。念孫案。脩皆當爲循。凡言循者。皆率由舊章之謂。作脩則非其旨矣。劉向何武傳並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杜欽傳云。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貢禹傳云。大臣循故事。皆其證也。太平卸覽皇親部二引外戚傳。正作循。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形勢篇。

孝惠帝

自大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說見禮樂志高祖廟下。景祐本無帝字。韋元成傳云。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亦無帝字。

莫大乎承天之序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念孫案。莫大乎承天下。本無之序二字。此因下文而衍也。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四句相對爲文。序亦事也。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猶緒也。爾雅曰。緒。事也。

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事莫重於郊祀耳。孟子萬章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與此同。若第二句內有之序二字則詞重意複矣。通典禮二有此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成紀無此三字。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黃圖載王莽奏亦云帝

埃

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大雋舞咸池以埃地祇念孫案埃來也來天神地祇即所謂天神降地祇出也。說文埃字解云詩曰不糝不來此文有誤從來矣聲爾雅不俟不來也釋文俟作糝是糝與來同義故其字從來也。糝俟埃古字通。

遼興輕舉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遼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遼遠也師古曰遼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念孫案遙興者疾興也疾興與輕舉義正相承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但言其疾興輕舉下文登遐倒景乃言其遠去耳。

足以揆今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材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

揆今念孫案足以揆今上。統往事之迹四字。則語意缺而不完。當依漢紀補。

燔齎南郊 瘞于北郊

天用牲左及黍稷。燔齎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念孫案燔齎南郊。瘞于北郊。當依通典禮二作燔齎於南郊。瘞于北郊。上文云燔齎瘞用牲一。卽其證。

天文志

背穴

暈適背穴。抱珥。蚤蜺。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各本北作背。涉上文而誤。案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說文相似。故孟云。背形如北字也。今改正。穴多作鑄。其形如半鑄也。如淳曰。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鑄。向曰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曰爲鑄。鑄。扶傷也。念孫案抱珥皆內向之名。背鑄皆外向之名。背字或作倍。鑄字或作譎。又作僑。呂氏春秋明理篇。日有倍僑。有暈珥。高注曰。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僑。在上內向爲冠。兩旁內向爲珥。淮南覽冥篇曰。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然則背鑄同義。特有在旁在上之分耳。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謂其各守所見。分離乖異也。如以氣刺日爲鑄。失之。

中宮

中宮天極星。念孫案宮當爲官。下文東宮南宮西宮北宮並同。說見錢氏史記攷異。

宗廟

亢爲宗廟。念孫案宗廟本作疏廟。天官書亢爲疏廟。篇內凡兩見。索隱曰。文耀鉤云。亢爲疏廟。宋均以爲疏外也。晉書天文志曰。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一曰疏廟。隋書天文志同。皆作疏廟。無作宗廟者。比後人不曉疏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爾雅釋天疏引此已誤。

曰哀烏

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念孫案曰字本在哀烏下。史記作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徐廣曰蔚然一云哀烏。索隱曰漢書作哀烏。則哀烏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爲郎位。以上索隱。是郎位爲星名。而哀烏乃衆星相聚之貌。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烏。句曰郎位。今本作曰哀烏郎位。則哀烏亦似星名矣。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尤非。依烏郎即哀烏。引之曰。烏疑當作焉。字相似而誤。哀焉猶依然也。依然猶蔚然也。蔚與依皆衆盛之貌。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牽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是也。哀依古同聲。哀即依也。焉者狀事之詞。與然同義。若小弁怒焉如擣。秦誓其心休休焉之類是也。衆星相聚依然甚多。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焉。

隨星

廷藩西有隨星四。齊曰：案天官書作隋星。注：隋音他。果反。此作隨星，蓋誤。念孫案：隨字古音在歌部，讀與隋相近。說見唐韻正。故字亦相通。隨非誤字也。上文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銳。史記索隱亦云：隨音他。果反。淮南齊俗篇：闕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與橢同，橢亦音他。果反。

鳥喙 喙為鳥星

柳為鳥喙。念孫案：喙當為啄。音畫。字之誤也。淮南汜論篇：顏啄聚。今本譌作顏喙。字本作啄，或作囓。通作啄。又通作注。說文：啄，鳥口也。囓，喙也。玉篇引曹風侯人篇：不濡其囓。今詩作啄。毛傳曰：啄，喙也。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釋文注：陟又反。韓詩外傳引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啄，鳥觜也。音竹救反。味，囓。注：啄，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不可通。天官書作柳為鳥注。注啄，古字通。則此喙字明是啄字之譌。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喙矣。喙字不須作音，若啄字則當音竹救反。五行志引劉歆說於天文：南方喙為鳥星。喙亦啄之譌。爾雅曰：味，謂之柳。柳，鶉火也。襄九年左傳曰：味為鶉火，心為大火。是柳星謂之味，不謂之喙。不得言喙為鳥星。爾雅釋文：味，豬究反。本作喙。許穢反。則亦未知喙為啄之譌也。

大白還之 鬼魅不能自還

故癸惑從大白。軍憂當其行。大白還之。破軍殺將。念孫案：還當為逕。字之誤也。逕之誤為還，猶緜之誤為

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律。還與逮同。今本誤作還。漢書攷還與逮同。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還。哀公異已辯之。墨子非攻篇。還至平夏。王桀。今本亦誤作還。十四年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還。漢太尉陳球後碑。還完徂齊。實爲陳氏。太尉劉寬碑末。還誅討亂。作不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大白旋吉。成侯州輔碑。還事和熹后。孝安帝安思皇后。並以還爲逮。又墨子見上。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大白及之。則主破軍殺將也。考史記天官書及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文耀鉤。並作大白逮之。又天官書曰。熒惑與他星鬪。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皆其明證也。又楊雄傳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念孫案作還者。亦還之誤。還與逮同。故一本作逮也。文選亦作逮。張載魏都賦注引甘泉賦亦作逮此言臺之高峻。鬼魅不能及其顛。故半途而下墜。非謂其不能還也。若云不能至其極而還。則加數字以解之。已非其本義矣。

歷大白右

辰星歷大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念孫案說文。歷過也。言過大白右。則與下文出大白右無異。歷當爲摩字之誤也。摩。謂相切摩而過也。繫辭傳剛柔相摩。王注云。相切摩也。釋文京云。相切摩也。蓋寬饒傳云。摩切左右。天官書正作摩。大白右。開元占經五星占引石氏同。又引春秋文耀鉤云。辰星摩大白。入相傾。此三字有誤又引荊州占云。辰星從大白。光芒相及。若摩之。其下有數萬人戰。

從填以重

從填以重。韋昭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重。謂厚重也。說見史記。

揚

牽牛婺女揚州。又地理志揚州藪。揚州川。揚州山。又鼂錯傳南攻揚粵。景祐本揚字並作楊。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凡揚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徧檢汪本如何武傳之遷揚州太守。儒林傳之揚州牧。南粵傳之略定揚粵。王莽傳之荆楊之民。大將軍揚州牧。其字皆作楊。與景祐本同。若他篇則景祐本亦有作揚者。至明監本則全書皆作揚矣。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揚州字皆從木。宋本爾雅江南曰揚州字亦從木。宋本史記天官書。牽牛婺女揚州。及夏本紀。淮海維揚州。楚世家。代庸揚粵。三王世家。揚州保疆。蔡澤傳。南收揚越。南越傳。略定揚越。其字亦從木。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揚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唐許嵩建康寶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為據。然亦可見揚州字之本從木矣。夢溪筆談雜誌

篇亦云。揚州宜楊。荆州宜荆。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為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資。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也。今本

作揚。輕也。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荆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冀近兗信。徐舒。揚揚。荆彊。豫舒。雍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

輕揚之語遂謂揚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壑釋雍也。若改揚州爲揚州。則亦將改雍州爲壑州乎。揚州字既改爲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揚揚也三字。蓋後人改楊爲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尙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疏所引有冀近也。充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揚揚也。爾雅釋文於荆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雍壑也。充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揚揚也。較尙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刪。今書傳中揚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魏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尙存。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楊土。郃陽令曹全碑。竟豫荆楊魏公卿上尊號。奏領揚州刺史。其字皆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揚州。荆州刺史度尙碑。楊賊畔於□□。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楊二州。此碑今本譌作揚。依萬曆本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荆楊。陳球後碑。剝落荆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橈。□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揚州寇賊。其字亦皆從木。王獻之進書訣帖。乞食揚州市上。其字亦從木。足正唐以後歷代相沿之誤。

寅趙

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念孫案邯鄲卽趙也。辰爲邯鄲。則寅非趙矣。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此作寅楚是也。淮南天文篇及廣雅並作寅楚。

路踵

石氏曰。名路踵。念孫案。踵本作踵。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義各不同。今經傳中足踵字皆作踵。而踵字遂廢。天官書。路踵作跽踵。索隱曰。天文志作路踵。引字詁云。踵。今作踵。是小司馬所見漢志本作踵。與史記不同。而今本亦作踵。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繼踵相承。其字正作踵。

其後發病

見而去。其後發病。雖勝亡功。念孫案。其後發病。當依天官書作其發疾。疾。速也。言氣暈既見而速去也。今本疾作病。涉上文而誤。後字亦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疾字不誤。

戰居上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念孫案。戰當依天官書作獸。字之誤也。開元占經。雜雲氣占曰。雲氣如伏虎居上者。不可攻。是其證。

前方而後高者銳

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念孫案。當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說見史記。

相遇

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念孫案。遇本作禺。禺讀爲偶。謂兩氣相敵偶也。偶。禺古字通。管子海王篇。禺。史記封禪書。木馬龍轡車一輛。木馬車馬二匹。索隱曰。禺一音。偶。謂偶其形於木也。又下文以木馬馬代駒。孝武紀。禺作偶。史記作遇。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禺。據此。

則司馬所見本正作禺今作遇者後人以史記改之耳。或曰若本作禺而讀爲偶則師古何以無音不知改之耳。

穹閭

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念孫案天官書文與此同索隱曰鄒氏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弓字音穹據此則漢志本作弓而讀爲穹與史記作穹者異文而今本亦作穹則後人以史記改之也案車蓋弓說文謂之穹隆。說文淮陽名車穹隆頓考工記謂之弓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穹弓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

枯橐

城郭門閭潤息枯橐念孫案枯橐當依景祐本作橐枯汲古閣本亦作橐枯枯與閭爲韻上下文亦皆用韻也天官書亦誤作枯橐史記攷異已辨之。

十月五星聚於東井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劉敞曰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引之曰此用崔浩前三月聚東井之說。見魏書高允傳其實非也下文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是五星聚東井在入秦之月高紀曰秦三年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

子嬰爲秦王下遂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是入秦在十月。上與九月相接。非建亥之月而何。若七月。則沛公猶未入秦。不足爲受命之符矣。史記張蒼傳。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以十月爲歲首。弗革。若以十月爲今七月。則非秦之歲首矣。據秦楚之際。月表歲首建十月。而終於九月。其弟四月。避諱。改正月爲端月。漢高惠文景紀及武紀。元封六年以前。正月皆在弟四月。無以十月爲正月者。亦無以七月爲十月者。蓋秦用顛項曆。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未嘗易其次也。豈得謂秦之十月。今七月乎。辨見高紀春正月下。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事之必無者。高允以爲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見高傳。是也。必欲強爲之說。以遷就之。則謬矣。

三年 旦去

孝景中元年。填星當在觜。參去居東井。其三年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參旦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念孫案中。三年在下文。則此三年當作二年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正作中二年。旦去當爲且去。且將也。言始出長丈。將去則益小。至十五日則不見也。下文云。流星始出小。且入大。卽其證。開元占經引此。正作且去。又下文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大如二斗器。色白。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旦去時大如桃。壬申去。旦亦當爲且。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亦作且去。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同。

傷成於戊

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念孫案戊當依景祐本作戊。戊古鉞字。故曰誅將行於諸侯。上文傷成戊。今本戊譌作戎。齊氏息園已辯之。天官書作鉞。是其證。下文兩斧戊字。亦譌作戊。皆當依景祐本改。

斗樞極

孝昭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閒。念孫案樞上本無斗字。樞左右樞也。極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宮中。而左樞右樞爲紫宮前門。故曰在紫宮中樞極閒。後人以樞爲北斗第一星。故加斗字。不知北斗在紫宮外。不得言紫宮中斗樞極閒也。開元占經客星占七。引此無斗字。

西羌反

後二歲餘西羌反。念孫案上文言七國反。則并及漢滅七國事。言南越反。則并及滅南越事。下文言夜郎王歆大逆不道。則并及捕殺歆事。此不當但言西羌反。而不及平羌事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文云。西羌反。右將軍奉世擊平之。今本脫八字。當補入。

東方有赤白色 南方有

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或色字。脫也。念孫案東方有赤白色。下亦當有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正承此氣字而言。太平御覽咎徵部四氣下。引此作東方有赤白

色氣是其證。又下文一日有兩氣同時起。兩氣二字兼上文東南兩方而言。則南方有下所脫。亦是氣字。非色字。

西南行一刻而止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念孫案下西南行三字。涉上文而衍。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無此三字。一刻而止。本作一刻所止。此後人不知所字之義。而妄改之也。一刻所猶言一刻許。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言謹聲如雷者。一刻許而止也。上文云有流星在斗西北子亥閒。留一刻所。又曰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二刻所息。皆其證也。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史記倉公傳曰。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並與此所字同義。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正作一刻所止。

五行志

施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兩施字師古無音。念孫案陽可言施。陰不可言施。施皆讀爲弛。經傳通以弛爲弛。弛解也。言陰陽俱解。故上下不交也。開元占經冰占篇。引此正作弛。

中山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念孫案景祐本無中山二字是也宣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漢紀火作災皆無中山二字

有水旱之災 大水

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念孫案景祐本毛本有水旱作亡水旱是也此言土失其性則雖無水旱之災而不能成稼穡下文云劉向以爲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其證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即用劉向之說此篇但說稼穡不成之事若水旱之災則在後篇水不潤下及厥罰恆陽下後人既改下文之大亡麥禾爲大水亡麥禾故又改此文之亡水旱爲有水旱以從之而不自知其謬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念孫案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遂增入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以爲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詞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用仲舒之說

燕壤民室

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念孫案燕壤民室本作漢水出壤民室今本

漢譌作燕。孔鮒碑爲漢制作。漢字作漢。其右邊與燕相似而誤。又脫水出二字矣。漢水出與藍田山水出。文同一例。若不言水出。而但言壞室。則斂事不明。漢紀孝文紀正作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所。

五曰思 思曰容 容作聖 思慮 宮爲土爲信爲思

經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恭作肅。從作艾。明作摯。聰作謀。容作聖。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容。錢氏曉徵攷異曰。按伏生傳本作容。董生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志說思心之不容。云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則爲包容之容。非睿智字明矣。今漢書刊本作容。非容非睿。亦失班氏之舊。念孫案錢說是也。本志下篇曰。宋襄公區糴自用。不容臣下。正所謂思心之不容也。說苑君道篇。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今本容作睿。乃後人所改。與上文不合。此又一證也。今本漢書思曰容。本作思心。曰容。思心說見下。應注容通也。古文作容。本作容寬也。古文作容。容寬也。卽用班氏原文。容與容不同字。故別之曰古文作容。若正文本作容。而訓爲通。則容睿聲義並同。何必別言之乎。下文容作聖。亦本是容作聖。其注文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七字文不成義。亦是後人所改也。又案上文五曰思。本作五曰思心。注文應劭曰。思思慮。本作心思慮。此是釋思心二字之義。非專釋思字之義。下篇曰。思心

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卽應注所本。後人既於正文內刪去心字。又改注文。心思慮爲思。思慮甚矣。甚妄也。其春秋繁露之五曰思。思曰容。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洪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今本改作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據鄭注及續漢書晉書隋書五行志所引訂正。又本志中篇曰。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又曰。劉歆以爲思心。羸蟲孽也。下篇曰。思心氣毀。故有牛禍。又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曰。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又曰。思心失。逆土氣。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思下皆有字。蓋古文尙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文尙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漢書及五行傳。春秋繁露說苑。皆本今文。故與古文不同。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又本志下篇曰。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旣作。思慮亦本作思心。而後人改之也。下文曰。周景王思心霧亂。紘傳曰。思心旣霧。牛旣告妖。漢紀孝景紀曰。梁王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瘖亂之咎也。皆其證矣。又律歷志。宮爲土。爲信。爲思。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天文志曰。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義正與此同。下文貌。貌視聽以爲心。主。心上亦當有思字。漢紀孝武紀曰。宮爲土。爲信。爲思心。此尤其明證。今本作爲思。而衍。

不可以終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念孫案。不可以終。各本及左傳並同。景祐本作何以終世。僖十一年左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與此相似。疑向歆所見左傳。與今本不同。而各本作不可以終。轉是後人以左傳改之也。

天庠

趙孟曰。天庠。念孫案。天當從景祐本作天。下文其幾何。正承天字言之。今本左傳亦譌作天。昭元年唯唐石經不誤。

丙之晨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景祐本丙下有子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之文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爲句也。若但云丙之晨。何以知其必爲丙子乎。此志所論左傳事。文皆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丙下有子字。故所引如是。自賈服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本有子字。而晉語亦作丙之晨。韋注。丙。丙子也。則晉語亦脫子字矣。若今本漢書無子字。則後人依左傳刪之耳。律曆志引傳作丙子之辰。正與此志同。足徵景祐本之不謬。律曆志亦本於劉歆也。

介夏陽之隄

是時號爲小國。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念孫案。介怙皆恃也。說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搖搖

鸛鶴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念孫案以搖搖爲不安貌則與遠字義不相屬師古說非也搖搖卽遠貌遠哉搖搖猶言殆哉岌岌耳漢書攷異曰春秋傳作遙遙說文無遙字當從漢志

河陽

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念孫案河陽當作陽阿外戚傳云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案地理志陽阿屬上黨阿陽屬平原師古以陽阿爲平原之縣失之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文選曹植箜篌引陽阿奏奇舞李善注引外戚傳漢紀孝成紀亦作陽阿則作河陽者誤也互見高祖功臣表陽河下

無冰

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念孫案無當依上下文作亡此後人依春秋改之也凡漢書無字皆作亡其或作無者卽是後人所改他皆放此

共御

所謂六沴作見著是其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已以禦災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念孫案下文云改行循正共御厥罰又云人君能循政共御厥罰則禦災之說是也

故鄭注五行傳共御曰御止也。一說非是。

故冬華華者

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念孫案故冬華華者。景祐本作故冬華者是也。華字不宜疊。

而葉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摻結。大如彈丸。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師古曰。摻繞也。摻音居蚪反。念孫案葉本作莎。先禾反。即爾雅所謂藹侯莎者也。天雨草而莎者。而讀曰如。謂天雨草其狀如莎也。草必有狀。故曰如莎。下文又云。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不得泛言雨草也。相摻結者。謂其草皆互相摻結。不專指葉言之。後人不知而之。讀爲如。遂不得其解。而改莎爲葉。其失甚矣。而莎二字。師古皆無音釋。則所見已是誤本。太平御覽告徵部四。引此誤與今本同。漢紀孝元紀云。永光二年。天雨草如莎。相摻結如彈丸。孝平紀云。元始三年。天雨草狀如莎。相摻結如彈丸。皆本漢志。今據以訂正。

不然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對曰。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失古佚字。各本皆作洪。今從景祐本及文選求。自試表。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尙

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卽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念孫案師古以不然爲不如所諫自修改非也終已不改已見上文此言如有不然者不然謂非常之變也非常之變卽師古所謂危亡也故下文以誰屬師古以不然爲不從諫則與下文不相實注故又加國家危亡四字以聯合上下耳言漢家如有非常之變則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古謂非常之變曰不然墨子辭過篇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言足以待非常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雪

元鼎二年三月雪念孫案上下文皆言雨雪則此亦當有雨字雨于具反太平御覽各徵部五引此正作雨雪

建昭 三月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念孫案建昭四年當爲成帝建始四年今本作建昭者涉上文元帝建昭二年而誤又脫成帝二字據下文云其後許后坐祝詛廢則爲成帝時事明矣且下文陽朔四年上無成帝二字卽蒙此文而省也三月本作四月後人以下文谷永對云皇后桑蠶以治祭服正以是日大寒雨雪故改四月爲三月不知漢時行親蠶禮亦有用四月者續漢書禮儀志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注云案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據此則志文本作四月明矣成紀云建始

四年夏四月雨雪。此尤其明證。

十月 霍皇后廢

宣帝地節四年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宣紀百官表及漢紀通鑑載誅霍禹事。皆在七月。太平御覽咎徵部五引此志亦作七月。其霍皇后廢上原有八月二字。後人以八月不當在十月後。故刪此二字。而不知十月爲七月之譌也。宣紀及漢紀通鑑載廢霍后事。皆在八月。太平御覽引此志亦云。八月霍皇后廢。

臨延登受策

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念孫案臨延登受策本作臨拜。句延登受策。今本脫去拜字。則文義不完。通鑑無拜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此。正作臨拜延登受策。朱博傳亦云。博元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

力政

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又游俠傳。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又南粵傳。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又藝文志。王道旣微。諸侯力政。又吾邱壽王傳。

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又東方朔傳。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師。古皆無注。念孫案。政讀爲征。謂以力相征伐也。若讀政令之政。則力政二字。義不相屬。必須改作以力爲政四字。而其義始明矣。逸周書度訓篇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義並與此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也。項籍傳贊曰。霸王之國。欲以力征。其字正作征。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夫人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念孫案。夫人二字有誤。夫人在宮中。不當使至端門祠鼠。上文記此事云。王使吏以酒脯祠鼠。吏字是也。

專祿

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邱陵。涌水出。念孫案。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專祿。上有臣字是也。此言嗣子無德。而臣專祿。則地震。故上文云。臣事雖正。專必震也。臣專祿。故曰。茲謂不順。若無臣字。則義不可通。

綏和二年

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念孫案。綏和上脫成帝二字。

齊楚地山二十九所

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念孫案此當依漢紀孝文紀作齊楚地震山嵒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此因地震故山嵒而水潰出也且上下文皆紀山嵒之事則此亦當有嵒字明矣文紀亦云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嵒大水潰出

脫一字

京房易傳曰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念孫案開元占經馬占引此亡上有上字是也上無天子語出公羊傳

夫死父 下不壹 足多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斂棺積六月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念孫案見夫死父當作見死夫死父今脫一死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平紀作見死夫與父是其證又下文曰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又曰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念孫案下不壹當爲上不壹人首在上故上不專壹則人生二首上文所謂各象其類也今作下者涉上下文諸下字而誤漢紀作二首上不一也是其證足多當爲手多此承上文四臂共匈而言故曰手多今作足者亦涉下文足字而誤漢紀作手多下僭濫也開元占經人占篤引

此志作手多。所任邪也。是其證。

十月 門衛戶者 而覺得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旬盾禁中。而覺得。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字之誤也。成紀曰。建始三年秋。關內大水。七月。虜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云云。是其證。開元占經人占篇。引五行志。正作七月也。又案門衛戶者。當作門戶衛者。言門戶之衛者。皆莫之見也。今作門衛戶者。則文不成義。開元占經引此。正作門戶衛者。又至旬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案此當作至旬盾禁中。句覺而得。句。卽師古所謂事覺而見。執也。今作而覺得。亦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覺而得。

其明甚著

其明甚著。念孫案其當爲甚。謂所陳災異之象。甚明甚著也。漢紀孝哀紀。作甚明著。是其證。

左氏春秋日食分野

引之曰。劉歆說左氏春秋日食分野。凡三十七事。後人傳寫譌誤者六事。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魯衛分。魯當爲齊。周之三月。今正月。是月之朔日。躔去危而入營室。危。齊也。營室。衛也。故曰齊衛分。若作魯。則爲奎之分野。奎爲二月之朔日。躔所在。非正月之宿矣。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趙當爲越。周之正月。今十一月。是月二日。日躔去箕而入斗。箕燕也。斗越也。故曰燕越分。若作趙。則爲胃之分野。胃爲三月之朔。日躔所在。非十一月之宿矣。此國名之誤也。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六月當爲五月。周之五月。今三月。是月二日。日躔去婁而入胃。婁魯也。胃趙也。故曰魯趙分。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是其證也。若作六月。則爲今之四月。四月之朔。日躔去畢而入參。當云趙晉。不當云魯趙矣。且凡歆以爲某月者。皆與經不同。經云六月。則歆之所定。必非六月也。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二月當爲十月。周之十月。今八月。八月二日。日躔去軫而入角。軫楚也。角鄭也。故曰楚鄭分。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其證也。若作十二月。則爲今之十月。十月之朔。日躔去心而入尾。當云宋燕分。不當云楚鄭分矣。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朔衍字也。檢左氏公羊穀梁皆無朔字。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公羊以爲二日。穀梁以爲晦日。故下文云。穀梁晦七。公羊二日七。一。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公羊衍朔字。辯見經義述聞。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或以爲晦日。或以爲二日。若有朔字。則非晦亦非二日。而穀梁之晦。公羊之二日。皆不得有七矣。且下文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左氏以爲朔

十六。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爲朔者。已滿十六之數。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又書朔而歆無異辭。則以爲朔者十七。與下文不符矣。三月當爲二日。凡春秋日食不書朔者。劉歆皆實指其晦朔與二日。若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食。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嚴公十八年三月日食。劉歆以爲晦。僖公十五年五月日食。劉歆以爲二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食。劉歆以爲正月朔。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食。劉歆以爲三月晦。眺。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食。劉歆以爲五月二日是也。今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不書朔。則歆亦當實指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也。下文曰。左氏以爲二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隱者十八。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爲二日者十六。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齊衛分。此獲麟後事。不在日食三十六之內。故不數也。尙缺其二。蓋一爲僖公十二年三月二日。一爲宣公十年四月二日也。不然。則凡言劉歆以爲者。月日皆與經文不同。若經文言三月。而歆無異辭。則但言齊衛分可矣。桓公十七年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也。何須重複經文。而言三月乎。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二月當爲二日。蓋周之四月。今二月。是月二日。日躔去東壁而入奎。東壁。衛也。奎。魯也。故曰魯衛分。若作二月。則義不可通。周之二月。今十二月。十二月二日。日躔去須女而入虛。當言越齊分。不當言魯衛分矣。自僖公十二年三月之二日。譌爲三月。宣公十年四月之二日。譌爲二月。而左氏以爲二日之十八。遂缺其二矣。此月日之誤也。

漢書第六

地理志

以建萬國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念孫案。建上本無以字。此後人依易象傳加之也。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之國萬區。加一以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無以字。

達于沛

浮于汶。達于沛。念孫案。達本作通。凡古文尙書言達于某水者。今文尙書皆作通。漢書皆用今文。故亦作通。上文通于河是也。史記亦作通。其閒有作達者。皆後人以古文改之也。凡古今文之不同。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已詳言之。

達于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念孫案。河當依說文作荷。師古依文作解。而不知其謬也。又下文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作泗。淮。通于河。水在南。河亦當作荷。尙書史記皆譌作河。自韻會舉要。始正其誤。而近世閻百詩。胡朏明。言之益詳。毋庸復辯。地理志字荷。多作荷。下文道荷澤。又東至于荷。及

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是也。水經注亦作荷。泗水注引地理志曰。荷水在南。五經文字云。荷古本亦作荷。

逾于洛

逾于洛。念孫案洛本作雒。此後人以俗本尙書改之也。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故說文水部洛字注內。但有雍州之洛。而無豫州之雒。今經傳中伊雒之雒。多作洛者。後人惑於魏文帝之言而改之也。尙書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其字古今文皆作雒。而今本作洛。則又衛包以俗書改之也。此志宏農郡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其秩然不紊如此。而後人猶改雒爲洛。弗思之甚也。然下文之伊雒瀍澗。其川熒雒。今本熒作熒。辯見高紀熒陽下。及宏農郡盧氏黽池新安上雒四縣下之雒字。河南郡穀成下之雒字。則仍然未改。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班氏原文。雒洛二字之辯。古文尙書撰異言之甚詳。今舉其大略如此。

獫養

東北曰幽州。其藪曰獫養。念孫案獫本作奚。此後人依職方氏文改之也。杜子春讀獫爲奚。是奚爲本字。獫爲借字。故班志作奚。下文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幽州藪。是其證。說文藪字注及風俗通義並作奚。若志文作獫。則注當云獫音奚。今注內無音。則本是奚字明矣。

七年

京兆尹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念孫案七年當爲十年。史記高祖紀十年七月更命酈邑曰新豐。是其證。

古國有扈谷亭

右扶風酈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念孫案古國國上當有扈字。下文扈夏啓所伐。卽承此扈字言之。甘誓正義及史記夏本紀索隱正義引此志並曰扶風酈縣古扈國。前京兆尹新豐下曰驪山。故驪戎國。杜陵下曰故杜伯國。左馮翊臨晉下曰芮鄉。故芮國。皆其例也。又案有扈谷亭亭上當有甘字。說文曰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酈有扈谷甘亭。玉篇同續漢書郡國志曰右扶風酈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縣南。水經渭水注曰甘水北逕甘亭。亭在水東。酈縣南。昔夏啓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是其證。

澹水

有澹水北過上林苑入渭。師古曰澹音決。念孫案澹當爲澹。字或作澹。通作澹。史記封禪書曰霸產長水。澹澹涇渭。說文曰澹水出右扶風酈。北入渭。水經渭水注曰澹水出南山澹谷。郊祀志作澹谷北逕酈縣故城西。又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卽上林故地也。據說文水經注則出右扶風酈。北過上林苑入渭者。乃澹水。

非澆水也。又案說文。澆水在京兆杜陵。則非在扶風鄠也。司馬相如傳。鄠鎬澆。師古曰。澆水出鄠縣西南山澆谷。而北流入于渭。地理志。鄠縣有澆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澆水在京兆杜陵。此卽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爲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水經渭水注曰。沈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西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澆水。將鄠縣澆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案師古以沈水爲沈水之譌是也。但未知地理志澆水乃澆水之譌。故明知鄠縣無澆水。而仍有改名不識之疑。

惠公

雍。秦惠公都之。念孫案。惠公當爲憲公。憲。古德字也。史記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始皇紀同。封禪書曰。秦德公既立。卜居雍。郊祀志同。詩譜亦曰。秦德公徙於雍。憲惠字相似。又涉下文惠公而誤。史記陳杞公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惠亦憲字之誤。而師古不云憲古德字。蓋所見本已誤爲惠矣。

所都

枸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念孫案。都本作邑。後人改之也。上文美陽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卽其證。景祐本正作邑。詩譜正義。文選北征賦注。引此並作邑。

脫四字

杜陽。杜水南入渭。念孫案。景祐本此下有詩曰。自杜四字。是也。顏注云。大雅縣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

漆今本沮漆誤作漆沮辯見經義述聞自土沮漆下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此正釋詩曰自杜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顏注爲贅設矣引自杜沮漆而但曰自杜者省文也猶下文引芮隗之卽而但曰芮隗矣王氏詩攷及胡氏通鑑周紀注引漢志並有此四字

至南鄭

武功斜水出衙領山北至涇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念孫案至南鄭當作南至南鄭與北至涇對文今褒水自漢中府鳳縣東界流過褒城縣東入漢皆南流

伊水出 汝水出 灌水出 毋血水出 女水出

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句東北入雒念孫案出上當有所字言此山爲伊水所出也脫去所字則易與下句連讀矣禹貢正義引此正作伊水所出凡上言某山則下言某水所出班志皆然若續漢書郡國志則但言某水出而不言其所入故例不用所字也又汝南郡定陵下云高陵山汝水出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出今本灌作淮辯見後淮水出下益州郡弄棟下云東農山毋血水出留川國東安平下云菟頭山女水出水經淄水注引作女水所出出上皆脫所字考各郡國下言某水所出者凡八十有六唯此五條脫所字當補入

雍州

陝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州字後人所加也。西虢在雍。謂雍縣。非謂雍州也。大陽。滎陽。雍。皆縣名。漢雍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春秋時爲秦都。後置雍縣。僖十三年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史記秦本紀。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上文右扶風雍。秦惠公都之。舊本惠譌作惠。辯見前。惠公下。皆其證也。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集解引班固曰。西虢在雍。今本雍下有州字。理志加之。路史國名紀引漢志曰。西虢在雍。則羅泌所見本尚無州字。水經渭水注曰。雍縣。晉書地道記以爲西虢地。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是漢之雍縣。爲西虢地。故曰西虢在雍。不得言在雍州也。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夏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曰。流俗本雍下有州字者。誤。蓋淺學人不知雍爲縣名。故每於雍下加州字耳。

春秋

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念孫案地理志述春秋時事。皆不加春秋二字。其加春秋二字者。皆承上之詞。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是也。若非承上之詞。則皆不加春秋二字。若河東郡絳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也。他皆放此。且但言遷陸渾戎。而不言遷之者。則文義不明。春秋當爲秦晉僖二十二年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是也。此因秦誤爲春。後人遂改爲春秋耳。

晉武公

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念孫案武公本作成侯。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涑水注云。左邑縣故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公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案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此。曰唐侯。至子燮改爲晉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正義引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據此則自晉陽徙曲沃者。乃成侯。非武公也。又下文絳縣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武公自曲沃徙絳。非自晉陽徙曲沃也。且武公之祖桓叔。已封於曲沃矣。何得謂武公徙曲沃乎。

班氏

襄陵有班氏鄉亭。念孫案水經汾水注曰。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卻犢之邑也。故其地有犢氏鄉亭矣。據此則善長所見本作犢氏。而今本作班氏。廣韻犢字注曰。又姓。引風俗通云。晉大夫卻犢之後。然則犢氏爲卻犢之後。而襄陵又爲犢之故邑。故其地有犢氏鄉亭。作班者非也。蓋犢字或通作讎。潛夫論志氏姓篇作卻讎與班相似而誤。下文南陽郡犢師古音昌牛反。而此處無音。則所見本已誤爲班矣。

河主

太原郡廣武河主。賈屋山在北。念孫案河主當爲句注。此因句字譌作可。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犴無拘讎作朋。冀州從事郭君碑。涓柯霜榮。柯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故從句從可之字。往往譌潤。說文敘曰。廷尉說律。酒誥盡執拘。今本作盡執拘。攷工記。妣胡之管注。故書管爲筍。杜子春云。筍當爲箭。說文敘曰。廷尉說律。

至以字斷法。荷人受錢。荷之字。止句也。管子五輔篇。上彌殘荷而無解。而注字之水旁。又移置於可字之側。故譌爲河主二字也。又案後雁門郡下云。句注山在陰館。而此言在廣武北者。漢廣武故城。在今代州西十五里。陰館故城。在朔州東南八十里。句注山在陰館之南。廣武之北。故兩記之。史記劉敬傳正義曰。廣武故城。在句注山南。是其證也。賈屋山。在今代州東北。西與句注相連。故言句注賈屋山在北。史記趙世家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在代州雁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是其證也。趙案世家曰。趙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而張儀傳曰。趙襄子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或言夏廬。或言句注。蓋二山相連。遂得通稱也。

入海

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念孫案。入海。本作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故改入漳爲入海也。不知彼是班氏之說。此是班氏引桑欽說。不可強同也。水經濁漳水注曰。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則此文本作入漳明矣。

大龜谷

沾。大龜谷。清漳水所出。念孫案。龜當爲鼃。字之誤也。鼃卽要領之要。玉篇。鼃與要同。於宵切。又於笑切。漢斥彰長田君斷碑。究屈道要。要字作鼃。上缺一點者。省筆耳。此大鼃谷。當讀要領之要。謂谷之中廣者也。

後北地郡有大甕縣。師古曰：甕即古要字。音一遙反。是其證也。說文曰：清漳出沾少山大要谷。舊本脫少字。今據山海經補。水經曰：清漳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舊本譌作甕。今據注改。是大甕為大甕之譌。甕與甕字形相似。之譌為甕。後漢書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要為孟字之譌。此因孟甕聲相近。而借甕為孟。因譌為要也。說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而甕字師古無音。至後北地郡大甕始音一遙反。是則大甕谷之甕。唐時本已譌作甕矣。

滎陽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念孫案：水經云：沁水至滎陽縣北。東入於河。即本於地理志。則滎陽非誤文也。又泝水注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泝。即此志沁水至滎陽入河之說也。但不當先言至滎陽。後言入河耳。又案志言沁水過郡三。謂上黨河內河南也。若僅至武德。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南。則有上黨河內而無河南。不得言過郡三矣。水經云：沁水出上黨涅縣。過穀遠。隋氏並屬上黨。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並屬河內。滎陽屬河南。故曰過郡三。

內黃澤

河內郡蕩蔭。蕩水東至內黃澤。念孫案：此文本作蕩水東至內黃。入黃澤。下文魏郡內黃。應劭曰：黃澤在內黃。應下文曰：羨水亦至內黃。入蕩。文義正與此同。脫去入黃二字。則文不成義。說文曰：蕩水出河內蕩蔭。東入黃澤。水經曰：

蕩水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皆本地理志

保忠信鄉

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念孫案鄉當爲卿。王莽傳曰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是保忠信卿乃官名。非地名也。若作忠信鄉則義不可通。今本水經穀水注亦誤作鄉。惟王莽傳不誤。保忠信卿乃官名。而列於地理志者。與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同義。後漢謂之河南尹。義亦同也。

二十二年

雒陽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念孫案二十二年當依春秋作三十二年。

有筦叔邑

中牟有筦叔邑。念孫案此當作有筦城。故筦叔邑。上文宏農郡陝有焦城。故焦國。是其例也。志文若是者多矣。今本脫筦城故三字。則文義不明。續漢書郡國志曰中牟有管城。宣十二年左傳次於管。杜注曰。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正義引土地名曰古管國也。水經渠水注曰不家溝水東北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皆本地理志。

范

東郡范念孫案景祐本范作范。此古字之僅存者。漢廬江太守范式碑。碑額篆文亦作范。今則范縣范姓字皆草無從竹者矣。

南燕

南燕南燕國念孫案上南字涉下南字而衍。國有南北燕而縣無南北燕。可言南燕國不可言南燕縣也。燕縣於戰國時為魏地。秦置燕縣而漢因之。魏策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又秦策王舉甲而攻魏。拔燕酸棗。虛桃人。高注曰。燕南燕也。史記高祖紀曰。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曹丞相世家曰。程處反於燕。集解徐廣曰。東郡燕縣。灌嬰傳曰。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漢書並同後漢書樊儵傳曰。徙封燕侯。續漢書郡國志曰。東郡燕本南燕國。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注曰。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姑姓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國。今本國作縣。乃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與上文不合。皆其證也。通典州郡十云。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元和郡縣志云。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則杜李所見漢志皆衍南字。隱五年左傳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引此志云。東郡燕縣南燕國。則唐初本尚不誤。師古注高紀曰。燕縣名。古南燕國。則所見本亦不誤。今據以訂正。

潁川郡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念孫案二年當爲四年。水經汝水注引此已誤。平紀云元始四年改周承休公曰鄭公。漢紀同。恩澤侯表亦云。周承休侯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元始四年爲鄭公。

鯛陽

通雅曰。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鯛陽。孟康曰。鯛音紂。紅反。襄四年左傳注。繁陽楚地。在汝南鯛陽縣。鯛音紂。每訝其奇。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鯛陽。注。鯛音紂。廣韻鯛字下云。又直冢直柳二切。此皆地理志注之音。紂。紅。而訛失其下。紅反二字也。錢氏曉徵漢書考異曰。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敬侯劉到。曾孫鯛陽公乘。咸師古曰。鯛音紂。按鯛從魚同聲。不得有紂音。地理志鯛陽。孟康曰。鯛音紂。紅反。正合同聲。俗儒不通翻切。妄謂鯛有紂音。大可怪也。引之曰。孟康但音鯛爲紂。紂下紅反二字。乃後人妄加之也。請列七證以明之。玉篇鯛直龔切。又直久切。直久正切。紂字而獨無紂。紅之音。若孟康音紂。紅反。則自魏以來相承之音。不應缺略。今玉篇有直久而無紂。紅。則孟康音紂可知。其證一也。廣韻平聲一東。鯛徒紅切。引爾雅。鯉。大鯛。上聲。二腫。鯛直隴切。魚名。皆未引鯛陽縣。至四十四有鯛除柳切。始云鯛陽縣在汝南。集韻類篇竝與廣韻同。則是地理志之鯛陽。孟康但音紂。其證二也。顏師古注高紀曰。鯛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然則鯛陽音紂。師古方不解其意。則其爲孟康之音。而非師古所創甚明。其證三也。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有鯛陽。吳祐傳。鯛陽侯相。李賢注並曰。鯛音紂。晉書地理志。汝陰郡。

鯛陽何超音義曰。鯛音紂。若孟康音紂紅反。而師古音紂。二子不應舍自古相承之音。而從近代一人之臆見。卽不以音紂爲常。亦當兼存紂紅之音。而紂外更無他音。則孟康與師古竝音紂。其證四也。太平御

覽州郡部。河南道引漢志。鯛陽屬汝南郡。鯛音紂。此是引孟康之音。非引師古之音。而紂下亦無紅反二

字。其證五也。襄四年左傳釋文曰。鯛陽孟康音紂直九反。若孟康音紂紅反。釋文何得言孟康音紂直九

反。其證六也。又考景祐本汪本地理志。鯛音紂。下原無紅反二字。則此二字之妄加。實自明監本始。其證

七也。汲古閣本亦無紅反二字。蓋從舊本也。說者皆謂鯛從同聲。不當音紂。不知紂字古音在幽部。同字古音在東部。東部

多與幽部相通。如大戴禮勸學篇。以從由爲韻。楚辭天問。以龍遊爲韻。又齊風南山篇。衡從其畝。韓詩從

作由。昭五年左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韓子說林篇。由作融。說文東北曰融風。易通卦驗融作調。見隱

左傳正義。調從周聲。古讀苦稠。而小雅車攻篇。楚辭離騷。七諫。韓子揚摧篇。竝以同與調韻。鯛從同聲。而史記

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漢書作調。雖同與調稠同聲。則與紂聲相近。故鯛從同聲。面亦讀

如紂。說文。鯛讀若綺。權從衣龍聲。或作權。從衣賣聲。賣字古音在幽部。龍字古音在東部。則權字卽是東幽兩通之字。鯛讀若權。固宜其轉入幽韻。而音紛矣。洪範曰。雩之雩。音武

工反。而其字以矛爲聲。尻字以九爲聲。而呂氏春秋觀表篇。注讀如穹窮之穹。此諸幽部之聲。而讀入東

部也。牢字古讀若留。而說文從冬省聲。狃字從狃聲。古讀與狃近。而齊風遭我乎狃之閒兮。漢書地理志

引作囂。其字以農爲聲。此諸東部之聲。而讀入幽部也。又何疑於鯛之音紂乎。

樂家

博陽莽曰樂家。念孫案樂家水經潁水注作樂嘉。於義為長。

脫四字

定陵高陵山。汝水出。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念孫案此下脫莽曰定城四字。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定城。是其證。

北筮山

南陽郡宛縣南有北筮山。念孫案宛縣故城為今南陽府治。其地無北筮山。山當為聚筮。即澁字也。水經清水注曰。清水左右舊有二澁。所謂南澁北澁。澁者水側之漬。楚辭九歌注。澁水涯也。聚在清陽之東北。下文育陽有南筮聚。則此當為北筮聚明矣。

蔡

舞陰中陰山。說文作中陽。瀨水所出。東至蔡入汝。念孫案蔡上脫上字。上蔡屬汝南郡。沛郡有下蔡。故加上水。經云。瀨水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是其證。今瀨水東北過上蔡縣界。又東南過汝陽縣入汝。漢上蔡故城在今上蔡縣西。

比陽

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今本水經作泚水。云：泚水出泚陽東北，大胡山。趙氏東潛曰：案泚陽，漢志續志皆作比陽，誤也。應劭曰：比水東入蔡，或是傳寫之譌。後漢書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於泚水西。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瀋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泚音比，竟作比字矣。大非，念孫案：作比者，正字。作泚者，或字。作泚者，譌字也。若志文本作泚陽，則當音且禮反。今注內無音，則其爲比字甚明。何得指爲傳寫之譌乎？洪氏隸釋載漢北軍中侯郭仲奇碑云：舉廉比陽長。又吉成侯州輔碑陰有比陽張超。其字皆作比。豈亦傳寫之譌乎？水經曰：比水東南過比陽縣南。今本作泚非，據新校本改。泚水從南來注之。善長駁之云：比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之泚泄耳。比與泚同音，故水經誤以爲壽春之泚水。若字本作泚，則不得有斯誤。以此知水經之本作比也。又比水或謂之泌水。唐置泌陽縣，卽因水以立名。漢比陽故城卽在今泌陽縣西。比泌一聲之轉。猶壽春之泚水，或謂之澀水也。若本名泚水，則不得轉而爲泌矣。後漢書和帝紀：劉聖公傳：東海恭王傳：清河孝王傳：比陽字皆不誤。而章德竇皇后紀：桓帝鄧皇后紀：竇融傳：鮑昱傳：皆譌作泚陽。或作泚，因譌而爲泚。呂氏春秋處分篇。今本分譌作方，據篇內三分字改。章子與荆人夾泚水而軍。今本亦譌作泚水。蓋後人多見泚，少見比。故泚譌作泚。然各史志中之比陽縣，則無作泚陽者。漢志續志晉志宋志後魏志皆作比陽。正與漢碑相合。光武紀作泚。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音比。其言亦必有所據。乃趙氏皆以爲非，而唯誤本水經是從，眞矣。

有長城

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念孫案有長城上原有南字而今本脫之史記齊世家楚方城以為城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是其證左傳僖四年注亦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魯山

魯陽魯山滙水所出念孫案魯山當為堯山此涉上文魯山而誤說文曰滙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水經曰滙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皆本地理志今滙水出魯山縣西界之堯山若魯山則在縣東非滙水所出

脫四字

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念孫案此下脫莽曰魯山四字縣在魯山之陽故曰魯陽王莽因改為魯山水經注曰滙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王莽之魯山也是其證

淮水出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見前伊水出下念孫案淮當為灌即下文灌水北至蓼入決者也水經決水注曰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舊本此下有即淮水也四字乃後人惑於誤本漢書而妄加之近時全氏趙氏皆為其所惑今依新校本刪許慎曰出雩婁縣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間嘉林之中今史記龜策傳作在江南嘉林中乃後人所改辯見史記蓋謂

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水亦於蓼入決。據此則淮水為灌水之誤明矣。今灌水自商城縣流入固始縣界北流入決水。大蘇山在商城縣東南。零婁廢縣在商城縣東北。蓼縣故城在固始縣東北。全氏謝山、趙氏東潛竝以為班志原是淮字。淮水即灌水，非出桐柏之淮水也。余案說文：灌水出廬江零婁北入淮。若灌水一名淮水，則是淮水入淮也。且信如全趙之說，則志文上言淮水出東陵鄉，下言灌水入決，一水而上下異名，學者何以知淮水之即為灌水乎？世人多聞淮水，寡聞灌水，故灌誤為淮，不必曲為之說也。或又曰：廬江郡下有灌水，零婁縣下復有灌水，非重出乎？曰：非也。灌水出金蘭西北東陵鄉，是紀其所出也。灌水北至蓼入決，是紀其所入也。志文固有一水而兩見者，說見後北地郡下。

陶邱亭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句陶邱亭。念孫案陶邱亭三字，文義未明。其下蓋脫在南二字。詩譜正義今本水經濟水注曰：荷水東逕陶邱北。地理志曰：禹貢陶邱在定陶西南。今本譌作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據新校本改。陶邱亭在南，是其證。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故城在縣西北四里。

錯叔繡所封

沛郡公邱。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景祐本錯叔繡下有文公二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文公二字者，後人以滕文公不當與祖同諡而刪之也。不知子孫不可與祖父同名，未嘗不可同諡。周公之

諡曰文。固與文王同諡矣。魯之文公。又與周公同諡矣。推之他國。亦多有此。豈得憑臆妄刪乎。水經泗水注云。公邱縣故城。在滕西北。地理志。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正與景祐本同。路史後紀十。叔繡下亦有文公二字。

垓下

垓下。高祖破項羽。念孫案。垓下。下脫聚字。續漢書郡國志曰。浚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水經淮水注曰。浚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皆本地理志。高紀。圍羽垓下。李奇曰。沛浚縣聚邑名也。此言垓下聚。而高紀但言垓下者。猶上文言番鄉。高祖破黥布。而黥布傳但言番也。此記各縣鄉聚之名。則必當言番鄉垓下聚矣。故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育成

莽曰育成。念孫案。育成。當爲彘成。字之誤也。師古曰。浚音彘。是浚彘同音。故莽改浚爲彘成。猶上文鄆縣之改鄆城。斬縣之改斬城也。水經注作育城。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新校本改爲彘城是也。汲古閣本作有城。亦誤。

沙

魏郡沙。續漢書郡國志同。水經濁漳清漳二水注。沙竝作涉。趙氏東潛曰。兩漢志本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書云。太祖圍鄴。涉長梁岐。以縣降是也。念孫案。趙說非也。水經清漳水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

注云地理志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是善長所見漢志本作涉不作沙。且漳水至涉縣而有涉河之名。則涉縣之名由來已久。不然漳水何以無沙河之名乎。魏志武帝紀稱涉長梁岐則涉乃漢時舊名。非自三國時始。元和郡縣志云涉縣本漢舊縣屬魏郡。因涉河水為名。太平寰宇記同亦不言本名沙縣。後改為涉縣也。趙氏以兩漢志皆作沙。遂謂涉縣本名沙縣。今考王子侯表云離石侯綰後更為涉侯。則涉縣乃西漢時舊名。而今本兩漢志作沙。皆傳寫之誤明矣。

市樂

鉅鹿郡新市。莽曰市樂。念孫案市樂當依水經濁漳水注作樂市。

沮水 黃河

常山郡元氏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念孫案沮當為泚字之誤也。凡隸書從氏之字。或作互。又作且。故泚字或作沍。玉篇曰泚俗作沍又作沮。形與沮字相似。因譌而為沮。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稟祗侯陳錯漢表祗

作祖亦是祗或作祖因譌為祖也

下文濟水東至廕陶入泚。風俗通義譌作入沮。是其明證也。說文曰泚水在常山。郭璞

注北山經曰今泚水出中邱縣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縣。入於漳水。皆本地理志。則沮水為泚水之譌甚明。而泚字師古無音。至下文汶水東南至廕陶入泚。始云泚音脂。又音丁計反。又史記張耳陳餘傳斬陳餘泚水上。索隱曰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不引地理志而引郭注。似唐時地理志泚字

已譌作沮。然文選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李善注曰。漢書恆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入黃河。則唐時本尚有作泚者矣。又案北山經注。言泚水入漳。而此云入黃河者。蓋本借章爲漳。禹貢至於衡漳。地理志漳作章。又信都國信都下去。故章河在北。章與黃字形相近。因譌而爲黃也。隸書章字作章。黃字作黃。二形相近。漢之堂陽。卽今之新河。乃漳水所經。水經曰。漳水過堂陽縣西。非河水所經。地理志亦不謂河爲黃河也。而文選注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北谷

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義門讀書記曰。北谷卽飛狐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史記正義作得恆山峽。名飛狐口。念孫案飛狐口。無北谷之名。北谷疑當作代谷。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史記趙世家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峽。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灤水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蓋恆山與代谷相連。故竝及之也。太原郡廣武下云。句注賈屋山在北。文義與此同。

石濟水

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念孫案濟水上衍石字。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風俗通義同。案應劭誤以此濟水

爲四瀆之濟則濟上本無石字明矣續漢書郡國志曰常山國房子有贊皇山濟水出濟上皆無石字

世祖卽位更名高邑 明帝改曰漢陽

鄣世祖卽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念孫案後漢所改郡縣皆班志所不載世祖以下八字非班氏原文蓋應劭注語也且當在莽曰禾成亭之下今則前後倒置又脫應劭曰三字矣考後漢所改郡縣如河東郡彘縣順帝改曰永安河內郡隆慮避殤帝名改曰林慮東郡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清縣章帝更名樂平壽良世祖叔父名良改曰壽張汝南郡滎縣世祖更名固始新鄴章帝封殷後更名宋山陽郡胡陵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侯更名湖陸沛郡敬邱明帝更名大邱芒縣世祖更名臨睢清河郡厓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於厓改曰甘陵勃海郡千童靈帝改曰饒安平原郡富平明帝更名厭次千乘郡和帝更名樂安狄縣安帝更名臨濟武陵郡索縣順帝更名漢壽中山國苦陘章帝更名漢昌安險章帝更名安熹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梁國菑縣章帝改曰考城以上二十條皆是應注則鄣之更名高邑亦是應注明矣又天水郡下云明帝改曰漢陽明帝上亦當有應劭曰三字

白陸谷

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考異曰說文作白陘谷念孫案作陘者是也爾雅曰山絕陘考河北八陘有白陘之目見元和郡縣志引述征記與此白陘谷義相近也若作白陸谷則義無所取蓋俗書陘字作陸與陸相

似而誤。

懋題

清河郡懋題師古曰懋古莎字廣韻集韻亦作懋引之曰字從心聲者不得有莎音懋當爲懋說文沙或作沁故夢從沙聲而或作懋今作懋者懋之省文也隸書心字作忄與止相似而誤止少也讀若輟

也

涿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念孫案也字涉注文入涑也而衍

水亦至范陽

水亦至范陽入涑念孫案水上脫濡字此承上文而言言易水至范陽入濡濡水亦至范陽入涑也說文曰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涑今本涑字譌作涑涑二字據一切經音義六引改水經易水注曰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

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又巨馬河注曰巨馬河即涑水也此易水入濡濡水入涑之明證師古所見本

已脫濡字乃曲爲之說曰言易水之至范陽入涑也斯爲謬矣又案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

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此濡字音乃官反水經濡水注所謂濡難聲相近者也此云易水至范陽入濡濡音而於反

昭七年左傳盟於濡上是也而師古曰濡者乃官反則又誤以涿郡之濡爲遼西之濡矣又案遼西之濡

字本作溲說見後血水下

南東

良鄉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念孫案南東當爲東南。

民曰

勃海郡城平。虜沱河。民曰徒駭河。禹貢錐指曰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故不言漳。漳沱。仍曰徒駭。念孫案某河。民曰某河。地理志文無此例。民曰當爲或曰。字之誤也。上文河南郡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成皋。故虎牢。或曰制。下文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琅邪郡姑幕。或曰薄姑。皆其證。

五百六十里 八百九十里 七百五十里

平原郡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念孫案五百上脫行字。又武陵郡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今本竝脫行字。

三年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景帝二年爲郡。念孫案二當爲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曰。濟南王辟光。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於漢。濟南王十一年。景帝三年也。見高五王傳。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

臨樂子山 至蓋

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今本泗水作池水。以字形相近而誤。水經注已辯之。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念孫

案臨樂子山。子字涉上注肥子國而衍。自景祐本以下皆作子。毛本又譌作于。臨樂山。在今沂州府蒙陰縣東北。說文云。洙

水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水經云。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注引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是其證。

又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或云出臨樂山。是洙水沂水同出臨樂山。故志云。又沂水南至下

邳入泗也。至蓋當為至下。此涉正文蓋縣而誤。既言洙水出蓋。則不得又言至蓋。且水經與注。竝言洙水

至下縣入泗。下縣有泗水。而蓋縣無泗水。又不得言至蓋入泗也。今本水經注引地理志作至蓋。此後下人以誤本漢志改之。與經注皆不合。下

文言泗水出下。下縣故城。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故云洙水至下入泗水。而今之洙水。乃在曲阜縣北。上

源既不遠。而下流又入沂。不入泗。與漢志水經故道迥殊矣。

丹

東萊郡脛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念孫案下丹字衍。

沂

曲成陽邱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念孫案沂非縣名。不得言南至沂。若沂水則去此甚遠。東萊一郡之

水。皆不得至沂也。至沂當為至計斤。計斤縣屬琅邪。因脫去計字。後人遂於斤旁加水耳。說文。治水出東萊曲成

陽邱山。南入海。玉篇。除之切。治水即古之尤水。今之小沽河也。出萊州府掖縣之馬鞍山。即陽邱山。在掖縣東南三十里。

南流至平度州東南。與大沽河合。又南逕即墨縣西。至膠州之麻灣口入海。大沽河。即古之姑水也。昭二十年左傳。姑尤以西。杜注曰。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句南入海。齊乘曰。姑即大沽河。尤即小沽河。曲成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計斤故城。在今膠州西南。二沽入海之處。即漢計斤縣地。則沂爲計斤之誤明矣。尤字古讀若飴。說見唐韻正聲與治相近。故治字亦有飴音。下文雁門郡陰館有治水師古曰治音弋之反左傳作尤。漢志作治。古今字異耳。而全氏謝山。乃謂漢志說文皆誤。以沽水爲治水。是未曉古音。而輕議前人也。

東至

琅邪郡。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念孫案水經膠水注。引此東至作北至是也。漢之却縣。在今膠州西南。平度故城。在今平度州西北。而平度州正當膠州之北。則當言北至平度。不當言東至也。今膠水出膠州之膠山。北流過高密縣東。又北過平度州西。又北過掖縣西。又北至海倉口入海。

黝

丹陽郡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黝。其音同。念孫案說文曰。黝。黑木也。從黑多聲。丹陽有黝縣。又曰。漸水出丹陽黝南蠻中。東入海。則地理志本作黝明矣。水經注引此亦作黝。黝從多聲。於古音屬歌部。於今音屬支部。若黝從幼聲。則古今音皆屬幽部。幽部之字。無與支歌部通者。黝字不得借作黝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耳。各史志或作黝。或作黝。其作黝者。皆爲誤本。漢志所惑。玉篇黝字。

無伊音。廣韻黝於脂切。縣名。屬歙州。誤與各史志同。

在

豫章郡餘汗。餘水在北。至鄴陽入湖漢。念孫案衍在字。餘水自餘汗北至鄴陽。則在餘汗可知。不必更言在矣。凡言某水至某縣入某水者。皆無在字。若宏農郡盧氏下云。育水南至順陽入沔是也。其言某水在縣之某方者。皆不兼及他縣。若右扶風漆縣下云。水在縣西是也。他皆放此。

南水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念孫案南水當為牽水。隸書牽字或作𠂔。與南相似而誤。水經贛水注曰。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竝通稱也。是其證。

入湖

桂陽郡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念孫案入湖當為入湘。湖湘字相似。又涉下文入湖而誤也。水經曰。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北入於湘。湘水注引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入湘。是其證。

匯

臨武秦水東南至瀆陽入匯。秦讀為漆師古曰。匯音胡罪反。又下文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今本鬱下有林字。辯見下條。念孫案匯皆當為漚字之誤也。漚讀若匡。隸省作涯。說文曰。漚水出桂陽盧聚。南出漚浦。關為桂水。出字舊本

譌作山山上又脫南 從水匿聲。又曰：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滙。滙字或作匯。形與匯相似。因譌而為匯。案方

言南楚瀑滙之閒。郭璞曰：滙音匡。匿水在桂陽。水經曰：滙水出桂陽縣盧聚。今本譌東南過含滙縣南出

滙浦關為桂水。史記南越傳出桂陽下滙水。今本譌漢書作滙水。水經注曰：滙水山海經謂之滙滙與滙

聲相近。故字相通。若作匯則聲與滙遠而不可通矣。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

淮亦滙之譌下文有含滙縣南海郡有滙浦關。舊本關譌作官今據說文水經改其字正作滙不作匯也。又案漢成陽令

唐扶頌曰：賦政於外爰及鬼方。滙夷來降寇賊迸亡。滙即滙字。滙夷謂滙水上之夷也。上文云：除豫章鄺

陽長夷粵拊桴。伎強難化。君奮威颺武。視目好惡。蠻貉振疊。稽顙帥服。以今輿地考之。滙水發源於連州

南至廣州府之三水縣。入於鬱水。鬱水今謂之西江於漢為桂陽南海兩郡之地。故云夷粵拊桴。又云滙夷來降

也。而隸釋乃讀匯為匯。而以為匯澤之盜。漢隸字原又讀為淮夷來同之淮。胥失之矣。據漢碑及方言說

文。則此志之滙水。明是滙水之譌。而史記水經亦譌作匯。唯含滙縣滙浦關兩滙字不誤帥古又有胡罪反之音。後之學

者多見滙。少見滙。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鬱林

桂陽滙水南至四會入鬱林。宋祁曰：景本無林字。念孫案無林字者是也。後人不知鬱為水名。故加林字

耳。水經曰：溱水過滇陽縣出滙浦關與桂水合。即滙南入於海。注云：溱水南注於鬱而入於海。是其證。餘

條。下文武陵郡鑿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鬱。下無林字是也。而宋祁乃云。當添林字。謬矣。又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林字亦後人所加。史記南越傳正義。引此已有林字。水經曰。灘水出陽海山。南至廣信縣。入於鬱水。是其證。今灘水出桂林府興安縣陽海山。南至蒼梧縣入鬱。

陽山

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念孫案水經曰。涿水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陽山縣。卽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見王子侯表。形家言其勢王。故塹山湮谷。改爲陰山縣。是後漢之陰山。卽前漢之陽山。故應云。今陰山也。師古自未之考耳。

監原

武陵郡臨沅。莽曰監原。念孫案。監原當依水經沅水注作監沅。聲之誤也。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而下一字不改。

讀書雜誌

漢書第七

鵲谷水 在谷水

漢中郡安陽鵲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念孫案鵲谷水谷字涉下文在谷水而衍。水經鵲作涪。沔水篇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涪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注云。涪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卽地理志文也。涪水篇曰。涪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涪下皆無谷字。涪或作潛。史隱。潛出漢中安陽縣西北入漢亦無谷字。在谷水。沔水注作左谷水。亦於義爲長。

新都谷

廣漢郡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念孫案新都下衍谷字。新都乃縣名。非谷名也。華陽國志曰。李冰導洛通山水。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別江會。新都大渡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章山。又南逕洛縣故城西。又南逕新都縣。與緜水湔水合。是其證。漢新都故城在今新都縣東。

小江入

蜀郡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念孫案入當爲八字之誤也。謂此八小江并行千九百八十里也。下

文曰。遼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鬱林郡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九真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皆其證也。

木官

嚴道有木官。念孫案。木當爲橘。寫者脫其右半耳。左思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劉逵注引地理志曰。蜀郡嚴道有橘官。下文巴郡胸忍魚復二縣。竝云有橘官。

七 二千

瀚氏道。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趙氏水經注釋曰。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禹貢錐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秦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是江自松潘至秦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秦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以上水經注釋念孫案。後人所記江行里數。未必與班志原文相符。且志但云至江都。則里數固不及八千也。錐指又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二當作八。或是七。其言或是七者。正與趙氏所見宋本合。又說文繫傳水部江下引漢志云。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郡數里數。皆與宋本同。則是舊本相承如此。今據以訂正。

郟

樾爲郡郟。郟念孫案。郟本作存。此因郟字而誤加也。說文曰。存。郟。樾爲縣。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爲郟。而無郟字。自玉篇始有之。而字書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郟。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書尚作存。郟。且師古注郟字有音。而郟字無音。則本作存明矣。

則禺同山

越巂郡青蛉。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念孫案。華陽國志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續漢書郡國志。後漢書西南夷傳。水經並同。劉逵注蜀都賦引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巂青蛉縣禺同山。則禺同山上。不當有則字。未知何字之誤。或此處尚有脫文也。

池

益州郡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温。念孫案。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水經温水注曰。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東流至毋單縣。注於温。即本地地理志。

臘

收靡南山臘。涂水所出。念孫案。臘下脫谷字。水經若水注曰。涂水導源收靡縣南山臘谷。即本地地理志。

脫三字

巴郡秦置屬益州。念孫案桓九年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正義曰。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當有故巴國三字。而今本脫之。應注云。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正釋此三字也。

潛水 徐谷

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明監本入江。譌作入瀾。而胡氏東樵遂引之以駁水經。大誤。趙氏東潛已辯之。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徐谷。念孫案潛水本作瀾水。卽下文入瀾之瀾。今作潛者。後人以水經改之也。說文。瀾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潛涉水也。一曰漢爲潛。是出巴郡宕渠入江者。字本作瀾。水經作潛者。借字耳。又案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瀾下不當有徐谷二字。水經潛水注云。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不言入瀾。徐谷也。徐谷二字。未知何字之譌。

東漢水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念孫案東字後人所加。下文隴西郡氐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爲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後。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

循成道

循成道。念孫案循當爲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譌。說見史記。倉公傳。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

注。竝作脩城。

至武都

隴西郡氏道。禹貢養水所出。齊曰：養當作漾。前文引禹貢蟠冢道漾，卽其證也。念孫案：說文漾，古文作漾。云：洋或作養，是古書多以養爲漾。至武都爲漢念孫案。至上脫東字。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卽班志所本。說文漾水出隴西獬道。今本獬譌作柏。據水經注引改獬道非漾。水所出當依漢志作氏道。水經注已辯之。東至武都爲漢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皆本班志。

西漢

西禹貢蟠冢山。西漢所出。念孫案西漢下脫水字。

脫三字

東南至江州入江。念孫案此下脫有鹽官三字。水經漾水注曰：鹽官水北有鹽官。在蟠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其證。

脫七字

金城郡河關。念孫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則此縣下當有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而今本脫之也。

宣帝神爵二年置

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水經注曰：湟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全氏謝山據此。謂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乃應劭注，非班志原文。今本脫應劭曰三字。念孫案上文之河關，下文之允街，竝云宣帝神爵二年置，則此亦班志原文，非應劭注也。水經注所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耳。淇水注曰：白溝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是其比例也。或曰：既係班志原文，善長何以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乎？曰：西河郡鴻門下云：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河水注以爲地理風俗記文。曰南郡下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溫水注亦以爲地理風俗記文。然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者矣。右扶風渭城下云：故咸陽。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渭水注則云：渭城，文穎以爲故咸陽。彼言文穎以爲故咸陽，猶此言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也。豈得因應劭曰三字而遂謂其非班志原文乎？

脩遠 溝梭

允街。莽曰脩遠。念孫案脩遠下脫亭字。王莽改允吾爲脩遠，故改此縣爲脩遠亭也。又朔方郡。莽曰溝梭。渠梭。莽曰溝梭亭。今本亦脫亭字，皆當依水經注補。

鹽羌

臨羌。莽曰鹽羌。念孫案鹽羌當依水經注作監羌。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

南籍端水 其澤

敦煌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謂出縣北入其澤。念孫案：南籍端水

南字涉下文南羌而衍。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一引此作籍端水出羌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

冥水出北入其澤。兩其字疑皆冥字之譌。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謂之冥澤。

元和郡縣志云：晉昌縣本漢冥安縣。因縣界冥水為名也。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猶荷水出於荷澤。因謂之荷水也。

故曰冥水出北入冥澤。冥澤既為冥水所入。又為籍端水所入。故曰籍端水西北入冥澤也。若云入其澤

則大為不詞。

威成

北地郡莽曰威成。念孫案：威成當依水經注作威戎。

出東西入洛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念孫案：洛在沮東。不得言西入洛。說文作澶。云澶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

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馮翊縣北。東入於洛。則此文本作沮水出西。東入洛。明矣。

入河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前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禹貢錐指曰：歸德下云洛入河。襄德

下云入渭蓋雜採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念孫案入河二字後人妄加之也洛水出北蠻夷中記其所出也洛水東南入渭記其所入也說文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今本北地作左馮翊案歸德屬北地不屬左馮翊此後人不明地理而妄改之今正淮南地形篇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東南流入渭皆本地地理志而但言入渭不言入河則志無入河之文明矣或曰許高所據乃左馮翊歸德下入河之注曰不然許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高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皆據北地歸德之注而皆言入渭則襄德下有入渭之文而歸德下無入河之文明矣襄德下入渭之注非北地記大川所入而前後異文漢志從無此例東樵曲為之說非也或曰一水而前後兩見或記其所出或記其所入漢志亦有此例乎曰有隴西郡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為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前至武都下武都郡武都下云漢水受氐道水辯見前東漢水下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漁陽郡白檀下云濡水出北蠻夷中今本濡譌作漁又脫中字辯見後漁水下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臨渝下云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交黎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鬱林郡臨塵下云有斤員水領方下云斤員水入海皆一水兩見而分記其出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郁郅下云泥水出北蠻夷中亦不記其所入此與洛水濡水文同一例或謂蠻夷中下有脫文非也說文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亦不言其所入

圓水

上郡白土圓水出西東入河師古曰圓音銀又下文西河郡圓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圓字本

作圖。縣在圖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圖字。今有銀州銀水。卽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又下文圖陽。師古曰。此縣在圖水之陽。又匈奴傳。居于西河圖洛之間。晉灼曰。圖音囿。三倉作圖。師古說與地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于西河圖洛之間。集解徐廣曰。圖在西河。音銀。索隱。圖。晉灼音囿。三蒼作圖。今本史記正文。圖作囿。集解作徐廣曰。圖在西河。索隱作三蒼。圖作囿。此校書者。以注文改正文。而後人復據已改之正文轉改注文也。今據索隱單行本及晉灼注訂正。地理志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爲囿。續郡國志及太康地志。竝作圖字也。以上案圖與圖聲相近。古無圖字。故借圖爲之。韋顏竝以圖爲囿之誤。非也。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圖水作圖之本。卻不錯。豈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圖字。以實之乎。案全說非也。若漢志本是圖字。則章不當云圖當爲囿矣。水經注引作圖者。據韋注改之耳。乃謂善良所見本不錯。後人始改圖爲囿。何不察之甚也。王莽誤以圖爲方圖之圖。故改圖陰爲方陰。而圖陰之圖。實非誤字。史記漢書之圖水。圖陰。圖陽。圖洛。其字皆不作圖。漢平周鉅所紀縣名。有平周平定圖陰。三縣皆屬西河。漢印有圖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竝有西河圖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圖陽田植。是圖水之圖。古皆作圖也。王莽誤改圖陰爲方陰。卽古無圖字之明證。故說文有圖無囿。

可難

高奴有涑水可難。師古曰。難。古然火字。念孫案。可難。本作肥。可難。肥者。膏也。此謂水上之肥。可然。非謂水可然也。脫去肥字。則文不成義。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高奴縣有涑水。肥可難。又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

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以上水經注據此則志文原有肥字而師古不爲作解蓋所見本已脫之矣古者謂膏爲肥故此云肥可難而說文亦云膏肥也肪肥也胘腸閒肥也段氏說文注不得其解乃謂此三肥字皆脂字之譌豈其然乎

火從地出

西河郡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念孫案地下脫中字火從地中出謂從井中出也郊祀志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文與此同皆有中字

原高

五原郡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水經河水注原高作原亭云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原亭城南闕駟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念孫案作原亭者是也亭所以守也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讀辟爲壁壁亦謂築城以守也匈奴傳曰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至盧朐是也

雁門郡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莽曰富代念孫案樓煩上當有故字言陰館縣乃故樓煩鄉景帝後三年始置縣也志文若是者多矣脫去故字則文義不明水經灤水注正作故樓煩鄉富代水經注作富臧亦於義爲長

入沽

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廣寧入沽舊本脫廣字今據水經注補師古曰沽音姑又音故又下文平舒祁夷水北

至桑乾入沽念孫案沽皆當爲治字之誤也上文雁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

治音弋之反即此水也水經灤水注曰灤水一曰治水舊本灤譌作濕說文曰灤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從水累聲玉篇音力追切今

改又曰灤水東逕下洛縣故城南地理志作下洛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至

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案注曰于延水又東逕大寧縣

南逕茹縣故城北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灤水是于延水至廣寧尚未入治故云地理志曰

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趙氏東潛未解非矣二字之意而改入治爲入沽謂六朝時漢志已譌治爲

沽故道元以爲非蓋誤會也又案注言灤水左會于延水於下洛縣故城東南灤水即今之桑乾河與水經

注合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沽也又案灤水注曰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至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於灤水

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灤是也灤水即治水是祁夷水入治非入沽也祁夷水即今之

灤水西至桑乾入治者也漢桑乾故城在今蔚縣東北又案下文漁陽郡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

海。此卽今之白河。源出直隸赤城縣邊外。東南至天津縣。由直沽入海者也。非于延祁夷二水所入。且廣寧桑乾皆治水所經。非沽水所經。則此志入沽。明是入治之譌。師古音姑。又音故。胥失之矣。

參合 庫池別

鹵城庫池河。東至參合。入庫池別。齊曰。參合當是參戶之譌。參戶縣屬勃海。庫池所經也。若參合故城。在北塞之外。限隔重山。非庫池所得至矣。念孫案齊說是也。庫池別下當有河字。下文河開國弓高下云。庫池別河。首受庫池河。是其證。

溫餘水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念孫案溫餘本作灑餘。灑力追反。灑省作潔。與濟濕之濕相亂。因譌而爲濕。灑它合反。卽灑字之省。故今本水經注作濕餘水。又譌而爲溫。灑字俗書作濕。溫字俗書作溫。二形相似而誤。戴先生水經注校本已詳辯之。而師古灑字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溫矣。

樂陽水 入海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念孫案樂陽當爲陽樂。入海當爲入沽。水經沽水注曰。陽樂水出且居縣。引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又曰陽樂水東南合赤城河。又東南入沽水。是其證。今猶謂之陽樂河。出宣化府龍門縣西。娘子山東南。至鷓鴣堡合南河。卽赤城河。又東至赤城縣入沽河。與水經注合。其入沽之處。在赤城縣南。

界尙未出山不得言入海也此涉下文沽水入海而誤

庠奚

漁陽郡庠奚孟康曰庠音題念孫案庠皆當爲虎韻書虎庠二字竝有題音易於相亂又隸書虎字或作
𧈧形與庠亦相亂案古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蓋俗書虎字作𧈧與帝字相似故二字互譌也今經
傳相承嘯字作啻蹠字作蹄皆其類然則虎奚之作庠奚當亦是傳寫者以𧈧爲庠因
譌而爲
庠矣故虎誤作庠續漢書郡國志水經鮑邱水注竝作𧈧奚𧈧字以虎爲聲則漢志之本作虎奚甚明
集韻庠虎二字竝田黎切庠字注引說文唐庠石也虎字注云虎奚縣名是庠字自爲唐庠石而虎字則
爲虎奚縣作庠奚者誤也太平御覽州郡部八引十道志云檀州本漢虎奚縣又引漢志虎奚屬漁陽虎
音題則宋初本尙不誤

洳水 蠻夷

白檀洳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洳音呼貽反漢書攷異曰案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
濡水出縣北蠻夷中念孫案今地理志脫中字蓋酈元所見之漢書本作濡水不知何時譌濡爲洳師古不能正也漢
之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灤水所經濡灤古今字別無洳水之名念孫案錢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謂出漁
陽白檀塞外之濡水字本作溼從水奐聲奐俗作軟故溼從其聲而音乃官反聲相近故也若出涿郡故
安之濡水則字從需聲而讀若儒兩字判然各異說文濡玉篇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涑不言出漁陽白檀

北蠻夷中也。今本漢志水經。溼字皆譌作濡。學者莫能是正。余謂隸書需字或作濡。易需卦釋文曰：濡與溼相似。故從溼之字多譌從需。若溼之為濡。溼之為濡。溼之為濡。皆是。溼水之為濡水。猶十喪禮。溼濯棄于坎之溼。與

大記譌作濡也。溼與洳字形相似。故溼譌為洳。若本是濡字。不得譌為洳矣。世人多見濡。少見溼。故溼水

為洳。則後人亦必改為濡矣。又考水經注。濡水一名難水。又云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譌耳。蓋其字本從溼聲。故聲與難

相近。溼水一名難水。猶有骨隨謂之溼。而字或作難也。今人謂之灤河。聲與溼亦相近也。集韻平聲二十六桓。溼。奴官切。水名。在

遼西肥如。或作濡。類篇云：溼水在遼西肥如。即本於漢志。而又云或作濡。則仍為俗本所惑。然以溼為正

文。而以濡為或字。則固非無據而云然矣。是書已將付梓。而友人以段氏若膺經韻樓集見贈。其中溼濡灤三字攷大旨與予同。而引證互有詳略。因并記之。

灤水

右北平郡俊靡。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師古曰：灤音力水反。又音郎賄反。宋祁曰：灤當作灤。念孫案說文。灤水出右北平俊靡。東南入庚。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水經鮑邱水注云：灤水出右北平俊靡縣。東南流逕石門峽。又西南入於庚水。引地理志。灤水云云。其字皆作灤。不作灤。子京言灤當作灤。蓋誤以為出雁門陰館之灤水矣。說文：灤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此即今之桑乾河。與出右北平俊靡之灤水。了不相涉。

海陽

遼西郡肥如。濡水南入海陽。念孫案陽字涉上文海陽而衍。水經雖云濡水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

然可言入海。不可言入海陽也。且善長駁之云。濡水東南至桑縣碣石山。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蓋經誤證耳。據此則涑水入海之處。在桑縣而不在海陽也。漢海陽故城在今濰州西南。桑縣故城在今昌黎縣南。

四年

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念孫案。四年。水經遼水注作三年。是也。武帝紀。朝鮮傳。竝作三年。史記朝鮮傳。漢紀並同。樂浪郡下。亦云元封三年開。

水

鬱林郡定周。水首受無斂入潭。念孫案。水上脫周字。水經曰。存水出樾為郤鄆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為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注云。存水東逕牂柯郡之毋斂縣北。而東南與毋斂水合。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為周水。案此所敘周水來源。與班志不同。而周水之在定周則同。其言合毋斂入潭。亦與志同。則志文水上當有周字明矣。又溫水注曰。潭水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皆其證。

入高要

合浦郡臨允。牟水北入高要。入鬱。念孫案。入高要。當為至高要。水經溫水注曰。牟水出交州合浦郡臨允縣。北流逕高要縣。入於鬱水。高要縣屬蒼梧。即今肇慶府高要縣也。臨允縣在今新興縣南。

十八年

魯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念孫案十八年當爲十六年水經巨洋水注作十八年則善長所見本已誤高五王傳曰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魯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孝文十六年同日俱立諸侯王表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齊悼惠王世家竝同漢紀亦同上文濟南郡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下文膠東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國高密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皆與表傳相符唯魯川不合

三石山

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念孫案三石當爲三戶字之誤也水經濰水注引此正作三戶郊祀志曰宣帝祠三戶山於下密山在今平度州西南七十里

慮

城陽國慮念孫案慮當爲盧字之誤也水經沂水注曰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是其證全氏謝山曰今本漢書慮作慮慮有慮音如昌慮取慮之類念孫案全說非也慮字雖有慮音而古書慮字無通作慮者若盧通作慮則注當云慮音盧今注內無音則本是盧字明矣

脫四字

淮陽國圉念孫案王莽傳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然則圉縣下當有莽曰

益歲四字而今本脫之也。

脫三字

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念孫案此下當有青州藪三字。

屬豫州

魯國屬豫州念孫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魯國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此記前漢郡國則當云屬徐州不當云屬豫州蓋後人所改。

沛 沛渠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念孫案入沛當爲入沛渠今本沛譌作沛又脫渠字沛渠者沛水分出之渠東入於泗水一名荷水卽前山陽郡湖陵下所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荷水在南者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東過方與縣北爲荷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湖陸卽湖陵章帝更名又曰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注云荷水卽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卽此所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渠者也水經泗水注云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又下文蕃下云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沛渠亦當爲沛渠水經注引此正作沛渠今本水經注脫渠字此言入沛渠則知上文泗水至方與入沛下當有渠字矣。

荊州 十一年 四年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漢書攷異曰。州字衍。高帝六年封劉賈爲荊王。兼有廣陵之地。故云屬荊。其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荊州也。念孫案錢說是也。十一年當爲十二年。文選蕪城賦注。引此已誤。諸侯王表曰。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吳王濞以故代王子沛侯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曰。高祖十二年更荊爲吳。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故曰高帝十二年更屬吳也。景帝四年當爲三年。諸侯王表曰。江都易王非。以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爲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年者。景帝之三年也。史表誤在四年。梁氏疑北史記志已辯之。史記孝景紀曰。三年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漢紀同。故曰景帝三年更名江都也。

山川林澤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壅。念孫案山川林澤。當依漢紀作山林川澤。見周官大司徒。

其剛柔緩急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念孫案其本作有。言五常之性不同。故民函五常之性。亦有剛柔緩急。及音聲之不同也。今本有作其。字之誤耳。管子小匡篇。則有制令。史記律書。非有。聖心以乘。聰明。今本有字。並誤作其。周南關雎正義。小雅谷風正義。采菽正義。左傳文六年。昭二十一年正義。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有。

秦幽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念孫案秦幽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上文兼秦幽兩國而衍

洋洋

邶詩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段氏詩經小學引盧氏紹弓說曰玉篇水部萍亡爾切亦瀾字集韻瀾或作洋然則洋洋乃洋洋之譌卽新臺之河水瀾瀾也廣雅釋邱有洋字今亦譌爲洋念孫案廣雅釋邱淡厓也宋本淡譌作洋集韻遂誤收入洋字音迷浮切引廣雅洋厓也今本廣雅又譌洋爲洋盧以洋爲洋之譌非也河水洋洋之洋不得訓爲厓念孫案盧說是也洋字本作洋以苹姓之芋爲聲俗書芋姓字作芋與篆文羊字無異故洋譌爲洋也下文引衛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洋洋之譌明矣

巫鬼

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念孫案巫鬼上原有好字此言大姬好祭而用巫故其民化之而皆好巫鬼也脫去好字則文義不明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引此志正作其俗好巫鬼又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正義兩引此皆云好巫則有好字明矣匡衡傳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一都之會

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念孫案都會之閒不當有之字。篇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無。

昴畢

趙地昴畢之分。引之曰昴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星經曰胃昴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費直周易分野曰自婁十度至畢八度。胃昴在其中趙之分野。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趙之分野。高注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天文篇竝曰胃昴畢趙之分野。皆其證。漢紀高后紀云胃昴畢趙也。廣雅同。即本漢書尤其明證矣。史記正義論例引此已脫胃字。

冰紈

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紈素也。念孫案冰紈謂素色鮮潔如冰也。師古分冰紈為二物亦非。

溝洫志

醴二渠

迺醴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醴分也。師古曰醴音山支反。念孫案醴本作灑。注內醴字也此後人不識古字而

以意改之也。河渠書作厮索隱曰。厮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章昭云。疏決爲灑。據此則漢書本作灑明矣。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揚雄傳。灑沈蓄於豁瀆。師古竝云。灑分也。所宜反。則此注亦作灑明矣。墨子兼愛篇。灑爲九澮。字亦作灑。文選南都賦。開竇灑流。李善曰。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所引卽孟康注。

溉注

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念孫案上溉字涉下溉字而衍。下言溉烏鹵之地。則此句不得先言溉。據注云。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溉字明矣。上文云。竝北山東注洛。欲以溉田。亦是先言注而後言溉也。史記及水經澧水注。通典食貨二。皆無上溉字。

慮殫爲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莫不王。慮有德色。慮非願行也。慮不動於耳目。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師古曰。慮猶恐也。念孫案師古訓慮爲恐。謂恐殫爲河。非也。下句云。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則是已殫爲河矣。今案慮猶大氏也。言河水所漫之地。浩浩洋洋。大氏盡爲河矣。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亡與無同。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下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亦言大氏莫

不王也。師古曰：慮，計也。計，亦謂大計也。今本慮莫譌作莫。又曰：借父榘鉏，慮有德色。言大氏有德色也。又慮，賈子五美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今據改。又曰：借父榘鉏，慮有德色。言大氏有德色也。又曰：遂利不耳，慮非願行也。言大氏非願行也。師古曰：念慮之中，非願行之善惡，失之。又曰：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言大氏不動於耳目也。是慮為大氏之稱也。或謂之無慮，疊韻字也。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以無慮為無小計。慮非是，辯見經義述聞。或作亡慮。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無慮，大計也。慮與閭古同聲而通用。宣十一年左傳注：無慮計功。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河內郡隆慮，東海郡昌慮，臨淮郡取慮，遼西郡且慮，遼東郡無慮，並音閭。故河渠書作閭殫為河，猶遼東之無慮縣，因醫無閭山以為名也。裴駘謂州閭盡為河，尤失之。

弗鬱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溢，則衆魚弗鬱而滋長。近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汪本非作是，涉上注章說是也。而誤。據景祐本改別本，或刪此四字。尤非。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涌溢，濊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甚困也。柏讀與迫同。念孫案顏說亦非也。河水本濁，不待汎濫而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樂也。余謂弗鬱讀為沸渭。河渠書作沸鬱。沸渭猶汾沔，魚衆多之貌也。揚雄長揚賦：汾沔沸渭，李善曰：汾沔沸渭，衆盛貌也。河溢鉅野，則其地皆魚矣。故曰魚弗鬱。下文蛟龍騁兮放遠游，意亦與此同。迫冬日者，言時已近冬，而水猶汎濫也。迫冬日，指水災言之。非指魚言之。武紀元鼎二年詔曰：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與此迫冬日同意。

鬲

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案鬲下有津字。而今本脫之。鬲津爲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九河以徒駭爲極北。鬲津爲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之文。則有津字明矣。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並作自鬲津以北。

住十餘歲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念孫案上旣言居。則下不得更言住。住當爲往。言故大隄在河西。而民居在隄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自衛也。下文云。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是其證。隸書從彳從亼之字多相亂。故往譌作住。

藝文志

與不得已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念孫案旣言咸非其本義。則無庸更

言皆不得其真。余謂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詞。不得已者，必欲求其本義也。言三家說詩，皆非其本義。如必求其本義，則魯最爲近之也。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語意與此相似。

后倉

曲臺后倉九篇。念孫案后倉下脫記字。則文義不明。據如注云：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則有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五。引此。並作曲臺后倉記。

法式

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念孫案式本作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或作戒。與式相似而誤。言行之是者，可以爲法。非者可以爲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劉向傳云：言得失。陳法戒是也。若作法式，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三。引作式。則宋時本已然。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作戠。戠亦戒之誤。陳馮謨不知戠爲戒之誤。遂依俗本漢書改爲式。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

魯論語

傳魯論語者。念孫案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璧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

藝文部二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增語字。

芋子

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師古曰芋音弭。史記孟子荀卿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正義曰藝文志芋子十八篇顏師古云音弭。案芋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念孫案正義說是也。芋有吁音故別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字。小雅斯于篇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釋文芋香于反或作吁。作芋者字之誤耳。

武帝時說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念孫案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後鄒衍之前或作接子。史記田完世家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正義曰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孟子荀卿傳正義同。是捷子乃六國時人。不言六國時者蒙上條而省。非武帝時人。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

君人

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念孫案君人當為人君。穀梁傳序疏爾雅序疏引此皆不誤。

非禮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禮下有樂字是也。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三篇故曰見儉之

利。因以非禮樂。穀梁序疏。引此已脫樂字。

作賦以風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風。謹曰。諷。念孫案。風下原有諭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麗闕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風諭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並作作賦以風諭。

門人

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念孫案。門下人字。涉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無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無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皆無人字。

傳周

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念孫案。傳當為傳。耿昌傳周。皆上姓下名。

太歲謀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引之曰。謀當為謀。應劭注揚雄傳曰。謀。譜也。上文有漢元殷周曆謀。今本為十七卷。下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謀字作謀。因譌而為謀矣。傳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

篇譏出譌
作謀士。

奇胘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如淳曰：胘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胘，軍中約也。念孫案：說文奇核，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刑德奇賚之數。即此所云奇胘刑德。又曰：明於奇賚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禳祥。高注云：奇賚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然則奇咳者非常也。咳，正字也。胘咳賚皆借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咳術，猶兵法之有五音奇咳。皆言其術之非常也。師古徒以奇胘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胘爲軍中約。不知軍中約之字，自作該。說文：該，軍中約也。字從音。非奇胘之義。且奇胘二字同訓爲非常，若以胘爲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

所施

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念孫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輿下句一例。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此有之字。

癘癘

金創癘癘方三十卷。念孫案：師古注癘音在前，癘音在後，則癘癘當爲癘癘。說文：癘，小兒癘癘病也。諸書皆言癘癘，無言癘癘者。

漢書第八

陳勝項籍列傳

次所

又閒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念孫案。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篝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若非戍卒所止處。則篝火狐鳴何爲乎。

兩勝廣

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念孫案。此文本作。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上文魚腹中書。及篝火狐鳴之語。皆曰陳勝王。故卒中往往指目陳勝。而吳廣不與焉。吳廣素得士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其衆。而陳勝不與焉。史記陳涉世家。作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念孫案：張耳、陳餘傳曰：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已同。則劉說不誤。

蠶起

楚蠶起之將。師古曰：蠶起如蠶之起，言其衆也。念孫案：蠶起本作蠶午，說見史記。

諸軍

願爲諸軍決戰。念孫案：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文亦作諸君。

脫二字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並脫楚齊二字。

仰關

仰關而攻秦。念孫案：仰本作卬。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卬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舉。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卬字作卬，非也。以上師古注。今本則正文注文。

印字皆改爲仰。又刪去印讀曰仰四字矣。印叩字相似。故印誤爲叩。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爲叩乎。

阡陌

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也。念孫案。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仟伯。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秦始皇本紀作什伯。羣書治要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注皆本引同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人百人之長也。今本什伯誤作仟伯。十人誤作千人。百之衆則不得言千明矣。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僂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間。當以作阡陌者爲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爲屯長時事。非爲耕夫時事。上文先言眎隸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衆。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間。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棘矜

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鑊。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謂矛鏃之把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念孫案。方言曰。矜。

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略篇曰：陳勝伐樵棗而爲矜。義與此同。伐棘爲矜，卽上文所云斬木爲兵也。後徐樂傳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曰：陳勝吳廣起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衆，饑饉棘矜。義並與此同。師古以棘爲戟，非也。下文鈎戟長鍛，乃始言戟耳。

張耳陳餘傳

庸奴其夫亡邸父客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削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念孫案王說非也。史記本作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無嫁字，辯見史記。

乃

乃求得趙歇。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案說文仍從乃聲，仍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字古通作乃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爲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卻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方朔傳：適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水經渭水注引：適作仍。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爲非而改之。

尙魯元公主

尙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尙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尙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案尙之爲配，古無此訓，辯見周

易諸言尙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尙公主與尙書尙食同意訓尙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尙奉也不敢言取崔浩曰奉事公主小顏云尙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曰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尙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尙爲配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尙猶配也義與尙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尙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念孫案此尙字卽當字也與尙公主之尙不同古字當與尙通史記魏其武安傳非大王立當誰立哉漢書當作尙故一本作當廣雅配當也當可訓爲配尙則不可訓爲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陽爲

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也今流俗書本爲字作僞非也陽卽僞耳不當重言之念孫案爲字古通作僞古書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陽僞卽陽爲史記作爲本字也漢書作僞借字也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爲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爲而反以古本爲俗本

韓彭英盧吳傳

尊食

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曰方言蓐厚也厚食猶言多食說見經義述聞秣馬蓐食下

又

淮陰少年又悔信念孫案此又字非承上之詞又讀為有言少年中有悔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為有說見史記正作少年有悔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

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 唯天子亦以為國器 唯上亦難焉 唯其人之贍知哉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師古斷唯字為句注云唯應辭念孫案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為雖言非獨大王以為弗如雖信亦以為弗如也雖字古多借作唯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曰雖或為唯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曰唯讀為雖秦策曰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史記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唯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唯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雖亦得謂司馬相如傳曰相如用唯大臣亦以為然唯並與唯同又借作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惟與唯同史記淮陰侯傳作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斷惟字為句而讀為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曰士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為國器今本亦字誤在上句士字下據顏注云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則亦字在下句明矣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長孺傳亦字亦

禮上句則後人依唯讀爲雖。言不獨士稱慕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誤本漢書改之耳。一人亦以爲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訓唯爲獨。失其指矣。又金安上傳曰。敝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爲雖。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難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揚雄傳曰。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亦讀爲雖。文選解嘲正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爲也。又失之矣。

令齊趙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

必不爲二子所禽矣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念孫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句。必爲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爲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爲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爲必。不。以爲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爲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爲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兵十三作不然。必爲所禽矣。通鑑漢紀二作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師古以前行屬上句。云。行音戶郎反。劉奉世曰。前行當

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念孫案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上句。

幾是乎

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薛瓚曰幾近也念孫案幾讀爲豈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曰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其明證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也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幾豈也荀子榮辱篇曰是其爲相縣曰幾讀爲豈韓子姦劫弑臣篇曰幾不亦難哉續史記滑稽傳曰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幾並與豈同

夏漢誅梁王彭越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念孫案高紀云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同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爲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見醢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爲夏又誤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

引作復誅彭越是其證。

入漢

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齊曰。史記作從入漢中。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念孫案從入漢。卽從入漢中。非有脫文也。功臣表云。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卽入漢。皆其證。

荆燕吳傳

避不肯與戰

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念孫案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與戰也。吳王濞傳曰。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漢書耿弇傳注曰。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爲避。其失甚矣。史記荆燕世家。正作壁不肯與戰。

閒招

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念孫案後漢書鄧禹傳注曰。閒。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史記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師古曰。閒。謂私求間隙而招之也。則於義轉迂矣。

同情相求

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念孫案惡助爲韻。好留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利死爲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成字隸或作虬。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爲求矣。昭二十年左傳。虛以求。媚晏子外篇求作成。

轉胡衆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轉字師古無音。念孫案轉讀爲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搏。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同。專搏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卽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也。

渡淮

於是吳王迺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念孫案淮當爲江。丹徒卽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尙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亡走江南。係丹徒。

漢兵還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念孫案此時漢兵尙未還。不得言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

及未有詔虎符

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說見史記。

圖之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念孫案下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

豈不危哉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劉攽曰。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念孫案事發相重。晉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詭文奇異之文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蘄以詭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曰。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奇物譎詭。倣儻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曰。琦瑋譎詭。譎詭與琦瑋同義。故史記作偉。

偉與琦通。

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京賦曰：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讀危爲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爲事發覺，相重爲相累，誤。貢父又疑危字爲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爲詭之借字，遂致紛紛之說。

楚元王傳

路少

德字路少。脩黃老術。念孫案：路少本作路叔。隸書叔字或作紂。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秦山都尉孔宙碑陰。因譌而爲少。宋祁

曰：路字下疑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爲幼少之少，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脩黃老術，下又言

少時數言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部下，白帖

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竝作字路叔。脩黃老術。今本文選注：脩上有少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

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皆無少字。

肺附

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念孫案：一說近之。然旣言附，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曰：

朴木皮也。柿削木扎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漢書方術傳云：風吹削肺是也。今本肺誤作嘯。顏氏家訓已辯之。小雅角

弓箋曰：附木桴也。正義曰：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朴聲竝相近。肺附語之轉耳。言已為帝室微末之親

如木皮之託於木也。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曰：蚡以肺附為相。中山靖王傳曰：得蒙肺

附。衛青傳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宣元六王傳曰：博幸得肺附。師丹傳曰：肺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

曰：伏自惟念得託肺附。史記惠景間侯者表序曰：諸侯子弟若肺附。今本附作臍。因肺字而誤。凡肺附字

者臍後漢書盧芳傳曰：以肺附之故。太元親次八曰：肺附乾餼。其餘已良。義竝同也。若以肺為肺肝之肺，則

義不可通。

通所聞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念孫案：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彼注曰：通謂陳道之也。

不可勝原 功無原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念孫案：師古以原為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曰：量，諛度也。諛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曰：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又王莽傳曰：功亡原者。

賞不限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高注齊策曰。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曰。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忤恨 恨其父 常連恨勝 爭恨 相恨 恨上

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念孫案。恨讀爲很。忤逆也。很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齧也。齧亦違也。整通作戾。鄭注大齊策。秦使魏毋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卽違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爲很。很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龔勝傳。夏侯常連恨勝。恨亦讀爲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上文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志謂勝曰。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下文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讀爲很。疾言辯訟。是也。曲禮。很毋求勝。鄭注曰。很。閱也。謂爭訟也。小雅常棣篇。兄弟閱于牆。毛傳曰。閱。很也。爾雅。閱。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戾也。李巡云。相怨恨。失之。辯見經義述聞。作恨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爲很。謂相爭鬪也。孟子言好勇鬪很。是很與爭鬪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亦借字耳。又匈奴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恨。恨亦

讀爲很。謂相爭鬪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恨亦讀爲很。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子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竝與很同。而六傳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而死也。則是皆讀爲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爲很之借字矣。

根墜地中 首墜泥中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宋祁曰。垂作垂。一作函。通鑑漢紀二十二作函。司馬康曰。函。測洽切。胡三省曰。字書測洽之垂。從千從臼。與今函字不同。漢書作根垂地中。意函卽垂字也。念孫案。漢書作墜。乃函字之誤。淮南要略。禹身執壘。函以爲民先。今本函誤作墜。函卽垂之俗體。司馬音及宋校皆

是也。梓柱得地氣而復生。故其根垂入地中。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言垂。則作垂者是也。廣韻。垂俗作

函。周官典瑞注。插之於紳帶之間。釋文。插作函。初洽反。胡以函爲墜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插。垂古字通。則漢書作垂明

矣。又儒林傳。先歐旄頭。劍挺墜。首墜泥中。宋祁曰。墜字當是垂字。亦是也。泥中可言垂。不可言墜。太平

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作垂。又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引此竝作插。

積思

專積思於經術。念孫案積思當爲精思。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文部一。太平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經術。北堂書鈔藝文部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字皆作精。董仲舒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兒寬傳。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劉奉世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念孫案史記夏本紀云。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云云。論衡問孔篇云。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譴告篇云。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皆今文尙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尙書以駁子政。固無譏焉。

高五王傳

既欺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念孫案既欺本作既見欺。謂見欺於齊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

文不成義。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見字。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同。

後聞 後擊 後見熊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念孫案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爲復。言纒布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西南夷傳云。王侯受詔已復相攻。又周勃傳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後擊亦當依史記作復擊。又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宋祁曰。浙本後作復。案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而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譌作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羸

或白晝使羸伏。念孫案景祐本羸作羸。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羸。袒也。從衣羸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羸。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羸。少見羸。而經傳中羸字。皆譌爲羸矣。

蕭何曹參傳

魏將孫遨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宋祁曰浙本遨字下有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水經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同。

少朕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史記索隱曰案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羣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作少譌作小。

載其清靖

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念孫案載行也。見堯典鄭注。昭十年左傳注。周語注。淮南傲真篇注。謂行其清靖之治也。師古訓載爲乘。失之。

張陳王周傳

汜上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今本汜作坻。乃張鑑所改。劉宋祁已辯之。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

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念孫案水經沂水注曰沂水於下邳縣北面流分爲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坻。昔張子房遇黃石公子坻上。卽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汜爲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非之。誤矣。

直墮其履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汜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曰正也念孫案直猶特也說見史記

斂衽

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念孫案衽謂袂也廣雅曰袂衽袖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云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是衽卽袂也管子弟子職篇曰攝衽盥漱又曰振衽埽席趙策曰攝衽抱几列女傳母儀傳曰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皆謂袂也

鹿臺之財

散鹿臺之財念孫案財當依史記作錢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辯見史記周本紀

天下不復輸積

息牛桃林之櫜天下不復輸積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有故怨

雍齒與我有故怨念孫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本作雍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爲贅語矣有故卽有怨呂氏春秋精諭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

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請無故卽無怨也史記作雍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並作雍齒與我有故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大子位必矣景祐本上字下有曰字劉放曰曰字後人妄加念孫案劉說非也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外戚傳曰大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故下文曰明其代大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爲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大子爲不肖也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

避逃我

吾求公避逃我念孫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並作吾求公公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

所與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宋祁曰浙本所與下有上字念孫案浙本是也無上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上字

絳灌等或讒平 議者或言 竹柏或枯

絳灌等或讒平。史記或作咸。念孫案既言絳灌等，則讒平者非止一人。作咸者是也。又匈奴傳單于遣右
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漢紀孝成紀
或作咸。案下文云：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不如勿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唯永欽以爲不可也。
亦以作咸者爲是。又王莽傳：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深者一丈，竹柏或枯，或亦當從漢紀孝平紀作咸，皆
字之誤也。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王莽傳正作咸。

爲匈奴圍

至平城爲匈奴圍。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
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女弟

樊噲帝之故人。又呂后女弟呂須夫。念孫案：弟上本無女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
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云：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五行志云：趙皇后弟昭儀。高五王傳云：紀大
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弟上皆無女字。

固請之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宋祁曰：之字可刪。念孫案：宋說是也。此時平尙未得宿衛中，但請之耳。下文大后以

爲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則是平已得宿衛。而下文爲贅語矣。之字涉下文兩之字而衍。史記無。

啜血而盟

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宋祁曰。浙本無而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啜而盟。而卽血之誤。此作啜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寫者誤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噍血盟。無而字。

各有主者

平曰。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已。不須言各。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

續封之

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宋祁曰。浙本無之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封下不當有之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此無之字。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擁輕車騎

別擊西丞白水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念孫案擁當依景祐本作雍。擊雍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為雍王之雍。下雍是雍縣也。二雍字並於用反。史記正作雍輕車騎。正義音於拱反。則鄼商傳亦云。破雍將軍烏氏後人改雍為擁。則義不可通。

攻其前垣

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史記作攻其前拒。集解云。徐廣曰。拒一作和。駟謂拒方陳也。念孫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垣字之譌也。垣與桓聲相同。拒與桓字相近。莊子應。桓讀為和。和與桓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帝王篇。鮑桓之審為淵。崔譔本。桓作拒。桓讀為和。和與桓聲相近。桓之讀為和。猶和之讀為桓。水經和。桓水注。引禹貢。和夷底績。鄭注曰。和讀曰桓。逸周書。時訓篇。將帥不和。與音權。為韻。亦讀為桓。和謂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衆。交和而舍。魏武帝注曰。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曰。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曰。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禮。仲冬講武。除地為場。四出為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和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棺前蔽。

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爨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

軍門兩出謂之和。周官所謂左右和。猶木雙植謂之桓也。周官大宗伯公執桓圭。鄭注曰：雙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

之桓也。檀弓：三家視桓楹。鄭注曰：四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為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為和也。漢書

傳：廢寺門桓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然則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

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李奇顏籀以垣為牆垣，裴駟以拒為方陳，皆失之。訓拒為方陳，則與且桓與和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若作拒，則聲與和遠而不可通矣。

將軍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念孫案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十人，皆無軍字。

鄆侯

景帝復封緹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屬沛國。水經淮水注曰：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為侯國。音多。沈氏釋旃曰：漢書周緹傳封緹子應為鄆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鄆也。史記周緹傳亦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為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鄙注則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見趙氏水經注釋。念孫案沛郡鄆縣之鄆，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

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縉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爲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鯛陽下孟康曰鯛音紂紅反。辯見地理志此傳鄂侯下蘇林曰鄂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鄂縣之鄂蘇林周縉傳注孟康地理志注酈道元淮水注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百官公卿表注。司馬貞高祖侯表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縉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鄂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脫去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鄂侯之鄂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卽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酈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鄂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轉入哿箇二韻者。說文驪從馬單聲。而魯頌駟篇有驪有駱之驪。音徒河反。說文釋富釋繻兒。從奢單聲。丁可切。鼃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鼃鼃已與犧熊爲韻。儀古讀若河。鼃古讀若波。說見唐韻正。又爾雅瘴勞也。瘴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並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說文引作彥彥駱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

之字而轉入歌哿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哿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鄆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答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

摧呂祿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史記酈商傳集解引此同。漢紀引摧呂祿作權賣呂祿。念孫案權賣呂祿正承上賣友言之。於義爲長。蓋仲豫所見漢書本如是。權與摧字形相似而誤。又脫去賣字耳。

漢書第九

張周趙任申屠傳

自卒史

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爲自。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自以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

期期

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攽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案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注但云綦極也。劉云楚人謂極爲綦。未知所據。念孫案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爲綦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胡三省訓綦爲近。尤非。

請閒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閒。景祐本閒作問。宋祁曰。問疑作間。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

尤好書

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念孫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爲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尤邃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曆。師古亦無音。

見龍

其見寵如是。宋祁曰：越本無見字。念孫案：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酈陸朱婁叔孫傳

然吏

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念孫案：吏縣中賢豪，殊爲不詞。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與監門連讀，謂食其爲監門小吏，而賢豪皆莫敢役使也。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輟洗起衣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師古曰：起衣，著衣也。念孫案：古無謂著衣爲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衣。句攝衣，句延食其上坐。鄭注：士冠禮曰：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子憮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爲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人事部一百十五無攝字，乃後人以顏本漢書刪之，與前所引不合。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負處

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念孫案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加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何遽不若漢

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念孫案師古以遽爲迫促非也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距鉅巨又作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史記甘茂傳作何遽叱乎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釋文曰詎徐本音詎古字淮南齊俗篇曰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索隱曰渠音詎古字借耳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豈遽或言庸遽或言寧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爲語詞而非急遽之遽明矣

馬上治

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念孫案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

四引此並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

淮南衡山濟北傳

刑

命從者刑之。日知錄曰。刑之。史記作剕之。當從剕。音相近而譌。下文天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剕也。念孫案說文。刑。剕也。廣雅同。案說文。刑。罰。舉也。從刀。井。井亦聲。剕。剕也。從刀。井。井亦聲。剕。剕也。是刑與剕同義。不必改刑爲剕。

輦車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念孫案輦車爲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乘車四馬車也。輦車當依史記作輦車。說文。輦。大車駕馬也。周官鄉師與其輦輦。鄭注曰。輦。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少見輦。故輦譌爲輦。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輦。輦者。今本輦譌爲輦。

令復之

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即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即字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即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餘見釋詞。

不相容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不相容，皆本作不能相容。此歌上四句皆三字，下二句皆四字，且不能與尚可對文，則能字斷不可少。今本正文注文皆無能字者，正文脫能字，而後人并刪注文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無能字，則所見本已誤。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及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此皆有能字。史記同。高誘鴻烈解敘亦同。又史記集解引瓚注亦有能字。

離騷傳

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念孫案傳當爲傳。傳與賦古字通。舉陶謨善文紀數作傳。傳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哀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傳。使爲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見上文。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並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且受詔而食時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且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爲離騷賦。自且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愈欲休

王亦愈欲休。念孫案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二語正相反。史記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秦傳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

鍛矢 鏃矢

作輶車鍛矢。鍛俗漢書考證曰。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念孫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鏃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爲鏃。字形相近而誤也。說見淮南兵略篇爾雅說矢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士喪禮記作鏃矢。

漸靡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又枚乘傳。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榦。漸靡使之然也。念孫案漸讀漸漬之。漸靡與靡同。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靡。鄭注。靡。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曰。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頭曰。靡。靡也。靡字古讀若。漸靡即漸靡。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靡民以誼。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摩故與靡通。說見唐韻正。

則前訓為相隨從。後訓為盡。皆失之。

蔽伍江息夫傳

接刃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念孫案接讀為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大徐本譌作刺肉也。據小徐本改。玉篇廣韻並作刺入也。謂以刃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共其接盛。鄭注曰接讀為一扱。再祭之扱。釋文初洽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云事刃於公之腹。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為事。插與事同。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插與接同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判與事同。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為交接之接矣。

墮肝膽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念孫案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為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為毀。

數行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念孫案如以行為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云行道也。

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被服冠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宋祁曰：浙本冠字上有衣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禪衣，卽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衣字。

東崖

如使狂夫驪諱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驪，古叫字。念孫案：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曰：厓，方也。是厓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雅：厓，方也。厓，涯並與崖通。

文三王傳

猥自發舒 猥被以大罪

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念孫案：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注曰：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曰：猥，頓也。頓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曰：山水

猥至言猝至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騶高句驪侯名正有它心。正猶即也說見終軍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

賈誼傳

更奏之

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念孫案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秦奏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色尚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

遙增擊而去之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如淳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增益也。並見文選注師古曰增重也。言重擊其羽而高去。念孫案如以增為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福傳曰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遯。增逝與深遯對文。是增為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仞之上。高注曰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增為益。顏訓為重。皆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覽德輝而後下。若見細

德之險微。則速高擊而去之也。如訓遙爲遠。亦失之。

來萃

異物來萃。孟康曰。萃音萃。萃。聚集也。念孫案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也。萃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言止於坐隅。廣雅。萃。待也。止待。逗也。逗。亦止也。見說文楚辭天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云。萃。止也。史記萃作集。集亦止也。見唐風鴛羽傳。晉語注。非聚集之謂。

怵迫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誑也。迫。迫貧賤。西東。趨利也。師古曰。誘。誑之誑。則音戍。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念孫案。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曰。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也。趨西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怵爲怵。惕明矣。

意變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念孫案。意。讀億。萬年之億。說文。本意。作憲。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卽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化齊同。失之。

好惡積意

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念孫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字本作意，或作億。文選作好惡積億。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經義述聞。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盈與逞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意、億、臆並與意同。

不治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念孫案：當作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則又脫能字矣。賈子宗首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虐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虐。念孫案：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虐，賈子同。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尙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虐。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並與此同。賈子作將不恐後

人據漢書改之也。

迺在

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念孫案在讀爲纔。廣韻。纔。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大僕見馬遺財足。又

作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什二三。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纔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矣。賈子藩彊篇。正

作乃纔二萬五千戶。

制從

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通鑑漢紀六同。念孫案制從當爲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

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並作莫不從制。

病非徒瘡 踈齧

病非徒瘡也。又苦踈齧。念孫案病非徒瘡。當作非徒病瘡。病瘡與苦踈齧對文。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

在非徒上。賈子大都篇亦誤作病非徒瘡。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非徒病瘡。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

齧。此尤其明證矣。下文又云。非豈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瘡。

師古曰。踈。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韜。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攷異曰。案

說文無踈字。小顏讀爲蹠。恐亦臆說。當是躄字之譌。說文。躄。脛肉。一曰曲脛。讀若達。躄。韜。謂足脛反戾。不

便行動。念孫案說文。跣。足下也。作蹠者借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作蹠者別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炎聲。一也。石與炎聲相近。石與庶聲亦相近。故盜跖或作盜蹠。庶與蹠聲亦相近。故小雅楚茨篇。或燔或炙。與爲豆孔庶爲韻。後漢書鄧曄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驅。足腫蹠蹠。是古有蹠蹠之語。卽此傳之蹠蹠。師古讀蹠爲蹠。非臆說也。腳掌反戾。故曰蹠蹠。賈子大都篇亦作蹠蹠。錢以蹠爲蹠字之譌。非也。說文以蹠爲曲脛。廣雅曰。蹠。曲也。是蹠蹠皆有曲義。上旣言蹠。則下不得復言蹠。史記漢書之字。固有不見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鑿矣。

廉愧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念孫案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爲醜。字之誤也。廉醜卽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捐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並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之以辭。高注。醜或作恥。莊子讓王篇。君子之而滅其所恥。史記韓非傳。恥作醜。燕策。雪亮王之恥。新序雜事篇。恥作醜。淮南修務篇。南榮嚙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勤學篇。恥作醜。故知此廉愧爲廉醜之誤。

因恬而不知怪

而大臣持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失與泆同。禮樂志作風俗流溢。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念孫案因當爲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見秦策及呂氏春秋審注。恬而恬然也。古謂然爲而。說見釋詞。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爲急。至於俗流泆。世壞敗。反恬然不以爲怪也。賈子俗激篇。正作固恬弗知怪。

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筦子曰：禮儀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念孫案：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心者，危之之嗣，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羣書治要引此已誤。史記田單傳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漢書杜欽傳曰：小卞之作，可爲寒心。

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念孫案：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本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此涉上文君君臣臣而衍。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衆信爲句。師古曰：衆信謂共爲忠信也。上不疑惑爲句矣。不知此謂衆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對上文衆心疑惑而言。羣衆卽衆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楚辭七諫曰：羣衆成朋。賈子俗激篇：正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

瞽史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念孫案：上旣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襄十四年左傳曰：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周語曰：瞽獻曲，史獻書。師箴。大戴禮記保傅篇：作瞽夜誦詩是也。盧辯注：反

之誤。列女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保傳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視已成事

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念孫案：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左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注：言若愛司馬，則當亡。走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杜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或訓如為說見釋詞。言不習為吏，則當視已事以為法也。說苑尊賢篇亦云：案往世而視已事。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所引亦誤。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

智誼之指

開於道術。句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念孫案：智誼之指，本作智誼理之指。智讀曰知。古字多以智為知。與開字相對為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為智慧之智，則智誼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而不知智誼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並作知義理之指。舊本賈子皆如是。近時盧氏紹弓刻本，又刪理字。

司寇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念孫案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曰。咸爲南陽太守。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爲地曰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也。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爲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明證矣。

而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念孫案死而死耳。猶言死則死耳也。又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衽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然而猶然則也。故文選作然則古者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

縣屬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爲縣而屬。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念孫案。劉音是也。淮南主術篇注曰。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修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捷之江

梁起於新鄆。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念孫案。捷當爲捷。字之誤也。隸書捷字。或作捷。與捷字相似。因誤而爲捷。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敍收功。獻捷。捷字作捷。是其證也。士冠禮。建柶。今本譌作捷。柶。史記衛世家。嗣伯卒。子亶伯立。捷之言接也。如淳前說是解捷字。故訓爲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爲接。後說是也。諸書無訓捷爲接者。而捷與接同。爾雅。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蕃于邾婁。左氏穀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是捷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鄆。以北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陽之地。南屬於江也。如淳前說。訓捷爲立。非也。淮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爲不詞矣。

頤指

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念孫案人之動頤。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爲顧。顧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頤草書相似。因譌而爲頤。左思吳都賦。搴旗若顧指。劉逵注。引此傳曰。顧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文顧本亦作頤。此亦草書之誤。貢禹傳曰。家富執足。目指氣使。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燕策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顧指並相近。

言問其臣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引之曰。師古以言爲發言。非也。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此古人謂問爲言之證。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曰。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濃度者。大祝言甸人。注曰。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此言

問二字連用之證

財幸 裁察 財擇 財哀 財留神 財覽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念孫案：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留計也。諸葛豐傳曰：唯陛下裁幸。佞幸傳曰：唯陛下哀憐財幸。義並同也。鼂鎔傳曰：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鼂鎔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曰：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曰：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李尋傳曰：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留神。猶賈誼言願陛下少留計也。師古以財爲裁量非是。師丹傳曰：唯陛下財覽衆心。言唯陛下少覽衆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作纔。李陵傳注曰：財僅也。廣雅曰：董少也。董與僅同。

爰盎鼂鎔傳

本兵柄

是時絳侯爲大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曰：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

遇霜露

如有遇霜露行道死。陛下有殺弟名。奈何。念孫案霜當爲霧。霧字說文本作霧。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爲霜。考史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語意卽本此。

不可用

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念孫案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

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迺以刀決帳。句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念孫案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說見史記。

金鼓之音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指非。念孫案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正釋指字之

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典邊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

材官騶發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敢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蘇音失之矣。引之曰。訓騶爲矢。則與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爲驟是也。騶發。謂疾發也。字或作趨。韓子八說篇。狸首射侯。不當強努趨發。趨發。騶發。並與驟發同。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驟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詔護。正論篇。趨作騶。史記禮書作驟。是騶趨並與驟通也。漢紀孝文紀。正作材官驟發。

積死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積字。師古無注。念孫案。積。讀爲漬。漬死。病死也。執。謂地執也。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死也。周官蜡氏注。引曲禮。四足死者曰殯。今本殯作漬。注云。漬。謂相澣汗而死也。引莊二十年公羊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漬作瘠。何注云。瘠。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澣於遂。傳曰。澣者何。澣。積也。澣。積。即漸漬。注云。澣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澣。積衆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殯。積。瘠。並字異而義同。

相募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念孫案募當爲慕。民慕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募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慕。

實廣虛 橫術何廣廣兮

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念孫案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爲寬。廣虛爲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又武五子傳。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薛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案蘇說是也。曠曠者。虛無人之貌。故下句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廣爲廣大之廣。則與下句意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曰。廣廣乎其無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

不孽

通關去塞。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念孫案。廣雅。灑。疑也。灑。今作孽。灑與孽同聲。故字亦相通。不疑諸侯。卽承上句言之。如說是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孽諸侯。亦謂疑諸侯也。

張馮汲鄭傳

外臨廁

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念孫案外臨廁當依史記作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
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廁與側通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毛傳側亦厓也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外尉魯峻碑形與北相似故北誤為外史記魯仲連傳土無反北之心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字並誤作外

中渭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念孫案劉說襲史記索隱而誤辯見史記

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

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念孫案如劉說則下句當刪去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為差若以等為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順為差也豈其然乎齊曰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念孫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

王恬咸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史記恬咸作恬開。徐廣曰。漢書作啟。啟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念孫案。史記以避諱作開。則漢書作啟明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並作啟。此作咸者。俗書啟字。或作啓。因譌而爲咸。宋祁反以作咸者爲是。謬矣。

欲見

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念孫案。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卽承此句言之。則此句內原有謝字明矣。

爲將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曰。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大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顏聚

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史記索隱亦曰。聚。漢書作最。又廉頗藺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

案作最者皆取之譌也。說文取才句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隱元年公羊傳會猶取也。何注：取聚也。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為取。史記：廣曰：聚一作取。今諸書取字皆譌作最。此作聚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

河內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並作河南。唯上文河內失火作河內。念孫案：史記是也。蓋河內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旱。因發倉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漢書後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

門下

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宋祁曰：門下者。邵本無下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下字。蓋涉上文戒門下而衍。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人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賈鄒枚路傳

比諫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李奇釋公卿比諫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爲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警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傳贊曰正諫似直敘傳曰正諫舉郵韓詩外傳曰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曰諫有五漢紀作比諫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氏春秋達鬱篇曰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一曰正諫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曰公卿正諫博士誦詩警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警夜誦詩工誦正諫疑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字也

道諛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念孫案道諛卽詔諛之轉聲說見史記越世家

訟

又訟淮南王無大罪舊本訟作誦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各本皆依宋說改爲訟念孫案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

縣衡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縣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固，非爲平法也。下文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虔是也。念孫案：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爲從橫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橫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

蹈雍之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雍音於龍反。念孫案：雍讀爲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井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是甕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篇作蹈流之河，後人改之也。彼言抱甕，此言蹈甕，義相近也。蹈甕之河，負石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爲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爲初蹈雍遂入河，皆失之遠矣。

情素

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念孫案。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爲向。故以素爲心所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卽此所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蔡澤傳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慤。集韻曰。慤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則素非心所向之謂。

荆軻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案浙本郭本去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鍇亦滅荆字。念孫案。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叮叮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則言叮叮也。仲任不信叮叮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有荆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爲文。則正文內當有荆字。若無荆字。則應注當云。軻。荆軻也。今直云。荆軻爲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原有荆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荆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荆字。卽惑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荆字。

開忠

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案：李說是。

法而不譎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卽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卽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於義稍迂。

勁不足以扞寇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念孫案：勁當爲執，字之誤也。俗書執字作執，勁字作勁，二形相似。權輕則不足以守國，執弱則不足以扞寇。執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爲執之譌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

所以爲大王惑

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爲王三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

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

不知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念孫案知當爲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文同一例。不如就陰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文同一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此同。曰否。莊子上言不知。故下文愚甚。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此文上言不知。故下文景滅迹絕。言與其愈走而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則景自滅。迹自絕也。若作不知則又與下文不合矣。下文云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文選正作不如。若改作不知其可乎。

南距羌笮之塞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劉敞曰。邛笮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笮之塞。非念孫案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漢書同。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之。而關蜀故徼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笮并驪。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南距羌笮。正與二傳合。貢父特未之考耳。

方輸錯出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張晏曰。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師古曰。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念孫案。方猶並也。言郡國之貢賦。並輸雜出。運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汜論篇曰。方並也。微子曰。小民方與。相爲敵讎。史記宋世家。方作並。荀子正論篇曰。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並作方。是方與並同義。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謂並告無辜也。說見經義述聞。鄉射禮曰。不方足。謂不並足也。爾雅曰。大夫方舟。課並兩舟也。

所以爲大王樂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而衍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讒惡

與冗從爭。見讒惡。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念孫案。師古以惡爲短惡之事。非也。惡與誣同。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又烏路切。俗作字。通作惡。見讒惡。卽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上得之

皋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宋祁曰。得之。越本無之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得者。卽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並作上得。無之字。

變化之後 異舊之恩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雋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曰。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本雋誤爲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義矣。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始受命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念孫案。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衍。上文云。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

周內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念孫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矣。今案內讀爲納。納者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而言。謂密補其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也。鍛練而周內之。謂鍛練其文而周納其隙。廣雅曰：絜。納也。又曰：衲。補也。論衡程材篇曰：納縷之工。不能織錦。納衲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爲納頭矣。

漢書第十

竇田灌韓傳

矯先帝詔害

酒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義門讀書記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念孫案：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史記如同。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史記終軍傳：張湯劾徐偃矯制大害。法至死。皆其證。何以害爲衍文。蓋未考漢律也。

小苛禮

今大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念孫案：小苛禮。史記作小節苛禮是也。此脫節字。則文義不完。

自上古弗屬

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史記作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念孫案如晉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為人。而顏注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為人二字矣。史記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為人。

天下之功 功義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念孫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為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義。公借為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功義。漢紀孝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議與義同。莊子齊物論篇。有倫有義。釋文。義。崔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酷吏傳。義不受刑。漢書並作議。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對。言鄭業緣私恩而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師古曰。非有功而侯。則功義二字。義不相屬矣。

逗橈

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願望也。案橈字之訓未確。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

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慢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念孫案逗當爲
迟說文迟曲行也從辵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隱讀若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莊子人閒世篇吾行
卻曲釋文卻字書作迟卻曲即迟曲也廣雅云橈迟曲也是橈與迟同義恢不擊單于輜重而輒罷兵故
曰迟橈當斬淮南汜論篇云令曰屈橈者要斬是也迟與逗字相似世人多見逗少見迟故迟譌爲逗史記
韓長孺傳同逗止也橈曲也二字各爲一義不得以逗橈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迟故服云迟音企以企迟聲
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不可通矣應云迟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迟字之訓若逗字則
不得訓爲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作逗故誤訓爲逗留師古不知逗爲迟之譌反是蘇如而非服應失
之矣

至它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史記至它作邳他
索隱曰上音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
士也念孫案至與邳通它古他字壺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
他餘所舉亦皆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
明矣小司馬以至於它爲解漢書者不以至它爲人姓名徒以邳讀入聲至讀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

聲與邳同。故字亦相通。幽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堙室望爲韻小雅杖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
書司馬相如傳爰周邳隆文並與恤爲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爲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漢
頌曰邳至也邳隆卽至隆。史漢中人姓名類多借字邳至之通亦是也。

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念孫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名顯者。用亦以也。言竇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並位卿相。乃總承竇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爲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爲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爲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

景十三王傳

頃王子

復立頃王子駿弟邳鄉侯閔爲王。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念孫案兩浙本是也。閔爲駿弟。則爲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下文云。立龔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也。

淮陽

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念孫案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爲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覆我

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念孫案。訓覆爲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

帛布單衣

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阜布。阜布單衣。賤者之服也。阜與帛字相似。因誤爲帛。管子輕重戊篇。立阜字。服牛馬。今本阜誤作帛。衣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斯爲曲說矣。

李廣蘇建傳

將數十騎從

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張晏解將數十騎從云。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念孫案。師古以從爲隨從。非也。既在大軍前。則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

十騎下文云李敢從數十騎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爲放縱是也。而云放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爲縱兵之縱。謂馳擊之也。史記作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蓋得其意矣。下文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曰。漢軍約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并與將數十騎從之。從同義。

不去

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念孫案去當爲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太平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並同。

有恨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念孫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惑失道 不爲利惑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念孫案正文注文皆本作惑。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以字本作惑。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惑。史記同。又卜式傳。不爲利惑。字亦本作惑。宋祁曰。亦作惑。故師古曰。

言不惑於利者作惑則又不煩訓釋矣。

客遇之

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宋祁曰。浙本客作容。念孫案客字義不可通。衛霍傳但云泥野侯趙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左王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大子安邦亡入漢。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遇待也。見管子任寬待之。謂不問其沒軍之罪。

何以女爲見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爲也。念孫案見字當本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爲。猶論語言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耳。若云何以女爲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見女爲兄弟乎。爲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爲也。

絕不飲食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食。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爲之說。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飢。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禹謨依顏本服飾部三。此卷與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食。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

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食。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作絕不與飲食。

網紡繳

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念孫案。結網與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繳。漢紀同。

某澤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念孫案。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為荒字之誤也。隸書荒字或作某。與某相似。荒澤。即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荒澤。草楚幽穢。言天子射雁得書。知武等在某澤中。藝文類聚鳥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孝昭紀。正作荒澤。

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物。音沒。又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本。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此是讚物為勿。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子京說近之。物與物同。說文。物。終也。或作歿。物。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

猶言死亡。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爲物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著節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念孫案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陳禹謨本已改苦爲著。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

衛青霍去病傳

當云何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念孫案注言處斷其罪。則誤以當爲廷尉當之當。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謂處斷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條各云何。皆謂如何也。

三年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宋祁曰。三年。越本作二年。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及史記並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漢紀同。又史記建

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

道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念孫案。使人先要道邊。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辯見史記。道即邊字之誤。而衍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或謂道邊爲路。旁尤不成語。

渾邪裨王將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念孫案。渾邪裨王將。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

涉獲

票騎將軍去病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念孫案。上文曰。涉狐奴。又曰。涉鈞耆。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而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是其證。

失期

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後票騎期。卽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爲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念孫案侯上脫翕字。當依史記補。翕侯又見武功臣表及匈奴傳。史記同。

董仲舒傳

褒然

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張晏曰。褒。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褒如充耳。念孫案褒然者。出衆之貌。故曰褒然爲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褒。毛傳曰。褒。長也。義與褒然爲舉首之褒相近。張晏訓褒爲進。猶爲近之。師古訓爲盛服貌。則與爲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衆。非嘉其盛服也。

桀紂之行

陵夷至虛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宋祁曰。浙本行下有作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大壞。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

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爲本。下文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太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爲大，而仲舒則訓元爲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爲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爲本。又訓爲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根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本，始也。若訓元爲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未以位爲樂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

又盡善也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念孫案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

從省而亦是矣乎。

所謂

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景祐本作非謂積日累久也。通典選舉一。通鑑漢紀九。並同。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字。

予之齒

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漸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理。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予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法較爲整齊。春秋繁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

如之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念孫案。如。猶當也。說見史記李將軍傳。

司馬相如傳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念孫案正文注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插此二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既奏。

大人賦。天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亦後人所加。

隆崇律峭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聳鬱。隆崇律峭。岑巖參差。日月蔽虧。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峭四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曰。詰屈竦起也。聳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屈作隆崇。乃後人不曉。注意而妄改之。竦起是釋聳鬱二字。而隆崇律峭不與焉。且聳字有音。而峭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峭作聳峯。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西都賦。巖峻嶒峭。西京賦。隆風崔峭。皆有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聳鬱。岑巖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峭四字。與越本景祐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鬱峭爲韻。不知此三句。但以差虧爲韻。而首句不入韻也。

軼 輶

軼野馬。輶駟駮。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輶。車軸頭也。師古曰。輶。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念孫案軼讀若迭。隱九年左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曰。軼。突也。僖三十二年。將有西師。過軼我。釋文並云。軼。直結反。成十三年。迭我殺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迭。而訓爲突也。輶。讀爲躐。躐。踢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廣雅曰。躐。踢也。說文。躐。躐也。躐。躐也。舊本譌作衛也。今據躐字注。及牛部躐字注。改。是躐爲踢也。躐。輶二字並音衛。故字亦相通。言突野馬而踢駟駮也。上林賦之輶。白鹿義與此同。楚蛩蛩。麟距虛。軼野馬。輶駟駮。皆

上文所云陵狡獸也。張訓軼爲過。郭訓轉爲軸頭。顏謂軸頭衝而殺之。案軸頭不能殺獸。雖強爲之解。而不可通。皆非是。

揚旌拙

浮文鷁。揚旌拙。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爲旌。建於船上。拙。拖也。史記作揚桂柁。集解引韋昭曰。柁。檝也。文選作揚旌棹。本作柁。李善避太宗諱。故改爲棹。李善注引郭璞曰。棹。船舩。樹旌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柁。韋昭訓柁爲檝是也。桂柁。謂以桂爲檝。猶楚辭言桂櫂兮蘭柁也。浮文鷁。揚桂柁。張翠帷。建羽蓋。皆相對爲文。旌字隸書或作旌。與桂字相似。柁與拙亦相似。故桂柁譌爲旌拙。張揖謂建旌於船上。而訓拙爲拖。郭璞訓柁爲船舩。而謂樹旌於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

勺藥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韋昭曰。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見文選子虛賦。及七發注。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雁鳴鷄。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文選李注善曰。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引之曰。師古說非。諸家之說皆是也。韋云。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者。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曰。𩇛。和也。從甘。𩇛。調。

也。麻音歷。周官遂師注曰：曆者適歷。疏曰：分布希疏所得，名爲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爲勺藥。揚雄蜀都賦曰：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恬之和，勺藥之羹。論衡謹告篇曰：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稽康聲無哀樂論曰：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張協七命曰：味重九沸，和兼勺藥，皆其證矣。服虔注此賦，列或說云：以勺藥調食。見文選注。蕭該亦云：勺藥，香草，可和食。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勺藥根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不知五味之和，總謂之勺藥。故云勺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言具乎？然且歷詆諸家，妄爲音訓，斯爲謬矣。此賦及蜀都賦之勺藥，皆謂五味之和。陸機詩疏引此以證鄭風之勺藥，亦與師古同誤。

赤螭

上林賦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山神也。字則單作离，形若龍子，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念孫案：呂氏春秋舉難篇：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高注曰：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爲龍屬甚明。若山神獸形之离，則非其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則果爲何物乎？

崇山蟲蠹龍從崔巍

於是乎崇山轟轟。龍從崔巍。念孫案轟轟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龍從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轟轟二字。而以崇山轟轟為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龍從崔巍。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龍從崔巍。而皆無轟轟二字。且轟轟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為後人所加無疑。吳都賦之櫛轟森萃。蕪城賦之轟似長雲。李善皆有音釋。而此獨無。則本無轟轟二字。

巖突洞房

夷嶮築堂。壘臺增成。巖突洞房。念孫案。突當從史記作突。字之誤也。突突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潤。莊子徐徒忽反。字則穴下犬。淮南地形篇突生海人。今本突誤作突。文選作窾。李善引郭璞注曰。言於巖窾底為室。潛通臺上也。說文窾窾深窾兒。窾與突同。巖突洞房。皆言其幽深。故下句曰。頰杳眇而無見。甘泉賦曰。雷鬱律於巖窾兮。文選如是。雷鬱律而巖突兮。而字突字皆誤。揚雄傳作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突矣。魯靈光殿賦曰。巖突洞出。逶迤詰屈。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為突之誤。乃曰於巖穴底為室。若窾突然。潛通臺上。襲郭注而小變之。強為突字作解。斯為謬矣。

娛游往來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娛音許其反。今本娛音許其反。娛字作戲。此後人而戲字可讀平聲。故改娛為戲。以奉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游戲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娛字乃娛字之譌。娛非常見之字。故須為之作音。若游戲之戲。則不須作音矣。後人之改甚矣。其謬也。文選李善注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念孫案。娛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娛

訓爲樂。不訓爲戲。以顏李二說考之。則娛爲娛字之譌也。說文。娛。戲也。玉篇。音虛基切。虛基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娛光眇視。王注曰。娛。戲也。漢書禮樂志。神來宴娛。師古曰。娛。戲也。娛音許其反。音訓正。與此同。則娛爲娛之誤明矣。娛卽嬉戲之嬉。故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下文大人賦。吾欲往平南。娛汜濫水。娛史記並作嬉。又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日娛。洪興祖曰。娛一作娛。非是。招魂。縣人以娛。娛一作娛。漢書揚雄傳。羽獵賦。踔天驕。娛澗門。五臣本文選。娛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娛。少見娛。娛字多誤爲娛矣。

下磧歷之坻

陵三巖之危。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音遲。念孫案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也。坻。謂山阪也。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阨。字或作坻。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曰。坂坻嶽辭而成。齶是也。文選西京賦。右有引應劭漢書注曰。天張揖曰。磧歷。不平也。見文選注。案磧歷。齶字。謂山阪不平。磧歷然也。師古以磧水有大坂曰坻。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與沙石同類。輒云。磧歷。沙石之貌。望文生義。失其本指矣。故曰下磧歷之坻。坻爲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巖之危。下磧歷之坻。皆言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厲水。乃始言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豸氏豕爲韻。非與危爲韻。危字古音魚戈反。說見劉氏危下。亦不與坻爲韻也。

要褻

縉要褻射封豕念孫案要當依景祐本作𦉳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究屈道𦉳跋引漢書縉𦉳又引注云𦉳古要字今作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文矣

族居

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念孫案歌聲可言起不可言居師古言聚居非也居讀爲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錯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錯卽舉錯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舉居古字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

繇藐

長眉連娟微睇繇藐郭璞曰繇藐視遠貌念孫案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繇藐好視貌也方言曰南楚江淮之間黷腫子謂之繇郭璞曰言繇邈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繇些繇與繇同義藐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目眇眇兮愁予王注曰眇眇好貌眇與藐同義合言之則曰繇藐方言注作繇邈張衡西京賦曰昭藐流眇一顧傾城薛綜以昭爲眉曄之間失之並字異而義同

奉幣使 繇使吏

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宋祁曰。越本使作役。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幣之役。卽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奉幣。以衛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並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僇役吏民。是其證。

衍溢

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念孫案。李善本文選。衍溢作溢溢。注曰。張揖曰。溢。溢也。字林。四寸切。古漢書爲溢。今爲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溢。與顏異也。溝洫志。河水溢溢。師古曰。溢。踊也。崔瑗河隄謁者箴。亦曰。溢溢滂汨。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郟閣頌。涉秋霖漉。盆溢口漏。盆並與溢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鑒於流瀼。而鑒於澄水。見說山篇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瀼。扶園切。瀼與溢聲近而義同。

銜鑿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鑿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鑿。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鑿。謂車之鉤心也。銜鑿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車鉤心爲鑿者。說文。鑿。馬口中鑿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爲鑿。鑿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

子此與張說小異。而皆以爲馬口中鑿字。或作檝。莊子馬蹄篇云。前有檝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韓子姦劫弑臣篇云。無極策之威。銜檝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云。猶無銜檝而禦捍馬也。是銜檝皆所以制馬。若鉤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云。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小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乎。當從張說爲是。又王吉傳。其樂豈徒銜檝之間哉。義亦與此同。

列僊之儒

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爲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史記作列僊之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僊居山澤間。小顏及劉氏並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僊意不相屬。劉顏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隸書傳或作傳。儒或作僊。二形相似。故傳譌爲儒矣。

大行

封禪文。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成。文穎曰。行道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念孫案。文說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爲行。說見經義述聞周易。

垂統理順

垂統理順。張揖曰。理。道也。其道和順。念孫案。理亦順也。說文曰。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軌迹夷易，洪恩厯洪，憲度著明，垂統理順，夷易皆平也。厯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

卒業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念孫案爾雅云：壯大也。壯觀丕業，皆承上皇皇哉斯事言之。則作丕者是也。作卒業本，則非其旨矣。隸書丕或作卒，本或作本，卒或作卒，三者皆相似，故丕譌作卒，又譌作本。史記正作丕，五臣本文選同。

詩大澤之博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念孫案詩字若訓爲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爲不詞。且字法與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爲不類矣。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觶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觶共抵之獸，不得云：繼也。案導一莖六穗於庖，導字訓爲禾，與詩大澤之博，詩字訓爲詩賦之詩，皆語不成詞。且與上下文不類也。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記大澤之溥博，廣符瑞之富饒也。詩訓志意之志，又訓志記之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是詩訓爲志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

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爲志記之志也。

茲爾

茲爾於舜。虞氏以興。念孫案爾字於義無取。當依史記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今本作爾者。亦譌爲尔。後人因改爲爾矣。淮南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並作爾。誤與此同。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策詔諸儒

上策詔諸儒。制曰。念孫案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卽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册之曰。制曰。卽其證。

治民之本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念孫案江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亦無民字。

得其要

得其要。宋祁曰。浙本云得其要術。念孫案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

則有術字者是也。羣書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和起

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念孫案：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

郡國

兒寬，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念孫案：千乘郡名，非邦名。邦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邦字。

讀書雜誌

漢書第十一

張湯傳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念孫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漢書，皆有「事字」。史記通典同。師古曰：爲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念孫案：下奏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加奏字。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宋祁曰：南本浙本竝云：豈有私邪？謝絕弗復爲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爲通，謂謝絕其人，不復與相見也。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師古注高紀及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竝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

正作謝絕弗復爲通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刪有字。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爲放，佚之佚。字又作逸。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卽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覩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張騫李廣利傳

負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爲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

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云云。凡二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自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師古曰。毋寡宛王名八字。舊本竝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今依史記刪。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蔽贖元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爲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敞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

案蔽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即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史記本始皇之時印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輒生異說謬矣。

糲梁

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念孫案梁當爲粢說見史記自序。

興舍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興舍於義爲長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鷓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興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甚順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念孫案。不與能死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既將與能二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蓋與字顏訓為許。李訓為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者。特謂我罪固當死。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同義。夏小正傳曰。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死節。即不謂能死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為謬矣。與字顏訓為許。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氏者。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其後字或作抵音義並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者。氏譌為且。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巨。形與且相似。因譌為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稟祗侯陳錯。漢表祗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派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派譌。

作沮皆其例也。後人又改爲具耳。說文曰：氏至也。呂氏春秋必已篇：宋桓司馬抵罪出亡，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集解杜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氏罪爲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爲容，容糞土之中，則爲不詞。函當爲色，色本作色，形與函相似。因譌而爲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說文：色，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曰：色，坑也。漢武都太潰，西狹頌刻色確鬼，其字皆作色，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色糞土之中，若非譌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色者墜入之謂。玉篇：陷，墜入地也。故曰：色糞土之中。猶僖四年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章注曰：函入也。函亦色字之譌。故章訓爲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說見經義述聞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色之譌，色啗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駟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中色字，旣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色，吾中史記之色，及士大夫及此傳之色，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色，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卽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

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爲親諡宜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竝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

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
下究。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
卽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
天部下。白帖二。引此竝作井水竭。漢紀同。

毋桐好逸

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
念孫案。桐字若訓爲輕脫之貌。則毋桐好逸。殊爲不辭。今案史記三王世家。作毋侗好佚。佚與逸同。褚先生釋
之曰。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侗訓爲長也。侗爲長久之長。亦爲長大之長。論衡齊世篇曰。上世之人。侗長佼好。是也。作桐者。假借字耳。侗與桐古
字通。揚子學行篇。桐子之命。宋咸曰。桐當爲侗。侗之爲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而不釋桐字。

庸身

死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僇。役得顧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徵
論衡。氣壽篇。庸作用。舉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蒼頡篇曰。用以也。見一切經音義七。言死不得取代。當以身自

往也。如師古說，則當以死不得取代庸為句，大為不詞矣。

左側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念孫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側言之。左側當為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竝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為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魯語吳語注。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

瘧熱

南方暑濕，近夏瘧熱。師古曰：瘧，黃病也。念孫案：訓瘧為黃病，則瘧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瘧者，盛也。周語曰：陽瘧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憚。又作憚。大雅板篇，下民卒瘝，釋文：瘝作憚。爾雅釋詁：大雅板篇，哀我瘝人。今本瘝作憚。大

雅桑柔篇曰逢天憚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憚矣言威之盛也說見秦策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燂熱高注曰燂讀曰亶亶厚也義與瘴熱亦相近瘴熱即盛熱言南方暑溼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持久

曠日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譌而爲引疑後人熟於曠日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彌久彌亦長也說文作彌

皆從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爲聳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竦莫振莫竦李善曰竦動也韋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借字耳故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已出未逾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踰領史記同

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案。浙本是也。率卽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入視之 臥內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卽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爲內。故謂入室爲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淮南傳云。閉大子使與妃同內。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爲內者甚衆。具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綰及楚元王傳。竝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卽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主父傳。

築城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

燕郡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日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竝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卽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尙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

鄉曲之譽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南挂於越

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爲絰。絰。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絰。絲結也。楚辭

九章曰心絀結而不解兮。上句云秦禍北構於胡。構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挂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爲屢。隨畜屢居。則爲不辭。故於屢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爲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管語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爲屢。師古訓荐爲屢。而引左傳戎狄荐居。斯爲誤證矣。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言是。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薦艸。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爲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念孫案正猶卽也。言卽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

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卽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言卽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言卽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卽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發使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彗汜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如淳曰若以彗掃於汜灑之處也。見文選注師古曰彗帚也。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念孫案如顏以彗爲帚汜爲灑地則彗汜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帚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彗汜與畫塗相對爲文彗者帚也。汜者汚也。謂如以帚掃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帚也。班固東都賦曰戈鋌彗雲羽旄掃霓是也。彗或作篲枚乘七發曰淩赤岸篲扶桑謂濤勢之大淩赤岸而帚扶桑。李善以彗爲帚竹非是辯見文選是彗爲帚也。方言曰汜洿也。洿與汚同廣雅汜汚也自關而東或曰汜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旂塵埃之外嚼焉汜而不俗是

汜爲汚也。

乘且

及至駕齧鄰。驂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解乘且曰。駕則且至。故以爲名。引之曰。張以駕則且至。釋乘且二字。甚爲迂曲。今案。乘且當爲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駟同。駟者駿馬之名。謂之乘駟者。猶言乘黃乘牡耳。說文。駟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驚羸與乘駟兮。王注曰。乘駟。駿馬也。乘駟卽乘且。爾雅。裝駟也。樊光孫。炎本裝作將。駟作且。駿馬謂之乘駟。亦謂之繁駟。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繁駟。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繁駟之爲煩且。猶乘駟之爲乘且。是駟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苴。故與輿爲韻。張讀爲且暮之且。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駮遺風

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追奔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疾也。說見經義述聞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皆其證也。凡從彖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

說文。隕。下隊也。小雅。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曰。潰。遂也。白虎通義曰。礎之爲言遺也。說文礎。或作楊。隕。史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書作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而爲圍。陳外嚮。皆其例也。 楊雄傳。輕先疾雷。以馱遺風。楚辭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竝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而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

遞鍾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修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放獵

數從襄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爲旂獵。字之誤也。旂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改游爲放。藝文部八。此卷游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游獵。

蠻荆

南不過蠻荆。又下文詩云。蠢爾蠻荆。念孫案。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荆。段氏若

膺詩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誤倒之也
念孫案今本毛傳云蠻荆荆州之蠻也蠻荆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荆蠻荆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荆楚荆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為荆蠻
 韋注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為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荆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垌為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汪文盛本譌倒作蠻荆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詩蠢爾荆蠻亦誤倒顧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念孫案段顧臧說是也經傳皆言荆蠻或作蠻荆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蠻荆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不當倒言蠻荆也揚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為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傅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即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竝同文

紀亦云令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 八郡 七郡

制南海以爲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爲八郡。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卽此亦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爲九郡。南粵傳云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漢紀孝武紀同孝元紀亦誤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爲九郡。案通典制上亦脫南字。又韋元成傳南滅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爲九。

無以爲

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爲不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爲語助耳。曾子問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凡言無以爲何以爲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言此書尙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爲言雖多何用也爲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

東方朔傳

而去之

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攽曰：之衍字。日知錄曰：以劍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音舉字或作弄蘇武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劍割肉，卽懷肉去。此云以劍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爲衍字，是也。

微行始出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念孫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竝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西京賦注、東京賦注、答魏太子牋注引此竝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垣而圉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爲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尙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尙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減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爲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爲捐字之誤可知

囿圉

囿圉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囿作圉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爲囿矣說文囿圉圉所目拘梟人也囿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囿圉之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囿圉而免

刑戮其字竝作圉。

楊胡朱梅云傳

終生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死也。既言終而又言化。則複矣。終當讀爲衆。祭義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故曰。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衆之爲終。借字耳。古字多以終爲衆。說見經義述聞祭法。漢紀正作衆生之化。

丞相故安昌侯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敞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佞臣一人

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佞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竝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

執陵

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念孫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執陵二字。與上下皆不相屬。蓋涉後文執陵於君而衍。而服注以爲臣執陵君。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矣。

亡益於時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伯與念霸同。孫案。亡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亡當爲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亡益於時。蓋涉後文亡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一矣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念孫案。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半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矣。

漢書第十二

霍光金日磾傳

太宗

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念孫案。太宗當為大宗。各本皆誤。

御衣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念孫案。御衣當為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廡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

溫明

東園溫明。念孫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注云。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顏注云。東園署名也。其署主作此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祕器。光薨。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溫明祕器。漢紀同。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

亡如也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亡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曰：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亡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隱曰：亡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亡。論衡問孔篇：作無，無與亡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是書已成，始見錢氏曉徵三史拾遺，其說正與予同，因并記之。

皆讎有功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日知錄曰：晉說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念孫案：晉說是也。爾雅曰：讎，匹也。廣雅曰：等，匹讎輩也。晉灼曰：讎，等也。其義一而已矣。召誥曰：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爲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爲等，不當訓爲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訓爲等者異義。至所引律歷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十四

上迺賜福帛十四。念孫案：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賜帛十四，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四當爲千匹。通鑑作十四，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十四，引此並作千匹。漢紀同。

上未起

明且上未起念孫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八引此並作上臥未起漢紀同

奉車

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念孫案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爲奉車都尉建駙馬都尉

趙充國辛慶忌傳

親見視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念孫案見卽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恐怒亡所信鄉

義渠安邦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師古解恐怒亡所信鄉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念孫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爲怨字之誤也

呂氏春秋長攻篇財匱而民怨韓子六反

篇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今本怨字並誤作恐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書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曰五威將帥出改句叮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士寒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念孫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陳禹謨本刪注內將字而正文尙未刪

空一字

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飲飛射士步兵二校口益將軍兵校下空一字念孫案景祐本校下是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印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

今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念孫案今當爲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食也上文云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二作今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四

引此正作令。

不足以故出兵

上賜報曰。大拜小拜。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充國奏曰。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念孫案。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疑事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注。周語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注。並曰。故事也。宣帝以罕拜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拜。雖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

傅常鄭甘陳段傳

投石拔距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卽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介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念孫案。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逵曰。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

引之也。師古之解拔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擲也。投石猶言投擲。擲亦投也。廣雅曰。擲投也。石擲也。賈子連語篇曰。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擲也。史記刺客傳。荆軻引其匕首以擲秦王。燕策。擲作提。拔距超距也。故下文即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超也。傳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曰。距躍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注曰。超乘巨踊車上也。巨與距同。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劭謂投石爲以石投人。劉逵謂拔距爲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

如得此二國 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念孫案。二國當爲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又下文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念孫案。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郅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郅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郅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守則不足自保。承上無金城強弩而言。亡則無所之。承上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輿字。竝作離。顏氏家訓書證篇。離則配禹。正謂此也。形與雖相似。因誤爲雖。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雖。

走。而是已不輟也。雖或作離。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離。雖上又脫去分字耳。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雖字謬矣。漢紀正作郅支分離。所在絕遠。

行事

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句。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云云。行事二字。行統下。

言。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

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氏考異曰。小顏解行事為滅項之事是也。劉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

可笑。念孫案。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見秦風無衣傳及廣雅。往事。即下文所稱李廣

利常惠鄭吉三人事。漢紀改行事為近事。近事亦往事也。儒林傳谷永疏曰。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

字亦總目下文之詞。然則行事為總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為句。則大為不詞。通典邊防十一。載此疏亦

云。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其行亦為顏注所惑。錢以顏說為是。劉說為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俞序篇云。仲尼之作春秋也。引

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即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也。史記自

序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云。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據

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司馬遷傳云。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

云。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

道行事以贖論。

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敞云：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

火燒溺人，牆屋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儒林

子對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劉云：漢人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也。

傳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云：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匈奴傳贊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

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云：近觀

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敍傳王命論云：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

躔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

脫事。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即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為行事也。又魏相傳云：

相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即故事也。又

云：故事，句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

目下文。凡漢書中故事二字，絕句者，皆總目下文之詞。與行事文同一例。

奔逝

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師古曰：卒讀曰猝。念孫案：奔當為焱，字之誤也。焱逝言如焱風之逝。司

馬相如封禪文云：武節焱逝是也。韓長孺傳云：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與師

森逝。

漢國之盛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邳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通鑑漢紀二十五同念孫案盛當爲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山之西。又云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邳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文雖小異而字亦作威。

雋疏于薛平彭傳

立莫敢發言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羣書治要引此同。念孫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爲竝。竝皆也。謂丞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竝不敢言是其證。

一姓張

一姓張名延年。念孫案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設祖道供張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念孫案設上脫爲字。爲于偽反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

詩注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有爲字。

生怨

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通鑑漢紀十七同。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

食酒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爲真。念孫案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爲食。遂以食酒爲喜酒。顏又以爲費盡其酒。皆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藝文類聚食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太平御覽刑法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石。漢紀同。

連上書

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念孫案遠字是。

王貢兩龔鮑傳

毋有所發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宋祁曰。南本漸本。毋有所發。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念孫案。發謂發言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所發。卽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爲興舉衆事。非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爲言。皆非。

自在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張晏注。程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權譎自在。念孫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爲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自任權譎也。

俗吏 任子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宋祁曰。南本漸本無俗字。念孫案。南本漸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驚。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爲然也。俗字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典選舉一同。又下文除任子之令。子下脫弟字。當依諸書引補。

十餘

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念孫案。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漢紀

二十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𧈧日

白虹𧈧日。念孫案，𧈧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因虹字而誤加虫耳。師古曰：𧈧音干。此望文爲音也。說文玉篇皆無𧈧字。莊子秋水篇：還𧈧蟹與科斗。釋文：𧈧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𧈧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𧈧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犯也。蓋爲師古注所惑。

摧辱宰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念孫案：摧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念孫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太平御覽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韋賢傳

南顧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念孫案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憤憤

祁祁

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念孫案祁祁言賜予之衆多也上文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亦謂弟子之衆多也爾風七月篇采繁祁祁商頌玄鳥篇來假祁祁傳箋並曰祁祁衆多也大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

厲其庶而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念孫案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爲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卽涉注文庶幾而誤

脫三字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宋祁曰大祖下疑有繼大祖三字念孫案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繼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漢紀作繼大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大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不私其利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念孫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帑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爲句此以四字爲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卽許嘉等奏議所本

賓賜

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念孫案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景紀正作賞賜長老

獫狁

獫狁最彊宋祁曰狁浙本作允念孫案說文無狁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獫狁者皆因狁字而誤衛青傳匈奴傳敍傳並作獫允引詩亦作獫允今詩作獫狁獫字亦說文所無當作狁小雅采芣釋文云獫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大雅韓奕箋爲獫狁所逼釋文作獫

九

魏相丙吉傳

豈

豈宜褒顯。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爲悖，恐是直字。當爲直宜褒顯。漢書考異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爲不可，爲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朱子文疑當爲直字，非孟堅之旨。念孫案：古人無謂豈不爲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並與其同義。

然

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念孫案：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

車上

醉歐丞相車上，念孫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後師古注：茵，蓐也。音因。五字本在此注內。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太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並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皆有茵字。

大熱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念孫案：浙本是也。以與已同。鄭注：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鄭注考工記云：已太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為已之借字，故改以熱為大熱耳。羣書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陳禹謨依俗本改以為大。太平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並作未可以熱。通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

職當憂

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

乘輿

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即是車。故刪去車字。不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即天子車。蔡邕獨斷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曰：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子傳曰：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曰：當乘輿車。免冠頓首。儒林傳曰：劍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

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輿車。

此君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念孫案此君本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此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

以往知來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念孫案京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故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管子法法篇往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並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

上曰以下十二字

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通鑑念孫案景祐本作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瘵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云幸其瘵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尙何道則與下文瘵於彼

之語相左。然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羣書治要。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

房止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通鑑同。念孫案。房止當依漢紀作止房。今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張晏注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未。月建在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引之曰。此大陰謂大歲也。下文大陰建於甲戌。指大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元年大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大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大陰說之。以爲是年大歲在酉。則大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即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大陰不得謂之大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爲二年事。其意蓋謂大歲在戌。則大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牽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大歲一名大陰。與歲後二辰之大陰迥異。說見下。

苑囿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景祐本苑囿作苑馬。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

大陰建於甲戌

今年大陰建於甲戌。漢書考異曰。古法。大陰與大歲不同。奉上封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大歲正在甲戌。蓋以大歲爲大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大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大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大歲亦在丙子之末。大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大始二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大歲得在甲戌也。引之曰。錢以大初元年。歲在丙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爲超辰。不知大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大初元年五月改歷。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爲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爲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大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枵。故大歲應之而在丑。蔡邕歷議所謂大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爲甲戌乎。大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歷。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大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

之期亦不得以爲大歲超辰。且大陰爲大歲之一名。大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大歲。亦皆謂之大陰。又不得分大陰大歲爲二也。說詳大歲考。

注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引之曰。此誤以歲後之大陰當之也。大陰有二。一爲主歲之大陰。卽大歲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大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張晏注揚雄傳曰。大陰歲後二辰。今陰陽家所謂歲后也。大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在甲戌矣。大歲一名大陰。故曰今年大陰建於甲戌。其爲主歲之大陰明甚。若以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則大歲在戌。大陰當在申。不得言大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大歲在戌。而以爲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氏考異。謂大陰在戌。大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陰建於甲戌。卽指大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大歲乎。

東方作

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並起。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作者。日未出而光已起。若詩之言明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

戚戚

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戚戚二字無注。念孫案戚讀爲蹙。蹙蹙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

也。考工記無以爲戚速也。鄭注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莊三十年。蓋以操之爲已戚矣。今鄭注乃後人依公羊傳改之。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音促。今公羊傳作蹙。

覆愚臣之言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念孫案。下覆字訓爲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蒼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爲察。與上覆字異義。劉原父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二人劫之

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其家將財物贖之。念孫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爲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此處師古無注。以質字已解於上也。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爲明證。

治罪

事下廷尉治罪。念孫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

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之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

便從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念孫案便當爲使。謂除補翁歸卒史。遂使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

待用之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念孫案待讀爲特。若讀徒亥反。則待用二字義不可通。謂特用此門卒爲掾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譔本特作待。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特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千人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通鑑漢紀十九同。念孫案司馬千人皆官名。見百官表。荀悅漢紀作假司馬十人。非。

鳴玉佩

進退則鳴玉佩。念孫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保傳篇同。尚書大傳云。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見召南小星正義。皆敝書所本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佩玉。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雖歎之。

縱欲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念孫案。縱欲當爲縱恣。縱恣二字。卽指田獵言之。徐樂傳云。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爲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爲慾。又譌爲欲耳。漢紀正作縱恣。

下臣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句下臣有所稱頌。宋祁曰。臣字可刪。念孫案。宋說非也。下臣當依漢紀作臣下。與上句對文。

違

靖言庸違。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韋。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尙書。酒誥。薄韋。農父。見羣經音辨馬注。韋。違行也。見釋文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尙書。改韋爲違。故又改注文耳。

立不動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薄泣在尊旁。立不動。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下文詔曰。太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河水注。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

作尊立不動。漢紀同。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彊禦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念孫案。禦亦彊也。說見經義述聞。曾是彊禦下。

今日

今日鷹隼始擊。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卽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十一。羽族部十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本同。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日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

分當相直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眚。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念孫案。師古以顧爲顧念。直爲值遇。皆非也。顧猶特也。凡漢書中顧字在句首者。如張實不反。韓信傳。顧王策安決。顧諸君弗察耳。顧恐臣計未足用。皆當訓爲特。師古皆訓爲念非也。他篇倣此。直繩也。言我與穉季。本無宿怨。特受郡將之命。分

當相繩耳。說卦傳曰：巽爲繩直。大雅抑箋云：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淮南繆稱篇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曰：繩亦直也。繩訓爲直，故直亦訓爲繩。月令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卽準繩也。直爲準繩之繩。又爲相繩之繩。後漢書循吏傳：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李賢注曰：繩直也。百官公卿表曰：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蘧伯玉直己而不直人，淮南主術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魚澤障

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念孫案：敦煌之魚澤障，自武帝時已改爲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今本注首有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氏東樵已辯之。

越嶲郡上

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通鑑漢紀二十七同。念孫案：上下本有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字。

蕭望之傳

洽平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念孫案：古無以洽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洽平當爲洽平字之誤也。

王嘉傳以致治平卽其證。

國兵在外軍以夏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念孫案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上文曰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後將軍卽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帝紀曰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則敞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堯在上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念孫案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當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宏恭石顯等建白望之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念孫案師古讀懷終不坐爲句非也懷當爲德字之誤也懷字俗書作懷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深懷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傅德爲句終不坐爲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傅恩

德終不坐是其證。

其

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念孫案其與期同中山策與不其衆少其於當尼怨不其深淺其於傷心淮南說林篇其滿腹而已其並與期同繫辭傳死期將至釋文作其韓子十過篇至於期日之夜淮南人間篇作其燕策樊於期漢武梁石室畫象作其

漢書第十三

馮奉世傳

萬二千人騎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宋祁曰浙本南本無人字念孫案無人字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

令告則得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念孫案令當爲今此涉上下諸令字而誤案上文云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

三、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五引此並作今。

進退

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念孫案進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初學記職官部下引此並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

鞠躬履方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履方踐方直之道也。念孫案師古訓方爲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今案方卽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注並曰方道也。

又案師古云鞠躬謹敬貌是也。而宋子京云注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蹠蹠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爲斂身之貌。非訓鞠爲斂躬爲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爲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卽謹敬之意。故又訓爲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

爲謹敬也。廣雅。躬。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躬。躬與鞠躬同。

宣元六王傳

告之

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宋祁曰。之字當刪。念孫案漢紀無之字。

匡張孔馬傳

不譽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念孫案譽當爲舉。此涉上文令休譽而誤也。列士不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並作不舉。漢紀同。

以身設利

苟合徼幸。以身設利。師古曰。設施也。引之曰。以身施利。殊爲不辭。設當爲沒。草書相似而誤也。沒謂貪冒也。冒沒語之轉耳。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序善謀篇並作沒利。晉語。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下文又曰。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曰。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皆其證。

在職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在職。越本作布職。別本同。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布職。毛本同。元紀曰。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廣雅曰。布。列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歸誠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句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云云。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因歸誠三字下屬爲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

奸忠直

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求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念孫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訐爲忠直是也。訐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訐以爲直之文。今本訐誤爲奸。又脫爲字耳。

右與

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景祐本作天左與王者，注作左，讀曰佐，佐助也。宋祁曰：案王商傳，擁佑天子，注佑助也。凡右爲親，左爲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爲助也。念孫案：子京改左爲右，而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簡切，大手相左也，左也，徐鉉改爲手相左助也，尤非，今訂正。從大工，爾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勳也。左右亮也。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並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子京不知左爲古佐字，故有此謬說。

可甲卒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念孫案：可甲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

長安子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無安字。晏公論羨安字甚堅。案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卽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此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昔穎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爲衍，念孫案：陳晏宋說皆是也。或引龔說，以此傳前言霸徙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

辯景祐本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所引並作長子福無安字。

王商史丹傳喜傳

皇太子

皇太子希得進見。念孫案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太子希得進見。正對上文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太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字明矣。若但言太子希得進見。則文偏而不具。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太子通鑑同。元后傳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子嗣

喜以壽終。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念孫案表云。高武貞侯傳喜薨。侯勁嗣。此文傳寫脫勁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薛宣朱博傳

賊取

賊取錢財數十萬。宋祁曰。賊浙本作賦。念孫案浙本是也。賦賊字相似。據注云。斂取錢財。則當作賦明矣。

手傷

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念孫案手傷下原有人字。況首爲惡。明手傷人。相對爲文。今本脫人字。則文

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康注云。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

瘡人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癩者。律謂之瘡瘡。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瘡音修。瘡音鮪。念孫案。正文之瘡人。本作痕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痕人之罪鈞。兩痕字上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應。若下句變痕言瘡。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瘡瘡。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痕字。非釋瘡字也。師古曰。瘡音鮪。自爲應注瘡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爲舊注作音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瘡字。而改痕人爲瘡人。斯爲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瘡。毆傷曰瘡。是瘡瘡大同而小異。又不得徑改痕人爲瘡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並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痕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

何與

莽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

念孫案與讀如字何與猶何爲也。古者謂爲曰與說見釋詞主與况私亂而莽矯元后詔賜之死故主怒曰嫂何爲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爲豫而且嫂何與絕句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

閒步

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司咸事師古曰閒步謂步行而伺閒隙以去念孫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伺閒隙之謂也閒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爲閒說見史記魏公子傳。

大丈夫

大丈夫固時有是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尙方禁以盜人妻見斫面有癩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景祐本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

用禁

馮翊欲洒卿恥按拭用禁能自效不念孫案禁當爲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按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並作用卿。

尙相得死

匹夫相要尙相得死何況至尊。通鑑漢紀二十六同念孫案尙相得死文不成義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尙得相死。

翟方進傳

大都授

候伺常大都授時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卽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炊之大竈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謂大會試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猶大也。總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簿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宋祁曰簿一作薄。念孫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薄者。此一本作薄。乃古字之僅存者耳。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爲簿也。

如勿收

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念孫案師古以如勿收爲不如勿收則與邪字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欲令都尉自送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詞。

奔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以奔走屬上讀。念孫案奔走二字。

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傳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

犯祖亂宗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

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下文曰。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轆音

儀。說文曰。轆從車義聲。或作鑣。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彭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卽古文之民獻。王

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

易定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念孫案。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不明。余謂定當爲金。說文。禽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

靜言

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爲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內實嫉害也。念孫案。靜言令色。卽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則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尙書秦誓。惟截截善諛言。今文作惟譏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或作埒。又作靖。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作惟譏善埒言。王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譏諷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譏譏。讒言貌也。引書曰。譏譏。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譏善靖。並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譏譏者乎。賈逵注曰。譏譏。巧言也。見公羊釋文。而今文尙書曰。惟譏善靜言。是靜言卽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爲安靜之言。而加陽爲二字。以足其義。

羣雁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引之曰：雁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雁。古謂鵝爲雁，說見經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

谷永杜鄴傳

亦惟先正克左右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尙書者邪？念孫案：顏齊二說皆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記耳。

則不深察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念孫案：則不深察，若不深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變改

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念孫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爲政，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政與易姓對文，此因字形相似而誤。

能或滅之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師古曰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之誤此引詩作能或滅之非謂寧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爲褒姒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爲玄下美則裳能爲則三字相對爲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宓乎臣爲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鳥則雄者鳴鵠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間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能與寧一聲之轉故此作能或滅之毛詩作寧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寧此依毛詩改也寧亦乃也鄭箋誤解寧字說見經義述聞

寧或滅之下

炮烙

榜箠濟於炮烙。念孫案。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釋炮字。江鄰幾雜志引漢書正作炮格。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說見史記殷本紀。

建治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念孫案。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為建議劾治。此曲為之說也。建當為逮。逮捕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王莽傳。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隸書建字或作逮。見漢北海固碑。與逮相似。故逮譌作建。

媮出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媮出之具。師古曰。媮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宋祁曰。姚本媮作媮。音又耦也。蕭該音義亦作媮。音侑。念孫案。媮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強訓為惰游。非也。當依蕭該本作媮出。說文。媮耦也。從女有聲。讀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媮出者。耦出也。車馬耦出。謂與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閔免遁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客。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媮出之具也。

媮與媮字相似。世人多見媮，少見媮，故媮譌爲媮矣。

貫行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念孫案：貫，可訓爲聯，不可訓爲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曰：服，貫事也。廣雅曰：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

三朝之會 燕告急齊

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朝之始，故云三朝。念孫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食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並作日有食之於三朝之會。又匈奴傳：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上亦脫於字。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史記同。

法出而後駕

願陛下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念孫案：法出而後駕，當作法駕而

後出。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如淳注文帝紀曰法駕者侍中。今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覲法駕而後出。

專攻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念孫案。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為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正諫也。景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王吉傳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唐林數上言。永所疏諫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證云。諫也。齊策云。士尉以証靖郭君。言永所諫正者。唯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漢紀正作正。上身與後宮。

奧內

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念孫案。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所言隱奧。唯將軍深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奧。今本作隩。乃衛包所改。尚書撰異已辯之。書大傳。壇四奧。鄭注並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傳。國有奧主。正義曰。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隩。周語。宅居四隩。韋注云。隩內也。是奧內二字同義。爾雅。厓內為隩。釋文。烏到於六二反。隩與奧亦同義。

文母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大妣引之曰。文母謂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劉說非也。辯見經義述聞亦右父母下。

何武王嘉師丹傳

學宮

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學宮學舍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學者所學之官也注曰官謂官舍韓延壽傳修治學官注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修起學官注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作學官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本改官宮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並作學官

此人

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念孫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兩龔兩唐也見上文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

不宜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錯去不字予據顏注去之為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正謂外戚耳恐不當去不字念孫案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疏相錯為國計便便字正承宜字而言若作不宜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漢紀作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不便兩不字皆後人妄加外戚親而異姓疏故曰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為國

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也。故顏注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正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光祿大夫龔勝 勝獨以爲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今本脫罪字，依漢紀補。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

下。念孫案：劾嘉之上，不當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爲上，當有光祿大夫龔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而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不然。故師古曰：孔光以下，衆共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若劾嘉上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以爲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爲衍文，反刪去下文之光祿大夫龔五字，斯爲顛倒矣。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正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

尊卑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念孫案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傅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並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楊雄傳

段氏若膺曰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故師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才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並無此論至宋而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考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卽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啓臨淄侯之歎笑修語正可爲辨僞之一證矣作僞自序者殆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姓楊者

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才異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甚明。今貢父所見。僞自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從手者。僞說也。念孫案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汪本毛本楊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楊。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藝文志趙充國谷永游俠匈奴元后五傳及敘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景祐本汪本毛本從木者尙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碑云君之孟子有楊烏之才。烏卽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

反離騷

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念孫案反離騷離字涉上下文而衍。下文獨載反離騷同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書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詩注陳情表注與稽茂齊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引作反騷。又水經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加離字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文部十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反騷。吳氏刊誤補遺引此作反騷則吳所

見本尙無離字

畔牢愁

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念孫案如李說則畔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為聊而又言無聊義尤不可通余謂牢讀為憫廣韻憫力求切烈也廣雅曰烈烈憂也是憫為憂也集韻憫慄憂也外戚傳憫慄不言師古曰憫慄哀愴之意也意並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故與憫通牢愁疊韻字也畔者反也或言反騷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

天軌之不辟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念孫案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經篇注並曰軌道也辟明也見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尙遠

埃慶雲而將舉

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念孫案龍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埃慶雲也埃慶雲而將舉本作慶埃雲而將舉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為羌而妄改之耳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後甘泉賦曰厥高慶而不可虛彊度敘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並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晉灼曰龍埃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雲則慶為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頽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明汪文盛本如

此監本改亦為讀非是。亦者承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慶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之也。宋祁說此句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

鶉鴝

引之曰。杜鵑一名鶉鴝。一名買鷓。一名子鳩。鶉鴝一作鶉鴝。一作鷓鴣。楚辭離騷。恐鶉鴝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注曰。鶉鴝一名買鷓。常以春分鳴。反騷。徒恐鶉鴝之將鳴兮。服虔曰。鶉鴝一名鷓。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鳥。謬也。見文選思元賦注。案服意蓋謂春分之時。衆芳始盛。不得言百

草不芳。因以為五月始鳴之鵲。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為之不芳也。今案。離騷言此者。以為小人得志。則君

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為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鳩爭鳴。而衆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為疑矣。况鶉鴝

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為可據。玉篇。鶉鴝又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鶉鴝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宋祁筆記。引蕭該漢書音義曰。蘇林。鶉鴝音殄。絹。

是鶉鴝同聲也。子鳩。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鳩。華陽國志。作子鶉。子鶉之為子鶉。猶鶉鴝之為杜鵑矣。故廣雅亦以鶉鴝為子鳩也。而師古注漢書。乃牽

就其說。云鶉鴝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將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鶉鴝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鶉鴝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此皆於王服兩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為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鶉鴝春月即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記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

雄鳩

抨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宋祁曰。鳩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鳩。今從監本。念孫案。宋校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鳩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鳩而鳩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鳩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鳩。即因注內鳩字而誤。雄鳩善鳴。故曰淮南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鳩。則非其指矣。徧考諸書亦無雄鳩之文。子京不察。且并改注文之雄鳩為雄鳩。則豈有上言鳩而下又言雄鳩者乎。弗思甚矣。

八神

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獶狂。凡八神也。劉攽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文選李善注曰。漢書武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念孫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耳。八神。楚辭九歎。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

鳥脗

柴麀參差。魚頡而鳥脗。師古曰。頡脗。上下也。脗。胡岡反。文選李善注云。頡脗。猶頡頏也。念孫案。脗者脗之

譌。胥字古讀胡岡反。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胥與狂爲韻。故借爲頡頏之頡。不知何時肉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胥字矣。說文玉篇廣韻皆無胥字。

唐其壇曼

平原唐其壇曼兮。鄧展曰。唐道也。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念孫案。訓唐爲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壇曼。殊爲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容之詞。既言唐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灘乎慘纒矣。說文曰。唐大言也。白虎通義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唐爲廣大之名。

選選

選選離宮般以相燭兮。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文選李善注曰。往往言非一也。念孫案。李說是。

枅板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枅板。服虔曰。枅中央也。板屋椳也。師古曰。枅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字俱無央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枅於兩反。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念孫案。枅當作央。今作枅者。因板字而誤加木旁耳。凡字有上下相機之爲。璿璣鳳皇之爲。鳳凰窻夕之爲。窻窻展轉之爲。輾轉。菱笠之爲。菱笠賦。畝之爲。畝。皆枅板之類也。板與宸同。說文。宸屋宇也。即服注所謂屋椳。鄭

今人所謂屋檐，央振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振與上榮相對爲文，則央字不當作
棟。服虔訓爲中央，則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棟於兩反，則所見本已譌作棟矣。西京賦曰：消霧
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激。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振，則央之不當作棟益明矣。魏都賦：旅楹閑列，暉鑒棟振。
張載曰：棟，中央也。則其字亦必作央。今本作棟，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棟，棟梅也。於京切。玉篇：於兩切。此卽
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振之義無涉。集韻：棟，屋中央也。則爲誤本漢書所惑矣。

穆羽相和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
之穆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今案：和讀唱和之和，變音也。羽，正音也。淮
南天文篇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今本主譌作生，辯見淮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今本脫不
字，辯見淮南。故爲和。此和字讀和睦之和，下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繆與穆同，和穆謂變宮變徵也。穆
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
和。唱和之和。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有和穆二音，而
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

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師古曰。言光炎燦盛。感神物也。訛。化也。燦音必遙反。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燦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爾雅釋草釋文。引字林。焱。劍反。說文曰。燦。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念孫案。李說是。

爪華蹈衰

河東賦。秦神下讐。跖覓負沚。河靈矍踴。爪華蹈衰。服虔曰。沚。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沚。渚也。蘇林曰。華。華山也。衰。衰山也。宋祁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揚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衰。馳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衰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衰山。徐廣云。蒲坂縣有衰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衰一本作嶮。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竝無嶮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踴。掌華蹈衰。念孫案。衰與沚爲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沚字之音。則衰襄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毛傳曰。坻。小渚也。坻與沚同字。故晉灼訓沚爲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與沚同字。故服虔訓沚爲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曰。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跖覓負沚。負沚卽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沚字從沚得聲。古音在諄部。沚又爲災。沚之沚。漢書孔光傳。六沚之作。宋祁曰。韋昭云。沚。謂皇極五行服虔音。戾。則又在脂部。坻字從氏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氏之字。亦與從沚之字相通。曲

禮。眇於鬼神。鄭注曰。眇或為祗。小雅無將大車篇曰。無思百憂。祗自疢兮。思元賦曰。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即自疢。是其證也。然則負沴之沴。古讀若坻。故與衰為韻。若改衰為襄。則與沴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衰。是也。蕭該所見一本作曠者。雖非正體。然加山作曠。則其字之本作衰明矣。郊祀志作襄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為據。宋祁所引封禪書及西京賦注。竝作衰。而今本皆作襄。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封禪書作衰。音色眉反。則襄字為後人所改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襄字正作衰。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竝作襄。恐亦後人所改。

驂服

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宋祁曰。驂字可刪。服字當作驂。念孫案。宋說是也。麗鉤芒與蓐收。所謂兩服上襄也。驂玄冥及祝融。所謂兩驂雁行也。顏注。麗竝駕也。是釋上句。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服役。是總釋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驂誤作服。而上句又衍一驂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

豈或

羽獵賦。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羲神農為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念孫案。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義相同。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言伏羲神農。豈有後世帝王之彌文哉。

數千萬里

蕭條數千萬里外。念孫案萬字後人所加。文選無。

列皆

逢蒙列皆。師古曰。列。整也。蕭該曰。案淮南曰。瞋目裂眦。秦旗念孫案蕭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

土。南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尉王之。史記裂竝作列。內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良九三。列

其。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管子五輔篇。大袂列。荀子哀公篇。兩驂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

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

光純天地 黎淳燿于高辛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念孫案二李說皆非也。純。讀曰焯。焯。明也。光焯天地。猶

言先燿天地也。說文。焯。明也。引鄭語。焯燿天地。今本焯作淳。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

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章注曰。祝始也。融明也。焯。淳。純。古竝通用。敍傳。黎淳燿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

爲美。亦失之。大玄玄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曰。淳。明也。

沈沈 曠虜紉中

沈沈容容。遙曠虜紉中。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沈。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沈沈。念孫案蕭本是也。沈容雙聲字。

謂禽獸衆多之貌也。上文萃從允溶。文選亦作沈溶。李善曰：沈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沈溶淫鬻。沈以水切。今本水譌作永。據上林賦注改。溶音容。是其證。沈沈草書相似。故沈譌爲沈。史記六國表索隱：沈音屬沈反。今本沈譌爲沈。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沈矣。

晉灼曰：各本晉灼作師古案下有師古曰。則此非師古之注。今據文選注改。口之上下名爲噓。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噓吐舌於紐罔之

中也。師古曰：噓音其略反。紐古紘字。念孫案晉以口之上下爲噓。則噓虜紐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言張

噓吐舌。以曲通其義。殆失之迂矣。余謂噓讀爲窮極倦飢之飢字。本作御。又作飢。方言曰：飢。飢也。飢與說

文作御。玉篇廣韻。竝其虛切。廣雅曰：疲羸勞御極也。券亦與倦同。御。曹憲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微飢受訕。郭璞曰：飢

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飢。驚憚讐伏。郭璞曰：窮極倦飢。疲憊也。然則遙噓虜紐中。謂禽獸皆遙倦飢

於羅網之中也。作噓者。假借字耳。飢噓竝音其略反。故字亦相通。

儲胥

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爲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

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

必言有儲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陸。皆宮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

獸於陸中。外則木擁槍纍。以爲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待所須。分儲胥爲二義。已失之迂。

若黃說以儲胥爲宮館名。則與以爲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

擗邑

所廕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幘之幘。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文選擗作擗。李善曰。蒼頡篇曰。擗拍取也。鄭玄禮記注曰。擗之言芟也。禮器有擗而播也注字林曰。擗山檻切。宋祁校漢書引韋昭曰。擗并也。音芟。念孫案。擗當從韋本作擗。玉篇廣韻皆無擗字。蓋卽擗字之譌。

平不隸險

故平不隸險。安不忘危。服虔曰。隸。棄也。師古曰。隸。放也。不放心於險。言常思念也。念孫案。不棄險。不放心於義。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平不隸險。安不忘危。隸亦忘也。隸讀曰隸。廣雅曰。隸。忘也。又曰。隸。緩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隸。緩也。是隸與隸通。

赤吾之族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竇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爲流血。赤其族大謬。念孫案。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竇乃以空盡無物爲赤。引赤地赤貧爲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

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五剖

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竝為戰國。宋祁曰。剖韋本作膈。匹力反。念孫案。文選亦作剖。剖與膈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也。說文。膈。判也。又曰。副。判也。籀文作𠄎。玉篇。膈。副。竝音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圻不副。正義曰。圻。副。皆裂也。引曲禮為天子削爪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為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副為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督。力反。義訓剖劈。後之學者。而以為副貳字。讀詩不圻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矣。副與膈同音。而俱訓為判。故韋本作膈。若本是剖字。不得與膈通矣。且結逸七為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為一韻。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為剖。則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圻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太平御覽人事部二。郭注海內經。引啓筮曰。鮫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姬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

徽以糾墨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徽。糾墨。皆繩也。念孫案。師古訓徽為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糾墨。與制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纆耳。太玄。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徽猛。猛。虎也。見范望注。是徽為束也。文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

也。今本徽應劭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今本譌作束以繩徽弩之訓爲繩耳。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改則舊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徽索之徽。乃

雀 鳥 乘雁 雙鳧

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雁四雁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島。其義兩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古島字。有通借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爲島。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島。其地廣闊。故雁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雲借鳥爲島。淺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雁雙鳧。爲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崖。渤海之島。念孫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雁爲四雁。非也。雙鳧當爲雙鳥。乘雁雙鳥。謂一雁一鳥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爲多。無一人不爲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雁雙鳥也。乘之爲數。其訓不一。有訓爲四者。若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爲二者。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淮南秦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列女傳仁智傳曰。夫雖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訓爲二也。有訓爲一者。方言曰。絀挈儻介特也。楚曰儻。晉曰絀。秦曰挈。物無耦曰特。曷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辯見方言疏證補雁曰乘。廣雅曰。乘壹弋也。弋古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爲一也。乘雁隻鳧。卽方言所謂

飛鳥曰雙雁曰乘矣。應仲遠但知乘之訓為四，而不知其又訓為一。故以乘雁為四雁。後人又改雙鳧為雙鳧，以配四雁。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鳧亦誤。李善注引方言飛鳥曰雙四雁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

頷頷

蔡澤頷頷折頷。師古曰：頷，曲頷也。音欽。宋祁曰：頷一作頷。蕭該音義作頷。韋昭曰：曲上曰頷。該案字林曰：

頷，狹面銳頷之貌也。倉頡篇亦云：念孫案作頷者正字，作頷者借字，作頷者譌字也。注內頷字同玉篇：頷音欽。

曲頷也。廣韻及殷敬順列子湯問篇釋文並同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噤吟，師古曰：噤吟，頷頷之貌。其字正作頷。故知

此頷字為頷字之譌。玉篇廣韻頷字皆無欽音集韻頷祛音切曲頷也或作頷此即惑於俗本漢書而誤文選作頷。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頷折

頷，皆頷之借字。

淳滃雲

解難：泰山之高不嶮嶮，則不能淳滃雲而散歛烝。師古曰：淳，盛也。各本淳下衍滃字今刪滃，雲氣貌。念孫案：淳滃雲

與散歛烝對文，則淳當訓為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淳，作也。郭注曰：淳然，興作貌。字或作悖，又作勃。莊十一年

左傳：其興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淳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

纓

纓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纓，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污，有小飛

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墜則今之仰泥也。癩。技拭也。故謂塗者
 爲癩人。癩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乃高反又四字。乃後人所加。辯見下。念孫案。癩當作癩。說文。癩。玉篇廣韻同。墀。地。說文。墀。塗
塗同。故服注訓爲塗墜。以巾搨之。此卽師古所謂技拭。從巾。屨聲。屨。籀文婚字。今本屨譌作癩。讀若水溫羸。羸。玉篇注云。安羸。溫也。玉篇奴旦切。徐鉉依唐韻
 乃昆切。玉篇。奴回。奴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曰。墀。墜。癩塗也。今本癩字。亦譌作癩。癩字。曹憲音奴回。鹽鐵
 論散不足篇曰。富者聖。癩壁飾。今本癩譌作憂。莊子徐無鬼篇。郢人聖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釋文曰。郢
 人。漢書音義作癩人。今本癩譌作癩。服虔云。此下引服注。癩音溫羸。今本脫羸字。近時盧氏紹弓刻本。改音溫爲音饒。犬譌。韋昭乃回反。以上
 莊子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癩。從巾。屨聲。非從癩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屨籀文婚字。故癩從其
 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癩字。亦從癩聲而讀若閔。是其例也。許服竝讀癩爲溫羸。與乃昆之音相近。韋讀
 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音魂灰二部多相轉。故癩字亦
 兼乃昆乃回二音。若癩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癩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癩。少見屨。故漢書
 說文廣雅之癩字。遂譌爲癩。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
 雖譌。而音尙未譌也。不知漢書癩字。何時又譌而爲癩。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癩字
 之音。則誤之又誤矣。案說文。癩。癩。癩。癩。從犬。癩聲。女交切。玉篇。癩。與癩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
 反之癩字。訓爲塗墜者。截然兩字。今服讀若溫羸。而訓爲塗墜。顏音乃回反。而訓爲技拭。明是癩字。非癩

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音乎。且𦏧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篇廣韻。𦏧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𦏧奴回切。古之善塗墍者。下平聲六豪。𦏧奴刀切。說文貪獸也。或作𦏧。一曰𦏧善塗墍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𦏧。其心旁卽巾旁之譌。然則漢書𦏧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𦏧爲𦏧。以正其字。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

卽

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說非也。卽猶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卽字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

哲民情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讀如字。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念孫案。顏說是也。吳秘注亦云。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爲知。不當改爲哲。說見法言開明篇。

漢書第十四

儒林傳

六學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分析合二十九篇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毛本竝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竝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改至爲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五。引此竝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卽瑕邱江公也。以異

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卽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拘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詈。注非。

下固

迺假固利兵。下固刺。念孫案。上已言假固利兵。則無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圈。卽承上使固入圈擊。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圈刺。不當言下固也。圈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循吏傳

廩廩

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卽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竝與此廩廩同義。

惇厚篤於故舊

爲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爲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加一厚字。則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加陳禹謨本。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果然

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旣言爲邑起冢立祠。則然字爲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竝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爲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今本德論作道。據老子改。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文王世子：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爲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深，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爲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索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卽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既依史記改爲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駒。漢書郊祀

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爲偶而後可。

恣治

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竝作仟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爲二，斯爲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牧，說見史記商君傳。

湯素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爲廉武。句帝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曰：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爲能，拜爲中尉，方指武帝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爲慝。以避文法焉。念孫案。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自乞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師古曰。自。句。謂乞與之也。乞音氣。宋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念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句。廣雅曰。句。與也。謂出三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句字作句。形與自相似。因譌爲自。徐鍇改自作丐。卽句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城西

廢立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

謂延年

母畢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延年也。上文云。趙禹爲中大夫。嘗中廢已爲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

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寶嬰爲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鴈者也。已縛之。上山外戚傳云。勾沐沐我。已飯我。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爲彈

相與揆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揆取之也。下文云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彈音徒旦反。念孫案。正文內本無爲彈二字。丸卽彈丸也。旣言揆丸。則不得更言爲彈。師古云。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揆取之者。此自釋相與揆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爲彈二字也。云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爲注內彈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爲彈二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爲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所引皆無此二字。

阿邑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念孫案。邑當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阿邑雙聲。字或作阿隘。烏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諛阿隘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邑人主。則大爲不詞。乃爲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迂矣。

貨殖傳

𦍋

山不𦍋𦍋。師古曰。𦍋。古槎字也。音士牙反。引之曰。𦍋從在聲。古音屬之部。槎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𦍋爲槎。𦍋蓋差字之譌也。差槎古同聲。故通用。隸書差字或作𦍋。漢太尉劉寬碑咨嗟是也。後人誤認差上之𦍋爲艸頭。又因師古言古槎字。乃依篆文艸頭作𦍋。與𦍋字相似。因譌而爲𦍋矣。玉篇廣韻。𦍋字竝士之切。無槎音。集韻以𦍋槎爲一字。引漢書山不𦍋𦍋。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𦍋。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諸書竝沿其誤。

于越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念孫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于越者。吳越也。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邪。竝出善鐵。鑄爲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干爲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卽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荆

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視此文之干越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甌越，略越耳。若於越則卽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尤延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字，乃後人所加。與李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韋以干雖非確語，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是其證。師古改干爲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爲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圍奪成家

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圍爲禁守，則圍奪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圍讀曰禦。禦，圍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圍當作禦。逸周書寶典篇：不圍我，可圍。並與禦同。又大雅烝民篇：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疆圍。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圍寇。圍奪成家者，禦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卽此所謂圍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圍奪同。

發貯

子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為

廢宣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周官籥師疏引鄭志同謂廢置之積貯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間也史記在廢著鬻財

於曹魯之間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書云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轉穀百數

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食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

畜劉伯莊以廢為出賣非是越世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

舉與時轉貨資裴駟曰廢舉謂停貯此卸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鬻財者也廢與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

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權廢鄭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樂乎發

司馬本作廢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扁鵲

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

千合

檠麴鹽鼓千合師古曰麴檠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耦

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則各為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

之合又改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為相配耦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蒼布皮革千石

黍千大斗下文云鮐鯨千斤鯽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相配耦為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

貨殖傳作檠麴鹽鼓千蒼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甌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敖甌瓦器受斗六升台當

爲甌音貽案徐說是也爾雅甌甌謂之甌郭注曰甌甌小甕長沙謂之甌徐所引甌瓦器受斗六升卽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甌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今本台作苔乃苔字之譌苔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賈齊侯呂徐廣曰呂一作台漢書作合師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爲誤而強爲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斷任氏獨取貴爲句注云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又斷善富者數世爲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爲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善爲句富者數世爲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爲監謂物之羸惡者也唐風鶉羽傳曰監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曰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楛之苦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曰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監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屬細齊語辨其功苦或作沽酒之沽喪禮傳冠者沽功也鄭注曰沽猶麤也士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楛耕傷稼楊倞曰楛耕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此傳則作商賈之賈史記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賤惡爭取賤謂爭取賤惡之物非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若以任

氏獨取貴為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為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為善。所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方敘及其先公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贅語矣。史記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為句。是也。唯讀賈為價。亦與師古同誤。索隱引晉灼曰。爭取已誤。讀賈為價矣。

游俠傳

飲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念孫案。飲蓋飲字之譌。隸書從金從食之字。多相亂。今本銛譌作餽。史記作飲。飲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飲而德之。韋注曰。飲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飲也。正義引爾雅。飲喜興也。今爾雅作飲。是飲為喜也。飲飲聲相近。飲之通作飲。猶飲之通作飲矣。見上注。小雅鼓鍾篇。鼓鍾飲飲。毛傳曰。飲飲。言使人樂進也。是飲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飲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非飲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飲也。

大將軍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

故曰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竇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竝無軍字。

靜悍

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傳：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爲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劉敞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然一事不分盜賊。剽是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念孫案：剽字頗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是亦不分大小。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睡皆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睡皆。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爲句，而訓心本爲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爲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爲句，卒猶

終也。言其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爲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爲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念孫案：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荅內兄希叔詩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

獨歛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歛者甚多。念孫案：獨歛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爲

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殞者甚多。郭解傳云。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衆。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殞。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殞於塵中者甚衆。即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爲後人所改。後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殞。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塵中。觸殞者甚多。文選西京賦注所引同。足正今本之誤。

佞幸傳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匈奴傳

肉食

兒能騎羊。引弓。歟。烏鼠。少長則歟。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師古解肉食二字云。言無米粟。唯食

肉念孫案師古說非也。肉食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食固匈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食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爲用食字之誤也。隸書肉字作月用字作限二形相似故用譌爲肉用猶以也言射狐兔以食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是其明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爲以。剝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尤載爲韻。豐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志事爲韻。用字竝讀爲以太玄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用可讀爲以故與以字通用。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尙賢篇引作逝不用濯。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杜以桑。特性饋食禮注引作杜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乃始言食肉耳。

作鳴鏑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爲卽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誄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

隔昆龍

後北服渾窳。屈歎。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窳。二屈歎。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犂。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天下莫不成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成嘉使。本作天下莫不成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成嘉爲句。而使字下屬爲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成便是其證。

跛行喙息

跛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跛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蠕。動貌。念孫案。跛者。行貌。

也。喙者息貌也。謂跂跂而行。喙喙而息。蠕蠕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公孫宏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竝與此同。說文曰。蠕動也。跂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竝引說文云。跂行。凡生類之行。皆曰跂。較今本多一句。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跂與跂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廣雅曰。喘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跂行喘息。蛎飛蠕動之類。王褒洞簫賦曰。蟋蟀蚺螻。跂行喘息。是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曰。跂動噦息。淮南俶真篇曰。蠓飛蠕動。跂行噦息。噦噦竝與喙通。喙訓為息。故病而短氣。亦謂之喙。晉語。余病之喙。宋玉高唐賦曰。虎豺狗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跂為足。喙為口。則與蠕動之文不類矣。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訓從為隨。辯見前將數十騎從下。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以上二條。漢書同。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傳約單于入馬邑。縱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并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卽獨也。廣雅介獨也。旣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旣與右將軍并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依史記作并軍分行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爲介。介本作介分俗作介二形相似故古曰分字或作介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又脫去行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或作介莊子漁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南粵傳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衛也李顏二說皆非

爲

單于陽許曰吾爲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案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盧綰傳曰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並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大子卽吾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言爲王烏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莫相勸而歸

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追邪徑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鳥。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爲疾道。追邪徑爲從疾道。追之皆是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爲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

護發兵烏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念孫案。此句顛倒不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

逗遛

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遛本作留。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遛。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

有音而遛字無音。則本作留明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留。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懼者要斬。其字竝作留。故知此遛字。爲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留法。其字亦作留。又元后傳。吏畏懼逗留。當坐者。遛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竝作逗留。

爲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擇兄右輿韃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敞曰。衍爲字。劉奉世曰。爲當作與。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曰。爲猶與也。是爲字可訓爲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輿韃王爲烏藉都尉。卽右輿韃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爲爲衍字。或以爲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爲一聲之轉。故爲有與義。與亦有爲義。互見辭宣傳何與下。

羣臣

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衆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上文云。匈奴置左右大當戶。宣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

逢擊 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逢擊。念孫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亦非。

聞甌脫皆殺之

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衆。念孫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衆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甌脫殺之耳。

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

孫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爲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

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卽是也卽者若也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餘見釋詞不能備載言今若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卽作印者後人不曉卽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作卽

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案贊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竝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並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曰醜類惡物正義曰物亦類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出不意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無其字。卽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

皆有其字。史記漢紀同。

巴苻關

乃拜蒙以郎中將。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苻關入。念孫案。巴苻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江水

東過符縣北。邪東南。此三字有誤。鱧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

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是符關卽在符縣。而縣爲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

瀘州合江縣西。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苻地。則在蜀之西。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苻關矣。隸

書符字作苻。與苻相似。又涉上下文苻字而誤。史記作巴蜀苻關。通鑑漢紀十同。多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

上文巴蜀而衍。上文略巴黔中以西。巴下亦衍蜀字。辯見史記。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巴符關。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爲苻。

保就

稍令捷爲自保就。念孫案。保就猶言保聚。僖二十六年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是也。聚就一聲之轉。逸周書諡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

郡縣則增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

一州王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念孫案王當爲主。上文云名爲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十一同。

南擊邊邑

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粵王郢與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與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鑑漢紀九並同。

縱嘉以矛

太后怒。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宋祁曰。縱字上別本有欲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及史記皆有欲字。

東粵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爲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並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念孫案。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鄜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臣表作左將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始燕時

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枚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恐不能與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匈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史記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與。即史記匈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襄二十五年左傳。猶言不如。雖訓與爲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并未曉如字之義也。

曰。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懼病也。說見經義述聞。

一與一誰能懼我下。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間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言以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妄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

曰不可與戰。韋昭注。越語。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與爭。蓋皆誤釋。與爲與共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爲敵。卽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加戰字矣。

沮陽

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温陽。沮温皆涅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温。與涅相似。景武昭宣元成

功臣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史表略同。水經湍水注云。涅水東南逕涅

陽縣故城西。地理志。涅陽屬南陽郡。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爲侯國。皆其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

涅陽侯陳禹謨依俗本改涅爲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775B

